

# 当代文学函授资料

(内部参阅读物)

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教务处编

## 说 明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繁荣中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也有个别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思想倾向错误，曾受到社会舆论强烈的批评与谴责。我们编这套书，收集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作品，目的是为广大学员学习文艺思潮时作为借鉴与参考，希望大家通过阅读作品，进一步提高识别艺术是非能力，增强对错误思潮批判的理论水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长期坚持下去，为社会主义文学真正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套书的编选，由于时间仓促，无论在选篇或校对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点，希读者原谅。

编 者

1987、4、30

# 目 录

## 第 一 册

- 飞天.....刘 克( 1 )
- 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等( 47 )
- 妙清.....李英儒(116)
- 春天的童话.....遇罗锦(161)

# 飞 天

刘 克

古兰镇西南四十里，有一寺庙，名黄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黄来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四八四年），后屡遭兵火，唐宋间重建后，逐步扩建，前后约五百年终具规模。那时，红墙碧瓦，楼台亭阁，一层层殿宇沿黄褐色山坡向上伸展开去。有对联曰：“神爱之声迎华岳，香烟缭绕达伊齐”，朝山拜庙的人自是络绎不绝。一千多年过去了，黄来寺虽已蒿草遍地，残破不全，但其气势之雄伟，仍依稀可见当年盛况。

一九五八年春，省文化部门由所属单位抽调了一些人，组成黄来寺文物管理处，负责对寺庙进行维修，并研究、整理了上万件文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决定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

黄来寺以盛唐时期的雕塑、壁画及寺庙建筑闻名遐迩。开放后，一时间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甚为兴旺。但好景不长，一九六〇年特大自然灾害袭击了全国，困难时期谁还有心思看文物？以至游人越来越少，最后就不得不宣布因“整修内部”暂停开放。文物管理处除留下两个人看管寺庙以外，全部撤回省城。

这留下的两个人，一老，一少，不多不少正好相差五十

岁。

年老的姓唐，由于过去曾在黄来寺当过几十年和尚，一般人称唐和尚。一说和尚，人们容易联想到鲁智深那样无视清规、豪侠仗义的花和尚，或者是身穿袈裟，抢劫良家妇女的恶霸。这个唐和尚当然不是这样的，要不，还能是文物管理处的成员吗？实际上他对佛经深有研究，历史知识非常渊博，又精于琴棋书画，有点超脱世俗。听说他年轻时是个大学生，出于爱情方面的原因剃度出家，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年老了，哪还会谈这些事情。

再一个年少的，名叫海离子，这名字有点怪，象是同佛家也有什么牵连，其实完全两回事。他从小是个孤儿，家里人在一场大水中死去了，可能就是因此而叫海离子。究竟是不是这样，谁也说不清，只知道解放那年他流落街头，被政府收养。以后海离子学美术，画起画来可以不吃不喝，昏天黑地没个完，再加上为人憨厚，一见姑娘面腆得要死，于是人们说，象海离子这样笨的东西，一辈子也别想找到老婆。海离子笑笑不说话，摸着脖子走开了。好在还年轻，才二十一岁，老婆不老婆根本无所谓。

唐和尚和海离子年龄相差这样大，两人的经历、气质又悬殊得很，可他俩却特别好，特别亲，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屋，有钱大家用，有衣大家穿，两人都无家，正好看庙门。海离子喊唐和尚为“和尚爷爷”，这既到尊称，又有点戏谑。

文物管理处撤走后，寺庙一百〇八殿一一上了锁。唐和尚和海离子除三天两头巡视外，为了解决困难时期众所周知的饥荒，两人齐心协力开了点荒地，还养了两头小山羊，喂了几只小雏鸡。闲来无事，唐和尚照例是写字、看书、研究文物或刻石头，有时也和海离子下下围棋。海离子主要是画画，走到哪

里画到那里。后来，他忽然有个新发现，庙门口经常有过往行人在休息，这不是人物速写和素描的好机会吗？于是他夹着画板到门口去了。

黄米寺门口，过去每逢旧历四月初八庙会，是个很热闹的场所。四方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拜佛，络绎不绝，周围则是踩高跷，玩杂耍，五花八门的地摊和小吃，人头乱攒，喧嚣尘上。这样的庙会，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不过庙门口的青石台阶，古树下面，却是非常好的休息之地。寺庙停止开放，山门紧闭，过往行人和附近农民还照常在这里聚集。

由于灾荒，人们无心观赏山景，谈天说地，他们或坐或卧或靠着古树，很少说话，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海离子除供给大家茶水，便聚精会神为各种各样的人质画像。

一天下午，来了这么一个农村姑娘，她手提竹篮子，肩挎花布包，满身尘土，疲惫已极，一到这里似乎再也走不动了。当她知道这茶水不要钱时，端起碗来一气喝了两大碗，然后轻声问：“是黄米寺吗？”

海离子回头望了她一眼，别人跟着告诉她，这就是文物管理处的人。于是姑娘上前说：“我能参观吗？”海离子用手指了指门上“暂停开放”的牌子，转身继续画画。姑娘又要求：“让我参观一下吧，参观一下吧，我看完就走！”海离子不理睬，向她直摇头。姑娘受到这样的冷遇，无可奈何地退开了。

海离子也不知画了多长时间，起风了。

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此地春天这西风一起，必然是越刮越凶，随着黄沙滚滚而来，睁不开眼，看不见路，因此，人们纷纷离去了。

海离子夹好画页，收拾茶桶和茶碗，也就准备进庙去了。

可侧眼一看，原来那个姑娘还没走，她头抵着墙，蜷缩地坐在墙角。海离子奇怪了，忍不住问道：“喂，你怎么啦？”姑娘不说话，海离又问：“你从哪儿来？”她轻声答：“很远。”接着又要求参观，甚至眼泪汪汪，象要哭了。

姑娘的眼泪是得麻烦的事。海离子有点手忙脚乱，说声“你等等”，随即进庙问唐和尚去了。

唐和尚一听，连说难得难得，有这样爱好文物的农村姑娘，很是少见，只是天色近晚，打开几个主要佛殿让她看看就是了。那么，谁陪她去呢？自然只有海离子。他拿上一串钥匙，拘谨地把姑娘带进了庙。

海离子朝前引路，顺着山坡由低往高，有选择地一殿一殿看去。姑娘仍旧提着竹篮子，肩挎花布包，疲惫地跟在后边。不时用手捂着额，脚步缓慢，还有点摇晃。海离子劝她别看了，说风会越刮越大，一会儿路不好走，只要想参观，下次再来也可以。姑娘点头称是，要求看最好的一个殿，看完好赶路，麻烦就此一遭，下次不来了。

既然同意人家进庙，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至于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均与海离子毫无关系，也不便问一个陌生姑娘，她说看完好赶路，赶路就是了。于是，海离子打开了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个殿——第八十四号殿。

八十四号殿，原来已经被黄沙所湮没，是黄来寺文物管理处成去后才挖掘出来的。殿不大，但结构奇异，建筑特殊，墙上壁画极为精美，特别是佛龛上释迦牟尼周围的四尊泥塑菩萨，阿难、迦叶、观音、势至，神态栩栩如生，色彩十分鲜艳，实为千年艺术珍品。

海离子热爱这些艺术瑰宝，情不自禁地向姑娘解说起来，主要讲阿难菩萨等塑像和壁画的艺术造诣，从北魏到唐代，雕

艳风格上的变化，以及壁画上所展现的狩猎、耕作、旅行、作战、酒肆、屠房、行医和婚丧嫁娶等许多古代生活场面，这种解说，对一个初次参观者是完全必要的。

姑娘听着听着，忽然问：

“可以烧香吗？”

“烧香？”海离子一时没懂。

姑娘不等他回答，把竹篮子盖的布猛然掀开，取出两根小蜡烛和一把香，一擦火柴点了起来，供到佛龛上。

海离子愕然后退，竟会有这种事？

老太婆有点迷信，还情有可原，但也不至于公然来烧香。这个年纪轻轻的姑娘，莫非是神经不正常，或者是什么坏人故意来捣乱？姑娘明白自己行动奇特，引起怀疑是理所当然的，就赶忙解释。

她说她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早已去世，家里只有一直孀居的母亲，而前不久，母亲又饿死了。她说母亲过去信佛，有些迷信，平时不大看得出来，只有亲人远出或生病，才暗暗祷告菩萨保佑平安；再就是杀鸡的时候，念叨什么“小鸡小鸡你别怪，生下本是一口菜”等等。明明知道这都是假的，但还是这样。对一个饱经忧患、一字不识的老年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呢？这些丝毫没有妨碍她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她又非常赞成火葬，并不相信真有鬼神。只是碰上这大的灾荒年，她震惊了，才硬说是上天降下的祸殃。临死前，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女儿代她到多少年前去过的黄米寺烧炷香，赎去自己的罪，这样就心安了。姑娘说着哭起来：“这我能不答应吗？”

海离子默然无语，望着一对小蜡烛，烛泪在滴，烛光摇曳。在香火袅袅升起的青烟中，他似乎看见了这么一个大部分岁月生活在旧中国的农村善良妇女，这个的妇女是姑娘的母



亲，也象是自己的母亲，她能承受任何苦难和悲惨的命运，从不叫声苦，一切罪过都是自己的。她那可能把仅有的一点玉米或红薯，全暗暗省给女儿吃，自己饿死了。既然一炷香能使这样的母亲死后安心，有谁能拒绝这个微小的愿望呢？还有比这更微小吗？

姑娘仍在哭，越哭越伤心。

海离子完全没有想到，带她来参观，却出了这桩事。劝呢，不知说什么好；不劝，这样哭下去又怎么得了。眼看西风一阵比一阵紧，天又逐渐黑了下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麻烦事接踵而至，姑娘许是又饿又累，再加上过度悲伤，哭着哭着一头栽倒，昏过去了。

海离子吓一跳，惊恐地冲到门外大喊唐和尚，但短离这么远，风又这么大，哪能听得见？直急得海离子团团转。平时最怕见姑娘，姑娘偏又昏倒在面前。可无论如何救人要紧，他顾不得许多，一下把她捧了起来，猛跑下山。好在姑娘瘦弱，又软又轻，几乎不费什么劲。一气跑到山下，老远就喊：“和尚爷爷！和尚爷爷！”

唐和尚正在烧火蒸馒头，他扔下手里的劈柴，急忙奔出屋来。一看这情景，知道出了事。海离子三言两语说明原委，唐和尚也很惊恐。只是没有医生怎么办？要找医生，还得去古兰镇，离此四十里。哪儿有汽车？海离子说用板车送，可姑娘一直昏迷不醒，要是送到半路死了人，可是件说不清的人命官司。唐和尚直搓手，又鼓头，似乎活到七十一岁还没碰到过这样棘手的事。十分懊悔不该答应她参观。不过事已如此，只能让海离子抱到屋里再说。于是两人一阵忙乱，把姑娘放到了床上，一面盖被子，一面大声喊。幸而唐和尚懂得点医道，又用冷水冰头，又是掐人中，终于，姑娘醒来了。

这下，一老一少才松了口气，围着床头看姑娘。

姑娘以极低的声音说：“饿”。

饿好办，就怕不能吃东西，真要病在这里，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正好馒头已蒸熟，海离子抢过去，伸手抓了四五个，姑娘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显然是很饿了，这会儿她羞愧地承认，两天来除了喝水，什么东西也没吃。唐和尚和海离子本想等她吃饱，然后问她，该送她到哪儿去？可谁知她吃着吃着睡着了，手里捏着的馒头掉到地上，睡得很香，睡得很甜，简直不忍心喊醒她。这样，无疑又带来一个新的麻烦，房是那么一间，床是那么两张，姑娘一占用，首先是海离子无处去了。至于唐和尚，虽然也感到别扭，不过年纪大，将就和姑娘睡醒一个屋也无多大关系。四月间，天还冷，这天夜里海离子是裹着棉衣在灶门口一直坐在天明。

第二天，姑娘还在睡，睡到中午猛然跳起身。她似乎感到很惶恐，又在细想出了什么事情，坐在床沿上直发愣。海离子忙为她打了一盆水，又把饭菜端到小桌上。唐和尚在一边说：“洗脸，吃饭。该走了，姑娘？”说着让海离子提过竹篮子和花布包，另外，还送给她足够两天吃的馒头。这在粮食困难时期，能这样做，确也是不容易了。唐和尚主要是怕出事，同时，怜悯她的遭遇。

姑娘洗脸洗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终于，她放下筷子向唐和尚跪下了，哀求说：“把我收下吧，老爷爷，收下吧，我会做许多事情！”接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两粮，家里已无人，回去难生活。唐和尚慌忙把她扶了起来，只是对这要求无论怎样是无法应允的，理由很简单：无粮收入。为此，他婉转地作了解释。可姑娘根本不听，呜呜地直哭。哭得那样伤心，说不定又要哭昏过去。唐和尚和海离子都心有余悸，吓得

赶紧劝说，好言好语一大堆，全无效果，姑娘美而娇，眼泪多得不得了。两人毫无办法，最后只得说：“那就留几天吧！”

海离子为姑娘准备了一个临时住处，又抽被褥又铺草，反正过几天还是得走的。

在这几天中，姑娘揽过了全部“家务”活。她确实很能干，心灵手巧，细致周到，拆洗被子，缝补衣裳，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出饭菜比以前可口多了。这有讨好唐和尚和海离子的成份，但做得不卑不亢。尽管这样，唐和尚和海离子还是很不安，无形中岂不成了雇佣？接着，仍然是那句话：“住几天就走吧！”

过了几天又几天，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唐和尚和海离子几次想喊她走，但几次又都留下了。一说走，她就哭，哭得菩萨象要跟着掉眼泪，谁也无法惹这娇姑娘。结果，两人不约而同叹了口气，说：“算了吧！”这一算，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粮食，两人口粮本都吃不饱，又怎够三人的？想来想去，只有再开些荒，多种些瓜，多种些菜，还可以拿钱买点高价什么的，大家同吃苦，凑合也能过。等秋天地上长出荞麦和玉米，鸡羊跟着长大，日子就会好过得多，至于别的只好暂且不管了。这一决定，姑娘自然是分外高兴，一扫愁云，她跳起来抓住两人的手，说永远不会忘掉这恩情！

这时候，唐和尚再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姑娘死也不说，显然，还是怕把她送回去。可成天在一块儿生活，总得有个名称呀，由于她走路轻盈，长得纤弱，又极漂亮，海离子就顺口叫了个飞天。

飞天，是佛教壁画或石刻上在空中飞舞的神，多为女体，形象美丽，婀娜多姿，凭着飘佛的长带凌空起舞。梵语称神为提婆，因为提婆有“天”的意思，人们把这一类凌空飞舞的神

像称为飞天。这是古代的艺术匠师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的圣洁美好的形象，和自由翱翔的意境。

姑娘对这名字不置可否，也还不懂飞天是什么意思，名字无关紧要，飞天就飞天吧！

既然确定不定，海离子除为她单独收拾一间房子，又特地跑了一趟古兰镇，买回了单衣、棉衣、被子、床单以及毛巾、脸盆等各种日用品，还外带二十四条手绢。飞天又感动，又惊讶，要这许多手绢做什么？海离子认真说：“姑娘眼泪多，多买一些好替换！”

飞天噗哧一声笑了。

也就是从这天起，这三个人在黄来寺两年暂停开放期间，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集体。

唐和尚对飞天纯粹是出于同情，另外感到这个娇姑娘伶俐可爱。忽然间来了这么一个不是孙女的孙女，使他年老孤独的生活中，渗透了一种女性的温暖，这温暖是海离子无法代替的。海离子呢，是第一次和姑娘这么接近，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使他愿意和飞天在一起，但仅此而已。他憨厚、正直、纯洁，专心致志的是画画，除了画画，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他。至于飞天，自然不是糊涂人，她很感激唐和尚和海离子，不过也是确认在不会欺侮她的前提下，这才要求留下来，并很珍惜相互间的关心、和睦，竭力赢得他们的尊敬。所以，这么一个特殊的三人集体，在黄来寺特定的条件下，就比一家人还亲，从无争吵，从不红脸，很平静地生活着……

## 二

但是，平静中也还有点不平静，这主要是飞天。

飞天除了干各种“家务”事，跟唐和尚学书法，学佛经，

学历史，甚至也学弹琴和下棋，同时又跟海离子学画画，还让他带着仔细看了一百〇八殿。在这方面，这个聪慧的农村姑娘，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她以惊人的记忆力，很快熟悉了寺庙里所有文物，并由此必然联系到雕塑、绘画，以及佛家又是怎样说法、修行、降魔、成道等一大套东西。佛经和壁画上的许多故事，有很大一部分是反诱惑的，诱惑又主要是女人的诱惑，美女往往是妖怪。这些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触动着飞天。在这么一个空旷的庙里，又有这么一个极好的海离子，她要不爱他，几乎不可能。逐渐地，一年多以后，感情就超越了一定的界限。

开始，每当海离子在庙门口画画，只要一和别的姑娘说上几句什么话，她就感到不愉快，在边上烦躁地踢石头，或者借故催着走。后来呢，一时三刻见不着海离子，就显得很焦急，坐立不安，似乎什么事也干不成。这连她自己都很吃惊，怎么啦，怎么会是这样？按照佛家的说法，这就叫“走了邪”？，当然，她自信不是女妖，而海离子也不是小沙弥！

她对海离子说：“海离子，你太好了，你真好！”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最多是揪着他的胳膊再去看菩萨，八十四号殿引起一些“烧香”的回忆，笑笑也就罢了。

这样的接触，每次到最后总似乎有点遗憾，究竟遗憾什么，飞天没法说清楚。从夏天到冬天，都是这么度过的。冬去，春来，春节除夕的那天晚上，这事就发展到了一不高潮……

这天，大雪纷飞，行人绝迹。

从早起，唐和尚忙着写对联，海离子为飞天试新衣，接着是扫尘，除旧，剪纸，掐腊梅，三人一团高兴。到晚上，一面说笑一面包了很多饺子，又炒了几个菜，还准备了一瓶酒。当

他们围着炭火喝酒的时候，说来说去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家的问题上，唐和尚问飞天：

“想家吗？”

“家？这里不就是家吗？”飞天笑着说。

“不，你迟早还是要走的。”唐和尚说。接着喝了一口酒，又感慨地说：“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哟！”

唐和尚借用这句话很可能是说他自己。不过这一触动，飞天就侧睛望着海离子，把话接过去说：“散不散，不都全在人吗？”

这会儿，她眼里闪出了异常明亮的光芒，这种光芒为初恋的姑娘所特有，它湿润，颤动，又是那样温柔，和海离子的眼光一接触，立即跳开了。

如果海离子较为敏感，那么，从这跳开的眼光里，会发现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但偏偏这个笨东西毫无反映，反而加上说：

“要散，肯定要散！”

飞天没再说话，就站起来到锅边下饺子去了。

唐和尚和海离子谈起了别的事。

飞天是从来不喝酒的，这天晚上一下喝了两大杯。当然，谁也不会在意，年三十嘛。她吃了几个饺子，可能是酒后头昏，很快也就回自己屋去了。

过了一阵，她喊：“海离子！海离子！”

海离子过去了。

飞天脸红如桃花，娇艳，妩媚，红灯下，极美。

她轻轻推上门，靠着门说：

“海离子，你真的要我飞天吗？”

“飞天？”海离子还是不懂，“啊，那是我随便给你取的

名字，你要是不高兴，我就不这样喊你了。”

姑娘皱眉：“海离子！……”

海离子惊讶：“飞天，你，出了什么事吗？”

飞天怨恨地望了他一阵，“海离子，真的要散吗？”

“要散，肯定要散！”海离子还是这样说，

“你就不会想，不散吗？比如……”姑娘说得更明确了，只是这个“比如”怎么也说不出口。

“不，是一定要散的。比如寺庙一开放，我们就再没有办法留你了。”海离子感到惋惜，但这是事实。

“一点办法也没有？”

“没有。确实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和和尚爷爷都想过，他还给省里写过报告，根本没法批准！”

“这我知道。”

“那不就是这样吗？等你走的时候，我要很好送你，一直把你送到家！”

话是怎么也说不道点子上，飞天微微叹了口气，又喊了声海离子，失望地仰头抵着门，闭上眼。她似乎感到累，感到热，松开了领口，酒一阵阵往上涌，全身都象要飘起来。停了一会儿，感觉出是海离子走近了，走得很近，站在她的面前，连呼吸也听得见。也许，他要吻她吧，应当吻她呀。她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今天晚上就特别好看，但绝不是象女妖那样去诱惑小沙弥。如果硬说这就是“诱惑”，那就诱惑吧，她是那样爱他呀。只要海离子一吻她，她会毫不游移地扑进他的怀里。这是多么安静的除夕之夜，多么美好的除夕之夜。窗外飘着雪花，窗内灯红酒醉，整个世界就仿佛只有她和海离子，她不会拒绝他的要求。姑娘等着，等着，等着，挺高了胸部……

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她睁开眼，发现海离子惊愕地注视着她，说：“飞天你今晚怎么啦？”

飞天没有说话，海离子轻轻推开她，开开门，出去了。

一会儿，只听海离子在门外说：“飞天，我给你煮碗酸辣汤，好吗？”

飞天不应。

海离子悄悄离去了。

红灯，灭了。

深夜，睡觉的时候，唐和尚问海离子，飞天喊他做什么？海离子什么也没讲，只简单说：“怕散。”但唐和尚是明白的，似乎从娇姑娘到庙上的那一天起，就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这会儿他问：“海离子，你喜欢她吗？”

“谁呀？”

“她呀。”

海离子停了停，避开脸说：“喜欢。”

“那……”

“我很爱她”！

海离子这么坦然，一时间唐和尚倒反而没话说了。接着嘱咐再去看看庙门，夜间小心火烛，然后就都睡了。

第二天一早，飞天过来祝愿和尚爷爷春节好，她见到海离子，窘迫地脸红了。海离子就象没有看见，望着门外说：“来，飞天，我们堆个雪人好吗？”飞天没有作声，佯装去拿瓜子，海离子一把拉过她的手，向雪地里跑去了。

### 三

在这以后，三人照样平静地生活着，该干什么干什么，依然那么亲切，和睦。地底下翻滚的这股炽热岩浆，没有冲出火



山口，压抑住了。飞天更爱海离子，也更尊重海离子！

确实，这句话说对了：“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平静的生活过了两年，由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黄来寺确定重新开放，这种平静就全部打破了。

在文物管理处人员即将到达的头两天，飞天感到非走不可了。她捂着被子哭了一整夜，有话没法说，第二天早晨，默默地收拾竹篮子和花布包。海离子遵守自己的诺言，要一直把她送到家。飞天突然恼怒了，挡开他的手说：“去去，谁稀罕你送，我又不是不认得路。你去送别人吧！”海离子摸着脖子笑笑说：“飞天……”飞天不由分说，反正不要他送。

唐和尚坐在一边，舍不得飞天走，可又毫无办法。他对飞天的恼怒一点不惊讶，支开海离子，然后说：“飞天，海离子很爱你呀！……”

姑娘紧皱眉，越皱越紧，半天没有一句话。

唐和尚接着说，现在都还年轻，只要姑娘不变心，那么，三年之后，海离子准会来村里迎娶娇妻。海离子，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他正勤奋刻苦地学画，发誓要成为一名画家。他对爱情，诚实，忠贞，是不是这样呢？

飞天点头。

这张纸，经唐和尚一点破，吃早饭的时候就感到有点别扭，海离子忙来忙去不知忙些什么，飞天一想到“娇妻”不禁羞涩起来，以至都没有怎么说话。饭后，飞天倒真想海离子一直把她送到家，可这个笨东西仍然不能领会姑娘心意，你拿眼睛暗示他，他还以为竹篮子里带的馒头不够路上吃，一下又塞进四、五个。飞天“唉”了一声，忍不住说：“你就这样呀？”哪样呢？海离子茫然失措。飞天又噗哧一声笑了，说来还是怪自己，因为先前坚决拒绝了。

唐和尚和海离子送她到庙门口，等候去古兰镇的公共汽车，飞天的家确实是很远的，从古兰镇上火车，再换乘汽车，紧走慢走也得三天路程。或许因为远，唐和尚就千叮咛，万嘱咐，实际这些叮咛和嘱咐半个月前就开始讲了，至少已经有十遍。两年的感情很深厚，这样的离别，自免不了要哭。看来，二十四条手绢没有白买，飞天一股劲低头垂泪，哭个没完。唐和尚跟着有些唏嘘。海离子转过了脸……

就在这样一幅情景中，突然，几辆小车疾驶而来，在门前停下了。

从天蓝色的轿车里走出一位首长，秘书快步朝前说，这是军区谢政委，路过这里想参观，时间不多，晚上还要赶回去。这一来，唐和尚赶忙整装相迎，飞天也停止了哭泣。

谢政委身材魁梧，神态威严，举止从容。他一看这满面泪痕的姑娘很奇怪，便停住脚，问是出了什么事情？唐和尚不想讲，把话岔到一边，说寺庙还未正式开放，接待首长有困难。首长对这点并不介意，两眼还是盯着飞天，又问出了什么事。你越不想讲，首长就越要问，莫非里头有什么冤屈？唐和尚自不敢隐瞒，简要地汇报了一下始末。谢政委听后点头说：“唔，这就对了嘛。她叫什么名字？”唐和尚答以飞天。接着就问飞天是什么意思，又作了解释。谢政委显然很高兴，说这很有意思，边说边打量飞天：“好哇，这名字很好哇！”然后稍停说，要是回家确实有困难，可以到部队当兵嘛。

这可是件喜出望外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如果飞天早走一点或晚走一点，也就不一定碰上谢政委了。碰不上谢政委，自然就错过了这么一个大好时机，这样偶然的会，有时竟给人带来极大的变迁，甚至影响到一生。当兵，特别是女兵，数量少，机会难，这对一个农村姑娘来说，无疑是前程的保证。

今后无论复员或转业，境况都会好得多，而海离子所要迎娶的“娇妻”，不是更为美好么？

谢政委这么一说，当场，唐和尚、飞天、海离子一致表示感谢。就说请首长写个条子，谢政委说算啦，跟车走吧。这样，顷刻之间，事就决定了。既然接待困难，谢政委不便停留，说走就走。飞天提过竹篮子，背上花布包，急忙钻进了车。她向唐和尚和海离子喜悦地扬手喊：“等我信！”

几辆小车卷起红黄色的尘土，转过山坡，很快就消失了。似乎仍听见飞天在喊：“等我信！”

四月的天气还很冷，不过没有刮风，天空异常晴朗。海离子想起了飞天初次到庙门口的情景，她头抵着墙蜷缩地坐在墙角，疲累、瘦弱。真没想到，就是她，闯进了自己的生活。此一去，到底是高兴，还是悲伤？

唐和尚在喊：“海离子！”

海离子转身进庙，为寺庙重新开放又该忙了。再就是：等飞天的信吧！

#### 四

信，来了。

飞天在信上以极为兴奋的心情，告诉和尚爷爷和海离子，说她已经穿上了军衣。她说原来打算安排在文工团，可她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更不会演戏呀，经谢政委一说，这才转到门诊部，当护士。谢政委可是非常非常好的首长，南征北战几十年，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望。接着，飞天就说自己要很好学习，努力工作。她很喜欢部队里的生活，这里领导和同志们对她都极好，要和尚爷爷放心，要海离子不要挂念。这封信，是写给两人的，信中“好”字几十个，反正一切都好，唐和尚和

海离子自然很高兴。

再一封信，就是单独写给海离子的了。

她说：“我爱你。这一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你说，你喜欢我吗？真的喜欢吗？我要说你一千遍，一万遍，只有你，才有资格这么说。海离子，你知道第八十四号殿的阿难菩萨，我非常喜欢他的纯朴和善良。他站在那里站了一千年，一千年呀，该是我们相爱的见证！你说我老要哭么！不，现在笑了，笑狠了也还是要流眼泪，给我再买二十四条手绢吧。我始终不能忘记，春节除夕的那天，你给我试新衣，晚上么……你太笨，我是喝酒多了，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可你至少……还是太笨，太笨。我倒要看看，三年后，你又是怎样来迎娶‘娇妻’？好了，就说这些吧，等我下封信。”

在这以后，信是固定为每周一封，都写得很艳丽。很炽热，充满着幸福。

这样亲密的情书，时间一长，当然不能老说“我爱你”，要谈工作，谈学习，谈理想，也谈周围的人。在周围的人当中谈得最多的，还是谢政委。她说，哪天哪天谢政委派秘书来，接她到家里玩，请她吃糖果，请她喝可可，可可里面加牛奶，十分好喝。又说谢政委哪天哪天请她看电影，看完电影还和她开玩笑，抚摸她的头说：“可别飞天呀，还是人间好！”她对谢政委自然就讲到海离子，讲到唐和尚，一说到迎娶什么“娇妻”，大家都笑了。在这以后，显然就经常出入谢政委家，因为信中提到谢政委的爱人和他的儿女们，都讲的详尽而具体。而从字里行间看得出，谢政委对飞天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象对待女儿那样对待她。再后来，就说工作仍在门诊部，但主要是给谢政委当保健护士了。

海离子虽然感到这样的关系有点过于密切，但没有任何理

由去怀疑，特别是飞天有什么说什么，丝毫不想隐瞒什么东西。一个军区首长总是令人尊敬的，难道会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吗？不，绝不可能。

信，每周一封，每周一封，就象输电线上的电流，源源不断，在海离子和飞天之间发光，发热。这样一直到第二年夏天，噍，飞天的信突然中断了。

开始，海离子还以为她病了，或者有什么紧急任务，顾不上写信。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始终是音讯渺无，收发人员一见海离子就摇头。而海离子发去的信，先是犹如石沉大海，后来就一封封地退了回来。这时候海离子完全明白：出事了。

他感到锐惧，感到悲哀，眼前一阵阵发黑，心里一阵阵发冷，难道她变心的么？唐和尚说：“别急，先请假去看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海离子点头称是。可请假又不那么容易，和飞天仅是恋爱而已，没有正式婚姻关系，为此，拖了一个多月，最后才以印制文物图片公私兼顾地走了。

那是深夜时刻，红黄色的树叶在飘落，海离子到达了军区，他找到门诊部一问，不错，有飞天，可飞天已经复员回家了。什么原因，不清楚。海离子焦急地又问：“是犯了错误？”回答说：“不，是她坚决要求复员的，留不住！”情况就是如此简单，海离子不便多说，忐忑不安地退了出来。

他缓慢地走出军区，顺一条僻静的街道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既然有了着落，看来势必上她家去，无论怎样得见到她。海离子是知道飞天家的，往回坐四小时火车，还有两天汽车路，但哪怕再远，也是要去的。于是，他先到出版部门联系了印制文物图片的事，接着，当晚跳上火车就走了。

路上走了三天，好不容易汽车到站了，下车一打听，说还

有十几里，一边走一边问，待最后找到飞天家，天都快黑了。

这片地区山青水秀，自古以来是个出美人的地方。飞天家的两间茅屋，座落在半山腰，掩映在荒草疏林中，一股绕流绕墙过，群鸟斜飞去，安静得几乎没有什么声息，唯有炊烟笔直升起。

海离子屏住呼吸轻轻敲门了，敲了一阵又一阵。停了许多，门吱呀一声拉开了，立在门里的却是一位老爷爷。海离子奇怪了，飞天说过她家里是没有人的，有个母亲已经去世，于是惊问：“老爷爷，这是飞天的家吗？”

老爷爷没有听懂，海离子一想，就说了飞天原来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后来告诉他的。老爷爷这才“哦”了一声，点头说：“是的，是她家！”

“那，她呢？”海离子急切地问。

老爷爷问清来历，请海离子进屋，一面继续烧火作饭，一面就讲了起来，讲着讲着流泪了。

老爷爷过去是个石匠，人称石千墩，同飞天家交往很深。飞天的父亲曾跟他学过手艺，后来不幸早死。飞天去黄米寺，家里的房子就是交千墩爷爷看管的。

大约是两个月前，一个大雨的晚上，飞天一脚深一脚浅，浑身泥泞摸回来了。她衣裳全湿透，散乱的头发滴着水珠，手里还是走时提的竹篮子，肩上仍旧挎着花布包。千墩爷爷一见吓了一跳，说：“出去三年多，怎么这副模样回来了？”姑娘不回答，拉他去自家茅屋。千墩爷爷帮她开开门，点上灯，扫了尘土，然后问她吃什么，立即动手替她做。飞天说，谢谢千墩爷爷，不用了，只求陪她坐一坐。她托着脸，望着灯，一动也不动，劝她换去湿衣裳，说这样要着凉，她象没有听见一样。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她是什么也不讲。过了很长时间，她

说，这房子不要了，送给千敬爷爷做个纪念吧。她说她马上就要走，永远不回来了。千敬爷爷再三劝阻，她摇头。这样，挡也挡不住，她提上竹篮子，挎着花布包，又是一脚深一脚浅，在大雨中消失了。只是在临走时忽然说：“千敬爷爷，要是海离子来找我，你就说过去的飞天已经死了，让他另外找个好妻子！”这话，千敬爷爷弄不明白，但看得出，姑娘很痛苦。自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海离子听罢，默然无语，停了好一阵问：“那她会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千敬爷爷抹去眼泪说，“后来听人说，她上车走了。”

海离子在飞天家的茅屋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军区。可打听来，打听去，都说查无此人，谁也不知飞天究竟在何处？

军务部、门诊部全很惊讶，一时传为怪事，甚至不相信海离子的话会是真的。海离子毫无办法，只得回黄来寺。这一路，全火车上的人，似乎没有任何人象他那样伤心，象他那样难过。他脸贴着窗户，对着枯黄的群山轻声呼唤：“飞天，飞天呀，……”

车轮轰隆轰隆，风，嘶，呼……

## 五

又是四月，天还很冷。下午，起风了。

风越刮越大，滚滚的黄沙会跟着而来，参观的人纷纷离去，庙门口一片空寂。

但也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头抵着墙蜷缩地坐在墙角，她身边放着竹篮子，肩上挎着花布包，默无声息地一动也不动，象是太疲累了。

售票票的工作人员，名叫惠月珠，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姑娘。在她准备关上小窗户的时候，探头一看，发现了她，就忍不住问：“喂，你怎么啦，病了吗？”

她摇头。

“那你还不走啊，起风啦！”

她没有走，转过身来先问海离子，再问唐和尚，他们从去年夏天以来怎么样了。

惠月珠说：“你认识？”

她没有回答。

惠月珠望了她一阵，奔进寺庙里去了。

一会儿，第一个跑出来的是海离子，接着是唐和尚，一看，这人已经不见了。

过了两天，又复如此。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是象个幻影。

一天，还是原来的墙角，惠月珠又看见了竹篮子和花布包，这回，她没有惊动她，而是悄悄影开了售票房。不多一会，海离子冲了出来，惊喜地大喊：

“飞天！”

似乎怕她再次幻灭，他一把抓住她，把她轻轻扶了起来。可是，飞天眼里滚动的是一股寒流，她推开他的手，说：“海离子，我调来了，请你带我到办公室！”话是这样冷漠和疏远，并极力避开海离子的眼光，急速进庙去了。走进庙门，明明是平地，她却跌了一跤。

飞天拿出省里的介绍信，文物管理处对她表示欢迎。关于工作，当即安排在文物保护组兼当解说员，如果不合适，今后还可再调换。只是她一无行李，二无衣物，孑然一身，象是什么都无所谓。这点，既令人惊讶，又使人为难。不过，为她发



愁是多余的，因为海离子把四年前买的单衣、棉衣、被子、床单，以及毛巾脸盆等又全数搬了出来，想不到这些东西竟再次用上了。

飞天无法拒绝，仅要求和惠月珠住在一个屋。惠月珠很高兴，两人年龄差不多，有这么个女伴太好了。

海离子帮飞天收拾床铺，从别处扛来桌子和椅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告诉她，曾上她家去过。飞天微微一震，转身无语。海离子随着这个话，很自然地就要问及去年为什么突然中断了来信，大雨的夜里跑哪儿去了，这半年的时间又是怎样度过的，等等。飞天知道他会这样问，不等说出口，痛苦地截住说：“海离子，你能叫我活，也能叫我死，就是什么也别问吧！”正说着，唐和尚来看她。飞天有点怕见唐和尚，她腿弯了弯，象是要跪下，但一转念，强作欢笑说：“和尚爷爷，我回来了。”唐和尚什么都没问，还是象从前那样亲切地对待她，说刚从山上下来，听说飞天来了十分高兴，接着谈了一些寺庙里的事和文物研究新的进展。飞天显得轻松了。唐和尚这又支开海离子，明确地对飞天说：“无论怎样，海离子是永远爱你的，生活中的风浪还不足以翻掉这条船吧？”飞天又是紧皱眉，越皱越紧，但这次皱眉与先前就不大一样了。

飞天的这副神情，即使不问，谁也能猜着几分。这天夜里，惠月珠隐约听到悲哀的抽泣声，问她，她竭力否认，说那是在做梦，可能是路上太累了。

一个休息日上午，飞天在井边洗衣服。太阴很亮，很暖，云雀从上空飞过，杨树枝叶一片嫩绿，生意盎然。在她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海离子从身后走了过来，帮她打水，他一桶一桶地打，一桶一桶地倒，把飞天的鞋子全溅湿了。这半个月来，她并没有象和尚爷爷所劝解的“生活中的风浪不足以翻掉这条

船”，而是决心要使“这条船”翻过去，以至竭力避开海离子，从不和他说话。但这会儿，海离子这么拚命打水，你要不制止，他似乎要把井水全打干。

“该死，水太多啦！”她终于说，并仰起头来，很不轻易地抿嘴一笑。

唯有这一笑，海离子又看见了原来的飞天，只是太短暂，就象最后的晚霞，很快熄灭了。

“唉，飞天呀！”海离子喊叫了。

飞天埋头急速搓衣裳。

海离子强行地一把拉起她，向山上走去。

在弯弯曲曲的石头台阶上，飞天轻声地说：“我求你，海离子，不要这样缠着我。我说过，过去的飞天已经死了。”她想挣脱开手，但被牢牢抓住了。

海离子今天根本不说这些，他讲笑话给她听，又谈到自己的美术作品，说有几幅已经发表了，博得好评，反正是想尽一切办法使飞天高兴。

可是，飞天没有高兴。

她只求松开手，让她回去，衣裳还在井边。

海离子没有办法，极为失望地说：“好吧，你回去吧！”

说着猛转身，向山上跑去。飞天明显地感到他生气了，一时间很慌乱，忍不住跟在后边，喊：“海离子！”

她怯生生地和他走在一起，明媚的阳光下，似乎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可又什么话也没有。

走着走着，无意中走到了八十四号殿，飞天心里一动，忽然说想进去看看，海离子打开门，陪她进去了。

看到阿难菩萨像，飞天禁不住地喊了出来：“阿难！”然后，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凝视着这尊塑像。

这时，在她耳际又响起了自己信中说过的话：“海离子，你知道八十四号殿的阿难菩萨，我非常喜爱他的纯朴和善良。他站在那里站了一千年，一千年呀，该是我们相爱的见证！”

飞天的眼里闪出了光亮，海离子吻她了。

但是，这种光亮象是墙缝里闪出的光亮，她轻轻推开他，隐忍着眼泪说：

“海离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说着再也控制不住，哇的一声痛哭了。

## 六

飞天为什么这么痛苦呢？

唐和尚和海离子明白一些，但不全明白，说起来还得回到去年的夏天。

夏天，是凉爽的，美丽的，飞天是欢乐的。诚挚的爱情使她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憧憬着复员后怎样怎样和海离子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老实说，她对医务工作并没有什么兴趣，还是爱文物。这可能是那两年时间，唐和尚和海离子对她造成的影响，她打定主意，今后无论在寺庙里干个什么都行，她喜爱那里的清静，喜爱佛殿上那种肃穆的气氛，仿佛每走一步都怕惊动什么。当然，主要是有海离子，没有他，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反正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粗茶淡饭，亲切和睦，除了美好的爱情，还有什么可祈求的呢？

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飞天怀着对海离子的深切思念，象往常一样伏在桌子上写信。信写了半截儿，天蓝色的轿车开到了楼下；秘书上来说，谢政委请她去。飞天只好扔下笔，带上医药箱，跟秘书一起走了。

但是，车子绕来绕去没有开向谢政委家，而是到了高干招

待所。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谢政委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住在这里，飞天也来此看过电影。只是今天有点不同，整个小楼就象只有谢政委一个人。秘书把她带到，很快也就走开了。

原来，谢政委早就爱上了飞天。那是从庙门口第一次见到她那天起，就看中她了。

他爱她的美丽，爱她的娇艳。这种美丽和娇艳是永远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的，可他又觉得他应当得到这些东西，有权力得到这些东西。悲剧，正是从这里开始！

其实，这也说不上是什么悲剧，如果不是打出个新中国，象飞天这样的俊俏姑娘那还不是任人摆布，多半是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被地主要去当丫头、小妾；甚至人贩子来把她拉去当妓女，那样的命运才悲惨呢。现在，谢政委爱她的娇艳和美丽，这能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生活小节上的错误，难道谁会因为这样的“小节”，来否定他为党为人民立下的功勋吗？难道谁又会因为一个姑娘而撤掉他军区政委的职务吗？答案是清楚的，至于妻子的干预，那也不过是说说罢了，自古夫贵妻荣，没有夫贵，哪儿来妻荣？只要不离婚，矛盾均衡，相安无事，不能因此而影响丈夫的威望和体面！

纯洁、天真的飞天自然不知道谢政委在爱她（确切地说，是要占有她），即使知道她也无法理解，因为他是受人尊敬的首长啊，何况有妻子，有儿女，年龄比她大出三十岁；特别又还有个海离子，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正是由于不可能，飞天对某些挑逗性的话就忽略了，老是认为那是首长和一个护士开玩笑，或者是父亲对女儿般的慈祥。这样的结果，使得谢政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越来越苦恼。夏天的姑娘更富有诱惑力，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睁眼是飞天迷人的笑靥，闭眼是飞天纤柔的身影，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为什么要这么受罪呢？这就不得

不采取“最后手段”了

可别飞天呀，还是人间好！

自然，飞天是飞不出去的。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飞天走进房间，谢政委斜靠在沙发上看文件。他一见她来很高兴，说还是神经衰弱，请给按摩按摩或再吃点药。说着又指指茶几上的糖、点心、水果，以及刚煮的一杯牛奶可可。象往常一样，飞天毫无拘束地先坐一会儿，边吃边喝边说什么有趣的事。谁知这杯牛奶可可一喝下去，就感到浑身发热，发软，有点飘然。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想赶快按摩完了好回去。谢政委说：“急什么？去洗个澡吧，有热水！”飞天一听就很奇怪，虽然卫生间设备是第一流的，她要洗澡也不能在这里洗嘛，她笑笑谢绝了。谢政委也不勉强，接着就爬到床上，飞天作为一个保健护士，前来替他按摩。按摩中，谢政委伸出了手，从飞天的脸、肩、滑向乳房，这时候，飞天才骇然后退了。她脸胀的通红，抓起医药箱向门奔去，可门已上锁。随着，谢政委的拖鞋声从身后传来。飞天恐怖地手脚发麻，全身直抖，她扑通一声向他跪下了，哭着哀求说：“谢政委，你，你不能这样。我，我有海离子……”

但是，谢政委还是轻轻抱起了美人。

灯，灭了。

深夜，天蓝色的轿车把她送回了门诊部。她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走上了楼，三屋楼房本不高，足足走了半小时。再看那封未写完的信，它显得那么遥远，那么陌生，就象是另一个世纪写的，一切都黯然褪色了。滚滚的泪珠滴到的信纸上，字迹模糊了。模糊了……

海离子，海离子呀！

谢政委，谢政委呀！

事情很明显，她无法讲这样的事，也不能讲这样的事。他是军区政委，她是门诊护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母亲给她留下的遗教，是承受任何悲惨的命运和苦难，一切罪过都是自己的。这样哭到天明，就决定要求复员回家，将来谁要她，她就嫁给谁，了此一生。可怕的几小时，象是把她从半空中一下摔了下来，变成了一堆灰尘，在飘，飘，飘到哪里算哪里吧！

复员报告递上去，由于理由含混不清，先是没有批准。这个时候，天蓝色的轿车接二连三地开来。谢政委想，有第一次，那么，就会很自然地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有什么神秘的呢？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但他没有想到，飞天是这么厌恶，这么憎恨，再也不去当这个“保健护士”了。

这样过了两个来月，飞天成天哭哭啼啼，就是要求复员，门诊部领导虽然不明就里，也感到这样不行，最后还是请示了谢政委。谢政委停了好久，说：“可能是有点神经不正常，实在留不住，按特种待遇转地方工作，不一定非要回家吧！”但飞天坚决要复员回家，永远不出来了。

临走的那天早晨，谢政委亲自来送她。她躲避不及，被请到小会议室，秘书带走了别人，说首长要和飞天单独谈谈。飞天是根本不想谈什么，低头坐在一边，长辫子搭拉下来，她把辫梢在指头上绕来绕去，只想哭。谢政委首先向她表示歉意。再就是深切盼望不要走，因为确实是爱她的，并说为此很痛苦，这些话没有一点虚情假意。但无论怎样恳切和真挚，飞天只是厌恶地摇头。谢政委毫无办法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就象许许多多男人一样，他塞给她很多钱，稍作宽慰，又象许许多多女人一样，飞天绝不会要这个钱，就是成千上万的钱也不过是一堆粪土，她含着眼泪说：“谢政委，你毁掉了我一生……”

谢政委没有作声，心想，这话未免有点言过其实，飞天还年轻得很吃。他只能暗说，飞天有点娇气！

谢政委要送她到火车站去，飞天拒绝了。她脱下军装，换上原来的衣裳，提上竹篮子，背上花布包，默无声息地走了。

但她再也没有想到，竟是怀孕了。对这，她不懂，坐在汽车上一颠簸，就明显地反应了，一阵阵噁心，一阵阵想吐，别人以为她晕车，她也以为自己是病了。半路住在旅店里，她找到镇子上的一家联合门诊所，一个老中医为她诊脉后说：“大喜呀，嫂子，全都很正常！”她只觉头脑里嗡地一响，手扶着门，几乎昏过去。

在那大雨的晚上，她不停地跑，狼劲地跳，想把胎儿甩掉，可直到摸回家，仍然毫无效果。这时候，她想了很多很多，是死，还是活？在她最后离开茅屋的深夜，是想死，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美好的东西全被撕成了碎片。但当她站在池塘边，就感到这会连累千敬爷爷。再说，有些话也似乎应当向海离子讲清楚，这样不明不白太冤屈。于是，她走了。

活着，首先就要解决堕胎，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一进医院，必然要填病历，还要问你丈夫在做什么工作，什么单位，最后由亲属签字。这样一个人工流产的法律手续，自然无法办到，想来想去只有回军区，她简直苦恼到了极点。

那是一个阴暗的上午，飘着毛毛细雨，她一下火车就给谢政委打电话。打来打去打不通，最后转到司令部会议室。秘书没有听出是她的声音，带理不理地说：“首长在看会，电话一律不接。”飞天发火了，在电话上直呼谢政委的名字，要秘书快去问他，这个电话到底接不接？秘书吓一跳，这才跑去了。谢政委哪会不接电话？不仅接电话，再重要的会议也立即退出，他踏进天蓝色的轿车，向火车站疾驶而去。

电话上不好讲怀孕的事，谢政委还以为她回心转意了。一见面，飞天把他喊到一边，恨恨地说：“怀孕了，怎么办？”谢政委惊讶了一阵，笑笑说：“灾难。飞天，这真是灾难！”话是这样说，但从他的神态里，显然，要处理这样的事并不很为难。他说：“先吃饭吧！”接着，天蓝色的轿车开向最高级的饭店。服务员把丰盛的饭菜直送到房间，他陪她吃饭，只是飞天什么也不想吃，坐在一旁直发呆，象是又要呕吐了。谢政委望望她说：“唉，孽障，孽障！”然后他就向什么地方拨电话，说有个亲戚怎么怎么了，身体很不好，允许有孩子，要为她找个安静的地方。什么亲戚？外甥女呀。这样，三言两语也就说好了。军区政委的话，谁还能拒绝？何况是这样一件小事！

小事办好，谢政委在房间里自然又来拥抱飞天，飞天闪开不：“不许碰我，我会死的！”话说得很冷静，不是威胁，更不是戏谑，谢政委吓得退开了。想当年，驰骋疆场，刀光剑影无所惧，却在这么个娇弱的美人面前无计可施了。看得出，你要逼她，她真会死！

当天下午，谢政委摆下一切公事，带飞天去六十公里外的一处温泉疗养院。车上，谢政委温存地说：“放心，一切都会好的！”飞天不应，扭头看看车外……

## 七

这个温泉疗养院，是个工人疗养院。

不过疗养院中还有疗养院，小桥流水深处另有一番天地。精致的白楼，红色的地毯，整洁柔软的床铺，宽敞明亮的房间。推开窗户一看，前有湖水后有山，正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微风起处，落花点点。



就在这样优美舒适的环境里，飞天一住半年，这是她后来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也是更为悲痛的事情。

人工流产后，谢政委三天两头的来看她。经过认真的长时间的谈话，谢政委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这个娇弱姑娘不只面貌美，内心也是这样纯洁和善良，对海离子的感情是异常深笃的。这个时候，谢政委确实感到自己是犯罪了，欺侮了一个不应当欺侮的姑娘，这种良心上的谴责，无疑是光明的，高尚的。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真正象一个舅舅那样对飞天无微不至地关心，亲自为她安排吃的、用的，玩的，又不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连一张所需要的什么纸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下决心真把飞天当作外甥女，并发誓要为她承担一辈子的责任！

谢政委的光明，使飞天对他的厌恶和仇恨逐渐消失，过去的事不再提起，象是被风吹散了。

关系是正常的。

正常的关系，就必然带来正常的感情，舅舅与外甥女的感情。这种感情一产生，无论是对谢政委，或是对飞天，实际上都是一个极大的骗局。他们在骗自己，也在骗别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打算要骗，而这个骗局的主要受害者，自然还是飞天！

优美的环境，舒适的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明亮宽敞房间里，一旦感情起作用，怎么能保持住所谓舅舅与外甥女的关系，特别是，已经有个“第一次”摆在那里。这就必然要冲破谢政委的决心和誓言，飞天也变得迷糊了。

这种感情是可怕的，可憎的，更是卑鄙的。

飞天对谢政委业已消失的厌恶和仇恨，幻化成美丽的油彩，她用这些油彩一层又一层地弥缝心灵上的创伤，填平屈辱

和悲痛。虽然人工流产取出的是一团血块，但那是孩子呀，孩子是他的。招待所的那天晚上，他是太粗暴了，可通过孩子，他就是她的丈夫，也许，男人在那时候都是粗暴的吧。毫无疑问，这个丈夫是爱她的，还爱得很真诚，事已如此，又怎么讲呢？

这样，谢政委情不自禁再次吻她的时候，她没有拒绝。反过来，她关心他的冷热，次心他的身体，劝她不要喝酒和吸烟，又好奇地笑着说：“那天，你在可可里放了什么药吗？你说，你说呀！”谢政委没有说，代替回答的是为她倒桔子汁。接着，拉过椅子坐在床前，告诉她，老婆是怎样怎样的不好，怎样怎样的可怕，是个母夜叉，是条老黄瓜。这都是许许多多男人，在这种情况下，照例要这样讲的。又象许许多多女人一样，飞天不想听，又愿意听。她借故要他去抽屉里拿什么东西，打断了他的话，当他真的不讲了，飞天却又借发夹或者一件衣裳，重新引他讲。等讲了一阵，飞天又说：“唉，烦死了。去吧去吧，我要睡觉了。”

谢政委笑笑走开了。

听他在过道里嘱咐什么人，要很好照顾他的外甥女，不许有差错。随后，汽车声远去了。

这时的飞天，只想忘记过去，在幻想中麻醉自己。当然，飞天无法喊舅舅。只是再也没有想起海离子，既然做了对不起海离子的事，也就不再想他了。她希望海离子也忘掉她。她哪里知道海离子在到处寻找她，更不会听见他在火车上呼喊：“飞天，飞天呀……”

又是春节除夕的晚上，窗外飘着雪花，谢政委打来一个电话，说有要紧事情不能来了，要她听听音乐早点休息，说着还在电话上开了个玩笑。飞天没有笑，放下电话若有所失，远处

传来鞭炮声，是吃年夜饭的时候。看湖水已封冻，白茫茫一片，不知天涯海角何处变欢乐？

飞天拉上窗帘，手扶着桌子不知想些什么。她织了一会儿毛线，又看了一会儿书，摸摸暖气，暖气很热，慵懶地伸了伸腿，偶而打开很少使用的储藏间，又翻看里面的小壁橱。这一看之下，就不禁一阵阵发呆，一阵阵发愣。那壁橱最上格放着她的花布包和竹篮子，里面还有海离子为她买的手绢，这手绢上该有多少纯真少女的眼泪，又该有多少纯真少女的欢笑，还有黄来寺的春节除夕之夜……

忽然间，象有一把灼热的利剑一下刺穿了她的心。唯有这会儿她才感到，自己骗了自己，这短短的几个月，路是走得多么远！她到底是谢政委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外甥女么？笑话！外国叫惜妇，中国叫“外家”，这都是她从来连想也不愿想的字眼，但毕竟是事实，无可辩驳，无法否认。如果说夏天的屈辱和痛苦是强加给她的，那么现在，就不是的了。或许正是因为不是的，更大的屈辱和痛苦从内心深处一下冲了出来，一层又一层油彩顿时融化净尽，以为填平了的坑坑洼洼原来是假的。她爱的是海离子！只是太晚了，太晚了。

刺穿的心象在滴血，一滴，一滴。

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窒息得想撕裂自己的胸脯，拳头塞进嘴里咬烂了，接着双手捂着脸颊冲出房间，冲进雪地……

疗养院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把她架了回来，给她服了大量镇静剂，睡下了。谁也不知道谢政委的这个“外甥女”到底出了什么事？

过了两天，谢政委来疗养院，极为兴奋地为飞天带来一件珍贵的春节礼物。但任何礼物都已失去了意义，就是全世界的珍宝全都摆在面前，也都毫无光泽。谢政委所看到的飞天，还

是那样娇好，还是那样艳丽，只是在她眼里，闪出了更大的厌恶和仇恨。当然，飞天没有怪谢政委，一切罪过都是自己的，她说：“算了。结束！”

一下悟及到这种爱情全是肥皂泡，谢政委感到痛苦，悔恨，说来说去还是欺侮了这个不应当欺侮的姑娘，再想摆正舅舅与外甥女的关系，太晚了。

那么，怎么办？

谢政委原想就在工人疗养院替她安排一个工作，继续当护士，并为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有待批件往下转。但是，飞天根本不想呆在这个城市，提出去黄来寺。谢政委很为难。要不，她就还是回乡，回乡显然没有什么好处。为了能去黄来寺，即使是军区政委，也还是费了很大劲，因为这么颠三倒四，又还要遮人耳目，无怪乎难办。不过再难办，谢政委不愿违反飞天的心意。他是爱她的，同时确实扪心有愧，对她是一种糟践。由于难办，拖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象舅舅那样把她送走了。他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再三嘱咐有困难立即来信，并保证承担一辈子责任！

飞天去黄来寺，并非想嫁给海离子，她越是爱他就越是不可能，他要迎娶的“娇妻”已经不存在了。这时候，她觉得菩萨是可亲的，她真想点起蜡烛烧柱香，象母亲临终的愿望那样，赎去自己的罪，这就心安了。

可海离子又怎样呢？是否就这样甘休了呢？早先打算对他说的话，现在已经毫无意义，真说了说不定还会惹起是非；不说，又怎样交代过去？这就是她为什么几次到庙门口又几次离去的原因，她感到很犹豫。但无论如何，除开黄来寺，她是任何地方也不想去，终于，还是走进了庙门！

## 八

八十四号殿痛哭之后，飞天感到不向海离子讲清楚是不行的。看来，只有让他恨自己，才能切断这个关系，要不这样纠缠下去实在太痛苦了。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她约他在僻静处的一棵树下，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等海离子来到后，就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

在讲述过程中，她夸大自己的过错；承担主要罪责，目的是让海离子死心，另外，也想避免不必要的“风波”。因此，她不时强调说：“看，我很坏吧，很坏。海离子，我确实是太坏了。”

海离子激怒了，喊道：“你在说谎，飞天，这是假的。你给我说，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她异常冷静。

海离子跳起来，一伸手恨不得打她一耳光。

“打我吧，杀我吧，海离子，我不会有任任何一句怨言，是真的，全是真的！”

海离子脸色苍白，伸开手掌，又攥紧拳头，他低声说：“原谅我，飞天！”随即靠到树根上，抬头仰望天空，月亮寒光四射，深邃的银河沉重地旋转，旋转……

飞天无法继续说下去，自己痛苦，又给海离子带来更大的痛苦。结果，还是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显然，要想砸烂海离子对她几年的深厚感情，单凭“我坏”是办不到的。海离子不相信，他爱她，爱得那样深沉，执着。

停了一阵，飞天说，“海离子，我请求你的宽恕，那是没有意义的。让过去的事永远过去吧，我，对不起你！”

海离子无语。

飞天又说：“来，握握手，就此结束。我愿意为你做许多许多事情，这串，结束了。”

海离子没有和她握手。

飞天悄悄走开了。

海离子在树根上一直到深夜。

在黄来寺文物管理处，飞天是个很出色的工作人员。她不仅千方百计地保护文物，而且废寝忘食地钻研文物。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当她带领观众参观的时候，其解说才能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许多展览馆里的解说员，多半是手拿长棍子呆板地背诵解说词，而飞天，则完全不是这样。她以清沏如流水的声调，带着一种特有的深情，讲述菩萨和壁画上的故事，讲得那么委婉，讲得那么深沉，以至，有个从北京来的历史学家参观后，笑着说：“菩萨不在佛龛上，菩萨就是这位解说员！”飞天一听脸红了，长睫毛微微跳动了一下。这种跳动，是任何人觉察不到的，只有海离子知道是什么意思。

自上次和海离子谈话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逐渐地，飞天的思想、感情、性格发生了变异。这一变异首先是眼光变得象春秋那么凉，又象秋水那么清。再就是穿着朴素，举止端庄，娇艳的东西没有了。

她不理睬海离子，却很愿意和唐和尚在一起。一有空闲，喜欢跟他谈论佛经、历史、文物等方面的问题。或者桌旁点上一炷香，安安静静地下围棋、写字，什么都不想了。但在下棋时，唐和尚还是忍不住问道：“就这么完了吗？”飞天知道这指的什么，假装没有听见，仿佛正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唐和尚又问：“你告诉我，飞天，到底还爱不爱海离子呢？”飞天略为有点慌乱，随即淡然一笑说：“我想向天上飞去！”唐和尚叹息地摇摇头，接着，就又安静地继续下棋了。

但是，在她“向天上飞去”之前，正如她自己所说，愿为海离子做许许多多事情。她确实是这样做了，并且完全象一个妻子所做的那样。海离子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因为这会使她心情畅舒一些。为什么一定要变得象个尼姑呢？海离子感到悲凉，总想找她多谈谈，可只要这方面的话一出口，她扭头就走，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拉住她不“向天上飞去！”

这都完全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笑”。这种笑，比哭，更为伤痛。

一切都平静，毕竟，仍然是不平静的。

这不，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了。

黄来寺暂停开放，大部分人员都回家过节去了。没有家的只有唐和尚，海离子和飞天。

除夕这天，唐和尚喊来了飞天。三人又凑到一起，照样扫尘，除旧、剪纸、拍腊梅，只是海离子不再为飞天试新衣。应当高高兴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晚上，同样是吃饺子，飞天没有说话，没有喝酒。等全都吃完后，她收拾碗筷，准备刷洗，海离子抢过来干了。飞天笑笑退让开，扫地，抹桌子，显得很温存。她看到海离子的被子绽了线，拿过针线边缝边说：

“唉，海离子，你那个脚就乱蹬呀。这个是前几天才替你拆洗的吗？”

海离子不说话，哗啦一声打碎了几个碗。按照旧风俗，这自然是很不吉利的，大家“哦”了一声，谁也没有说什么。

飞天缝好被子，眼看没有什么事，走开了。临走时站在门边淡然地说：“和尚爷爷，你说对了，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

海离子接过去说：“散不散，不都全在人吗？”

这话，是飞天三年前说过的，但这会儿再说，就不知道是

讽刺还是惋惜，连海离子自己也不清楚。

飞天望了他一眼，走了。

唐和尚责怪海离子不该这样说，因为这明明是伤她的心，应当宽解，而不要伤害她。

过了一阵，飞天自然不可能喊海离子，海离子还是过去了。

同屋的惠月珠已回家，飞天坐在桌旁很安静地看书。她一见他来，长睫毛微微一跳，随即客气地说：“请坐，海离子！”

海离子在炉子边坐下了。

她为他倒了一杯茶，又抓了些糖。

两人长久地都没有话说。

或许，应当为刚才的话向她致以歉意吧，但却又无从说起。这话越解释越说不明白，飞天是很不愿意听的。不过，今天晚上，飞天倒是打算认真谈一谈。既然海离子来了，又毫无别人干扰，不把这事来个“水落石出”，光说结束，还是结束不了。

“海离子，”飞天终于说，“你结婚吧。惠月珠是个很好的姑娘，长得也漂亮，她给我说过，她很喜欢你！”

海离子不语

“结婚吧，海离子，何苦这样呢？”飞天又说，“我要是你，我早爱惠月珠了，不是吗？瞧你，多傻，罐子已经摔烂了，那是无法粘合的，合起来天长日久总是要漏水。难道要为一个不值得爱的，又是死了的女人，去殉葬吗？”

看样子，她还要说下去，这回，轮到海离子要走了。飞天站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糊涂的海离子却想错了，他激动得脸通红，一把揪住飞天的衣袖，接着紧紧拥抱了她。



飞天极力撑拒，转开脸说：“别这样，海离子。放开我，快放开我，要不我要喊人了，我真的要喊。放开我，好海离子，我求你……”

海离子放开了。

飞天取下发夹，又重新夹了头发，偷看着他。见他脸色很难堪，显然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又有点懊悔自己太过分。该死的爱情是这样强烈！飞天摇晃了几下，赶忙推开窗户，让冷风吹了吹。这才镇静下来，转过身来尽可能说点严肃的话了。她说：

“海离子，你是怎么啦？真的，你为什么这么傻呢？瞧，我可以给你洗衣服，我可以给你缝被子，任凭做什么都行，只是要我——嫁给你，那是死灰不能复燃，燃了你终久会后悔，我也会痛苦一辈子的。不，你听我说，海离子，不要这么逼我吧，你要真的爱我，就让我安静地生活，未必你不愿意这么做吗？你应当有更好的妻子，和惠月珠结婚，你们会很幸福。答应我，啊？莫非还要我向你跪下吗？”

“飞天！……”

“来，握握手，快十二点了，我们——再见了。”

她强拉他的手握了握。

海离子当然明白这个“再见”的意思，他沉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飞天喊住了他，从被子底下拿出一件新毛衣，说：“看，差点忘了，这是赶着给你织的，试试看，合适不？”海离子脱去棉衣试毛衣，由她拉过来扯过去，昏沉沉地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只是飞天一个人在说：“好极了。好极了。”然后他就穿着毛衣走出门去。飞天跟后喊：“还有棉衣！”海离子转身接过棉衣，挟着走了。飞天接着喊：“冻着！”他这才穿上棉衣，在凛冽的冷风中消失了。

飞天抬头望望天空，宁静的天空空得很，她轻轻推上门，靠到门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颗晶莹的泪珠在睫毛上颤动，颤动，无声地顺脸滚落下来……

## 九

漂亮的惠月珠，单纯，幼稚，不怎么懂事，从小生长在城市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初中毕业时有人问她：“你的理想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的理想是吃糖醋鱼！”结果引起一场哄堂大笑。别人笑，她还很奇怪，噢，这些人都不想吃饭？当然，那时她才十六岁，过了这六七年，她不会再说理想就是吃糖醋鱼，但仍然象是有点迷糊。不过惠月珠是活泼的，快乐的，爱唱歌，爱朗诵，黑白分明的眼睛漾着笑意。她在飞天面前始终象个小妹妹。她很同情飞天的遭遇，骂男人都是坏东西，只是对飞天为什么要变得象个尼姑，却永远也理解不透。

惠月珠谈了两次恋爱都失败了，恋爱时没有怎么特别欢乐，失败时也没有怎么特别不愉快，把床前的皮鞋一脚踢得老远，这事就结束了。

她对海离子一直有好感，而在飞天明确无误地表示不可能与海离子结婚时，这种好感就发展成了爱情。飞天知道她的心思后，突然间有点惊讶，隐约感到好象不应该这样。但再一想，就觉着完全应该这样，并竭力支持。惠月珠虽然显得幼稚一点，确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好姑娘，她和飞天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可两人的感情还是很亲密的。这样，她就更多地接近海离子了。

海离子心里摆着个飞天，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原先和她有说有笑，在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寻常的东西，就有意冷淡和回

避了。惠月珠并不为此有什么忧愁，晚上笑着对飞天说：“真怪，你要当尼姑，他要当和尚！”飞天不好说什么，这事就这样搁住了。

春节后，惠月珠回到黄来寺。象往常一样，不管飞天愿不愿意听，都大讲自己高兴的事，春节是怎么怎么过的，并给飞天带来很好吃的东西。至于飞天是怎么过的春节，她连问都没有问。飞天知道她在这些方面缺少一点什么，不以为意，笑着向她暗示说：“惠月珠呀，春天到了，你的生活可能会‘解冻’了吧！”

这个“解冻”，惠月珠一时没懂，但几天后她就懂了。

中午，有十几个人在小食堂排队买饭菜。海离子这天到得特别早。他第一个拿了饭菜，转身一看，飞天和惠月珠排在最后，两人正低声说着什么。海离子停了停，突然走到她们面前，极为高兴地说：“惠月珠，你要是愿意，我们就结婚！”

这话，简直象一杖炸弹，买饭菜的人几乎一齐转过身来望着他们，连窗口内的炊事员也停止了端菜。惠月珠哪怕再不懂事，毕竟是个姑娘，求援似地说：“飞天呀，你看他说的什么呀！”接着一跺脚逃走了。飞天尴尬地转身面向窗户，她完全没有想到，海离子会在众人面前这么讲。是赌气么？不应该。在窗户边，她斜睨了他一眼。一瞬间，海离子苍白的嘴唇在发抖，跟着，飞天的心也发抖了……

可以说，这不叫“解冻”，而是冰块骤然断裂，又更为严实地“封冻”了。不过，没有任何理由能说谁不对。

事情，比预想的要快得多，两个月后海离子和惠月珠结婚了。

飞天送给他们一份很厚的礼物。

结婚的那天晚上，飞天夹在人群中去新房看他们。但无论

怎样躲在谁的背后，海离子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她。在一阵又一阵喧闹声中，新郎不向新娘笑，表演的“节目”很勉强。飞天本想说几句祝贺的话，可是，这会儿任何语言都似乎会带来两种不同的解释，并且多停留一分钟也是不好的。因此，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地走了。

四月的天气仍旧很冷，飞天一个人顺着山坡走去。月色朦胧，飘着轻纱似的寒雾，寒雾裹着她，直飘进心的深处。无意中，又走到了八十四号殿门口，她这才想起，已经整整五年了。近年前，她十八岁，第一次走进了这个殿，烧香，点蜡烛，是海离子把她抱下了山。五年后的结果，似乎完全不当这样的，可又确实是这样的，山下的新房里隐约传来喧闹声，是的，他结婚了。

飞天托着脸，坐在门槛上，忽浓忽淡的寒雾在飘，飘。朦胧的月色显得有些悲凉，但雾，是轻松的，无声无息地沿着山坡流动。要这样永远流动才好啊，让那些黄色的褐色的石头流没在雾气里……

结束，全部结束了

新房里的喧闹声仍在继续。

祝他们永远幸福！

海离子结婚后，飞天自然不再为他缝被子，不再为他洗衣裳，以及干那些不是妻子的妻子干的事。这些事全由惠月珠代替了，尽管惠月珠还要从头学起。不仅这样，飞天也完全避开和海离子说话，有时路上单独碰见了，总是尽量绕开走。海离子同样如此，一下象是两不相识了。

一天，两人在房角拐弯处骤然相遇。飞天躲避不及。望着别处轻声说：

“好么？”

“很好。”

海离子回答。

停了停，两人就很快走开了。

对于两人这样生疏，惠月珠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感到困惑，说：“这不成了冤家了吗？”她拉海离子去找飞天，海离子不去，她拉飞天来家里坐，飞天不来。这个时候，惠月珠不喜欢吃糖醋鱼，而是真的学会了做糖醋鱼。可是，想请他们一起吃糖醋鱼，是怎么也办不到。为此，别人都不伤心，她倒第一次难过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似乎一切都很好。飞天本来体态轻盈似“飞天”，想“飞天”，这就更是飘然欲去无所留，人间众多烦恼从此休。她跟随和尚爷爷，对佛经深作研究，历史知识逐渐渊博，同时琴棋书画更精，仿佛要超脱尘世，很安静地生活着。当然，她仍然是出众的漂亮，可是显示出另一种美，清凉似菊花，冷艳似寒梅。

飞天思想、感情、性格的变异，最为清楚的莫过于唐和尚，他知道这是掩埋苦痛的结果，但并没有结束，只是无法阻止，无法挽回罢了。

飞天是幸得解脱，红尘浮土，万念均释，缘分从此尽了。

真的就这么“释”了吗？

不。

一年后的一天晚上，惠月珠来找她了。

很长一段时间，海离子嘱咐惠月珠，不要打扰飞天，让她安静地生活，她的全部愿望不就是这个吗？惠月珠也学得懂事了一些，不再请飞天吃糖醋鱼，也很少找她说话。因为一说话就很难不联系到家庭，不联系到海离子，何况海离子也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可这阵，惠月珠企孕了。或许是由于怀孕，感情

上比较脆弱，特别需要丈夫的温存和体贴。这就使她不得不来找飞天，还未说话，眼泪哗哗而下，伤心地哭了。

一向无忧无虑快乐的惠月珠，忽然变得这样，飞天大为惊讶，急忙扶她坐下，连声问：“怎么啦？有话快讲呀！”

惠月珠是刚和海离子吵了架，这就从吵架说起，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边哭边说，海离子是怎样不爱她，怎样怎样不讲理，又怎样怎样把人肝肠全给扰断了。由于吵架，话是不免说得过了一些，但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例，能听得出，海离子是不对的。这样一直谈到深夜，惠月珠最后说：“飞天，我是什么都依他呀，可还是不行。我知道，我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天啊，怎么办啊……”说着又哭了起来。

飞天骇然无语，最害怕的东西又逼过来了，“灾难”在延续。她竭力安慰惠月珠，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惠月珠擦去眼泪，怔怔地走了。

海离子，海离子呀！你为什么这样呢？

飞天再次无力地靠到门上，创伤又被揭开了。原来以为结束的事，却远远没有结束。这又卷进个惠月珠，使她受到了伤害，无形形象是成了牺牲品，说不定还会延伸到孩子。所有这一切的一切，自然全都怪自己，无法饶恕的罪责，偏又裹着万把钢刀斩不断的情义……

这样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简直是苦海无边难渡。

第二天，海离子在工作间画画，飞天悄悄进去了。

虽然脚步很轻。海离子凭感觉也知道是她，画笔没有停，继续画。

“海离子，”她喊了他一声。

海离子不应。

“海离子，我再次求你，忘掉我，和惠月珠在一起好好生

活。你们的家庭应当是亲切的。和睦的，欢乐的。为了另一个女人硬把美好的生活毁掉，这有什么好处呢？你啊，不尊重惠月珠，不体谅惠月珠，不爱护自己的妻子，这能说是高尚的吗？你不羞愧吗？……海离子，你一向是多好多好的人，我，永远对不起你，过去的爱情已经埋掉了，让它消逝吧。万紫千红总是春，要珍惜你和惠月珠的纯洁和完整，而不是一片……”

飞天说着几乎流泪，紧咬着嘴唇，一埋头走了。

在这以后，海离子对惠月珠的态度确实有所改进，但毕竟像是隔着一条鸿沟无法跨越过去，事实很明显：他不爱她，也许，几年之后会慢慢地好起来的，特别是等有了孩子，这是夫妻间一个重要的纽带，遗憾的是，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

这年夏天，狂飚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兴起，一支造反大军冲进了黄来寺。他们十分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里竟窝藏着象唐和尚这样的“国民党特务”，又有“道德败坏的黑画家”海离子，再就是“荒淫无耻的坏女人”飞天。这有什么说的，黄来寺文物管理处立即砸烂，吊打唐和尚，抓捕海离子，上上下下一锅端。接着召开检举揭发批判大会。

大会最使人震动的，是惠月珠的发言。她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以颤抖的声音控诉了海离子，讲他怎样画黑画，又如何如何虐待她。而飞天更是以特有的伪善从中挑拨离间，破坏家庭。这个人从十九岁就作风不正，竟然发展到勾引军区政委。所以这些坏事的幕后策划人，不难设想，正是老奸巨猾的唐和尚。为了和这些人划清界限，惠月珠当场表示：离婚，坚决和海离子离婚！

惠月珠这一巴掌打下来，一片鸦雀无声，她的发言时间不长，却是句句击中了要害，边说边哭，泣不成声。

飞天坐在墙角，先是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继之是一阵阵昏眩，手脚冰凉，透不过气来。事情似乎完全不当这样，但又确实是这样。这难道能怪惠月珠吗？不。一切罪过都是自己的！

惠月珠被保护起来，很快送走了。在她离婚的当天晚上，听说就嫁给了一个造反派头头。至于肚里的孩子，自然不难处理，不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自杀了。

这样的黄来寺，还有什么用处？应当全部拆除，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彻底荡涤污泥浊水！

附近的农民被召来抬木头，运砖瓦，拉下山去修学校。从北魏开始兴建的黄来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千年古寺，那宏伟的一百〇八殿，就这样毁于一旦。虽经人民解放军赶来保护，但八十四号殿的艺术珍品，阿难、迦叶、观音……塑像，早已砍去了头，断去了腿，再也无法恢复了。

在那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七十七岁的唐和尚很快被打死，死了还要在他肚子上跳一跳，欢呼胜利。他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修庙的人愚蠢、拆庙的人更愚蠢！”

飞天还未来得及为和尚爷爷收尸，那边，海离子已经从“牛棚”里被赶出来装上了汽车。飞天冲出遍地瓦砾的庙门，追着汽车喊：“海离子，海离子……”

海离子回应：“活着，飞天，要活着，活着……”

飞天拼命追，拼命追，但汽车不可能停下来，她追着追着跌倒了。当她抬起头时，满脸土，满脸血，满脸血又满脸土……

一个解放军战士把她扶了起来。

她放声痛哭了。

最后的一点生活愿望全部毁灭。



但是，海离子说，要活着……

## 十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大旗，呼啦啦地飘拂，全国各地奋起夺权。又是在那春节的日子里，鞭炮震响，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庆祝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女人，她提着竹篮子，肩挎花布包，不停地喊：“海离子，海离子……”

这种嘶哑的喊声，象是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在她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向她吐唾沫，扔石头。

一辆天蓝色的轿车开来，车内坐着谢政委——由煊赫的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亲自任命的，新的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他身边又偎依着一个很娇艳的姑娘。姑娘指着车窗外说：“看，疯子！”谢政委瞥了疯子一眼，没有喊停车，对司机说：“直开工人疗养院！”

在这以后，人们在大街上再也没有看到飞天了。她是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是找到了海离子？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不得而知。

但我们在壁画上，仍然能看到飞天。这就是那种凭借飘拂的长带凌空起舞，美女般的提婆神。艺术匠师们凭借丰富的想象，让它以动人的艺术魅力，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原载《十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 假如我是真的

(六场话剧)

编剧：沙叶新 李守成 姚明德

难知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为同一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秽迹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职责和正义是何物？

——果戈里《剧院门前》

## 人 物 表

- 赵团长 话剧团团长。  
钱处长 组织部某处处长。  
孙局长 文化局局长。  
李小璋 农场知青。  
周明华 纱厂女工，李小璋的女友。  
吴书记 市委书记。  
郑场长 农场场长。  
娟 娟 孙局长的女儿。  
张 老 中央某单位负责干部。  
公安人员甲、乙。  
观众甲、乙、丙、丁、戊、己。  
剧场服务员。  
接电话的中年人。

饭店服务员。

知青甲、乙。

审判员。

陪审员甲、乙。

公诉人。

戏剧源于生活。

我们这出戏也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当舞台上的帷幕尚未打开之前，那我们为何不先从生活的实景来开始这出戏呢？

好吧。请看开演之前 我们这些可爱的、忠实的观众们从四面八方兴冲冲地涌向剧场来了。当然，此时他们对前来观看的名叫《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还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座位上翻看着刚买来的说明书，希望预先对剧情有所了解，或者在观众休息室里站在嘈杂的人群中与同伴者相互交谈，揣测着这出戏的内容；或者抽着香烟、吃着雪糕，悠然自得，根本不愿化费脑筋……

不久，在铃声的催促下观众陆续进入观众席，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凝神屏气地或者漫不经心地等待着大幕的拉开。

开演时间终于到了！场灯暗，音乐起，观众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舞台。突然音乐嘎然而止，场灯复又通明，从大幕后传出剧团的赵团长的呼喊声：“关上、关上！等等开幕，等等开幕！”于是刚拉开一条缝隙的大幕又重新合拢。少顷，赵团长从侧幕走到台前。

赵团长 观众同志们，非常抱歉！虽然开演时间已经到了，可是……，可是还有两位领导同志和一位贵宾没来，请大家再稍等一会儿，这种事在我们这儿是常有的，没什么奇怪。不过请同志们放心，戏反正是要演的，只

是请诸位再等一会儿。他们一来，就马上开演，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赵团长说完便走进侧幕，可观众对此有何反映呢？无可奈何的怨言？深表不满的责难？激愤的抗议？大声的咒骂？总之，观众对开演之前的这一不愉快的事件一定会当场表示自己各自不同的态度，但愿如此。

一阵骚动过后，赵团长又从侧幕探出头来，向观众入口处望去，突然脸上显出惊喜的表情。观众当然也会随着赵团长的目光向入口处望去。

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观众入口处进来了仪表非凡的市委书记的夫人市委组织部某处的钱处长以及严肃持重的文化局的孙局长。观众势必以为这二位便是恭候已久的主客，其实非也，只见他们又邀请了一个青年人进场，这才是贵宾，他叫李小璋，而现在的名字叫张小理。钱处长和孙局长恭敬地低声地向李小璋说着：“请、请！”然后簇拥着他，径直走向前排靠近中间过道的三个空座位。等他们坐定后，从大幕后边传来赵团长的声音：“来了，来了！准备开幕，开幕！”

首乐又起。

突然，从观众入口处又进来了两位持枪的公安人员，他们急速地走到李小璋的座位边。

公安员（对李小璋）李小璋，你被拘留了！

钱处长（大惊）怎么了，怎么了？他不叫李小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

公安员（出示拘留证）这是拘留证！

〔另一公安人员将李小璋铐上手铐。〕

孙局长 放开！你们弄错了，你们知道他是谁？！

公安员 你说呢？

孙局长 他叫张小理！

钱处长 他是中央首长的孩子！

公安员 不，他是诈骗犯！

钱、孙 啊？！

〔赵团长从侧幕跑到台口。

赵团长 哎呀，这怎么了，怎么了？这叫我们怎么演戏、怎么演戏？（对公安员）同志，请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公安员 好吧！

〔两个公安人员、李小璋、钱处长、孙局长都走到台上。

公安员 观众同志们，非常抱歉，打扰了你们！这是个诈骗犯，原名叫李小璋，化名张小理。他是农场知识青年，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本市进行诈骗活动。因为他有潜逃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儿采取紧急措施，将他拘留。

赵团长 什么？！（对李小璋）这是真的？

李小璋 你们不是在演戏吗？我也给你们演了一场戏，现在我的戏演完了，你们继续演你们的戏吧！

赵团长 啊！？

钱处长 你？！

孙局长 咳？

〔光圈陆续地分别打在李小璋、赵团长、钱处长、孙局长的脸上，然后灯暗。

## 第一 场

1979年上半年某日傍晚。

剧场大门口（如果此剧有幸在哪家剧场演出，那么这一场的布景就和演出此剧的剧场门口完全一样，至少希望十分相似）。剧场一边的墙上贴着大幅的演出海报：“××话剧团演出俄国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海报上还画有赫列斯达阔夫的画像。

显然是客满了，门口聚集着许多等退票的人，他们手里拿着钞票，见人就急切地询问：“有退票吗？”一处有票，便立即涌上一大群人，你争我夺。等到退票的，狂喜，连声致谢，欣然进场；有没等到的，失望，但不死心，继续询问。这番情景，要表演的十分逼真，自然，使观众感到真实可信，就象表演的是他们或是他们上台表演的一样。

李小璋穿着旧军衣，挎着军用包上，叼着一根烟，吐着烟圈，漠然地望着剧场门口的人群，然后扔掉烟头，在口袋里掏东西，观众甲连忙迎上前去。

观众甲（急切地）有票吗？

李小璋 票？

观众甲 嗯。

李小璋（拖长了音）有！

观众甲（喜出望外）太好了！

〔周围群众听说李小璋有票，立即将他包围，大声喊道：“给我，给我！”“我要，我要！”李小璋招架不住，一直退到墙根。〕

观众甲 应该给我，我先等到的！

观众乙 我十张电影票跟你换一张！

观众丙 给我，给我！三元钱一张，怎么样？

李小璋 别吵，别吵！都有，都有！大家排好队！排好队！〔呼拉一下大家吵吵嚷嚷地在李小璋面前排了一个长队。〕

李小璋 别着急，别着急！票我多的是，每人都有，全国的，本地的我都有！

观众甲 什么？

观众乙 全国的、本地的？

观众丁 什么票？

李小璋 （掏出皮夹子，取出几张粮票）喏，粮票！

观众甲 啊？！

观众乙 你开什么玩笑！

李小璋 怎么？粮票不是票？这是最重要的票。没有它，要饿肚子的！

观众丁 他妈的！

观众丙 这小子，揍他！

李小璋 （不动声色）你敢来试试？！嗯？

观众乙 算了，算了，走吧，走吧！

〔大家不欢而散。〕

观众甲 同志，你也不该骗人嘛！

李小璋 开开玩笑嘛！骗人算什么？演戏不也是骗人？世界上有不少真戏你们不看，偏要到剧场来看假戏，你们不也是受骗了？

观众甲 你懂什么？！今天这儿演的是世界名剧《钦差大臣》！

李小璋 哦？《钦差大臣》好看吗？

观众甲 太有意思了！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的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市长以为他是钦差大臣，就对他奉承拍马，送钱送礼。还要把女儿嫁给他，看得人笑痛肚子。

李小璋 哦？那这钦差大臣是个假的？

观众甲 是个骗子！

〔李小璋立即走近海报前，很有兴趣地瞪着海报。一会儿又看了看手表，朝远处望了望，然后又继续看海报。少顷。周明华拎着手提包匆匆上。〕

周明华 李小璋！

李小璋 明华，你又迟到了！

周明华 爸爸不让我出来。

李小璋 这死老头子！

周明华 你怎么——

李小璋 是死老头子嘛，刚才我到你家去，他理也不理我！

周明华 你不能对我爸爸这样！（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瓶“茅台酒”）喏！爸爸叫我还给你。

李小璋 （一惊）啊？他喝出来了！

周明华 喝出什么来了？他根本没喝。

李小璋 （接过酒）哦……！

周明华 你干嘛买这么好的茅台酒送他？

李小璋 拍拍我未来的老丈人的马屁嘛！

周明华 你真大手大脚，买这么贵重的酒！

李小璋 假的。

周明华 什么？这酒是假的？！

李小璋 真的我能买得起？瓶子是真的，旧货摊买的，两角钱一个，里边装的是一元二的白酒。

周明华 啊？你就不怕我爸爸看出来？

李小璋 人总是喜欢看表面的，你爸爸也不例外。

周明华 你为什么要这样！

李小璋 还不是为了讨你爸爸欢喜，为了我和你。

周明华 那你就快从农场调上来吧！要不，不论你送他什么，



他都不会同意我跟你好的。要快点调上来，要快！

李小璋 （烦躁地）咳！真烦人！

周明华 我也在为你想办法。其实，你人很聪明，又能干，你就想想办法嘛！别人都调上来了，为什么你就不能？最近我有好多同学不是都调上来了？

李小璋 他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

周明华 一个是工厂的党委书记，一个是地委的副主任，还有我的一个女同学，爸爸是文化局长。

李小璋 那当然能调上来！可我的爸爸是干什么的？（伸出大拇指，挖苦地）是空有其名的领导阶级，工人，大公无私的工人！有屁用！

周明华 咳，要是你也有个好爸爸就好了！

李小璋 等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我是得调查一下，看我爸爸是不是高级干部，不然，我宁愿死在肚子里，不出来！

周明华 别说傻话了！还是快想办法调上来吧，这事不能再拖了，你知道吗？

李小璋 好了，好了，急也没用！还是搞两张票，进去看戏吧。

周明华 看戏？

李小璋 听说这出戏不错。

周明华 不行，我是偷偷溜出来的。

李小璋 你也不陪我了？

周明华 我怕爸爸知道。

李小璋 随你便吧！

〔周明华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走了，下。〕

〔李小璋欲去追周明华，被远处开来的一辆小轿车挡住。小轿车射来两道车灯光，又传来刹车声。与此同

时赵团长从剧场大门里跑了出来，驱散围观的人群，少顷，孙局长和他的女儿娟娟上。赵团长连忙迎上去。

〔李小璋在一旁冷眼相看。

赵团长 (热情地) 哎呀，孙局长来了！(握手) 您好！

孙局长 你好？

赵团长 最近身体好吗？

孙局长 还不错。

赵团长 不过也要注意喔！这是娟娟吧？

孙局长 叫赵阿姨。

娟娟 赵阿姨！

赵团长 哎呀，真漂亮！从农场调上来了吧？

娟娟 早调上来了。

赵团长 你爱人呢？

娟娟 还在东北。

赵团长 哎呀，小夫妻分居两地这怎么行？！

娟娟 爸爸正在给我想办法。

孙局长 谁说的？胡说八道！

娟娟 (低声对赵团长) 我没胡说，我胡说！

赵团长 (一笑) 请进吧！(拿出两张票) 这是给你们留的票。

〔又由远处开来一辆小轿车。射来两道车灯光。传来刹车声。赵团长和孙局长停下，朝小轿车望去。

孙局长 车里坐的谁？

赵团长 好象是组织部的钱处长。

孙局长 钱处长？

赵团长 市委吴书记的夫人。

孙局长 哦，对、对、对！

赵团长 （自炫地）跟我是老战友了，熟的很。

〔钱处长上。

赵团长 （立即迎上前去）哎呀，钱大姐，什么风把你也给吹来了？

钱处长 小赵呀，你可把我给忘了，也不请我看戏？

赵团长 几次想请你来，就怕你忙。今天要看吗？

钱处长 有票吗？

赵团长 您来还会没票？要几张有几张。

钱处长 只要一张。

赵团长 吴书记不来？

钱处长 他还有空看戏？成天忙到晚，叫他休息休息，硬是不肯，说要把“四人帮”损失了的时间再夺回来！

赵团长 吴书记可真辛苦，担子重啊！

孙局长 钱处长，请进去吧，要开演了。

钱处长 这位是……

孙局长 我是文化局的。

赵团长 孙局长，你不认识了？

钱处长 哦，你的顶头上司。十年不见，头发都白了嘛！

赵团长 孙局长，你陪钱处长先进去，我还要等马部长。

钱处长 哪个马部长？

赵团长 市委宣传部的。

钱处长 哦，老马呀，他明天就要出国访问，不会来了。

赵团长 哦？那我们进去吧！

孙局长 请！

〔钱处长、孙局长走进剧场大门，下。

〔赵团长被一直站在他们旁边窃听他们讲话的李小璋

叫住。

李小璋 同志!

赵团长 干什么?

李小璋 有多票吗?

赵团长 没有! 没有!

李小璋 你手里不是?

赵团长 这是给首长的保留票!

李小璋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马部长不是不来了吗?

赵团长 不来也不能卖。

李小璋 有多的, 干嘛不卖?

赵团长 不卖就是不卖, 这是留给首长的。你是首长吗? 嗯?

李小璋 刚才进去的那个女青年, 也是首长?

赵团长 她爸爸是首长, 你爸爸是吗?

(赵团长走进剧场, 下。)

李小璋 她妈的, 连看戏也得有个好爸爸!

(李小璋欲离去, 但走到海报前又停下了, 他看了看海报, 又不愿离去, 他思索着, 于是走到左边的台口前, 台口边上面对观众的墙壁上露出一架电话机, 他拿起话筒, 拨了号码。)

李小璋 喂, 我要剧场后台。我是市委宣传部的, 我是马部长。——对。我要找你们的赵团长听电话, 好。——(等了一会儿)对, 对, 是我。——你是赵团长吗? 明天我要出国访问, 今天晚上不能来看你们的戏了。——吴书记的爱人对你说过了吗? 那好,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啊。——北京我有一个老战友的儿子, 他很想看你们的戏, 刚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说没等到退票, 你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下? ——没问题? 好, 他只要一

张。——他姓张，弓长张，叫张小理，大小的小，理想的理，——你在门口等他，那好，他就在剧场附近，我叫他马上来找你。

〔李小璋放下电话，站在台口，靠在墙上，注视着剧场大门口。

〔少顷，赵团长拿着戏票从剧场门口跑了出来，站在人群中张望着。等了一会，走近观众戊。

赵团长 同志，你贵姓？

观众戊 姓伍，干什么？

赵团长 哦，对不起！

〔赵团长又走近观众己。

赵团长 同志，你贵姓？

观众己 姓计，你有票？

赵团长 不不，没有，没有！

〔赵团长看表，十分焦急。

〔李小璋走了过去。

李小璋 同志，你就是赵团长吧？

赵团长 对，对，你是……

李小璋 我叫张小理。

赵团长 （一惊）啊？是你？

李小璋 对，马部长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赵团长 对，对，哎呀，刚才你干吗不早说呢？误会了，误会了！这点小事，其实不必惊动马部长，以后看戏就直接找我好了。

李小璋 那太麻烦你了！太麻烦你了！

赵团长 马部长介绍来的，应该的嘛。嘿，你爸爸跟马部长……

李小璋 我爸爸跟马部长是老战友！

赵团长 哦，请，请！

〔赵团长请李小璋进剧场，从此，李小璋就变成了张小理。〕

观众乙 噢？这小子怎么进去了？

赵团长 他爸爸是首长，你爸爸是吗？

——幕落

## 第二场

当天晚上，演出之后。

剧场的贵宾休息室左右各有一门，分别通往前台和后台。沿墙置放着单人和双人的沙发，墙壁上悬挂着《钦差大臣》的剧照，另一堵墙上张贴着《钦差大臣》的演出海报。

幕启时，从剧场内传出观众热烈的掌声以及散场的喧闹声。

少顷，赵团长拉着张小理由通往前台的门走进贵宾休息室。

赵团长 （热情地）来来来，进来休息休息，坐，坐，随便坐。我们小地方，剧场条件很差，比不上北京吧？

〔一个剧场工作人员端来两杯茶，给赵团长和张小理然后下。〕

赵团长 小张，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吧！

张小理 （由衷地）不错，不错，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戏。

赵团长 提提意见嘛！

张小理 真的，真的不错。哦。我要走了。

赵团长 再多坐一会嘛！

张小理 该回去了。

赵团长 别走，别走！刚才我跟钱处长、孙局长都说过了，他们也许要来见见你。

张小理 （一惊）要来见我？

赵团长 这会儿他们正在后台接见演员，一会儿就到这儿来。

张小理 不不不，领导同志都很忙，我不打扰他们了。

〔张小理起身欲走，赵团长连忙热情地将他拉住！

〔剧场工作人员送来咖啡、奶油蛋糕、水果，然后下。

赵团长 等一等嘛。来来来，吃点夜点心。（将咖啡、蛋糕拿到张小理面前）吃嘛，吃嘛，怎么不吃？吃嘛！

〔张小理只得坐下吃点心，但又有点坐立不安。

赵团长 北京天气还好吗？

张小理 还好，下雪。

赵团长 大热天还下雪？

张小理 不，冬天下雪，全国都一样，都是冬天下雪。

赵团长 对，对。你这次从北京来，是来出差？

张小理 不，我最怕出差。麻烦死了。

赵团长 来看朋友？

张小理 对！看个朋友。

赵团长 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张小理 （警惕地）不，没别的目的，今天来找你，也不过是为了看看戏嘛。

赵团长 不，我是说，你除了看朋友，还有别的什么安排？

张小理 没了，就想玩玩，看看戏。

赵团长 看戏？票我有的是。哦，对了，（掏出一些票）这儿有几张内部参考电影票，有美国的，日本的，法国

的，都是下个礼拜的。你统统拿去。

张小理 （喜出望外）太好了，多少钱？

赵团长 你从北京大老远的来，还收你的钱？

张小理 那怎么行？

赵团长 请你看几场戏我还是请得起的嘛。

张小理 （接过票）这怎么好意思？哦，对了，（从挎包里拿出“茅台酒”）我也没带什么东西，要不这个就请赵阿姨收下吧！

赵团长 茅台酒？

张小理 小意思。

赵团长 我不太会喝酒。

张小理 那就留着送人嘛。拿着吧，以后我要看戏，还得麻烦你哩！

赵团长 （接过酒）这反倒叫我不好意思了。这酒是你在宾馆买的吧？

张小理 不，宾馆才买不到哩，这是特制的，出口的。

赵团长 哦？要比一般的茅台还高级？

张小理 至少味道不大一样。

赵团长 你爸爸常喝这种高级茅台？

张小理 常喝，一个月至少三十瓶！

赵团长 哟！你爸爸是……

张小理 你问我爸爸？

赵团长 要保密的吧？

张小理 不，对你不保密。

赵团长 那是谁？

张小理 你猜嘛，我姓张。

赵团长 （向张耳语）你爸爸是非……部长？



〔张小理神秘的一笑，摇摇头。〕

赵团长 张……书记？

张小理摇摇头。

赵团长 张……主任？

〔张小理摇摇头。〕

赵团长 要不……是张司令？

〔张小理摇摇头。〕

赵团长 哦，张闻天！不对，不对，他去世了。

〔张小理继续摇摇头。〕

赵团长 那是谁……

张小理 你猜嘛，反正我爸爸不会是张春桥。

赵团长 那当然，那当然。这……，是那位高级干部呢？

张小理 不，是一般干部。

赵团长 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是高级干部！（突然兴奋地）

哦，肯定是……

张小理 是谁？

赵团长 是……（再俯身向张小理耳语）对吗？

张小理 你说呢？

赵团长 肯定是，肯定是！

张小理 （大笑）这回你说是，那就是吧！

赵团长 （惊喜）啊！真是他！哎呀呀，你有这样的好爸爸。

你可真幸福！

张小理 是呀，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好爸爸。

赵团长 这样一说，你爸爸不但是马部长的老上级，跟我们吴书记也比较熟。

张小理 吴书记？

赵团长 你不知道？市委吴书记

张小理 哦，市委的吴书记，我听我爸爸说过。

赵团长 我听吴书记的爱人钱大姐说，五三年的夏天，吴书记到北京开会，到你们家看望过你爸爸，那时候你还在吃奶吧？吴书记还送给你爸爸一盆名贵的仙人掌。你爸爸看吴书记抽烟抽的凶，就送了他两条三五牌的烟。钱大姐说，吴书记跟你爸爸二十多年没见了。对了，我马上去告诉钱大姐，她要知道是你来了，一定会高兴的。你等等。

〔赵团长从通往后台的门下。

〔张小理向赵团长下场的方向摇了摇头，然后从桌上的一包香烟中抽出一根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准备要溜。他轻轻地打开通往前台的门，正欲出去，但往外一看。又连忙缩了进来。

〔钱处长和孙局长上。

〔张小理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

张小理 钱阿姨！

钱处长 （一楞）你……

张小理 我是马部长介绍我来看戏的。

钱处长 哦，听说了，听说了。赵团长呢？

张小理 赵阿姨说是去找你了。

钱处长 坐吧，坐吧！

张小理 吴伯伯好吗？

钱处长 还不错。

张小理 抽烟还抽得那么凶吗？

钱处长 （奇怪地）小鬼，你怎么知道的？

张小理 我听我爸爸说的。我爸爸已经把烟戒了，他说，叫吴伯伯也少抽点。

钱处长 （困惑地）你爸爸？哦，你爸爸好吗？

张小理 好，就是工作太忙，也没空养花了，不过，吴伯伯五三年到北京开会的时候，送给我爸爸的那盆名贵的仙人掌，我爸爸倒一直很喜欢。

钱处长 （惊喜万分）哎，你原来是……，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哩！怪不得你连吴书记抽烟抽的凶你都知道！

〔孙局长询问地向钱处长凑过身去，钱处长孙局长耳语。〕

孙局长 （大吃一惊）哦？！

〔孙局长连忙端坐在一旁。〕

钱处长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过来过来！（将张小理拉到自己身旁坐下）你是老几了？

张小理 五三年吴伯伯到北京的时候，我还在吃奶哩。

钱处长 哦，那你是老五了！

张小理 对，对，我是老五。

钱处长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张小理 叫张小理，大小的小，理想的理。

〔赵团长从通往后台的门匆匆上。〕

赵团长 钱大姐……，哦？你们已经认识了？

钱处长 怎么不认识？二十多年以前吴书记就跟他爸爸认识了，吴书记还抱过他哩，小赵，你知道他是谁的孩子？

赵团长 知道，知道，还是我猜着的哩！

钱处长 这还用猜，一看就知道了嘛！你看他跟他爸爸长的多象！

孙局长 是呀，是呀，真象！简直是一模一样！

钱处长 小赵，他是我跟吴书记的客人，以后要请他多看看戏

呀！

张小理 钱阿姨，你们还有事哩，我要走了。

钱处长 别急嘛！

张小理 我明天一早还要坐飞机回北京去。

钱处长 多玩些时候嘛！

赵团长 你下个礼拜还要看几场内部电影哩。

张小理 到时候我再坐飞机来看，钱阿姨，我下次来看你吧！

钱处长 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将张小理拉到自己身边坐下）我还没跟你聊聊哩，你这次从北京来干什么的？

赵团长 他是来看朋友的。

钱处长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张小理 跟我一样，男的。

赵团长 小张，你不要骗人呀！

张小理 人，我是从来不骗的。

钱处长 你朋友在哪儿呀？

张小理 东风农场。

钱处长 哦？还没调上来？

张小理 他爸爸是普通工人，没路子。我真为他急死了！

赵团长 那可以通过你爸爸的关系嘛！

张小理 我爸爸又不认识农场的场长。

赵团长 （突然想起）孙局长，你跟东风农场的老郑不是老战友吗？

孙局长 嗯，对。对。

赵团长 小张。那就请孙局长找找郑场长，请他关心一下嘛！

孙局长 （面有难色）这……

（赵团长向张小理示意。要他向钱处长说说。）

张小理 钱阿姨，你看这事能麻烦孙伯伯吗？

钱处长 老孙呀，你就跑一趟吧！

孙局长 （连忙答应）好，好。我试试看。嗯，他叫什么名字？

张小理 姓李，叫小璋。大小的小，朱元璋的璋，在五七连队。

孙局长 （用笔记在本子上）好。

张小理 （惊喜，但不动声色）太好了，要是孙伯伯真能帮他解决上调的问题，那我明天就暂时不回北京了！

钱处长 对，在这儿等着，多玩几天。

张小理 孙伯伯，你看我什么时候听你回音？

孙局长 嗯，一个礼拜之后你到我家来吧！

张小理 好！一个礼拜之后我一定来拜望你！

钱处长 对。小张，你现在住哪儿呀？

张小理 （脱口而出）南湖宾馆。

钱处长 几号房间？

张小理 一〇二。

钱处长 既然你暂时不回北京，就住到我家去吧。

张小理 不不不，宾馆满好。

钱处长 我家也不差嘛！

张小理 又要退房间，挺麻烦的，算了吧！

钱处长 退房间麻烦什么？（拿起电话机上的听筒）我来跟他们说！

张小理 （连忙夺过听筒）我来吧，您坐，您坐。

钱处长 知道号码吗？

张小理 知道！

〔张小理随便拨了个号码。〕

〔舞台的一侧出现了一架电话机和一个接电话的中年人。〕

张小理 喂，南湖宾馆吗？

中年人 什么？南湖宾馆？不，不，我们这儿不是宾馆。是殡仪馆？

张小理 （向钱处长点头，表示已经接通）我是一〇二号房间的张小理呀。

中年人 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是殡仪馆！

张小理 哦，你是老管呀。老管同志，没别的事，今天晚上我不来住了。

中年人 （自语）咦？我怎么姓管了？（对话筒）我姓李！

张小理 哦，你说行李呀，没关系，我过几天来拿。

中年人 （哭笑不得）咳！（对话筒，发火）你是吃饱了还是怎么样的“半夜三更寻开心”？！

张小理 信？没有我爸爸的信？电报呢？哦，也没有。

中年人 （大叫）你大概是神经病！

张小理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谢谢你呀！

〔中年人又骂了几声，随即和电话机一同隐去。〕

钱处： （站起）快走！

张小理 好！（挂上电话）服务态度可真好！

赵团长 高级宾馆嘛！

钱处长 （站起）小张，走吧！

张小理 好，孙伯伯，一个礼拜之后听你的回音。

孙局长 好的，好的。

〔张小理兴奋地用手拍孙局长的肩膀，忽然意识到自己假冒的身份，赶紧把手缩了回来，尴尬地笑着。〕

——幕落

### 第三场

一个假期之后的某日上午

孙局长家的客厅，左右各有一门，分别通往卧室和厨房。中间有一门，通往走廊和院子。客厅内有彩色电视机、落地收音机、沙发、藤椅、茶几、电话等物。

幕启时，周明华赤着脚，卷起脚管，跪在地板上擦洗地板。显然已擦洗了很久，汗流如注，突然噁心想吐，但又拚命抑制住，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擦洗地板。

孙局长从走廊走进客厅。

孙局长（不满地）哎呀呀，这是打蜡地板，怎么能用水洗？

〔周明华惊愕，不知所措。〕

孙局长 今天我还要请客人来吃饭，你看你看，咳！算了、算了。

〔周明华提着拖把、铅桶，走进右边一个门下。〕

〔娟娟拿着一本书，从另一个门上。〕

娟娟 爸爸，你回来了？

孙局长 你刚起来？

娟娟 不，九点钟就醒了，我躺在床上看小说。

孙局长 你真会享福！娟娟，妈妈不在家，你请了一个女佣人？

娟娟 没有。

孙局长 那刚才这洗地板的？

娟娟 哦，她是我的同学。

孙局长 同学？

娟娟 她可能干了，粗活细活样样行。你瞧，（指身上穿的裙子）这是她昨天给我做的裙子，她说还要给我织毛线衣哩。

孙局长 哦，我怎么从来也没见她到我们家来过？

娟 娟 她这次来是想请你帮忙的。

孙局长 （讨厌）我已经够忙的啦！

〔周明华两手抱着一大盆衣服上。〕

娟 娟 明华，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爸爸。

周明华 孙伯伯，你好！

娟 娟 她姓周，叫周明华，去年从农场调上来的，分在纱厂当工人。

孙局长 哦，刚才我还以为……。〔指周明华捧着的 一 盆 衣服〕放下吧，放下吧，让娟娟洗吧！

娟 娟 哎呀，我哪洗得了这么多？叫你买个洗衣机，你到现在也没买来。还是送到洗衣店去洗吧！

周明华 （生怕失去洗衣服的机会）不不，我来洗！

〔周明华捧着一盆衣服欲下。〕

娟 娟 明华，你等等！爸爸！

孙局长 什么事？

娟 娟 明华有个男朋友在农场，已经认识好多年了，他们想结婚，可她父亲不同意，非要她男朋友从农场调上来才答应。爸爸，我看明华怪可怜的，你就帮她想想办法吧！

孙局长 你是她的同学，你就去做做她爸爸的思想工作嘛。你对她爸爸说，他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职位高低，任何工作，不论是在农场还是在工厂，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有前途的。

娟 娟 你说的倒简单，你去说，现在谁还听这一套！

孙局长 那就晚两年再结婚嘛，我看她男朋友迟早会调上来的！

周明华 孙伯伯，不能再迟了……



孙局长 你年纪还轻，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嘛！  
娟娟 爸爸，你不要这样！你不是认识东风农场的郑场长？  
你去说一声嘛，打个电话也行！  
孙局长 你怎么能叫爸爸做这种事？我是国家干部，能做这种  
不符合原则的事吗？  
周明华 娟娟，算了，那就不要给孙伯伯为难了！  
娟娟 他在搭架子！好！（把周明华手中的那盆衣服端过来  
塞到孙局长手中）这些衣服你去洗！人家这两天帮我  
干了那么多事，就算白干了？！  
孙局长 你、你！好好好，先不说，先不说！（将娟娟拉到一  
边）待会儿我要请客，北京人爱吃馒头，你替我买些  
馒头来。  
娟娟 跑那么远，我才不去！  
孙局长 家里有车子！  
娟娟 我要看书！  
周明华 娟娟，什么事？  
娟娟 叫我买馒头！  
周明华 孙伯伯，不用买了，我会做。  
孙局长 哦，那好，那好。可中午以前要做好嘛！  
周明华 嗯  
娟娟 明华，你真好！  
〔周明华从右边一个门下。  
娟娟 爸爸真坏，别人给你帮忙，你就不给别人帮忙！  
孙局长 娟娟，你以后在外人面前，说话要注意点影响。  
娟娟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  
孙局长 那也要看在什么场合说嘛！  
娟娟 说真话还要看场合？那说假话呢？

孙局长 谁说假话了？

娟娟 你，我天天听你说假话！

孙局长 你！你越来越不象话了！等你妈妈消来，叫你妈妈好好管管你！

娟娟 我才不怕妈妈，你倒最怕妈妈！

孙局长 咳，你、你！我对你真没办法、真没办法！

〔孙局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从左边一个门下。

〔娟娟坐在沙发上看书。

娟娟 明华，你在干啥？

〔周明华声：“揉面粉！”

娟娟 出来陪陪我吧！

〔周明华端着一脸盆面粉上。

娟娟 明华，我妈不在家，什么事都靠你了！

周明华 没什么，只要你跟你爸爸能把我男朋友从农场调上来，我什么事都愿帮你们家做！

娟娟 你放心，我爸爸是假正经，这一阵子他正忙我们的事，等忙完了，我再跟他说说。

周明华 你还有什么事，你不是早就调上来了？

娟娟 还有我爱人哩，他在东北，前几天我妈去了，带了我爸爸的一封信，去找我爱人单位的头头，让我爱人调回来。

周明华 有希望吗？

娟娟 反正有我爸爸。

周明华 我真羡慕你！

娟娟 你男朋友也会调上来的。明华，你男朋友我还没有见过哩，他长的漂亮吗？

周明华 （羞涩地）一般。

娟娟 你非常非常爱他？

周明华 去！

娟娟 有啥不好意思？说嘛！

周明华 本来很爱他……

娟娟 本来？

周明华 我到农场刚认识他的时候，觉的这个真好，有理想，又聪明，什么活一学就会，还会演戏。可是后来，我们那个农场越办越糟，……，有门路的大家走的走，跑的跑。前年，按政策他可以上调回城了，可是没想到让别人给挤掉了，他就变得非常消沉。后来又抽烟、又喝酒，越来越……

娟娟 那你现在不爱他了？

周明华 不，他会变好的。

〔赵团长从走廊走进客厅。〕

赵团长 娟娟！

娟娟 赵阿姨！

〔周明华下。〕

赵团长 喏，给你送票来了！

娟娟 哦，太好了！

赵团长 （拿出几张票）全都是外国的内部参考片。

娟娟 （接过票）还有多吗？

赵团长 你好大胃口！我们团三百多人，每部片子只来了十张票。每次票子发下来就得抓阄，闹得不可开交。我每样给你两张，你还不知足？

娟娟 赵阿姨，谢谢你！

赵团长 你爸爸呢？

娟娟 在里屋。（叫）爸爸，赵阿姨来了！

【娟娟下。

【孙局长从左边一个门上。

孙局长 （冷淡地）噢？你怎么今天来了？

赵团长 你不是说，一个星期之后给北京来的那个小张回音吗？

孙局长 （不悦地）你也关心这件事？

赵团长 也想出把力嘛！谁都知道我是个热心人。（从手提包里取出“茅台酒”）孙局长，这是我托人特地给你搞来的。

孙局长 （惊喜，但随即又故作严肃状）你！你这是干什么？

赵团长 我又不会喝酒，搁在家里有啥用？我知道你爱喝，就拿来了。

孙局长 我可不喜欢人家这样！

赵团长 是呀，要是别的酒，我就不拿来了，可这不是一般的茅台，这是特制的，专门出口的，里面大概加了不少补品。

孙局长 哦？特制的？不是一般的茅台？

赵团长 可不？我是托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才搞到的。

孙局长 那……，那你搁下吧！不过，不收钱我可不要！

赵团长 你要给钱，我就拿回去！

孙局长 （笑）你？、好、好、好，以后再说。

【孙局长将“茅台酒”放进柜子里。

赵团长 给小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孙局长 等他来了再说吧。

赵团长 （试探地）娟娟的爱人从东北调回来了吧？

孙局长 你别听娟娟胡说，我才不管这种事！

【静场。

赵团长 孙局长，我的房子问题……

孙局长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我也管不了呀。

赵团长 你是局长！

孙局长 你住的满好，干吗还要调大的呢？你是个党员干部嘛，要讲点艰苦朴素嘛！

赵团长 可跟我一同参加革命的，有人已经住上七十多平方米了！

孙局长 差别总是有的嘛。

赵团长 孙局长！

孙局长 要不你去找市委宣传部吧！

赵团长 （拿出一份报告）我写了一份报告，想请你转给马部长。

孙局长 马部长出国了。

赵团长 先交给他秘书。

孙局长 不行，我替你转送，就表明了我有态度。我看还是过一阵再说吧。

赵团长 那小张的事不是也在办吗？

孙局长 这是市委书记夫人亲自交办的。要是你的事，也有上面点头，我也可以给你办。

赵团长 孙局长……

〔电话铃响，孙局长欲去接，娟娟从右边一个门跑上。

娟娟 爸爸，我来！（接电话）对、对，好。（兴奋地对孙局长）爸爸，是妈妈从东北打来的长途电话。

孙局长 别哇啦哇啦的，吵死了。（对赵团长）走，到里边去坐。

赵团长 好、好！（慢腾腾地站起，突然故意地把脚一歪）哎

哟！（顺势跌在沙发上）哎哟！

孙局长 怎么了？

赵团长 脚歪了一下！

孙局长 真巧！

娟娟 要紧吗？

赵团长 得揉一揉。

〔赵团长故意地在揉脚。〕

〔孙局长心急如焚。〕

娟娟 （继续接电话）妈妈！是我，我是娟娟！——什么？爸爸的那封信发挥了很大作用？太好了！太好了！哦？他们同意把他调回来了？！（兴奋地）对孙局长）爸爸，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赵团长 孙局长，娟娟问你听见没有？

孙局长 挂上、挂上！

娟娟 （继续接电话）好、好。（挂上电话，对孙局长）妈说，那边同意放了，叫你赶快把这边的调令搞到手，尽快寄去。

孙局长 你们的事我都不管、都不管！

娟娟 你不管？哼！

〔娟娟从右边一个门下。〕

〔孙局长气得欲从左边一个门下。〕

〔外边传来小汽车的喇叭声。〕

孙局长 （转身对赵团长，催促地）你还有什么事吗？

赵团长 （故作痛苦状）哎哟，我这脚！

〔孙局长从通往走廊的门下。〕

〔少顷，孙局长和张小理同上，张小理提着一篮水果。〕

张小理 孙伯伯，这篮水果是钱阿姨叫我带来送你的。

孙局长 哦！回去替我谢谢钱处长！

张小理 小意思，还谢什么！

赵团长 小张！

张小理 赵阿姨，您也在这儿？

赵团长 来，坐，坐。

（张小理坐在沙发上。

孙局长 （递烟给张小理）抽烟！

张小理 不！（掏出一包“三五牌”香烟）抽这个！

（张小理递烟给孙局长和赵团长。

赵团长 你是坐小车来的吧？

张小理 嗯，吴书记的车。

赵团长 哦？吴书记的车。

张小理 吴伯伯到黄山开会去了，我头一天晚上住他家，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所以钱阿姨就把他的小轿车让我用了。

孙局长 那你还没见到吴书记？

张小理 他还不知道我来哩。

赵团长 钱阿姨对你不错吧？

张小理 她没孩子，就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孙伯伯，钱阿姨叫我问你，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孙局长 （为难地）这件事不太好办呀！

张小理 （注意地）怎么了？

孙局长 昨天我到郑场长家里去，他说，前一阶段上调和顶替的事搞得太乱，市委批评了，眼下正在整顿，暂时停止办理这类事情。

赵团长 打自腔！

张小理 你有没有跟他说，抽调李小璋是特殊情况，而且是市委书记夫人亲手交办的？

孙局长 说了，没用。郑场长说，是吴书记自己下的命令关的门，要是再想把门打开，不论前门后门都得要有吴书记的条子。

张小理 非得要有吴书记的条子？

孙局长 他怕口说无凭，以后查起来麻烦。

张小理 （生气地）难道市委书记的夫人说话就不顶用？  
嗯？好，我找钱阿姨去！

孙局长 小张，你等一等！

张小理 我已经等了一个礼拜了！

孙局长 可没他的条子，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哟！

赵团长 哦，我听钱大姐说吴书记的原则性可强哟，就怕他不肯开条子吧？

孙局长 就是啊！

张小理 赵阿姨，你说这事怎么办？

〔静场。〕

赵团长 （思索）看起来非得把你爸爸抬出来！

张小理 怎么？

赵团长 你就对吴书记说，李小璋跟你爸爸有特殊关系。

张小理 什么关系？

赵团长 （突发奇想）救过你爸爸！

张小理 救过我爸爸？

赵团长 对！（边说边想，越说越兴奋）你就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小璋到北京串连，嗯，正好看到你爸爸在挨斗……

张小理 我爸爸挨斗？



赵团长 对，于是李小璋就救了你爸爸，把他藏了起来，嗯，藏了好几个月。你爸爸落实了政策重新工作以后，一直还记住这件事，非常感激他，所以这次就特地叫你来，请吴书记帮助解决李小璋上调这件事的。吴书记一听是受你爸爸之托，而且李小璋又保护过你爸爸，说不定就会开条子。（得意地）怎样？

张小理 （连连点头）孙伯伯，你说呢？

孙局长 嗯，不妨试试、不妨试试。

张小理 好！赵阿姨，谢谢你给我想了个好办法！我一定让吴书记开条子！

孙局长 这件事就好办多了！

〔饭店的服务员拎着装满菜肴的盒担上。〕

孙局长 搁这儿！

〔服务员把菜端出摆好，然后下。〕

孙局长 也没什么招待，小张，就在这儿随便一点吧。我去看看馒头好不好。你们坐。

〔孙局长从右边一个门下。〕

赵团长 可惜我家房子太小，要不也一定请你到我家吃顿饭。

张小理 赵阿姨家有多少平方米？

赵团长 咳，别提了，小得很，三个人就住五十多平方米。打了个报告，想换大一点，可就怕领导同志忙，顾不上。嗯，小张，你能帮我把报告交给马部长……，哦，不，交给吴书记，行吗？顺便再帮我反映反映我住房的困难，让吴书记给我说一句话就行了。

张小理 行，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赵团长 （把报告给张小理）那真感谢你了！

张小理 我还要感谢你哩。

〔孙局长从右边一个门上。

孙局长 馒头马上就好！坐、坐！

赵团长 孙局长，失陪了！

张小理 怎么，你要走？

赵团长 脚不痛了，还不走干吗？

孙局长 那就不留你了！

赵团长 再见！再见！

〔赵团长从通往走廊的门下。

孙局长 小张，赵团长向你提出过什么要求吧？

张小理 小事一桩，帮他递送一份报告，解决房子问题。

孙局长 小张，你是干部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他们不通过组织，随随便便向你提要求，你可不能答应他们！

张小理 没什么关系，我就爱给人帮忙。

孙局长 （惊喜）哦？真的？

张小理 对，孙伯伯，我能帮你做什么，你也尽管说！

孙局长 这……（欲言又止）不不，这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张小理 说嘛，我又不是外人，怕什么？

孙局长 嗯……，我有个女婿，在东北山沟沟里，他们单位已经同意他回来，可是还要咱们这儿发个调令……

张小理 行行行，你写个报告，我再帮你在吴书记面前说几句，准行！

孙局长 好、好！我马上就写！

〔孙局长高兴地从左边一个门下。

〔张小理欣赏孙局长家中的摆设。

〔周明华端着馒头上。将馒头放在桌上后，欲下，此

时看见张小理的背影，于是停下来观察辨认着，终于认出了是李小璋。

周明华 小李！

〔张小理一惊。〕

周明华 小李！

〔张小理慢慢掉过头来。〕

周明华 小李！是你！

张小理 （大吃一惊）明华！（立即奔了过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周明华 还不是为了你？！

张小理 为了我？

周明华 我跟孙局长的女儿是同学。

张小理 （明白了）哦……（打量着周明华，百感交集，感激地握着周明华的手）明华，你……

〔张小理掏出手绢，爱抚地擦去周明华头上的汗珠。〕

周明华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张小理 你先别问，以后对你说！

〔娟娟从左边的门上。〕

娟 娟 明华

〔张小理与周明华连忙分开。〕

张小理 （迎向娟娟，热情地）你就是娟娟吧？

娟 娟 对，对，你好、你好！明华，你们认识？

周明华 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张小理 （连忙插上）她男朋友的朋友，李小璋的朋友。

娟 娟 怎么？你也认识李小璋？

周明华 他……

张小理 （连忙插上）怎么不认识？李小璋是东风农场的知识

青年，跟我同年，长得也跟我差不多，早就认识了，我这次从北京来就是想办法要把他从农场调上来！

娟娟 哦，那太好了！明华，他爸爸是高干，比我爸爸有办法！

周明华 他爸爸是高干？

娟娟 你不知道？刚才我听我爸爸说的？

周明华 啊？

张小理 没想到吧？

周明华 你……

张小理 我是为了李小璋和你呀！

娟娟 那太好了，我去跟我爸爸说，有办法了！

〔娟娟从左边门跑下。〕

周明华 （愤慨地）小璋，你怎么骗人？！

张小理 明华，他们也在骗人，你别太天真了！

周明华 这可不行！

张小理 你不是要我想办法从农场调上来吗？

周明华 那你也不能这样呀！

张小理 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是还叫我尽快和你结婚，不是说不能再拖了吗？

周明华 （软了下来，自语地）是呀，是不能再拖了……

〔孙局长和娟娟从左边一个门上。〕

娟娟 （拿着一份报告递给张小理）我爸爸写好了，你真不错，一下子帮了两个忙！怪不得我爸爸要请你吃饭哩！

孙局长 来来来，请坐吧！坐、坐！

〔孙局长、娟娟、张小理就坐。〕

〔周明华欲从右边一个门下。〕

张小理 周明华！

〔周明华站住。〕

娟娟 对了，还有明华哩，一块吃吧！  
孙局长 娟娟——  
张小理 孙伯伯，她是李小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孙局长 哦，那就一块坐吧，一块坐！  
张小理 孙伯伯，把桌子搬到这儿来，娟娟，你坐这儿。孙伯伯，你坐这儿。（走到周明华面前将她拉了过来）小周，来，你坐这儿！  
〔周明华坐在饭桌前，侧着身子，一动也不动。  
张小理 （递过一个馒头给周明华）趁热吃！  
〔周明华抬头呆望着张小理。

——幕 落

#### 第 四 场

又是一个星期之后，上午。

市委吴书记的家。

〔幕启时，张小理正坐在客厅里看一本书。

〔钱处长上。

钱处长 小张，起来啦？

张小理 钱阿姨！吴伯伯起来了么？

钱处长 还没哪，在黄山开了半个月的会，累得够呛，昨天晚上刚回来，今天我让他多睡一会儿。

张小理 李小璋的事您跟吴伯伯说了么？

钱处长 说了。

张小理 怎么样？

钱处长 咳，他说暂时停止知识青年抽调和顶替，是市委的决定，他不能违反。

张小理 啊？你有没有对他说，李小璋保过我爸爸，跟我爸爸

有特殊关系？

钱处长 说了，说得比你那天告诉我的还要具体，还要生动，我说那个李小璋对你爸爸有救命之恩，在保你爸爸的时候自己还负了伤。（笑）说得连我自己都相信了。

张小理 吴伯伯不相信？

钱处长 那怎么会？他只是说你爸爸虽然跟那个李小璋有特殊关系，可是不能用私人感情来破坏党的政策。

张小理 没这么严重嘛！

钱处长 咳，这老头子就是这样，干什么事都一板一眼，都要讲什么政策。对我也一样，这次他到黄山开会，我叫他给我带一只好看的金丝鸟回来玩，可他硬是不肯带。还有，中央马上要派一个大型代表团到国外去，我叫他给我争取一个名额，最好两个，跟他一块出国到国外转一转，可他也是不答应！

张小理 那这么说，李小璋的事就根本没希望了？

钱处长 要是你早来一两个月，在市委决定下达之前，这件事就好办了。

张小理 可我怎么知道呢？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放，一会儿收！我已经写信给李小璋了，给他打了包票，说他的事肯定有希望。可现在叫我……

〔张小理突然掩面哭泣。〕

钱处长 小鬼、小鬼，别急、别急嘛！阿姨再给你想法办嘛。

张小理 别的没什什，就怕我爸爸知道了这件事没办成，会有想法。

钱处长 你可先别跟你爸爸说。现在只是暂时停止袖调，等这阵风过去，我就第一个把李小璋调上来。

〔张小理仍然哭泣。〕

〔吴书记从内室上。〕

吴书记 怎么了？

钱处长 看，你不答应开条子，小鬼急哭了。

张小理 （用手绢做擦眼泪状）吴伯伯！

吴书记 想不通，是不是？小鬼，这件事不好办哪，影响不好嘛，对那个姓李的农场青年，对你，对你爸爸都不好嘛！

钱处长 老吴，你这样做，就不怕他爸爸会有什么想法？

吴书记 我们有困难嘛。要不，我晚上打个电话，跟他爸爸解释一下。

张小理 （一惊）你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吴书记 （开始注意张小理）你看怎么样？我跟你爸爸二十多年前见过一面，多年不见，通个电话，也顺便问候问候，（观察张小理的神情）你看好吗？

张小理 （很快便恢复平静）那当然好，免得他怪我，还以为是我不会办事哩。吴伯伯，那就这样吧，你忙吧！

〔张小理欲走。〕

吴书记 小鬼，到哪儿去？

张小理 这几天，天天晚上看戏，真累，想去睡一会儿。

吴书记 再坐一会嘛，来来来，你会抽烟吧？（递了一根给张小理）抽吧，抽吧！

张小理 谢谢，我自己来。

吴书记 你从小生在北京？

张小理 嗯。

吴书记 怪不得普通话不错。你爸爸是哪儿人呀？

张小理 我爸爸？

吴书记 嗯。

钱处长 咳，你老糊涂了。他爸爸哪儿人谁不知道？四川人。

- 吴书记 我是随便问问，谈谈家常嘛。
- 张小理 钱阿姨说的对。我爸爸是四川人。
- 吴书记 你爸爸是三四年参加革命的吧？
- 钱处长 怎么可能是三四年呢？……
- 吴书记 （打断钱处长）你都知道！又没问你！
- 张小理 吴伯伯，你记错了，不是三四年，是二四年。二五年六月入的党。二七年十月上的井冈山，二六年提升为排长，二九年当了团长，三〇年负伤，三一年……
- 钱处长 咳，这老头子问这些干什么？（把张小理刚才看过的一本书递给吴书记），这儿有一本他爸爸写的回忆录，那上面才详细哩。
- 张小理 吴伯伯，还有什么事吗？
- 吴书记 没什么，随便聊聊，那件事我会打电话跟你爸爸解释的，你去休息吧。
- 张小理 好。
- 〔张小理下〕
- 钱处长 你真的要打电话？
- 吴书记 问问清楚嘛，你看你，也不调查核实一下，就把我的车子给他用，万一出了问题，影响多不好！
- 钱处长 你的车子有啥稀奇？他在北京能坐“大红旗”哩，哦，你大概对他怀疑，怪不得刚才你对他那么刨根问底！
- 吴书记 可你总是插嘴，又不让我问下去。
- 钱处长 跟你说吧，假不了！要是假的，马部长会介绍他来演戏？再说，要是假的，他怎么会知道你五三年到他家去过，还送给他爸爸一盆仙人掌？
- 吴书记 再调查一下，总不会错。



钱处长 错不了！要不是真的，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住到我们家来！我看，那件事你就给他办了吧！

吴书记 不，开条子的事以后再说，等会儿我就给他爸爸通个电话。

钱处长 算了，你呀，是在找借口，你根本就不愿意给他办，我托你的事，你也是这样，我要的金丝鸟为什么不给我带来？

吴书记 我一个市委书记，一下飞机，手里拿着个鸟笼，象话吗？

钱处长 那我要参加出国代表团的事呢？

吴书记 没名额嘛！

钱处长 你不会向中央要两个名额？

吴书记 这么便当？

钱处长 你就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听说有的领导干部一个人就向中央要了好多名额，你只要一两个还不行？

吴书记 你是市委组织部的处长，出国干啥？

钱处长 噢？为了四个现代化，去参观学习嘛！

吴书记 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象话嘛！

钱处长 你才不象话！人家三八年的干部，都已经带老婆出国了，你呢？你带我出去过吗？嗯？再说这十年，我跟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如今“四人帮”倒台了，我跟你出国散散心，玩一玩有什么不可以？

〔钱处长赌气地坐在一边。〕

吴书记 （安抚地）好好好，以后等有机会再说吧！

钱处长 还要等到哪一年？等到你退休？等到开你的追悼会？

吴书记 好好好，我再考虑考虑，能去总归让你去，小钱，小

钱，这总可以了吧，咳，你呀，你呀！

〔吴书记下〕

〔与此同时，张小理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从侧幕来到台口，台口面对观众的墙壁上露出一架电话机，他拿起听筒，拨了号码，吴书记家客厅里的电铃响。〕

〔钱处长接电话。〕

钱处长 喂，哪里？

张小理 是吴书记家吗？

钱处长 是呀。

张小理 我是电话局，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请等等。（改用四川口音）你是哪一位呀？

钱处长 我是吴书记的爱人，您是哪一位？

钱处长 我是张小理的爸爸。

钱处长 （惊喜）啊！是张老！

张小理 你可是姓钱？

钱处长 对对对。

张小理 我们还没见过面，你看我是叫你老钱，还是应该叫你小钱？

钱处长 当然应该叫小钱，叫小钱！

张小理 小钱呐，我的小孩子小理，他来信说，住在你们家，这可不好！你们工作忙，还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不要让他住，把他赶出去！

钱处长 不不，他住在这儿满好，是我叫他来住的，你放心吧！

张小理 这个小孩子不大懂事，野得很，该管的你们还是要管，对他要严格一点！

钱处长 不不，小张可好啦，我跟老吴都喜欢他，张老，您最近工作很忙吧？

张小理 忙得很，最近，有个大型代表团要出国，我在负责筹备工作。

钱处长 （大喜）哦？张老，这个大型代表团名额多不多？

张小理 当然多，大型代表团嘛！

钱处长 人员都确定了吗？

张小理 还有一部分没定下来，你是不是有兴趣呀？

钱处长 当然有兴趣，出国是为了学习嘛！老吴也有兴趣，

张小理 那好，我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写上。

钱处长 那太好了。

张小理 老吴在家吗？

钱处长 在、在、你等等。（向里屋叫）老吴！

〔吴书记上。〕

钱处长 （高兴地）张老的电话，找你的！

吴书记 （奇怪地）哦？（接电话）是张老吗？

张小理 对、对，是老吴吧？

吴书记 是我呀。

张小理 你好、你好！

吴书记 你好、你好！

张小理 方才，我已经对小钱同志说了，中央决定让你们参加出国代表团。

吴书记 （一惊）哦？（望望钱处长）你？！

钱处长 是中央决定的。

张小理 怎么样呀？

吴书记 就怕我走不开呀！

钱处长 （凑近话筒）不不，他走的开，走的开！

张小理 市委的工作可以交给别人嘛。

吴书记 恐怕不行吧？

钱处长 （凑近话筒）行、行、完全行！

〔吴书记和钱处长用手势在争执。〕

张小理 这可是组织决定呵，你就辛苦一趟吧！

钱处长 （凑近话筒）好、好、我们不怕辛苦，不怕辛苦。

张小理 那就这么决定了，老吴，你的身体怎么样呀？

吴书记 还不错，张老，你身体好吗？

张小理 就是腿不大好。

吴书记 怎么了？

张小理 挨斗的时候，给人从台子上推了下来，摔坏了，幸亏有一个青年人保护了我，否则这条腿就完蛋了。

钱处长 （凑近话筒）这个青年是不是叫李小璋？

张小理 对头，就是他，我很喜欢他，就象我的亲儿子一样。

吴书记 哦……

张小理 听说他还在农场，没调上来。

吴书记 嗯……

〔钱处长拚命向吴书记做手势，要他答应。〕

吴书记 你放心吧，这事可以解决，可以解决。

张小理 好，祝你工作顺利，有空我来看你！

吴书记 好，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张小理 说不定我很快就会来！

吴书记 那太好了，太好了！

张小理 再见！

吴书记 再见！

〔张小理一放下电话，便立即骑上自行车从侧幕下。〕

台口的电话机也同时隐去。

钱处长 太好了，真没有想到张老，哦，不，中央这么关心我们。

吴书记 是你向张老提出来的吧？

钱处长 张老不是在电话里说了？是组织决定！

吴书记 这下你可称心了吧？

钱处长 哼，又不是你让我称的心？还不是靠人家张老，可你刚才还怀疑小张是不是假的呢？

吴书记 就怕上当受骗嘛！

钱处长 对你说吧，我看人是决不会看错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要是假的，那我说这假的比真的还象！不会是假的！快给人家把李小璋调上来吧！

吴书记 既然他保护过老干部……

钱处长 受过伤，又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张老又把他当亲生儿子，当然应该照顾。

吴书记 好吧，开条子。

〔孙局长上。〕

孙局长 钱处长！

钱处长 哦，老孙，那件事吴书记答应了，瞧，在写条子哩。

孙局长 那太好了，（从包里拿出“茅台酒”）钱处长，听说吴书记最爱喝茅台，这儿有一瓶您拿去吧。

钱处长 他还缺这个？你留着自己喝吧！

孙局长 这种茅台吴书记不一定有呀，这可不是一般的茅台，这是为了出口特制的，成份大不一样。

钱处长 你那儿弄来的？

孙局长 ……外贸公司。

钱处长 （接过“茅台酒”）那就搁这儿吧！你坐一会儿，我去看小张。

〔钱处长将“茅台酒”放进柜子里，下。〕

〔吴书记写好条子，站了起来。〕

孙局长 吴书记！

吴书记 哦，孙局长，李小璋的事你去办一下吧！

孙局长 好，好。（接过条子）

〔钱处长上。〕

钱处长 咳，这小鬼睡得真香！叫了老半天才把他叫醒，我对他说他爸爸来电话了，他笑得合不拢嘴，真是孩子！

〔张小理跑上，边上边扣衣服。〕

张小理 吴伯伯，我爸爸来电话了？

吴书记 嗯，条子开好了，给孙局长了。

张小理 太好了！

钱处长 老孙，你就抓紧给他办吧！

孙局长 好，我马上就去农场。小张，你要不要一块儿去看看李小璋？

张小理 不了，我明天去看他。

孙局长 那好。我走了。

张小理 （走到孙局长面前）孙伯伯，麻烦你了。

孙局长 没什么。（低声地）小张，我的事怎么样了？

张小理 慢慢来嘛，吴书记昨天刚回来。

孙局长 好，我走了。

〔孙局长下。〕

张小理 吴伯伯，我想借用一下你的车子。

吴书记 你要出去？

张小理 去办一件私事。

吴书记 好，你去跟司机说一下。以后要车你直接找司机好了。

张小理 谢谢你了！

吴书记 这小鬼！

〔吴书记下，

〔张小理高兴得跳起来。

钱处长 这小鬼，看把你高兴的！

张小理 钱阿姨，李小璋的事一办完，我就该回北京了。

钱处长 多住几天嘛！

张小理 我出来的时间不短了。

钱处长 小鬼定是想家了吧？好，下次来再住我这儿，这儿就跟你自己的家一样。

张小理 不，这儿比我家可好多了！

钱处长 小鬼，你这次回北京，我送你爸爸一件礼物，是你吴伯伯特地从黄山带回来的。（从柜子里取出“茅台酒”）特制的。

〔张小理接过“茅台酒”，

张小理 谢谢！（大笑）

——幕 落

## 第五场

紧接前场，下午。

东风农场的场长办公室，凌乱不堪，所有生活和办公的用具似乎摆的都不是地方，都没有适得其所，一面陈旧的锦旗挂在紧靠地面的破墙上，一把破扫帚被拴在拉线开关的绳子上。在这样的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任何指令，想必都不会有太大的效力。也许刚出门口便夭折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屋角耀武扬威地长着几丛野草，因此观众完全可以想象出农场的大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光了。

幕启时，郑场长背着农药喷雾筒上，然后颓然地坐在办公

桌前喝酒。

〔青年甲跑上，

青年甲 郑场长！

郑场长 干什么？

青年甲 （拿出一封电报，哭丧着脸）我外婆生急病，家里来电报，要我赶快回去！

郑场长 什么病？

青年甲 癌！

郑场长 你别吓人好不好？你要请假就请假，干吗要咒你外婆生癌里！

青年甲 真的生癌！

郑场长 你又不是医生！你一回去她的癌就好了？要是能好，以后我生了癌，就不住肿瘤医院了，每天你来看看我，我的癌细胞就消失了？

青年甲 （哀求地）郑场长！

郑场长 好吧、好吗，你跟你们连长说了吗？

青年甲 连长他爸爸生病了，前几天就回去了。

郑场长 怎么都生病了？哦，大概生的是传染病，都传染上了。好，要请几天假？

青年甲 那要看我外婆的病什么时候能好。

郑场长 你们这些人家里的亲属生病，都是一时好不了的，少则半个月，多则半年，你要多少天？

青年甲 先开一个月吧。

郑场长 好，把电报留下来。

青年甲 郑场长，你真好！

〔青年甲高兴地跑下。

〔青年乙跑上



青年乙 郑场长！

郑场长 你爸爸生病了？

青年乙 不不。

郑场长 那么是你妈妈生病了？

青年乙 不，我姐姐结婚。喏，（拿出一封信）刚来了一封信。

郑场长 要请假回去？

青年乙 嗯。

郑场长 你不回去，你姐姐就不肯跟你姐夫结婚了，是不是？

青年乙 不不不，我是想参加他们的婚礼。

郑场长 你跟你们连长说过吗？

青年乙 连长他哥哥结婚，也去参加婚礼了。

郑场长 副连长呢？

青年乙 他妹妹结婚，还没回来。

郑场长 好嘛，传染病已经结束了，大家又开始集体结婚了。要请几天假？

青年乙 不多，一个礼拜。

郑场长 好吧，把信留下来。

青年乙 嗯。郑场长，回来带喜糖给你吃！

〔郑场长头也不抬地向青年乙摆摆手，青年乙跑下。〕

〔郑场长感慨地哼着抗美援朝时的一首歌。〕

〔由远及近地传来小轿车的行进声，郑场长将身子伸出窗外看了看。〕

〔传来刹车声。少顷，孙局长上。〕

郑场长 等了好几天，就知道你会来！

孙局长 嗨，你在喝酒？

郑场长 怎么样，你也来喝两口？

孙局长 上班时喝酒，你不怕影响不好，我还怕哩！

郑场长 又假正经了！什么上班时？现在是无班可上，你瞧瞧窗子外面这一大片农田，有谁在上班？有谁在干活？来来来，喝两口！（倒酒给孙）

孙局长 （边喝酒边说）那你也不该喝酒，应该到各个连队跑跑，做思想工作，深入深入群众嘛！

郑场长 群众？都让回城风刮跑了，顶替的顶替，抽调的抽调，开后门的开后门，

孙局长 发什么牢骚！这是你管理不善嘛！

郑场长 管理不善？你来管理！这个位子让你坐，我给你磕几个响头！

孙局长 好了，好了，（拿出吴书记开的条子递给郑场长）。  
啍！

郑场长 （接过大吃一惊）哦？市委书记还真开了条子？

孙局长 来这儿之前，我还到劳动局去了一趟，凭这个把调令也拿来了，快给李小璋转关系吧，吴书记说要越快越好！

郑场长 不行呀，你迟来了一步。

孙局长 什么？

郑场长 场党委决定，目前关于知识青年上调问题正在调整阶段。因此决定今年下半年开后门的名额不得超过二十人。

孙局长 吴书记交办的这件事又不属于开后门！

郑场长 哎呀，我的老孙，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抖动吴书记的条子）这是百分之百的开后门！

孙局长 你敢说市委书记开后门！

郑场长 别说市委书记，比他大的官也有开后门的！

孙局长 你喝醉了！这不是开后门！

郑场长 是开后门！

孙局长 不是！

郑场长 是的！

孙局长 不是！

郑场长 是的！

孙局长 决不是！是送上门！（自觉失口）哦。不对！不对！我也喝醉了，好了，好了，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呢？

郑场长 除非把别人挤掉。

孙局长 这怎么能叫挤掉？这叫照顾重点。把名单拿出来看看！

郑场长 （将一份名单递给孙局长）二十个人的名字都在上头。你看挤谁吧？

孙局长 （指名单）这个怎么样？

郑场长 挤不动，军区冯参谋长的侄子！

孙局长 嗨！（指名单）这个呢？

郑场长 副部长的外甥女儿！

孙局长 好家伙，越来越大！咳，那有没有一般干部的……

郑场长 （指名单）喏，这个，他爸爸是房管局的第八副局长。

孙局长 副局长，而且又是第八，行，就这个吧，请他明年再说，先让给李小璋，怎么样。

郑场长 （苦笑）行，第八副局长当然要让给市委书记，官越大，权越大，权利、权利，有权就有利，这就是有些人的真理！

孙局长 那就这样了！

郑场长 （打开抽屉，取出一些材料）喏，李小璋的档案，油

粮关系，户口迁移字明都在这儿，你拿去吧！

孙局长 哦！你早就把离场手续都办了？

郑场长 上面交办的，来头大，能不闻风而动？

孙局长 你呀，倒瞒着我！

郑场长 不，我是在等市委书记的条子。

孙局长 （拿起档案等材料）你是不是现在就通知李小璋，叫他尽快离场。

郑场长 好，我现在就打电话，（拿起话筒）要五七连队。

（少顷）五七连队吗？——你是陈连长？我是老郑呀，李小璋在队里吗？——今天中午刚回来？——你别批评他了，他马上就要走了——上海、回城，对！——什么？你们不同意？好，倒还有点造反精神！——你问符合不符合手续？是不是开后门？你等等！

（将话筒递给孙局长）请，请你回答！

孙局长 （接过话筒有点醉意）我是谁？告诉你吓一大跳！我是市委书记……

郑场长 （惊奇地）你是市委书记？

孙局长 ……派来的！

郑场长 哦……倒还真把人吓一跳！

孙局长 对！——你问符合不符合手续，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符合手续……

郑场长 啊？！

孙局长 ……是不可能的！……

郑场长 咳！

孙局长 ……干部就是要有特权，开后门就是合法的……

郑场长 什么？

孙局长 ……这是“四人帮”讲的。

郑场长 哎哟！好了，好了，我来，我来！

（从孙局长手中接过话筒）老陈呀，市委书记开了个条子，点名要李小璋立即上调，——对、对，你们想顶？好，可就怕顶不住呀！——你就叫李小璋到场部来吧，对、叫他马上来！（挂上电话）你要不要等他，跟你一道走？

孙局长 不了，他还要收拾行李什么的，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先走了，（郑场长要扶他）我没醉，没醉，再见！

郑场长 好，不送了！

〔孙局长下，少顷，传来小汽车的开动声。〕

〔郑场长伸头向窗外，望着远去的孙局长，摇了摇头，然后继续喝酒，突然在桌上找了一张纸，奋笔疾书。〕

〔恢复了实际身份的李小璋（即张小理）上，他先警惕地向室内室外地看了看，然后进屋，此时他的言谈举止又完全显现了他固有的面貌。……〕

李小璋 （近于油滑的调皮）报告，坚持战斗在东风农场的光荣的五七连的五七战士李小璋奉命前来报到！

郑场长 你就是李小璋？

李小璋 保证给真价实！身高一米七六，体重六十六公斤，今年二十六岁，还有六十六天……

郑场长 怎么样？

李小璋 就是我战斗在东风农场的八周年。让我喝一杯吧，庆祝一下！

郑场长 你别这么调皮，别看你嘻嘻哈哈，你心里是苦闷的！

李小璋 好，郑场长有限力！

郑场长 连长对你说了吧，你上调了。

李小璋 略有所闻。

郑场长 手续全部给你办好了，你的档案，证明也让孙局长带走了。你可以离开咱们农场了。

李小璋 谢天谢地！

郑场长 我是应该向你表示祝贺呢，还是应该向你表示歉意？

李小璋 （不解）表示歉意？

郑场长 （辛酸地带有醉意）是呀，农场没办好。浪费了土地，也……也浪费了你们的青春。所以……所以，大家都想开后门，一走了之，每走一个人，我心里都……都不好受，好象欠了你们一笔债。可我又有什么法子？连市委书记……市委书记都搞特权，开后门，不想把农场办……办好。我们再怎么革命加拚……命，也没用。现在，不但……不但你们农场知青……开……开后门要走，就是干部……农场领导干部，不也是开……开后门要……要走吗？

李小璋 （不无同情）那么你呢？

郑场长 苦……闷！，（指酒）靠这个，消愁……解闷。农场……是要办的，可决不能……这样办。要是再……再这样，我……我也不想……不想再呆下去了。越干……越觉的心里……心里不好受呀……

李小璋 （一惊）你也想走？

郑场长 （悲愤地）打个报告，调……调动工作。你不是……认识一个高干子弟……叫张……张小理的吗？你请他……帮……帮我跟……跟市委书记……说一声，也把我调走吧……

李小璋 （愣住了）这……这怎么行？

〔青年甲上。

郑场长 有……有什么不行？你（拿出吴书记开的条子）把这张条子……带回去，你问他，为……为什么他……能开条子把你……把你调走，就不能开……开条子把我……把我……也调走？（拿出清调报告）这……这是我……我的清调报告，理由两条：一是我……我外婆生癌，二是我……我姐姐结婚！

〔郑场长将清调报告递向李小璋。李小璋惊愕地木然不动。郑场长又缩回手，痛苦地摇摇头，然后向李小璋挥挥手。〕

〔李小璋下。〕

〔郑场长慢慢地，用力地将清调报告撕碎。〕

郑场长 （大声地）我的农场！

〔郑场长抱头抽泣。〕

〔青年甲站在郑场长身后，将请假单慢慢撕碎。〕

——幕 落

## 第六场

几天之后的下午

市委吴书记的家。景同第四场。

幕启时场上空无一人。少顷。传来张小理的声音。

张小理 “请到那边去参观！”张小理引周明华上。

（站在门边。彬彬有礼地）请！

〔周明华惊呆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

张小理 （象导游似地）请注意了，这是市委书记的会客室  
宽敞明亮，环境幽雅，钢窗壁橱，地毯沙发。

（推开内室的门）里边是卧室，请进！

周明华 （站在内室门口向里张望）啊？！

张小理 平时你能进得来吗？请进吧！

周明华 不不不，

张小理 （打开柜子）来杯桔子水吧！（倒了一杯递给周明华）请！

周明华 主人不在，你怎么随便拿人东西请客？

张小理 没关系，我有这个特权，请！

周明华 不，我从来不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张小理 我可常常吃，我吃的越多他们就越高兴。

周明华 这十多天，你在这儿就这么生活？

张小理 对。可是每当我躺在钢丝床上，坐在小汽车上，我就想到你，好象又看到你在孙局长家赤着脚、流着汗、洗衣裳、拖地板……

周明华 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个让我看看你现在的阔气？

张小理 我是想让你看看，一个人只要有个好爸爸，他的生活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还要让你看一样东西！

周明华 什么！

张小理 你猜

周明华 你鬼点子多，我猜不着。

张小理 （拿出分配工作的通知单）你——看！

周明华 （接过来一看，狂喜）什么？拿到了？你！

张小理 都拿到了，孙局长已经给我办好了全部手续，明天就凭这个到全市第一流的大工厂去报到！

周明华 这……这不是在做梦吧？

张小理 不，梦已经做完了！

周明华 太好了！

张小理 （学周明华的语气，表情）太好了！你不是一直怪我不该冒充干部子弟吗？

周明华 这是不正当的。



张小理 可是，不这样（指通知单）这些能拿到手吗？再说，前年我应该上调，干部子弟硬把我挤掉，不也是不正当吗？

周明华 可总归有点……

张小理 明华，我不是坏人，我又没偷、没抢，没杀人、没放火，没跟“四人帮”篡党夺权，没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过是跟有权的长官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周明华 可我每天都在为你捏把汗。

张小理 是呀。我也每时每刻在提心吊胆。好了，从明天起，招摇撞骗、狡狴狡狴的张小理，就又要变成老老实实在、安分守己的李小璋了，我再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周明华 真的？

张小理 对！你不是不满意现在的我吗？

（从未有过的严肃）那是因为苦闷，无聊，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也想捉弄别人……，可从明天起，将来的我，保你一百个满意！

周明华 好，那我……我也要……也要告诉你一个……一个好消息……

张小理 你这个苦命鬼，还是什么好消息？

周明华 你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张小理 看出什么？

周明华 （羞涩地）我们已经有了……

张小理 有了什么？

周明华 你，咳！

〔周明华向张小理耳语。〕

张小理 （惊喜）啊？！真的？明华！你！（一把将周明华搂到自己怀里）谢谢你！谢谢你！你怎么不早说？

周明华 不是早就告诉你，不能再拖了吗？

张小理 哦！

周明华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

张小理 嗯，明天我去报到，要不下个月……

周明华 下个月？不，不能再拖了！

张小理 那你说呢？

周明华 明天！

张小理 （激动地）好，明天！明华，从明天起，我一定……一定要做个让你喜欢的人！

周明华 （深沉地）我多么希望你这样呀！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可不管归罪于谁，我们自己总不能否定自己呀！我对你近来所做的一切并不同意，可我又原谅你，这也许是因为我自私，只想到我们的婚姻，我们未来的孩子。所以与其说我是在原谅你，不如说我是在原谅我自己。

张小理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周明华 也许是为了重新点燃我们失去的理想和热情。

张小理 可就怕死灰难以复燃了……

周明华 不，我信赖你！

张小理 （感动地握着周明华的手）明华！

周明华 小李，那咱们快点离开这儿吧！

张小理 不行，我的戏还没演完，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幕。

周明华 干什么？

张小理 我对他们说，明天一早我就要坐飞机回北京，钱处长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再陪我看一场话剧。只有从明天起，我才能跟这儿，跟冒牌的张小理永远、永远地告别。

周明华 那我先回去了。

张小理 再玩一会儿嘛。

周明华 我得回去把你上调的事告诉我爸爸。还有我们明天的事……

张小理 老头子……不不，老丈人还会反对吗？

周明华 不会了吧？

张小理 要是他同意，你得再来告诉我。

周明华 这儿人太多，我怎么对你说？

张小理 要是你爸爸同意了，你就穿一件最漂亮的衣服来，你不用开口，我一看就知道了。

周明华 好！

〔周明华下，张小理含情脉脉地目送着她。〕

〔钱处长兴奋地跑上。〕

钱处长 小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张小理 又是好消息？什么事？

钱处长 有人来看你了！

张小理 谁？

钱处长 你猜！

张小理 我认识吗？

钱处长 当然认识。

张小理 赵阿姨？

钱处长 不对！

张小理 孙局长？

钱处长 不对。

张小理 我在这儿，除了李小璋就再没熟人了。哦，马部长？

钱处长 我告诉你吧，你爸爸来了！

张小理 （一惊）爸爸？哪个爸爸？

钱处长 什么？一个人还能有几个爸爸？

张小理 不不，我是说哪个的爸爸，谁的爸爸。

钱处长 那当然是你的，刚从北京来！

张小理 呵？！

〔张小理全身发软，倒在沙发上。〕

钱处长 你怎么了？

张小理 我……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钱处长 吓了我一跳！

张小理 他现在在哪儿？

钱处长 马上就来，喏！

〔张老上，一眼就看到了张小理。张小理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张老与张小理各站在客厅的两头，四目相对，半晌无语。张老沉默地观察审视张小理。张小理则沉默地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

钱处长 （喋喋不休地）我？张老，坐呀，请坐，怎么不坐？小张，你见了爸爸怎么象见了老虎？（又向张老和张小理两人看了看，他们仍然沉默地对峙着笑）瞧你们这一老一小可真有意思，见了面光这么站着，不说话，哦，我明白了。大概是象戏里说的，久别重逢，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张老 不，我有话跟他说！

钱处长 （仍然咋咋呼呼、罗罗嗦嗦地）哦，我在这儿你们不

便说？对了，对了。是应该让你们父子俩好好地单独谈一谈。小张，你就陪陪你爸爸吧，晚上看戏你还得去哟，走了，走了。你们谈，你们谈！

〔钱处长下。〕

张 老 别老站着了，坐吧。

〔张小理坐下，张老也坐下。〕

〔静场。〕

张 老 你也姓张？

张小理 不，姓李。

张 老 嗨这真是张冠李戴了。叫什么？

张小理 李小璋。

张 老 哦，原来就是你自己。多大岁数？

张小理 二十六。

张 老 是东风农场的吧？

张小理 （惊奇地点头）对。

张 老 干吗冒充我的孩子。

张小理 很可怜，想上调。

张 老 没干过别的坏事？

张小理 可以干，我没干。

张 老 上调的目的达到了吧？

张小理 （敌视地）让你一来全给摧毁了！摧毁了我的希望和前途，摧毁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还摧毁了三个人的幸福！

张 老 三个人？

张小理 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打算明天就结婚。

张 老 那还有一个？

张小理 我们将要出世的孩子……

张老 没结婚就有了孩子？

张小理 一半是因为爱情，一半是因为苦闷。

张老 那当时为什么不结婚呢？

张小理 一结婚就再也没法上调了。

〔静场。〕

张老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儿子，去欺骗人家？

张小理 （激动地）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欺骗吗？不，这场骗局是他们和我共同制造的！被我欺骗的人，不也在欺骗别人吗？他们不但给我提供条件、机会，帮助我欺骗，有的被我骗的人，甚至还教我如何去骗别人。我不否认，我是利用你的身份地位，想来达到我个人的目的。难道他们不也是利用我这假冒的身份地位，来达到他们更大的个人目的吗？

张老 你说的他们是谁？

张小理 （从口袋里拿出一些报告、信件、纸条）你看，这是赵团长的，她想要搞一间更大的房间；这是孙局长的，他要把女婿从东北调回来；这是昨天钱处长给你写的请托信，要我亲手交给你，想从后门让她和吴书记挤进出国代表团。他们几乎都有求于我，可我又求谁呢？他们都巴结我，要我帮他们解决问题。可我的问题又有谁来解决呢？

〔张老翻阅信件、纸条、报告，双眉紧锁，踱步沉思，几乎忘了张小理的存在。〕

张老 （轻而有力）肮脏！你打算给他们帮忙吗？

张小理 他们已经够贪得无厌的了！我留着这些东西，无非想有个证据，证明他们的心有时并不象他们的称号那么红！

张老 你想留着这些告发他们？

张小理 不，为的是叫他们不敢告发我！

张老 你倒想得周到。

张小理 我无权无势，只能这样来保护自己。

张老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有诈骗罪，是违法的！

张小理 就因为我冒充了你的儿子？

张老 冒充谁的儿子都不行！

张小理 我为什么冒充你的儿子呢？冒充了你的儿子，他们就那么奉承我、巴结我，给我提供种种方便，让我得到了以前根本没法得到的东西；假如我冒充一个普通工人、农民的儿子，他们能这样围着我转吗？能这样给我大开方便之门吗？当然不能。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你，或者有你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有着一种畅通无阻、威力无穷的特权吗？假如你没有这种特权，我，或者任何人都不会冒充你的儿子！

张老 这难道就能成为你行骗的正当理由吗？因为有特权，你就要利用特权，因为别人行骗，所以你也行骗。这只能是骗子的逻辑，而不是一个正当的青年应有的思想道德。是的，我们目前的干部制度确实给一些干部提供了不少不合理的特权，也给一些象你这样的人钻了空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在维护和滥用这种特权！

张小理 你是想说，你是清官大老爷了？

〔张小理讥讽地大笑。张老冷静地将威严的目光射向张小理。张小理不得不停止了嘲笑。〕

张老 虽然你冒充我的儿子，可是你对我并不真正了解。看来你对我们党，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也缺乏了

解。我希望你把这些条子、报告交给我。

张小理 为什么要给你。

张老 我有责任了解和处理这些事。

张小理 (将条子等交给张老) 好吧。你……你现在要逮捕我吗?

张老 至于你,有关部门会做出适当处理。

张小理 好吧,我等着。

〔孙局长上。〕

孙局长 小张,快去看戏吧,我来接你的。

张小理 (对张老) 你瞧,他们这么热情,还专门派车来接我去看戏。

张老 他是谁?

张小理 文化局的孙局长。

孙局长 小张,他……

张小理 我的……爸爸

孙局长 (惊呆) 哦?! 张老!

张小理 (对张老) 我能去看戏吗?

孙局长 张老,今天晚上最后一场了。让他去吧!

张老 (对张小理) 你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吴书记、钱处长上。〕

钱处长 张老,老吴来了!

吴书记 张老,你好、你好!

张老 老吴,你好呀!

吴书记 坐、坐。真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钱处长 老孙,是来接小张看戏的吧?

孙局长 是呀,该走了。

钱处长 对,咱们走,让他们聊聊。小张,走吧,走吧!



〔钱处长热情地拉着张小理下，孙局长随下。〕

吴书记 张老，你这次来……

张老 中央这次派我来，是来检查党风党纪的。

吴书记 哦？！

张老 （拿出一封信）有人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检举信，里边还附了一张你写的条子。

吴书记 （接着）这……，我……我不是受你之托吗？

张老 不。你是受人之骗！

吴书记 怎么回事？（突然明白）哦，张小理……

张老 对，他不是我的儿子。

吴书记 没想到真是这样……

张老 老吴呵！即使他是我的儿子，你也不应该答应他开条子。

吴书记 可他冒充了你的名义，给我打来了电话。

张老 就是我亲自来找你，你也应该拒绝。（拿出钱处长等人写的信和条子）你再看这些。就更不象话了！

吴书记 （接过大惊）赵团长、孙局长……。还有小钱？！

张老 （不平静地）真叫人痛心！我们的党本来不是这样的嘛，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嘛！老吴，你想想在战争期间，你的几个孩子是怎么丢的？那时候为了革命，真是什么也不顾！进城的时候，我们穿草鞋，睡马路，跟老百姓同甘共苦。可是今天，这些老传统都到哪儿去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四人帮”所适成的恶果，可是，“四人帮”已经倒台好几年了，有些同志党风还如此不正，这是党的悲剧呵？老吴，我们跟党几十年，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吴书记 是呀。我准备给中央写个检查。对其他同志也打算在

党内进行教育。

张老 党内是应该进行教育，可是这些同志所涉及的是一起刑事案件，司法部门可能会对案犯李小璋进行起诉，和这案件有关的这些同志也许都要出庭。

吴书记 我不反对。可我有些担心，张老，如今党的威信已经有所下降，如果公开审讯这一案件，那会不会……

张老 问题摆在那儿，捂也捂不住的，群众迟早会知道，无非是当面不说，背后议论，长此以往，威信反而越来越低。我们敢于公开地揭露和批评少数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和不正之风，正说明我们的党是光明磊落的，是可以公开批评的，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的！是大有希望的！

〔周明华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跑上。〕

张老 公开审讯李小璋，不但是为了教育干部，同时也是为了教育青年，挽救他们。把他们拉回来！为了不致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冒名张小理的李小璋。

〔周明华大惊失色。〕

吴书记 好。我给公安部门打电话！

〔吴书记走向电话机旁，准备打电话。〕

周明华 （呼叫）你们，不要……

〔周明华尖叫一声。昏厥倒地。〕

〔张老、吴书记立即奔向周明华。〕

——幕 落

## 尾 声

是谁说的可惜忘了，他说舞台是会议厅；可我们现在的这个舞台则是一个正在进行公开判审的法庭。至于坐在台下的我

们这些可爱的、忠实的观众则成了公审的旁听者。我们期望他们在亲眼目睹了这一案件的全部过程后，会对法庭的判决是否公正提出自己的看法。

审判席上。坐着审判员和二名陪审员。被告席上坐着被告李小璋，他的背后坐着两名法警。证人席上坐着证人吴书记、钱处长、孙局长、赵团长、郑场长。辩护人席上坐着辩护人张老。公诉人席上坐着公诉人。幕启时。公诉人正在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 ……以上事实，根据调查，证据确凿。因此，特向法院提起公诉。完了。

审判员 刚才，公诉人已经宣读了起诉书，对案犯李小璋的作案经过作了说明。被告李小璋，你认为对你起诉的案情是否属实？

李小璋 （站起）全都是事实。

审判员 你认为你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

李小璋 我对法律不熟悉。但我承认我错了。

钱处长 什么？你错了？这么轻巧？

赵团长 你错在那里？你说！

审判员 肃静！

李小璋 我是错了。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赵团长 这是什么意思？！

钱处长 还这么嚣张！

孙局长 应当从严处理！

审判员 未经本庭许可，证人不得随意发言！

李小璋 在此，我要对本案的证人们表示我的谢意！我之所以

能够作案，并且差点从农场调上来，是因为赵团长帮  
我出的点子，孙局长给我通的路子，钱处长和吴书记  
给我开的条子，郑场长给我发的上调单子。（向几位  
证人深深一鞠躬）我再一次感谢你们的好意，感谢你  
们提供的方便，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赵团长气急  
败坏，钱处长恼羞成怒，孙局长目瞪口呆。

赵团长 审判员，请允许我发言。

审判员 请！

赵团长 被告刚才所说的与本案无关，请审判员制止他的发  
言！

郑场长 不！审判员请允许我发言。

审判员 请！

郑场长 我认为被告刚才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和本案大有关  
系。

审判员 其他证人对此有何意见？

吴书记 （站起）我同意郑场长的意见，应该允许被告说出所  
有真相。这……有好处。

审判员 被告李小璋，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李小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周明华没有出庭？

〔审判员与两个陪审员低声交换意见。

陪审员 周明华因病住院，不能出庭。

李小璋 她怎么了？

陪审员 正在抢救。

李小璋 （呆住了）啊？

审判员 你还有什么问题？

李小璋 （无力地）没……没有了……

〔李小璋抱头坐下抽泣。

审判员 现在请辩护人进行辩护。

张老 (站起) 我并没有想到被告会委托我担任他的辩护人。但在公审之前,我详细地了解了案情,并与被告进行了多次交谈,我终于接受了他对我的委托。首先,我认为被告确实有诈骗行为,检察机关应该对他起诉,不如此就不能保障社会秩序,就不能教育和挽救青年。但是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请审判员和陪审员在评议的时候予以考虑:第一,被告之所以走上错误和危险的道路,除了他本人的思想、品质等主观原因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认为,林彪和“四人帮”横行了十几年,破坏上山下乡,毒害青少年,这也是促使被告李小璋作案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告李小璋也是受害者。有鉴于此,是否应该对被告从轻处理,请考虑。第二,被告的诈骗行为之所以畅通无阻,并不是被告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手段,而是我们这个还有着特权的社会和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给诈骗行为提供了土壤,比如,我们的一些受骗者,一些党员干部就为被告创造了条件,甚至帮他行骗,这些同志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封建特权思想的习惯势力之外,还因为他们都想通过被告满足个人的私欲。由此可见,他们不光是受骗者,也是骗局的参与者。他们也应负政治上的责任!法庭在对被告进行量刑判决时,是否也应该正视这一现实?请考虑。什么?我们是骗局的参与者?

赵团长 我们还是要负政治上的责任?

孙局长 张老,您说的太严重了。我没法理解,我也不服气!

钱处长 我们都是受过“四人帮”迫害的嘛!

张老 难道只有我们被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吗？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应该说受过“四人帮”更大的迫害，为什么你们就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人民的利益呢？你们应该深思一下。当我们惨遭“四人帮”的迫害，盼望有出头之日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希望重新工作，以后更好地为革命出力吗？那时候，群众曾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怀念。他们期待我们能挽救国家，希望我们为人民造福！可是今天，你们把这些忘了！你们让群众体谅国家的困难，顾全大局，克己奉公，自己却在那里搞房子，谋私利；你们让别人的孩子扎根农村，自己却千方百计把子女调回大城市；你们让群众艰苦朴素，自己却向往着更加豪华的生活！我们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又怎能让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呢？我真担心，我们的干部没有被“四人帮”整垮，却有可能被自己的不正之风整垮。要警惕呵，同志，不然的话，在这个法庭上，你们中的某些人是坐在证人席上的，可是在党纪的法庭上，这些人必将站在被告席上！

——幕 落

（剧终）

## 妙 清

李 英 德

清河军区情报科的查科长到太州来了，上级决定他打入内线掌握一个重要的关系。由于缺乏随身的内线交通人员，特地就近到太州来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他认为妇女活动起来方便，就竭力从年轻妇女中挑选。按说太州城郊方圆几十里，可以说是人材济济，选起来并不困难。但查科长很挑剔，对一般人都看不上眼。他已经看过不少农村姑娘，她们多是出身贫寒，政治上可靠。但查科长不中意。他说：“这些姑娘文化低，没住过大城市，上火车不能自己打个票，出门入口不会开关电灯，日常生活里，连个电话都不能打，不行。”纯洁朴素的姑娘们，一个个在他谈话后都落了选。组织上又介绍了一些在城市读过书的女学生，还是一个没被他看中。他说：“光有文化也不行，政治条件差，社会关系复杂，进去后如果掌握不住，反到坏了我的大事。”后来，他听说太州地委的李副书记来这里检查工作，他知道这位女书记是太州人，又在“一二·九”时期参加过学生运动，深知都市内幕，熟悉当地情况，他特地赶来向她请教。

查科长与李副书记早就认识，并对她特别尊重。因为她不只比他的地位高，更重要的因为她是清河军区政委的爱人。在她这样的领导人面前，没有必要对她保密。何况她还是直接领导太州地区的敌伪军工作哩。他刚要向她汇报亲自打入太州设

想的时候。她便说：“你去和伪军高级人员韩城打交道，这个人并不大好掌握，进去以后可得多注意点。”查科长见她完全清楚此事，就说：“情报工作是咱们军队的耳目，前些时候，在这方面咱们吃亏不小。”接着他要李副书记帮助物色一个内线交通员。

这位二十九岁的女书记，想了一会儿，忽然亮起眼睛说：“真有一个合适的。”旋即失望地说：“可惜，你来晚了一步，这个女子，三天前和一群姑娘连夜过铁道上延安去了。”

她说的是这样一件事：三个月之前，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底，清河地区接到上边指示，要他们在当地动员一部分青年妇女，到延安去参加工作。李副书记说的那个人，就是其中一位叫妙清的姑娘。当她把这位姑娘的情况讲过后，查科长感到此人条件比较合适，只是时过境迁，晚了一步。他失望之余，便随同副书记来到了太州武装大队的队部。他们刚刚坐下来，县大队通讯员递来新的情况报告。内说：前日过路西的那批女同志，在深夜过铁路时受到阻击，被敌人赶回来了。她们现住在此地不很远的一个村庄里。副书记得此消息，当即写了一封信，叫通讯员送给这个队的领导人，指名要妙清姑娘赶回来见她。

至多两小时，通讯员便把一个人领来了。查科长隔着窗户玻璃往外瞧，由于玻璃方格窄小，没看到她的脑袋，仅能看到一个穿着毛蓝色土布春装的人。查科长刹那间的感觉是，此人衣着很土气、走起路来挺灵便。她刚要迈上台阶，副书记喊着她的名字亲热地招呼了一声。看来此人是够聪颖的，她一面登上北屋的台阶，一面带着尊敬和友情的语气问道：“李书记在哪间屋里呀？”清脆的声音，先给了查科长一种好感，认为来人与自己的关系较大，便拿着主人的口气说声：



“请到我这屋里来！”

门帘启处，来人进了屋，这是一位二十刚挂零的姑娘。细高身材，头脑手脚的，都十分匀称。由于常年参加劳动，面色微黑，这倒显出劳动人民的本色。她的眼睛转动的虽然不够活跃，但她的眼睛深处，含着诚实和厚道。

查科长从相貌上猜想，认为她必是一位灵牙利齿的姑娘。可是进屋没交谈几句，她回答问题想一句说一句，似乎是一位很有主见的人。她话语迟缓，加上穿的那套肥大臃肿的衣服，使查科长心里一时感到，这样的女孩子，放在太州城里，搞军事机密工作，也未必合适。这时候，李副书记进屋，向查科长介绍着说：

“妙清姑娘是个有心计的人，她的文化水平不赖，在村里还当过妇女识字班的教员，算个小知识分子哩！”

“我不沾，可不沾。”妙清谦逊着。

“写个总结，记个笔记总可以吧！”查科长扬着他的小脑袋插问。

“我觉乎着没那么大本事，顶多能写个书信”。

“听说你过去，还到大城圈里转悠过哩！”对李副书记的问话，妙清点了点头。

“这样吧！”李副书记看了查科长一眼，用决定的口气说：“不要去延安了，现在有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她说出要她随同查科长去太州担任内线交通员的事。

事出意外，姑娘精神上没准备，听了之后不住的摇头。再三推脱不了的时候，她终于说出自己政治条件差，几次要求入党，区委讨论的结果是：历史情况复杂，考验一段时间再说。不料这位副书记办事很干脆，说她负责解决她的入党问题，并要她在临走之前，先写一张入党申请书。

查科长看到副书记已经决定了，他不好推辞，便很严肃地说：“副书记既然这样赏识你，我可以表示同意。但我要说三件事，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听话人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讲话，他用了领导者的口吻说：

“第一，内线工作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你要把脑袋掖在怀里，即使遇到敌人枪口对准胸膛也不能泄露出我党我军的半点机密。

“第二，太州是华北重要的大城市。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到处碰腿。我们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一位上层人物，这个工作很难作。咱们应该有思想准备。

“第三，你的一切行动，要听我的指挥。我的话对你来说，就是命令。有令就行，无令就止，不能打折扣。”

最后这段话，使听话人为之一震，忙用期待着的眼色回过头来盯着副书记，看她说些什么。副书记却淡淡一笑，表示同意。查科长接着用薄贬的口气说：“具体怎么工作，以后再谈。当务之急，是你这身披挂太土气了，该彻头彻尾的打扮一下。”

这天夜里，妙清跟着李副书记同宿一间屋。她向领导人表示：跟着一位男同志到陌生的城市里去，不大方便，特别是跟上查科长这样的领导人，心里有些不安。副书记耐着心儿开导她。讲了一些气节教育的故事。妙清表示去城里只有两个人，未免太孤单。李副书记说，内线工作也不是孤立的，不但外线有人联系，内部也有隐蔽的力量，必要时候能够出来支援。当妙清意犹未尽的时候，李副书记说：

“在任何环境下，是痛苦是快活，是刚强是软弱，都决定于自己。你今天去太州搞敌军工作，是把敌人拉过来，不是叫敌人拉过去！……”

## 二

南有苏杭，北有胜芳。胜芳是大清河靠近天津方面的一个很有名气的城镇。我们前面提到的妙清，就出生在离胜芳三华里的一个小乡庄里。她家四口人，除了爸娘，还有一位比她大两岁的姐姐，姊妹俩生于贫家，命运不济，妙清刚交七岁，父母在一个月內得了急病，相继死亡。乡邻里善心的人们，给这一双无依无靠的姐妹寻找生路。九岁的姐姐，被安排去当童养媳，七岁的妙清（当时叫苗清），因年岁太小，一时无法安置，恰好这时来了一位化缘的尼姑，她看到这娃儿眉清眼亮牙齿白，便说与这个女娃有“善缘”，情愿收留她做徒弟。征得小苗清的同意，便把她带到几十里外的一座名叫古灵寺的庙里去了。

古灵寺的庙宇，建在高高的一座土丘上。它本身分成前殿后殿。作为女僧宿舍的清静禅堂，座落在两殿的东右侧，由三套相连的大四合院组成的。全庙堂大约有二十名左右的女僧，她们由师祖、师傅和徒弟三代组成，苗清自然属于最年轻的一代。这里所有成员都识文断字，她们的日常生活很单纯，除了打坐之外，就是烧香拜佛读经。因为清规严谨，禅堂又远离村落，所有三代僧尼，都很少与外界接触。

苗清进入佛门，先拜过双眉皆白的师祖，师祖赐法名时，问了问名字，便把苗清换作了妙清。她又被领进佛祖正殿，烧过高香，磕了响头，回到禅堂换上一身黑领灰面的小小袈裟。师傅这才把她领进自己的房间，让她双膝跪到蒲墩上，开始对她作了这样的训示：

“妙清徒儿听着，你前生有大罪，父母早丧就是神佛对你的惩罚报应。你到净土佛门之后，要牢牢记住这样几条：第

一，你该知道你是有罪的，你来这个世界上，主要就是赎罪。第二，大千世界是个苦海，人生就是受苦。所以芸芸众生的一辈子都有沉重的负担。第三，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从今天起，连一支蚂蚁都不能伤害。最后一条，就是忍耐，我们全寺院都讲忍饶两字。忍自忍，饶自饶，忍耐比着饶恕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从此印在她幼小心灵里最深的东西，有八个大字，那就是“慈悲行善，忍耐饶人”。

从此，人们看到一个秃头的小尼姑，在黎明时分，手拿一把扫帚把白皮松林映掩下的禅堂内外打扫的一干二净。然后她跪在蒲墩上，手捧经文念念有声：

“云在青天水在瓶。”

夜间，在垂着黄色绒幕的佛供桌前，一盏青灯下，小尼姑苦读释迦牟尼颂，报母血盆经和观世音在紫竹林普渡众生记。这时她的师傅走来，谆谆教诲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七八岁的女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菩提树，更无法懂得云动水静的佛门道理。当时听来，这些都是梦幻般的呓语。可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天长日久，逐渐熏染，几年后的妙潜，不但身材长高了，力量充足了，脑子里也装满所谓超凡脱俗的思想了。她厌恶红尘，为了更加清静，每每在晚间，兀自独独的踱步到后殿的高坡顶端。那里有多棵翠绿的松树，树前是一片湘妃挺竹。松竹之间，夹着一座卧到的白右碑。她喜爱这座洁白的铭碑，到来之后，有时在右碑上打坐，有时卧在右碑上假眠。这个年方十三四岁的小尼仔，竟然把山云当作遮身的帷幕，弯月当作垂幕的辘轳，手扶挺拔的幽竹，吸着松枝吐出的芬香，高枕着字迹模糊的大块石头，享受着一种唯她独有的清

高出世的生活情趣……

可是佛门的极乐世界，终系子虚；人活在世界上，总要和纷纷的红尘接触。随着年龄的增长，妙清接触人世间的活动日渐多起来了。当时天津西南的缙绅富户，遇到丧葬大事，多来邀请这里的女僧去为丧家念经。妙清初时，在一坛经的乐队里，只能当个助手。例如敲敲木鱼儿，打打小铙钹儿啥的。后后来她学会吹大笛子，又学会吹笙。有一次，她的一位扮演读经主角的师叔，突然害了病。便让她去临时顶替。届时她便头戴五佛冠，身穿鹅黄色缎袍，坐在高高的主坛上，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为死者完成了追荐祝祷的任务。这是文的方面，后来跑场上也把她选成了主角。

所谓跑场是这样：大户们的丧葬大事，都讲究“开灵”、“辞灵”和“出殡”。“辞灵”就是向灵魂告别。告别的这天晚上，要选择一个大广场。摆上九张八仙桌，表示送灵魂到西方乐土时一路之上的坎坷路途。念经的女僧中，必须选择一名年轻善跑的人，手执写着“西方接引”字样的仪幡，在广阔的大场上，围绕着九张方桌飞跑。当地人把此举称做“跑城”。每次女僧执幡“跑城”，总有无数代替魔鬼角色的青年人，从执幡人起步之后，即跟随着追逐。如果执幡者跑完所有桌障，无人追及，即算把死者的灵魂送到了西天。如果被后面的魔鬼青年追及并以手触了锦幡，死者就到不了西天，这时，执幡女僧必须由原出发地重新起跑。这对于当时的女僧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艰苦事情。因为一般说来，即使善跑的女僧，总不如男青年们体力好跑得快；因而要造成多次反复，几经换人。更加讨厌的是追耗群中有一些恶少，他们不但出言戏谑，还在追及女僧时有不少的轻佻行为。以上这种执幡奔跑的苦差使，也都落到妙清的头上。因为在同辈师兄弟中，她不但年轻，腿脚

也飞快。看！在夕阴下的柔和光线中，在几百个男男女女围了一道人墙的广场上，一个身材细条，步履轻盈，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僧，款款地走进摆着九张供桌的广场来了。她身后紧跟着—群青年男子，他们擦拳跺脚，弄眼挤眉，半圆形的围住妙清。那种跃跃欲试的劲头儿，活象—群小老虎窥伺—只小绵羊。只要这只羊儿起步，他们就会张开血盆大嘴把她吞心下去。这时好心肠的观众们，都为这个年轻女僧捏—把汗。有些上岁数的人，对小伙子们告诫着说：“都朝后退—退吧；总得容人家执幡起跑哇！”小伙子们听话之后，仅仅让出两三步的距离。这时只见妙清执幡在手，抬眼把场地扫视—番，然后弯下腰身，提了提高腰的白丝袜，紧了紧酱色的僧便鞋，然后眯起眼睛引而不发，似乎等待什么，实际是在含线蓄气。三秒钟后，她将身形向前倾扑—下，但马上又收住。这个虚假动作，使得很多人都跟跑上前来，可是执幡的彩凤只展了展翅，并未起飞。那些男青年按照规矩只得又重新回到原出发前的界线。如是者—两次，待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有些麻痹的时候，突然象—支离弦的飞箭，妙清脱出人群，飞步起跑。等大伙意识到应该怎样办的时候，她已经甩开大伙六七米远了。

她跑起来是如此的敏捷，如此轻飘，象是一只飞燕掠地翱翔，象天上仙女御驾着彩云离开地面绕场飞行。刹那间，后边的人群挤着疙瘩追上来，活象—群秃鹰，来捉捕这只飞燕。没有多大时间，后边有三几个人赶到跟前了。有的高高扬起手来试着去捉旗幡，有的恶少想借着抢幡去摸索—下她的肩膀。当四五双手伸出来的时候，恰恰遇到—张当做山峰的八仙桌横在跟前。身轻如燕的小尼姑，掠着桌子的棱角闪滑而过。—过之后，倏忽垂飞，又把追逐者拉下好几米。后边的人由于争相角逐，互相挤撞又耽搁了—些时间，又被拉开了更大的当子。竟

赛继续进行着，妙清的步速仍不减色，每在困难之际，总会遇到另一张八仙桌，从而使她又获得一次稍能喘息的机会。这样一般在绕经六张桌子之前，任何健壮的男子，都未能触及到她手中的引魂幡。可是女青年的体力总比不上男青年，在最后三张桌的距离上，每每造成跑城者的失败。有一次，在妙清绕到第七张桌子的时候，终于有人和他跑到水平线。追及者本可以伸手夺取她手中的幡的，从而导致她此次飞行的失败。但看来此人别具心思，只与她擦肩挨背的跑步，并不伸手去接触她手中的灵幡。而且每逢后边的追者临近的时候，这个人便落后一两步，起个阻挡作用，使执幡人获得短暂时间的喘息。如是者三次之后，妙清终于成功地跑到目的地，从而把死者引到传说中的“西方乐土”。

妙清心里感激身后这个人，拘于佛门的法规和封建的礼俗，不用说和这个人谈话，她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妙清她们在周围二十里以内的村庄连续念了三四棚经。每坛经都有“跑城”这个节目。老师傅有时也指定其他的年轻女僧去跑。每次失败之后，还是要妙清执幡。她执幡到危急之际，又有那个保护人和她跑得平了肩，并用身形掩护她。由于一种奇异心情的支配，她一面跑着，又偷偷斜视了她一眼。她能看到的不是一个比他高一脑袋的魁梧汉子，留着蓬起的学生分头，因为是半侧面，她只判断出此人是方脸盘。最能看清楚的是此人靠右边的耳朵上，有一个俗称拴马庄的肉锥锥，肉锥锥人又一次掩护她跑完了全程。

有一次妙清师徒一群到距寺院三十华里外的村庄去念经。正值妙清刚发过高烧，老师傅又指定她执幡跑城。她跑完三个桌子，就感到力不从心，扭头一瞧，不见肉锥锥人前来保护。心里不免着急。跑过六张桌子之后，力量已经支持不住了。但

她咬紧牙关，不顾腰酸腿痛，拚命向前冲刺。距离终点还有二十多米，后面的人群象一窝蜂似的追上来了，她听到身临切近的脚步响音，一时吓得心惊肉跳，如果她不达到西天目的地，必须从头跑起，她已是精疲力尽了，她的任何后续的师兄弟们肯定也会半途而废。这是异乡外地，跑城不到乐土，亡人得不到正果，丧主不会答应。她一时急得两眼直冒火花，脚下已经无力，看看就要不能支持。正在危急之际，忽然那个长肉锥锥的青年从斜刺里追过来，为她挡住了后路。这样一来给她增添了力气，得以继续前进，到距终点两米远的时刻，她竭力一扑，把锦幡扔在表示乐土的最后一张桌子上。这时她的眼睛突然发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昏迷中，在她身后发生了一场搏斗，一群小伙子围住肉锥汉子殴打。理由是他违反跑城规则，从半路插上来。真正的原因自然是在别的方面。此汉虽然彪壮，好汉抵不过人多，人们撕撕掳掳地将他痛打了一顿……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康复后的妙清，在寺院的佛堂内，坐在青灯旁边，读经困倦之后，按照老习惯，她独自一个人来到后殿的高坡顶端，坐在被松竹夹着的卧碑右上，企图打坐入静。不料一时思激浮动，想起远离三百里外的老家，想起双亡的父母和那位受罪的姐姐。心想，我本是肉眼凡胎，怎能够成仙成佛。师傅常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是空，什么是色呀？年轻的妙清，分不清楚这种高深玄妙的问题，心中一阵凄惶的不安。她抬起眼来在黑沉沉的夜色里，看到眼前这么大的庙宇，有些阴森可怕，正在这当儿，又听到身旁的竹丛里有轻微的响动。初时，她以为是禅堂的那只黄色猫儿踱到后山来了，使劲地嘘了一下。在往常，经她一嘘，猫儿驮溜一声逃窜而走。可是这次不然后了。她越嘘那种响音越近，她赶忙掏起



驱恶避邪三指不露的真武诀，同时用着惊悸的语声说：

“什么人？”她说完后，赶紧闭住眼睛。想用佛门的打坐，把一切恶魔驱走。

“你千万不要喊叫！”

妙清睁开眼，一个熟悉的魁梧身形，站到她的身旁。星空下，看到他正是多次在跑城时掩护过她的人，不同的是他用白纱布套着一只受伤的胳膊。她的心儿吓得怦怦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连等了你三个夜晚，直到今夜才……”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你千万不要多疑，我对你绝没有坏的意想。怕你受了内伤，特给你送药来的……”这汉子只顾低下头来掏药，没提防妙清突然起身，快步溜下高坡，沿着大殿通道，转到禅堂去了。

这一夜她很久没入睡，一个男子大汉突然闯进她的生活里来，如果被人撞见，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她只有跳井投河。

第二天夜里，她照常佛殿里读经，后来师兄弟们都走光了，她独自一人守着青灯苦读，读到心疲神倦的时候，她又想起去后山的卧碑石。忽然忆起昨晚发生的事，一阵心惊肉跳，打消了去后山的念头。她合上经文，想回禅堂去就寝。恰在这时，听到后殿观音菩萨那里的灯花爆响。估计是后殿那盏常明灯需要香油，她便提着香油壶来到后殿。神供桌前的油灯，已经奄奄一息。她提起油壶，稍一倾注，灯芯被油浸过，导致了熄灭。顿时眼前呈现一片黑暗。只有借着前殿壁侧济公佛桌上折射过来的光线，依稀可以寻路走回去。妙清刚要返身回前殿，忽然从她身旁伸出一只手，拦住了她的归路。一惊之下，她看

到耳旁上长着肉锥锥的脑袋探了过来。

“小妙师傅！我对你决没有坏的意思，只想对你说几句话，说完了马上离开！”

妙清吓得吁吁喘气，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叫陈含城，在北京念大学，父亲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当中将部长。我家在全县不说第一也说第二。附带说说，修建你们这座庙宇的时候，我家出的布施最多。再说一遍，我对你绝无歹意，只奉劝你两句话。象你这样年轻娇嫩的身板，外出念经就可以了，再不要参加那种可怕的长跑……”他说到这里，低下头来摸他自己那只受伤将愈的肩臂。妙清脑子顿时闪出她为她受伤的场景。心里一阵发热，无言的低下头。陈大少不失时机，上前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我下了几个夜晚的工夫找你，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想帮助你，摆脱你的处境，现在日本人打进中国来了，住在乡下很危险。你是有文才有出息的人。如果你想念书，我可以出钱供你到大城市去上学……”

“放开我，不的话，我可要喊了。”她用着焦急而低沉的声音，接着用力挣脱开他，大步流星回到禅堂。这一夜她辗转反侧，心乱如麻。

两个月之后，那正是一九三八年的初夏。日本鬼子攻占了宇庙周围的区域。这个区域不但是交通要道，又靠近城市。共产党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多大开展，当地老百姓，思想比较保守。一经遇到敌人围攻，相当一部分有钱人家，男女老幼都转移到这所寺院里来。白天如果遇到鬼子来搜查，大家都在大雄宝殿里，装成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焚香叩禅。为了心理上的安全，晚上也不回来，男男女女混挤到禅堂来借宿。一天夜晚，妙清出来解手。回去一看，她通铺上的位子，早已被师兄

弟们挤得严实无缝了。室内空气也很窒人，她便轻步踱出禅堂，一个人悄悄登上后山，来到卧石碑前。这块地方有好日子没来了，一旦登临，凭高远望，夜色茫茫，星空闪耀，引起一种悠然开阔的感觉。忆及世乱年荒，敌寇重兵压境，明天的命运如何，自己也没法料到。她的心情上顿时作了高度的转折，转成一种惆怅凄苦的感情。她心绪一不好，不想再躺卧，扭身往回走。刚要下坡转回禅堂去，听得竹丛里有响动。妙清今夜并不太惊慌，因为寺院里住了这么些人，许是逃难的女眷来山顶乘凉的。她一怔神的工夫，幽暗里走出来一个为她所熟悉的魁梧身影。

“我每天夜里都在等你，你若真的不来，我下决心闯进你睡觉的庵堂里去。”

最后这句话，把她吓得直哆嗦。真个闯进庵堂，被人察觉声张起来，她就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于是她这才开口说：

“你千万不可进禅堂，有什么话赶快说。”

“说什么呢？你这里名义是佛门善地，实际上是无边的苦海。我接到父亲的信，要我进西安军官学校，你跟我一起走吧。”

“罪过，罪过，我既然出了家，今生今世不还俗了。”

“你不还俗也行，西安有的是僧院，我可以送你进去。大后方不受日本鬼子的气，那有多好。”

妙清一时茫然，没有作声。陈含城趋前一步说：“小妙师傅，你就不肯改变主意吗？不念我多次在跑场上掩护你吗？我用了多少个夜晚找你等你，难道你还不懂得我的心思吗？”

“……”自己是佛门弟子，跟上阔家的大小爷夤夜私奔，到很远很远的城市里去。思想上没有准备，她一阵茫然没法答

复。

“妙清！我对你绝没坏意思，只要你跟上我走，我敢对天发誓，不！向你们的神佛发誓。我陈含城一辈子不会抛弃你。如果我心口不一，叫我立地成灰。”陈含城起誓的同时，伸出健壮的胳膊，企图套住她的脖子。她推开了他的手臂，但没走开。他见她没有动，想软化她，矮矮身形，羊羔吃奶跪下了。与此同时，他接住了她的两条腿。

“阿弥陀佛，你快起来。”

“我搂住你的腿，跪到天明，除非你答应我。”妙清听了这番话，想念佛，也念不出口。猛然浮上一个念头，既然他对我这般赤诚，下决心脱掉僧衣，乘黑夜跟上他，任凭走到海角天涯。想到这里，咬牙说声：“快松开，我答应，我跟你走！”“太感谢你了。”他霍地立起，双手伸开想把她抱住。她浑身懒洋洋的，无法自持，终于躲开两步。相对无言，刹那间，她感到眼下的局面是卑鄙可耻，是叛逆佛门。一个佛门女弟子怎能面面相觑地等待被一个世俗的男人来拥抱哩？她终于咬了咬牙说：“含城，你先走吧，我等着你就是了。”

“你等我多久？”

“我等你，等你五年。”她终于下了这样的决心。

“咱们一言为定。我有了地位，一定来接你。”

光阴飞度，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庙宇周围地区，变成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一次战斗中，禅堂被日本鬼子烧成一片焦土。大难临头，青年女僧多数还俗了。妙清跟着师傅西行，来到几百里外的太州地区。师傅死后，她便在当地还俗了。这里是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区干部发现她出身贫困，又有学问，让她当了农村夜校的教员。在党员和进步群众的影响下，她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认识到所谓佛门乃是幻境。在伟大的抗日战

争里，应当和敌后的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延安向敌后根据地要一批青年妇女，特别需要有文化知识的女青年去学习。她对延安的向往，超过对情人的等待留恋，稍稍思考之后，就决定报名参加……

### 三

妙清站在穿衣镜下，正在端详自己的新服装可不可体。站在她身后的查科长，拿着领导者的态度，要她转过身来，当她穿着浅蓝裤子淡青夹上衣转过身来时，查科长盯着她说：“人凭衣裳马凭鞍，这一打扮可好多了。到都市后，改穿旗袍烫烫发，上流社会的人品哩！”

她对这话很不入耳，但没作声，忸怩地把头低下。“别腼腆，大方点吗！过来，演习一下都市的礼节。先练习握手。”他不等对方回话，趋前握住对方的手。接着他把从贵姓贵庚、台府怎么称呼，直到如何点烟捧茶的姿势等等和她讲了很长很长。妙清对这些不大耐烦，转话题说：

“咱们到城市去，向谁开展工作呢？”她对面临的工作感到茫然，想知道一些情况。

“这属于军事机密，你不必问。到时候我怎么分派，你怎么执行就是了。”他一脸严肃，使听话人敛容沉默了。她的窘态马上被领导人察觉到。他转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补充着说：“不能随便探问机密，这是上级的规定。当然了，你是李副书记亲自推荐的人，我可以向你透一点。我们此去是对一个伪集团军进行瓦解。咱们的工作对象，姓韩名城，他是集团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我负责从他那里搞情报，你的具体任务是：把情报送到指定的地点去。”

第二天上午，通向太州的一条汽车路上，有几辆牲口拉的

胶皮轱辘车，车上有的运货，有的拉人。在第三辆车上，坐着化了妆的查仄峭科长。他穿得很讲究，新鞋新袜新裤新褂，全身一片新。在全车乘客里，唯有他带着一个八成新的皮箱。快到八里台镇的时候，查仄峭提前付了款，从车上跳下来，徒步行进。

八里台距太州八里路程，是有名的水陆码头，查科长提着皮包来到了水码头，沿着河岸，了望着桅杆林位的帆船，当他看到一个年轻姑娘背向着他站立在一条船头的时候，当即兴奋地高呼一声：

“表妹！表妹！这边来！”

她回过头来，正是妙清。听到喊她表妹，一下子红子脸。左右瞧了一下，便踱步向查科长跟前走来。

“咱们先到梅家老店打尖，然后动身起程。怎么样，上次我说的事，你想通了没有？这可是工作的需要，至于我个人，我绝不勉强你。”

上次查科长要妙清和他一起，进驻到伪军副司令家去。说这样便于掩护。当妙清拒绝的时候，查科长让步说可以不住在一起，但彼此间要以表兄妹相称，这一点她也没同意。所以查仄峭在码头高喊她“表妹”的时候，把她闹了个大红脸。现在当他再次言及此事，她仍然坚持着说：“我没想通。”

“告诉你，两种社会身分，可是两种生活水平，你可要考虑好。跟我一同去，作为少校军医的亲属，吃穿都是上流社会的谱儿。要是到粮店王头儿那里去，苦头可大着哪！”

妙清没被说服，仍然坚持到王头儿的粮店去。于是两人进了梅家老店，要了个小房间，休息打尖之后，查仄峭说他先行一步，在王头儿那里安排好，再想法接她进城。

#### 四

查科长此行很顺利，当天便与韩副司令接上了头。

第二天下午，豪铁路线的两个流亡县政府，联合起来在玉壶春饭庄请客。在宾客川流中，查科长身着戎装，佩戴着绿牌少校军医肩章和韩城夫妇，一同赶来参加招待会。席间，一些军政人员感到查庆崑新来太州，有意无意地问到他的经历。韩副司令说他早些时候曾参加过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现在是北平治安总署齐督办亲自介绍来的。听到这样双料的铁杆身分，没有人对他产生怀疑。查庆崑少校确有外交本领，有谦虚的态度和巧妙的口才，更有饮酒的海量。大伙给副司令夫妇敬酒的时候，他把他夫妇不能喝下的酒都替他们喝了。都市交际场中，酒足饭饱之后，有的去吸鸦片，有的是围起桌来打牌。副司令的姊太太叫丽锦，是个牌迷。她估计查少校打牌必是行家，便拉他在一起打。打风之后，她正好占在查庆崑的下手。查少校体察到副司令姨太太拉他的用心。变着法儿供她好牌吃。在他的帮助下，前四圈牌，丽锦赢了不少钱。下四圈两人是对们，丽锦一时感到孤立无援了。哪知查少校在打麻将上，有超凡出众的本领。他能看住上家，顶住下家，使丽锦能够得心应手，赢满了口袋。天黑回家的时候，查庆崑因为副司令提前走了，主动送丽锦回家。路上，女主人一脸欢喜地说：

“今个玩牌，来了个满堂红，这可多亏查先生哇！”

“哪里，一来是司令太太的技术高，二来是您的手兴。”

“韩副司令的牌张儿臭，很少打牌，每次打总是我赢他输。”

“这不要紧，回头遇到应酬的场面，太太把我带去，保您一路顺风。”

查庆崑被安排的住地与太太公馆几乎是斜对门。这是一所有七间房的小院，正屋三间归少校一个人住。东西两厢房，住的看来象一般城市的市民。由于刚来，查科长还来不及调查。韩副司令的公馆，是在司令部大院相连的一所单独院落，此院有前正门后便门。查庆崑送丽棉来到后门口。

“查先生，你不来坐会儿？”

查庆崑想进去坐一会儿，一来感到这样太唐突，再者人家的口气里包含着否定的意思，只好暂时婉言谢绝了。他想：“不急，只要你贪财爱小，我就可以先把你抓住！”他满怀信心地回到自己的住所。他是个急于搞出工作成绩的人，当天夜里，不管左邻右舍的具体情况，写出了进太州后的第一份有关流亡政府成立的情报。

## 五

查少校很有办法，只隔了几十个小时，便把妙清接进城，并安排到太州芬芳胡同口粮店里。粮店的工头王老汉和八路军有商业上的关系，妙清就当成他的侄女，说是进城来找工作的。粮店养着四头大骡子，两盘青石磨。一盘磨配备了一张大吊箩筛面。日夜两班，一共需要四个人筛。妙清来后，恰好有一个磨面的女工请产假。作为伯父的王老汉，便让侄女替补了筛箩的活儿。转天，查庆崑来找妙清，她正在咚当咚当地登大吊罗。听到有人找她，放下吊箩走出磨房来。查庆崑看到一个浑身面粉末，连头发也叫面粉涂白了的人出来，当时吓了一跳。经了解情况后，再一次劝她不要自寻苦吃：“我那里有一明两暗对三间。吃的好，住的宽绰，你何苦来这里受罪。”妙清没说话，端详着迎面站的少校军官。当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一种异样光采的时候，具有特别敏感的妙清开口了：



“你住的太靠近副司令的家了。我不想搬过去。在这儿凑合着吧！”

“那好，我这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可得单人独马送到八里台。”查少校恼意着走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从太州奔往八里台的人流中，有六七名青壮年妇女。每人背着半麻袋鼓绷绷的东西。妇女群中，有一位长眉毛大眼睛长得秀气的姑娘。她背的东西不重，本可以走在前面。但她走起路来既不前也不后，总是走在伙伴中间。而且不住地左顾右盼，仿佛随时应付甚么想象不到的意外似的。前面到了出城后的头道关卡，卡口有三个伪军值班。他们知道这伙妇女是向外运盐的没多大油水，价码是让每人交一包纸烟钱。实在没钱的，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时候，他们还帮助摆脱日本鬼子的追捕。日本鬼子的高炮楼离卡口很远，只有一个加强班，对这些出出进进的人流，也没法都管过来，多是凭高就下，时不时的用望远镜窥探着周围一带的情况。遇到可疑的现象，才把巡逻队派出来。偏偏今天这批背盐的妇女们，被鬼子兵发现了。妙清是最先发现鬼子兵的，她猛喊声：“不好，鬼子巡逻队来了”只见她背起麻袋，跨过检查口，领先向八里台的集镇飞跑。两个鬼子兵穿着大皮鞋端着刺刀，踢腾踢腾地追过来。不大的工夫，鬼子逼近了荷重的妇女群，每当赶下一个，举起刺刀猛刺麻袋。只见一股白色透明的食盐喇喇流下来，顿时麻袋个个变成了空筒。鬼子兵的目的主要是经济惩罚，其行凶程度，以挑破麻袋为止。同以往一样，他们这次也未能斩尽杀绝，有两个脚腿快的人，硬是扛着麻袋，逃出了虎口。其中自然包括妙清。因为她年轻身板好，背的分量少，加上她在长跑上很有锻炼。一经发现鬼子追赶，便抢先跑到最前边。后面脱险伙伴赶上来的时候，她们一同奔向了八里

台。

八里台的盐市，在镇北水码头的堤坡上。妙清放下布袋，知道接头人此刻还赶不到。放下心来，观看水景，她看到汪洋一片的江面，看着东北一带的临水之乡，看着从东北方向驶来的一只一只船儿。忽然她想起自己的身世：那个几年前黑夜别离的人儿，如今怎样了啊。自己已是二十多岁女孩子，等他要等到几时哩！半年前有人传来荒信，说陈舍城做了官到北方来了，不知是真是假。

“呀！已经开市了，你还不把盐袋打开？”

听到同伴的招呼，她才收回心来，打开自己的盐袋，摆到堤坡一字形的盐摊上。货到街头死，同行们都急于把食盐销售出去，换回小米，完成这一趟担惊受怕的生意。妙清并不急于卖盐，她全神注意来往顾客，逐个对他们加以审视。忽然想到什么，她赶紧从麻袋里掏出一斤左右的食盐，用手帕兜住，放在麻袋前面，然后放眼漫看着前来买盐的顾客。经过一些时候，有一名长得老老苍苍，穿的窝窝囊囊的老汉，走近她跟前来，先问盐好不好，又问盐的价钱。妙清说不要钱，拿盐换太州产的多穗小米。两个人又互相商妥了交换的数字，老人回去了，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取来半袋小米。双方用钞票补足了差额，互相传递零票的时候，妙清偷偷交出一个小小的纸条，从而完成了第一次向外传递情报的任务。以后她用同样的方法，到八里台来了四五遭，她万万没料到，最后一次她送的是错误的情报。

## 六

查庆峭知识广泛，又健谈，又健玩，博得了副司令和姨太太的赏识和器重，请他搬到副司令的后院里来了。这里有三间

空余平房，是公馆内的附属建筑，距离公馆后庭也不过十几米。副司令是个勤恳的人，每天一早就去司令部上班，或是去日本军部开会。一去一个整天，有时上下午连轴儿转，直到深夜才能回来。

在这空当里，他的姨太太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是带着护兵上街，便是到戏院里瞧戏。更多的是邀请一帮男女牌友打牌。她的牌瘾真大，每每打到二十圈，如果副司令不回来，就邀请五家打，一家轮留“做梦”休息，直打个通宵达旦方才住手。查庆崑在公馆的牌场里，很快成了最活跃的人物。谁个要到外边买什么，他能支使勤务兵去买。高低柜上放的电话来了，他代替女主人去接。女主人疲倦时想抽一支烟，刚刚掏出纸烟，查庆崑早划着火柴，双手捧在她的嘴唇底下。有一次打牌打到深夜，副司令打来电话，说他今夜不能回来了。于是四家一直打到鸡叫才散场。这次由于查庆崑的捧牌，女主人又打了个三家归一的大胜仗。人走净了，勤务兵离开了，起坐间里仅仅剩下丽棉和他两个人。他小心地为她整理赢到手的票子，凝视着丽棉疲倦惨白的脸色，思谋着怎么对她进行工作，或是如何更能接近她。只见丽棉说了句：“查先生今天为我出力不小……”她站起身时，忽然一阵头旋，说了声“不好”，查少校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异常敏捷地窜过去，把她揽住了。又有意识地扶她到内间寝室，女人在太州跑过旅馆，水性扬花，进屋坐下来后，用含情的眼光瞟了他一眼，查某人相应地回敬了一眼，于是他们便心照不宣了。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韩副司令提前回家，丽棉提议由他们夫妇请查庆崑吃一顿晚饭。三个人又来到太州有名的玉壶春饭店里，丽棉本来不能用酒，因为连日来精神变态，多喝了两杯。脑子一阵发热，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查庆崑为人机警，怕

她言多语失，乘着向副司令劝酒的时候，偷偷注视了丽棉一眼，以示警惕之意。偏是这个举动被人情练达的韩副司令察觉了，他经过思谋之后，忽然作态地说：“嘿呀！我几乎忘了一件大事情，皇军今晚十点，召开紧急会议，我必须通知集团军三个团的主官，按时到会，我该提前走了……”他神色慌张地离开了饭店。

就在这天夜里十点，韩城副司令独自一人，悄悄从大院的另一个旁门处，返回他的宿舍。为了不在路灯光下暴露身影，他转身绕到后廊，悄步走到临窗的跟前，看到起坐间内黑乎乎的没有开灯。他借着前厦映过来的灯光，发现在他经常卧憩的双人沙发上，影绰绰地有两个依偎着的脑袋，他们正是丽棉和姓查的。韩城一股心火上攻，立刻掏出手枪，心里愤恨地说：“我把这一对狗男女送回老家去。”正待对准男的扳扳机的当儿，听到了里边的对话：

“我看副司令对你挺好，我不能对你做出……”

持枪人感到女人是首犯，扭转枪口时，又听到：

“他对我倒是不错，但我是他花钱买来的，不是正头香柱，他有一个失散的爱人，他心眼里经常想着她……”

偷听者犹豫了，想继续听下去。接着男的问女的对他有没有真心，有没有勇气。女方回答宁愿仍弃一切，讨吃要饭也要跟着他。

持枪人又羞又怒，下决心先打死这个小女人。正待举枪射击，听到出乎意料之外的话：

“你既然和我有这样决心，让我把透底话告诉你。韩副司令是共产党，他私通了八路军……”

幽会者还在继续说话，但怒火攻心的窗外人什么也听不见了。他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镜头：贱妇人亲自到日本宪兵队检

举他。他被钉着手铐脚镣押进了日本临狱。想到这里，一阵抽搐，几乎脱落了短枪。时间使他的头脑冷静起来了：黑夜之间，把两个男女打死在自己的寝室，这算什么呢？……如果出手不准，留下活口又怎么办呢？三思之后，他咽下了这口气。暗自说声：“无毒不丈夫，瞧我的！”

从第二天开始，他发现丽棉生活有了新的转变，每每试探着打问一些军队的消息。韩城心想：

“我明白，你身后有人提线……”

通过丽棉的合作，查庆峭在情报来源上又方便又广泛了。一次副司令忘记把文件上锁，从而使查庆峭得到这样内容的情报：太州皇军兵力不足，缩短战线，收缩兵力，确保太州近郊区和主要干线，决定撤退八里台以东小汪村一带三个伪军炮楼。这个行动由韩城亲自率领一个连去执行。……

八里台的盐市上，老苍苍窝囊囊的老汉，又一次来到卖盐姑娘跟前，作完用盐换米的一切交易手续后，姑娘补充了一句话：“查科长还说，这次是大来头，要抓紧时间，把太州的大刀鱼捉到手。”

李副书记舍不得让大刀鱼溜走，因时间急促，转告军区来不及。立即动员了当地县大队近二百人，和她带来的那个警卫排，估计趁敌人仓皇撤退之际，用两百人的武装埋伏阻击，其成绩会是可观的。她便和一名大队副率队出发，提前埋伏在敌人撤退回城的一条必经之路上。不料在他们刚刚进入洼地，敌人两个营的兵力突然迂回过来包围了他们。李副书记发觉中了敌人的诡计，马上率队突围。县大队二百人英勇善战不顾一切损失，拼命外冲。看看突围成功时，韩副司令又亲自带一个主力营包抄上来，结果，副大队长牺牲，副书记受伤被俘，其他重伤被俘的还有十多人。

韩副司令带兵刚刚离开太州城，丽棉即和查庆崑聚在一起，商量今后的生活大计。大计中包括这些内容：他俩今后变成什么关系，留住太州还是离开太州，离开之后又到哪里去。女方想离开太州到其它城市去，查庆崑有心把她带回解放区，可是一来还没和她正式挑明自己的真实身分，二来感到他还不能随随便便把这样一个女人带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去向问题一时定不下来，他们便研究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把副司令这里的家业，全部转移到小女人手里。

“座钟挂表，衣服被褥，沙发躺椅，卖也卖个几天哩！”男的说。

“没什么，我把打鼓儿的找来，一脚儿踢出去就行了，最重要的是银行存款。”女的说。

“存折不是在你手里吗？到银行去，把存折改成你的名字，不就解决问题啦。”

“改名字倒不费事，总得听到准信，万一刚改过名字，他若是平安无事回来呢？”

“回来？”男的大吃一惊。想了想，用肯定的口吻说：“他回来是不可能了。外边见到咱们那份情报，必然派大兵力来包围歼灭。姓韩的领头带队，铁准被当场击毙。”说话人忽然忆到韩副司令也可能重伤被俘。如果那样，共产党优待俘虏，精心治疗，说不定也会活了下来。一念及此，姓查的心里害怕了。要做的事定不下来。女的主张事忙先吃饭，早餐摆好，查庆崑心事重重，难以下咽，女人认为目的必达，足吃足喝，一直等待着她理想中的好消息。

十点多钟，推门进来一个传令兵，请查庆崑到司令部办公

室走一趟。查庆峭看到来人一脸严肃，自己心里有鬼，没敢违抗，也不敢打问。五分钟后，查庆峭被领到一个宽阔的中厅里。他看到这所中厅至少有三个内门可以通到深进的套间，传令兵向一内门走进去，厅里剩上他一个人，狐疑中，从套间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正是他认为已经从世界消失掉的韩城。

韩城凝视着查少校，用不凉不酸的语气说：

“这里有你一个熟人，请你和她会上一会。”

韩城说完，指着另一个侧门要他进去。查少校情知不妙，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朝着指定的套间走。他用手拉开有弹簧的门，看到一位穿着毛篮衣服躺在床上背着脸的妇女。查少校心里一震，手松了拉门。弹簧吱地响了一声，才把床上的女人惊醒。她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查庆峭一眼看出她正是李副书记。顿时一股寒气从脑瓜顶凉到脚心。副书记忍着伤痛，用冷峻的眼光，盯着姓查的，一句话也没说。

“你……你……你怎么来到这地坎？”查庆峭吞吞吐吐地说。

“你问谁，该问你自己！”

“我……我并没做什么事。”

“你已经给敌人做了件大好事。”

“我？……”姓查的脑子一晕，几乎要昏倒，两个彪壮伪军进来，把他立到另一间审讯室。审讯席上端坐着满脸怒气的韩副司令。

“你听着，我韩某人对你方、对你本人以诚相待，想不到你这个下流东西，窃取军事机密。还想借八路军的刀杀我的脑袋。你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削你两个耳朵，倒剪双臂，背上你坑害的地委书记被俘的材料，赶你回到八路军地区去。另一条是把你知道太州的所有共产党情报人员，全部供出来。两条

供你选择，我只给你三分钟的考虑时间。超过三分钟，我亲自将你处决。”

查庆崆的脑子里一时翻江倒海，他不能回根据地去，把地委书记又是军区首长的爱人搞到这种地步，怎么得了。第二条虽然保住性命，他也不能答应。鼓气鼓勇气说：“我是个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的人，你马上枪毙我吧！”

韩副司令不为对方的话所动，仍在留神地看着表。快到三分钟的时间，身材魁梧的韩城霍的站起身来，伸手掏出手枪，厉声说道：“姓查的小子，你中了我的计，叫共产党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现在你居然还敢瘦狗拉硬屎。”说着话咯哧一声，一粒子弹顶进枪膛，同时用枪口抵住姓查的后脑勺。

查庆崆刚才的硬话，原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在有一个冰凉邦硬的东西顶住后脑壳，顿时吓得变貌失色。稍为一想，就哀求着说：“恳求副司令饶一条命，我答应你的第二条。”

一个市民打扮的陌生人，来到杂粮店门口，声言来找妙清姑娘。姑娘接待了这位陌生客人，后者交谈了两三句，掏出一个便条。妙清看到几行潦草的行书字句：

现在有一件重要事情，我必须和你当面交代，见草后立刻随同去人前来。至要至要。

查庆崆

妙清虽然对这个便条感到蹊跷，对陌生的来人也 有所考虑，但顶头上司写的这样迫切，又有来人当面坐催，只好跟随前来。陌生人为了行动快速，没走多远，招来两辆洋车，一路风驰电掣，约半个多小时，赶到了韩副司令的办公室门口。妙清下车后，糊里糊涂的被引到审讯查庆崆的大房间来。

韩城本来打算亲自对她进行审讯，思考了片刻，决定采取



李书记和姓查的会面的办法。由他一名亲信领她去和查某人见面。看着他们之间谈论些什么，以便更好地操纵这一案件的进行。

妙清在一个套间里，见到被散押着的查仄峭，惊怔之余，她想：

“你不是叫我来谈重要问题吗？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相见呢？难道说……”看到查仄峭为沮丧神情，她疑云满腹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来。查仄峭面向着他的交通员，脸上一红一白，也是一句话说不出来，足足两分钟的时间，他终于开口讲话了：

“你和我都犯了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犯下了党和人民不能饶恕的大错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个是死，一个是缩着脖子活下去，就是人们常说的忍辱偷生”

“忍辱偷生？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咳！干脆说吧！这次八里台打仗，使那边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情报是我写的，是你亲自送出去的。论责任，我负主要的，你也得负个次要的。”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舍死忘生，还有责任？”

“责任可大了！”他看了看对方，咬了咬牙说：“实情告诉你吧，因为你送了这份错误的情报，太州支队几乎全军覆没，更可怕的是——地委李书记被俘，押到太州城来了。”

“你这是胡说。”

“我胡说！她是负伤被俘的，就躺在咱们的隔壁屋里。我刚才和她见面了哩！”

“阿弥陀佛”。妙清冲口说出这样的一句话。说完之后，连气带怕，一时昏迷过去了。门外的看守网进来，厉声斥骂着查仄峭的同时，把妙清扶到一把躺椅上，等她醒过来的时候，

姓查的向她哀求：“我可以死，事到如今你恨我也没用，我想咱两个是一起来的，命运把咱俩安排在同生共死的地步。我和你都还年轻，咱们能不能一块儿找个生路哩！”

妙清心如刀割，想说什么，抬眼看了看查某人的脸相，嘴唇哆嗦两下没有说出来。对方从这种表情里，认为她是无可奈何了，轻吁一口气，暗想：如果她肯和我合作，将来对外面谈话口径一致，也许不会山穷水尽的。刚有这种想法，立刻打了个寒噤，忽然想起内线工作一般有明暗两条线。单按内线来说，也不只是他和她。除却外线的交通员外，可能还有一个知道他们内幕情况的人。这个人是谁，他还不清楚，他认为，作为内线交通员，妙清也许知道。临来太州之前，李副书记不是曾找她单独谈过话吗？一念及此，他问：

“和咱们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的声音低得很。

“阿弥陀佛，你想干什么？”她想起李副书记告诉过，隐蔽内线的一个代号，叫“天堂”。

“我想……”查仄峭正要使出劝降手段，咣地一声，门突然打开，副司令的亲信族侄随副官进来。他责骂了查仄峭的劝降无能，并立刻把妙清带走。妙清临出门的时候，查仄峭急切地说：“我忠告你一句话，咱俩可是一条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呀！……”

## 八

妙清被放到一间临时关押人的囚室。她心烦意乱，头昏脑胀，思绪万千。迷迷糊糊中，有人隔窗向她说声“留神床下”。她睁开眼时，看到床下有个小小纸卷。估计是说话者投进来的。她打开纸卷。借着囚室灯火一看，只见有歪歪斜斜的

几行字：

你要顶住姓查的，坚持不承认任何问题，半个小时后，要求放风上厕所。

### 天堂

这个小条对她是一副兴奋剂，一时感到：写字条的人可能就是查灰蜻所不知道的内线同志。她再也安静不下去，更不用说是入睡了。大约还不到半个小时，她便高声提出要去厕所。临时关押人的地方，设备比较简单，厕所都在外边。看守的伪军听到她喊叫，给她开了门，指着墙角矮墙围着的<sup>地方</sup>，说那就是女厕所。妙清奔厕所的路上，听到身后有一种轻微的脚步声。她一回头，瞥见有人也奔这个厕所走来。她一下看清来人正是李副书记。她看清李副书记的同时，对方也看清了她。两人刚要交谈，站在她身后稍远处临视她们的一个伪军说了话，要她俩利索一些，不要磨蹭，伪军说完就到水房去喝水，这是和绝好的空隙，李副书记急忙走上来，正要与妙清讲说什么，后者趋前几步，握住领导人的手，抢先轻轻说声：

“我不争气，白受了你的培养……”

书记左右看了一下，拉妙清进到厕所，附在她的耳根上低声说：“我对你一切很清楚，是姓查的腐化变质，你可要提防他。再者敌人方面不大注意你，只要有可能，你就争取出去。”

“不，我一定陪着你。死一块儿死，出一块儿出去。”

“低声！”李书记手指着厕所的木顶棚，那里有两三个一尺见方的气孔，嗖嗖的凉风从气孔里吹进茅房来。

姑娘明白了领导者的意思，便说：“既然如此，一定是你出去。”

“不行，伤势且不说，你没看到我的衣着吗？他们对我的

“看管上比你紧呢！”

监视者在远处喊她们赶快回去，这次见面没谈出什么结果。

第二天夜晚，再次回到茅房。妙清见副书记的伤势不重，坚持要她走，副书记说要等外面的配合。第三天晚间，天阴得很沉，光线暗淡，妙清先被放风出来。等了一些时候，副书记才被押出来放风。一进茅房，妙清飞快帮助女书记脱换衣服，书记还要推让，她催着说：“我从小学的吃亏饶人，和你争先，那多罪过。没说的，快点动作。”刹那间，两个人把服装互相换好。妙清用肩把女书记扛起来，女书记也是纤细的身躯，攀到墙头处，即从气孔里探出身去。妙清很快听到双脚落地的声音。她默念一声“仙佛保佑”，知道外面已经有人接济，只要不立刻引起骚动，越狱就算成功。经过一分钟的安静，妙清初时惶惑，渐渐也就镇静下来，蹲在茅房里，等待事情的发展。愣了一会儿，外面伪军前来喊着要女书记回去。她为了拖延时间故意代答到：“再等一会儿。”再次来催的时候，他仿着女书记走路的姿势，蹑蹑着走出厕所。临视的伪军倒是用手电朝她晃了一下，因为两人腰身相似，又换了衣服，妙清躲闪光时用手捂着脸。看守说一声：“走”妙清不敢答话，以桃代李，跟着回到了女书记的牢房。

韩副司令发觉这一越狱行动时，已经是一刻钟之后了。他一面悄悄派人四出追缉，一面叫两名亲信押着妙清来到他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有三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屋子角落上，有一张大办公桌，摆着电话和办公用品，桌后是一把大型的皮转椅，韩城看来又焦急又疲倦，全身躺在转椅中。妙清进来站在距他五米之外的时候，他嘴里叼着纸烟，眼睛盯着房梁，正在思索如

何处理越狱的事件。亲信上前向他报告，说犯人已经带到。他已知道这是个冒名顶替者。由于心情急灼，一连串的发问：先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再说你们合谋逃走的事。

对于这些发问，妙清一句也没有回答，副司令恼了，大声说：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不想说。”她的语音很低。电灯的光线比较暗。审讯人和她距离稍远，再加上她低着头，使他没法看出她的颜面。但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也满带着为韩城所耳熟的声音。他便立刻改问道：

“你是天津卫一带的人？”

她仍然没有答话，韩城急了，伸手掏出短枪，用力向桌上啪地一放：“不说我马上枪毙了你！”

妙清一惊，这才抬起头，端详着座上的审讯人。她看到的韩城，身穿一套薄呢子戎装，戴着大沿军帽的脑袋下留着大背头的时髦发，最能传神的眼睛，她一点也看不见。因为他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两个水晶片上闪闪反光。唯一能看清楚的是他留了一口仁丹胡须。即使这样的特异服装，她仍然感到象是在哪里见过他。正思忖中，韩城急白白地高声说：“快说，你们两个在厕所里是怎样一气同谋的？你知道她跑到哪儿去啦。”

妙清抬起头：

“她跑掉啦？”

“她——跑——掉——啦！”韩城喃喃地作出这样肯定的答复，是因为他仿佛在哪里见过她，竭力搜寻记忆，竟然忘掉了他们之间是审讯与被审讯的关系。

妙清最担心李副书记跳墙后跑不掉，现在从这位副司令嘴

里，得到了证实，心里感到特别满足，一时情不自禁地喊出她的口头禅：

“阿……弥……陀……佛。”

谁也不会想到这么短短的四个字，竟对正面高座上的伪军头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作用。他象是把一切都醒悟过来了。只见他象着了魔症似的说着：“你……你……你……你，”说过这几个单字之后，立刻吩咐他那两名心腹，要他们站到房前房后去值岗。又叫他那当副官的族侄把守了这间审讯室的外门。周围布置妥当之后，审讯者离开主位，推开内室，指着一套沙发，要妙清进去就座。

妙清进入内间，但她没有入座。韩城用了十分友好的态度问道：“原谅我问唐突，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当年在古灵寺呆过？”发现她既不肯定也没否认，便更加大胆地说：

“你可是当年的妙师傅吗？”

妙清抬起眼睛望着她的敌人，竭力保持住镇定。这时她听到对方说：

“你忘记没忘记这样一个人，当年你跑城的时候，他多次来保护你；你在禅堂后山石休息的时候，他几次冒着风险去看你；在五年前分手的夜里，他发誓有朝一日前来接你。你答应等着他，一直等五年。”

“这个人在哪里？”

“这个人，”审讯人脱掉大沿军帽，摘掉金丝的茶晶眼镜，露出他的浓眉大眼，露出耳朵上的拴马桩。然后慢慢踱过来就近妙清说一声：“妙清，久违了。我就是当年的陈含城，离开你后，我到了大后方，进入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在国军里干了一年，通过北京的治安总署来到华北，改名韩城。”

“你就是陈含城？”妙清疑团满腹地站起身来，想起副书

记告诉她的那句敌我分明的话，撒身躲在两米之处。“不，不行！你既真是陈含城，咱们也早已各自东西，各人走各的路了。”

“我们怎么能各自东西呢？”陈含城说他到北方来的目的，除了乡土观念，更重要的是为寻她而来。他已经多次派人到古灵寺一带探询她的消息，而消息是石沉大海。……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个……眼前……”

“眼前，关于你，我还是当年那句老话，对你绝没有坏心，我一定想办法，使你摆脱在这儿的一切牵连。不过，你得把你们的一切事情，实实在在的告诉我。”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任凭你。”

“姓查的和那个逃跑的女人，我已经告诉了日本顾问，并且向宪兵司令部备了案，最后怎么处理，我要听人家的。至于你，一来不是重要人物，二来没向日军方面上报。我完全有能力把你留在我的身边。不过，为了不使我在日本人面前为难，你该帮助我。把姓查的撂倒，把逃跑的女人抓回来。否则，我对你也是有心无力，只好让你回去坐牢受罪。”

“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

“你不帮助我可以，我总得先帮助你。好！等着瞧吧。”

## 九

妙清回到牢内，思想更加波动。李书记是否能够彻底脱险的事，已经咬着心。早已变成一池死水的私人生活，又在心头微波荡漾。对昔日的陈含城，由于他当时对她多方关照，她确实对他倾过心。当时只是由于害怕舆论压力，才没敢同他私奔逃走。可是对于现在作为伪集团军副司令的韩城，感到他们之

之间已经隔了一堵墙。“有他掺合进来，今后坐牢的日子里，恐怕更难对付了。”

她正在忧思如焚的时候，门外有人开锁，接着推门进来一个为她所不认识的陌生伪军官。他透着诚恳态度告诉妙清：说他是韩副司令的族侄。据他所知，韩副司令对她确无恶意，是真心想把她救出去。他要妙清谅解韩城的处境，他的正司令虽没经常住北京，把日常军务交给副司令，但遇到重大问题，仍然一一过问。再有日军方面对韩城卡得也很紧。最后他把韩城没有正式结婚只买了个小老婆、和查庆崐勾搭小老婆是这次事情糟糕的主要原因，都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妙清听此人说的很诚恳，很实际，感到应该相信。她甚至猜想这个副官族侄，可能就是查科长所知道的那位内线卧底人员。甚至那天夜里的小条就是他写掷的。但她没有相信他的话，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一身伪军皮子呢，很可能是韩城派来替他说好话的。妙清没有说任何话。

一个钟头之后，妙清被领到韩副司令的公馆来了。这里与其说是审讯过堂，不如说是设宴招待。公馆的客厅里，摆了一桌酒菜，许是为了讨女人的欢心，餐桌当中，竟插了一瓶应时的夜来香花。族侄副官象招待贵客一样，让妙清坐在大双人沙发上。妙清谢绝了送来的单刀牌香烟，副官又递来一杯喷着香味的清茶。妙清虽然口干，没有伸手端杯。门转手作响，韩城慌张又兴奋的进来了，挥一挥手，副官退到门外。屋里空落落的剩下他和她两个人。他近前来想和她握手，对方没伸手。他自己羞惭地笑了笑，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文书，交给妙清观看。这是一张由查少校亲笔写的招供。内容说，妙清只是他查庆崐的同乡，在城里磨房当苦力，不是什么八路军的交通员。对李书记也作了重大的改正，说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区村干部，他查



仄峭为了邀功取宠，故意夸大其词的。

妙清看完材料，知道了韩城的用意。但她只淡淡地说：“这能够说明你的什么，对我能起什么作用？”

“你的心情我很清楚，事情远不止这一张纸，你等着瞧好吧”韩城倒一杯饮料递给妙清，妙清也没喝，把杯子放在茶几上。一会儿，忽然集团军寄押犯人的地方起了火光。火逐渐升腾，映得会客室玻璃闪亮。韩城松口气，他这才告诉妙清，为了摆脱被动和可怕的处境，为了妙清的安全，也为了他自己报仇雪恨。一个小时前，他亲自去布置了一幕戏。把丽棉穿上囚服，推到李副书记的囚室，查仄峭写完材料，也架到丽棉的隔壁，门外堆了汽油和引火物。让李书记变成顽固自焚，让这一对轻薄男女不再生事饶舌。

“妙清！”韩城说明他的用意之后，踌躇满志地说：“我算对得起你了吧。也算是对你的一点帮助吧。至少也表明我是真心实意吧！”

妙清没答话，捧起茶几上的饮料，猛吞了一口。

囚室因是几间孤立的旧房子，集团军司令部虽有人救火，由于有韩城的亲信阻拦，火救得很不力。可是世界上任何看起来顺利无阻的事情，总会起这样那样的波澜，囚室火烧正旺的时候，偏是碰到日本宪兵队巡逻。他们闯进伪军司令部来，亲自指挥救火。灭火之后，他们发现一个烧成灰烬的女尸，另一个男囚，受份很重，并没有致命。这个男囚忍受着重伤，向鬼子的宪兵队提出请求：请求带他去见鬼子宪兵司令，说有重要的军机大事，要和皇军交谈。

## 十

第二天晚上，在一个小的院落里，韩成穿着便服，和妙清

对面交谈：

“妙清，我好喜说重复话，我对你绝没有坏心思。现在把你安排到这样的地方，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过去我多次保护你。我没有变，我还是当年的陈含城，对你还是当年的那颗心。”

“你把我转移到这地方来，想着把我怎么样？”

“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担了多大的风险。姓查的投靠了日本宪兵队，亲自四处捉拿那位跑掉了的女书记。叫他闹的，日本人对我也产生了怀疑。只是抓不到我的证据。我在这样情况下，变尽法儿掩护你，请你转移到这地方来，你还不答应我呀。”看到她不为所动，便说：“我问你，共产党到底给了你甚么好处？”“共产党没给我什么好处。而且我也没想从那里得到好处。”“那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太州，为吃为穿，为官为财吗？”“我为的是你没有的，你有的这些我都不稀罕。”

“可叹你从小吃斋念佛，受苦受难，还俗之后，又跟八路军受苦。太州这么大的城市，有几个象你似的，把脑袋掖在腰里出来卖命。将来日本人离开中国，太州的人们照常生活着，很多人会比你活得好得多……”

“请你不要多说了，人活着不光为生活的好。当年我们古灵寺很富足，师祖生活很苦，为甚么呢？”她想起李副书记说过谁争取谁的话，便引申着说：“为了走一条理想的路，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该回头了。让我说句透底话，你对我若有真心，除非你跟着我走同一条路。”

“我不会跟你走到八路军那条道路上去，共产党先甜后苦，今天说好听的，将来也得整死我。你若答应和我在一起生活，我可以扔掉这个副司令，咱们一块回南方去，供你重新念书。甚至于，我可以通过家庭的门路，咱俩一块出洋到外国

去。”韩城说着凑近过来，意思是想和她表示亲热。

“请你离我远点！”妙清站起身来显示回避的态度。

“我绝不勉强你，咱们谈判一下，火后方你不去，共产党我不投。暂时留在太州，留在这个小院里。闷了偷偷出去走走，清闲了，替你替我，都好好想一想。”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妙清在族侄副官便装陪同下，秘密来到太州城的城隍庙。城隍庙的神像早已经没有了，可是在阴历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仍然有不少的善男信女前来烧香。庙宇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两厢有无数商家铺店，也有早上支摊晚间收业的临时摊账。妙清挑选这个地方，不单是为了她喜欢庙宇。她知道这一带有个估衣铺，是八路军情报网的点儿。眼前有栉比相邻的好几家估衣铺，无法断定是哪个，心里阵阵焦急。不料陪同她的副官此时竟悄悄向她建议：要她到隔两家的天成估衣铺里去挑一件可体的衣裳，她也没有多加考虑，就按照他指的门脸走进去了。天成估衣铺的房舍很宽阔，里面吊挂着一竿一竿的长衫服装，看起来象话剧舞台上的一道道幕布。她进门时，副官留在门口。当她走进第二道幕的时候，有人隔着幕布拉了她一把。幕帘撩起时，瞧见拉她的乃是一位贵妇人。她戴着墨晶眼镜，长发纷披两肩，穿一套丝底暗撒花的夏季旗袍。妙清正惊异对方错认了人，只见这位贵妇人摘掉墨晶眼镜。妙清突然惊呆了：

“是你？李……李大姐！”她不敢喊李书记。李书记正要和她谈话，副官匆忙闯过来。妙清正在吃惊的时候，副官向副书记说，姓查的带着两个便衣特务，也来到了城隍庙，看样子是秘密搜寻李副书记的。他要她们转到后账房的一个小套间去谈话。至此妙清才真正明白，这位副官原来是一位皮白心红的人。事后知道几次隔门递条子的事，接济李书记越狱的事，都

是他在暗中作了内应的。和领导人这次会面中，妙清知道查庆峭已经彻底背叛了革命，他估计李副书记虽然越狱了，一时还出不了封锁严密的城关岗卡，他便千方百计想把李副书记抓住，向日本人那里献功。只有把李书记平安的送出城去，才算使她最后脱险。联系到妙清，副书记认为：从韩城这里，暂时还不至于发生问题。姓查的直到目前还不清楚妙清打救副书记出狱的事，也不晓得她和韩城的历史渊源和她当前的处境。但对姓查的这样的人要严加提防，因为走上这种地步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

妙清和副书记分手后，由副官陪同妙清从后门溜走。路上他们商讨如何掩护李副书记出城。副官说出城有两个条件，一是摆脱查庆峭和日本宪兵队的监视，二是能搞到特别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只发给敌伪高级官员，韩城自己有一个，因为他经常使用，侄子副官也不敢盗用，怕被发觉后，无法在这里隐蔽下去。副官要妙清把这个困难承担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韩城又来到妙清的住所，继续商谈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他是逼着妙清表态。妙清面带愁容，说她没心思谈论这样的问题，说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今天下午出门买东西，几乎与查庆峭走碰了头，险些被他和特务们抓了去。她说只有先离开城里，到外面安静地带居住起来，才能安下心来想想生活方面的事。

韩城也感到妙清应该暂时回避姓查的，免得招惹麻烦，便答应给妙清在东关和东郊找一妥便之处。因为东关住的伪军，正是他直接掌握的那个团。妙清趁这个机会，提出索性迁到八里台，彻底摆脱城区。韩城感到八里台在东郊以外，算是主要据点，他所辖的三个大炮楼，还有一套政权警务组织，安全上没有问题。他想：只要你答应和我恢复关系，迁就点子也没

问题，他便同意了。

第二天的清晨，韩城携同妙清，在两个亲信护兵的陪伴下，乘车来到八里台的临江酒楼。

临江酒楼是韩副司令的老站场，每次军事行动，只要途经八里台，必然到这里足餐一顿，畅饮几杯。今天他们四人来到这里，酒楼刚刚开门，只有一名老伙夫收拾院落，打扫清洁卫生。

他们推门进院。迎面是一座两层的小小餐楼，楼下是通间，能摆五六张桌子。楼上有里外两间，一骨脑儿能摆三张方桌。

韩城权高势赫，当即告诉打扫卫生的伙夫说，楼上的房间全部归他占用，不许放任何顾客登楼。又派护兵在楼门处站岗。吩咐完了，他挟着提包领先登梯上到楼顶。妙清随着刚一进入楼上前间，即闻到一股随风飘来的水湿空气。她迈步进入后间，隔着后窗玻璃眺望，看到酒楼原来紧挨着水码头，一片深遑碧清的河水，再稍远些的地方，有很多靠岸的船只，那里正是她第一次来太州的地方。当时她曾伫立在那里，同查科长接头会面，然后分别进城，去争取一位他不知姓名的敌伪军官。曾几何时，查其人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贪恋一个女人，竟堕落到可耻的下场。而那位军官，竟是她当年的情人。现在因为对她的追求，竟随着她来到这个表面是敌人大兵统治，实际上共产党也能秘密活动的地方。一时想到佛家说的大千世界，既复杂又多变，同志变敌人，敌人变朋友，这里边真有因果报应哩。韩城瞧见她有些发呆，不知道她的真正心事，安慰着说：

“这地方比城里安静得多，咱们先在这里用了饭。回头我把镇长叫来，找一处背静的小四合院，供你居住，要多清静有

多清静。烧香念佛都可以。”

“清静倒是清静……”她心事重重，想起和副官商定的计划，该由她来突破，但不知如何开口。

“大概你是感到一个人太寂寞吧，这不要紧。我经常来，还可以给你拨一个勤务兵，雇一个老妈子。”

他这段话，给了她一种启发。顿时思想里闪出一股火花，脸上露出了稀有的笑容。她表示：不要护兵也不要老妈子，在她干活的杂粮店里，有她的一个姑表姐。要是能把表姐接出来，和她同居作伴，使她能够扫地闭门，烧香念经，她就可以安身立命地呆下去。韩城看到这是他们从太州相见以来的第一次微笑，马上答应了这项要求。并向她保证着说，找到了住房之后，不出三天，准能把她的表姐接出城来。

“不要等三天，我马上要你派人去请。”对于她的这种要求，韩城也考虑到要请的表姐是何等人。但觉得无论甚么人也脱不出她韩副司令的手心去。因而也就同意了。刚要派楼下的护兵开车去请，妙清又提出要护兵带上特别通行证去。对此，韩城不大同意，认为既然她表姐是个城市居民，用不着这种通行证。妙清带着恼意说：“不动你那通行证怎么行，四门四关都有秘密特务搜查，如果查出是我的亲戚，连累到我，也必然连累到你。不光这样，光一个勤务兵办不了这件事，还得先到公馆，请副官带上证件跟着去杂粮店接人，并由他护送出城来。”

韩城听了闪着脑袋，觉着这事情有点蹊跷，觉着妙清虽然是女孩子，是自己心上的情人，但她终归是八路军派过来的人。她会不会借我的通行证来搞什么想不到的事？”他甚至想到这个表姐会不会是那位越狱逃跑的人。

“这点小事你要不肯办，别提租房的事，连这顿饭我也不

吃了。”她显出异常生气的样子。他不愿让她失望，胸中也有了主见。他立刻从火提包里，拿出特别通行证，故作慷慨地说着：“我同意，完全同意。”他探头向楼下高喊护兵上楼，说：“你快回公馆去，告诉副官，拿我的通行证，去芬芳胡同杂粮店，把妙清女士的表姐接到这里来。我们要一起共进午餐。注意让他们出城时走小东门。”

妙清心里震动了一下，知道韩城不是好惹的人。把李书记接到这里来，不是从狼窝来到了虎口了吗？但韩城已经遣走了护兵，那个带挂斗的电驴子也已开动，要想挽回也是不可能的了。心头一阵郁郁不乐，回过身去，推开二楼的楼门，这里有直通户外的楼梯，她无言地步下平地，推开后门，眼前便是河岸，再有一箭远的堤坡处，是她不久前摆盐摊的地方。今天不是集市，整个堤坡倒也清闲，她正要迈步出门，韩城跟上楼来，把一只七星子手枪交给她，要她作防身之用。她摇了摇头，说自己不会使用。他告诉说，只要扳机头就响，并要她试打一枪。她比划了一番，怕引起别人注意，没敢放响。

他跟着她出了后门，登上河岸，妙清看着洋洋的河水，不知由于什么心情，她说：“这么深的水，一突足准能淹死人吧？”他打趣着说：“淹死的都是肉眼凡胎的芸芸众生，你是慧航普渡过的佛门弟子，当然例外。”她听了这句话：“含城，我要是能够普渡众生，把你渡到极乐世界去，好不好？”韩城马上说：“你那极乐世界，不是我理想的地方。至少要看几年，看到日本人真正失败的时候。”妙清看到韩城这样的人，肯定是不肯跟她走，至少是目前不能跟她走。便不再朝这方面谈。

再回到后楼的时候，八仙桌上，已经放着四大碟冷荤酒菜，还有一瓶白酒和香槟酒。韩城见了一时兴趣很高，他把盒

子弹和拉锁提包放在供我休息的床铺上，回手打开一瓶香槟，一口气把香槟吃完。忽然想起什么，看了看手表，他说：“你表姐也该来了。”妙清还没答言，跑堂的从内楼梯下露出脑袋，问是要鲤鱼还是要鳊鱼。妙清估计此人问话与自己有关，抓住机会说，她到灶上看看，哪一种鱼新鲜，顺便看看表姐来了没有。

妙清来到厨房，果然有一位不熟识的人，偷偷给了她一个便条。内容说是李副书记已经安全出城。副书记要她寻找机会，速返根据地。她想：此刻只要不上楼，即可走出临江酒楼，只要走到街头，必有我方便衣队员前来接济，何况韩城要她出来迎接表姐，借着这个词儿，完全可以出去。楼下值岗的护兵知道副司令对她的尊重，也绝不敢干涉她的行动。她拿定主意，离开厨房迈出前厦，一直走到酒楼外院的门口。正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刻，酒楼外面一阵骚动，日本宪兵队长亲自乘车到酒楼院里来了。妙清转身返回酒楼。楼上的韩城也发觉了楼下的情况。韩城想到妙清的前途和自己的处境，马上作出了决断，快刀斩乱麻地说：

“宪兵队是对着你来的，你要马上躲开。”

妙清在非常情况下，听到让她躲开逃走的话，一反多日来对他的冷漠态度，她说：“我走之后，你怎么办？我不能连累你。”

“你若不走，我对你的一切掩护，都算是枉费心机了。”

妙清被韩城的话打动了，上前挽住他的手，说：“含城，咱两个一起走，逃到根据地去！那边的一切，由我负责任。”

韩城冷静了一下，说“目前我去共产区，没有可能，你快



逃离，从后楼出去，顺着提岸跑，再迟就来不及了。这里有我顶着。”

妙清下楼时，他又把那支七星子短枪交给她。接过枪，她急步踱下楼梯，推开后门来到河堤岸。迎面是洋洋河水，水面有来往漂船。她向有帆船的方向跑去，心想：如果韩城拖住鬼子的宪兵队长，我可以乘着帆船溜走。更可以穿过前面的胡同绕到前街，只要飞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混到街头的人群里，就算鱼儿脱网了。这样作想时，禁不住回头瞧看，还好，后面没有人追上来，心里更踏实些。“好在副书记脱险了，舍城的事回去再说……”思念未已，眼前的出路使她发生了踌躇，前面将要过胡同口，再远些是帆船猬集的水码头。去码头上船彻底脱险，距离远，胡同近，但没脱开八里台，去码头还是穿胡同，她一时下不了决心。矛盾中，从胡同口处探出一个小圆脑袋，他是查仄峭。

“妙清！你别跑啦。”妙清一惊站住脚的时候，听到姓查的说：“我希望你同我合作，其条件是 把李副书记交出来……”妙清也顾不上和他争辩，想推开他硬冲过去。这时陆续从胡同里冒出一群人，她知道他们是查仄峭的同伙，只得返身又朝回跑。查仄峭吆喝着追上来。妙清一气之下，掏出枪对着叛徒连连勾火，当当几枪，姓查的当场倒地。

除掉叛徒，使妙清大吐了一口气。“从此不论是李副书记和我本人，甚至加上他，都脱开纠缠了。内线工作上，也扫除了一个大障碍。”她心头泛起新的希望，扭转头往回跑。她有这样的自信，拿出当年跑城的本领，在穿岸坡顶奔驰几百米。不管身后有多么彪壮的汉子，也很难追及她。她知道回头路上，仍有胡同，仍可在一段距离后，钻进胡同转入大街。那时也许能得到地下工作者、或是我方便衣手枪队员的支援。一念

及这些，浑身长劲，步子更加飞快了。迎面不远处是临江酒楼，跨过酒楼没多远，也是一条通向八里台大街的胡同。她把这条胡同当作心目中的救生圈，拚着全力奔驰前往。不料眼看跑到酒楼后坡的时候，从救生圈口处又窜出来一帮鬼子和伪军的混和队。他们拥出胡同便齐声高喊：

“捉活的，别叫她跑掉，皇军要捉活的。”

“她跑不了啦，除非钻到天上去。”

情况极端严重了。她不知不觉中，眼泪早流下来了。“李副书记呀，神佛保佑你早早脱险吧。你的妙清可要遭大孽了。”刹那间又作如此想：“共产党人讲究抵抗到底，我虽没入党，也不能束手被擒，应该抵抗。”她才想起手中有枪，面向迎头的敌伪，使劲抡火。七星手枪一抡到底，没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弹雨射到迎面敌群，象雨点洒在大沙漠上。有无实效，她根本不清楚。

两路夹击上来的敌人，至少有百十名。摆在妙清面前的是死和屈辱的活下去。因为汹汹糟乱的喊声里，都强调着“捉活的”。她估计这必是鬼子头目的主意。如果敌人要她死的话，有几个妙清早饮弹卧倒了。“妙清呀！你才二十二岁，人生之路你才刚刚起步。不！我是堂堂的中国人，我绝不愿耻辱地活下去。”挥一把泪，她看手中枪，枪无子弹，变成一块废铁。又看了看掠在身旁的深水，想纵身跃水，估计也达不到目的，敌人会很快把她打捞上岸。由于找不到自杀之路，她竟停止了脚步。这当儿，她忽然听到酒楼上有开窗声，抬头看时，窗户开启处，探出了韩城的半截身子：

“妙清！快上楼来，跟我一起回城里吧！”

“你不跟我走，我也不会走你的路。”

“宪兵队长下楼去了，你拧不过他们。”

“含城，你要真心疼爱我，就向我开枪。”她瞥见两边追逐者更临近了，双手合掌，声泪俱下的祈求着说：

“含城，多少天来：我始终没答应过你。现在我正式答应：我是你陈含城的未婚情人，条件就是向我连开三枪！”

“妙清，我的亲人，我可怜你，我更佩服你，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要干下作事了……”

一只颤抖着的手，握住三把盒子，从窗口探出来，对准自愿牺牲者年轻秀气的头脸，连续飞来三枪。弹不虚发，枪枪击中。这个从小吃斋念佛的年轻姑娘含着如归如偿甚至面带微笑的平静表情，一阵痉挛，仰面朝天，全身躺倒在漂流漂流的深深江水里了。

1979年10月13日初稿

1980年3月13日修改在北京

# 春天的童话

邁罗伟

## 第一章

### 1

我们握了手。

出乎我的意料。眼前却是位仪表堂堂的人。他那魁梧的身材、有神采的明眸，又高又宽的前额，透出正直、大度和聪慧。他的衣着非常朴素，神态安详自若。现在细想，当时无论哪一点他也不算得人们惯常认为的“仪表堂堂”，但却偏偏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好印象。也许，因为事先我以为他是位干瘦的老头，没想到却这般魁梧，才使我好感骤增吧？

他的大手温暖而松软，那轻轻的一握不紧不慢，仿佛他每天不知要握多少人的手，早已不经心一样。他注目地望望我，却又有意识地将目光挪开去，不免使我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大概很世故吧？那秃了顶的头可真亮，里面藏着多少作人的智慧呀！

“来，我们到这屋来谈。”

他拧开了门。这是个空空的陈设讲究的会议室。我们各坐在小茶几两边的沙发上。他操着说不清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口音说道：

“《过去的故事》我看了，想提点我个人的意见。”

“我用纸记下来行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可以。你带纸和笔了吗？”他的声音不高不低，沉稳中显着随便，严肃中溢着柔和；在我听来，十分舒服和亲切。这

是我的第一篇文学创作，现在，将听别人评论它，而且是一位我十分尊崇的人，这滋味，多么陌生而又令人感奋！他会说什么？我敬畏地悄悄望了他一眼，回答道：“没带纸，只带笔了。”

“我去拿纸。”说罢他站起来，起身的姿势象是有些费力。他开了门，大约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很快，他拿来两张十六开的白报纸，递给我，又坐在原处，目光无目的地看着前面，有条不紊地说道：

“首先，《过去的故事》能够让人一口气看下去。我一天中看了两遍。你是能写好的，你具备写作的素质。以前，你写过什么文章吗？”

“没写过。嗯……不过，小学四年级时在一本书上登过一篇作文。”

这句话简直使他要笑起来，但他又极力忍住了。

“那算什么？”他微微一笑，那神气，就象在对待一个无可笑的小孩子。

我这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也只是在心里。我生来不会害羞，也从不记得三十二岁的我何时脸红过。平时，我一看到作品中动不动就写“那位少女羞得垂下了头”之类的句子，心里还有些反感呢！

“有些地方要适当剪裁一下，”他又说，“否则语言罗嗦。比如你哥哥写的那些论文，只提一些精髓就可以了，怎么好大段地写在小说里呢？劳改农场的风景写得太长，可以一带而过。在那种环境下，极左分子把‘我’的一家弄得家破人亡，‘我’把心情寄托于大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这话就象一份温暖的小溪流过了我的心。我从没有听过这么能理解人的、在事业上鼓励我的话。是的，中专毕业时我

才十九岁，所学的专业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没人鼓励我从事文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便因为在本子上写了几句一点也不反动的話，被红卫兵送公安局去专政，劳教三年，罪名定为“思想反动”，更没人用这些话鼓励过我；随后便是下放农村，嫁人，离婚，又嫁人……这些年，由一个颇有事业心的学生变成一个混混沌沌，粗野麻木的农民和家庭妇女、城市无业游民，不但根本没人鼓励过我，连自己心底仅存的那一丝丝事业心也几乎完全泯灭。而他——这位可敬的何净同志，是第一个给我鼓舞的人。我怎能不觉得温暖，怎能不感动呢！

“唯独男主角刻画得差些。”他又说，“‘我’不爱那个残暴的丈夫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爱上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但那个男主角究竟有什么可爱之处呢？让人看不出来。”

“可我……当时就喜欢他了。他脾气好。”

话刚落音我就后悔了。虽然我半低着头，握着笔，却感到了他轻微的、谅解的一笑。哦，他一定在笑我的“不打自招”吧？我简直不敢抬起眼皮，更加握累了手里的钢笔，连手心都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而他却象没有理会，用父亲般宽厚大度的声音说道：

“也许，书里的‘我’所以爱上那样一个人，只是想找一种精神安慰——因为过去受的苦太多吧。但是应当把来龙去脉和所有的想法交代清楚。否则读者不理解，文章就没有说服力。”

“精神安慰”？——我不由心里一动。我从没听过谁如此评论我的行为和我的过去！《过去的故事》是以我羽姗一家的真姓名写的小说，我口头说是小说，其实，其中的时间、地点、情节、对话、心理活动，无一不是按真实情况来写的。现在却经这位长者一语道破我那爱情的实质，不由令我打心底里

敬服得倒抽一口冷气。难道，他比我自己还认识我、还了解我吗？那宽大的闪闪发亮的额头里，果真藏着许多智慧！而在我“不打自招”后，他说话还用“书里的‘我’这样有分寸的称呼，这使我心里便又添了一丝感激。

“你哥哥比你大几岁？”

“四岁。”

“杰出的人才！”他喟然叹道，“我们根据你父母给我们报社写的上诉信，派了四位编辑去中级人民法院查看你哥哥的存档，整整有六十四大本卷宗。四个编辑匆匆看了三天，基本断定是个冤案，我们把意见对法院讲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显得黯然神伤，仿佛为哥哥二十七岁便被枪决十分愤懑和惋惜。

“您在理论会上的发言材料我都看了，谢谢您为我哥哥呼吁。”

“你参加那个会了？”

“哪儿能呢！我一个无工作的家庭妇女，怎么能有资格参加那个会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找来给我看的。”

“现在你的户口还在东北吗？”

不。去年秋天办‘病退’回来了。”

“哦？”

“其实完全是碰运气。要不是事先知道我的档案已经丢了，我再有病，也是不敢冒充知识青年去办‘病退’的。”

“我想你的政治问题会解决的。凡是文化大革命所处理的思想犯案件，都要重新审查。”

“真的？”我不由睁大了眼睛盯着他。可是，我又不敢相信。从我小学五年级——一九五七年我的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以后，我一家就没有好过过。二十二年打下的深深的烙印，

岂是他一句话所能消除的呢？”

“这是最近的中央文件上说的。你知道就行了，不必去说。”

他多好，他多好呀！第一次见面竟这么信任地告诉我重大的机密！我心里又涌起一阵感激。

“噢！”他叹了口气，“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多少杰出的人！在你的作品里，恰恰是这个时代背景写的不够。书里的‘我’为什么会结那次不得已的婚？当时的不得已描写得不细致。你有生活，下下功夫是能写好的。要是我，就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生活。”

“这报社里的生活不也算生活吗？”

“这算什么生活！——好，大概就谈这些吧。我送你一些稿纸。”

他站起来，指指长桌上早已放好的一摞整齐的稿纸：“看你这本手稿，五颜六色，象五彩大杂烩，太不象样。纸不够再来取吧。”

“这些纸是我画灯纸剩下来的。浅红、浅粉、浅蓝、浅绿，多好看！您不觉得象彩虹吗？”

“什么彩虹！”他笑了笑，“好好写吧。如果写好，我帮你在《时报》上连载。”

在报上连载？天！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这令我极为震惊的承诺，使他的形象在我眼前骤然高大了十倍。他伸出右手和我握别。我心里在闪烁着怎样感激的泪花呀！

## 2

时代真的变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我们，真的能抬起头来吗？呵，再让我好好重复重复那句临别赠言——“在报上连



载”，……高兴、鼓舞、力量，从四面八方向我拥抱过来，从头到脚，以至我的每一根毛发，都被幸福和兴奋紧紧地裹住了。走出报社的大门，忍不住几次回头瞻望那土黄色的七层大楼。

那天是四月十六日，星期一，天气分外暖和。太阳用她那热情、金色的大手抚摸着桃花、梨花的骨朵。她们象在欢笑，竞赛似地开放着，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杨柳吐出一团新绿。我仿佛听见了树干里叮咚的流泉，仿佛看见了涌泄的琼浆如何将千万个蓓蕾催绽。白云变换着裙衫，时而象天鹅的羽毛，时而象沙漠的波纹，时而象鱼儿的鳞片。复苏了，一切都复苏了！连人们的脚步，连奔驰的汽车，连广告的大牌子，都在复苏、在更新。万物都忽而有了新的生命。我的心象丛林，象田野，象湛蓝的天，燃起一片绿色的火——春天的火，奋发的火，又象有一股清甜的小溪流，莹洁碧绿，又凉又鲜，淙淙地从我心里淌过……那是什么？那是去年理论会上他的发言呀……

……从地下堆到屋顶，整整一库房麻袋，每一个麻袋是一个政治死刑犯的存档。我们从这些麻袋中翻找出羽凌的。麻袋里整整有六十四大本卷宗。他们用尽了手法来折磨这位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一个月审问达七八十次，采取的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伪证和逼供信。这还不算，伴之以肉体的折磨、背铐、重镣、禁闭，让其它犯人殴打他……并连续四十天拉到市内进行惨绝人寰的批斗。一切法西斯暴行都用尽了，可是羽凌呢？不低头，不交代，不认错，因为他没有错。他只是写文章攻击了姚文元一伙，他只是在学生办的小报中，揭露了血统论的反动性，他只是在

日记里反对了个人迷信，他有什么错呢？他明明知道，如果认一下错，他是能活下来的，可是他没有失掉气节。现在，我的朗读他的几段日记……

在坐的诸位同志，你们听了以后有何感想呢？早在十年前这位年轻人就指出了个人迷信的危害。他不是党员，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成绩虽然优异，却连大学都考不上。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但是，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十年前羽凌尖锐批驳和指出的问题，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吗？是时候了，同志们，我们这个被封建迷信愚弄了上千年的国家，是该醒醒的时候了！天安门“四五”事件，就是沉默的爆发，就是思想解放的急雨；而羽凌的思想和羽凌的精神，就是雨前的雷，雨前的风！

……

那一天，我正在家门口的菜摊买菜，分别十多年的好朋友岩岩呼叫着我的名字朝我奔来，欣喜地告诉我理论会上的这一喜讯。我兴奋得跳了起来，菜篮失手掉在地上，萝卜叽里咕咚地滚出去好远。

“世道真变了吗？”我仍半信半疑。

“变了，真变了。现在的政策是得人心的。”

“何净是男是女？多大年纪？”

“我也不知道。”

“能找到简报看看“吗？”

“我想想办法。对，我姐姐的一个熟人在报社当编辑，消息还是从他那儿来的，他一定有。叫我姐姐去借。”

“真的，快快借来！”

“就因为何净发了这个言，听说，最近召开的几个文艺座

谈会都有人提倡写你哥哥呢！”

“真的？”又是一个令人想不到的消息！

从那天起，我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我爱我的哥哥，我相信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尽管我的罪过和软弱是那么多，根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应当用手中这支笔——哥哥死后留给我的笔去写他，写下我仅能记得他的所有印象，所有事实，让人们都了解他。

多年来，无论在劳改农场还是农村，无论是当“犯人”还是当农民，无论是做保姆还是又嫁人，我都保存着那个小本子——记载着哥哥的只言片语，记了满满的一本。这个小本，曾经藏在炕洞的灶灰里，旧鞋中，箱子底，顶棚上，却始终未整理成章过。仿佛在我身上从没有过振奋的时刻，不然，为什么总没有心情把它写出来呢？

这机会今天终于来了，我将所有的“素材”全从箱子底翻出来，小本子，破纸头，只有我能将这些长短不一，色泽各异、字迹潦草的纸片片很快按先后次序排好，象鬼使神差一般，用了半个月时间，竟一气呵成，写出了十二万字的《过去的故事》！前半部分写哥哥，后半部分写自己，通过兄妹两人的命运，把我一家多年来的生活都写了进去。这半个月，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以至舒鸣觉得我不是在写，简直是在受罪。虽然我们结婚快两年了，但他哪里了解我半生的宿愿终于要实现了的心情呢！

第一个读者当然是岩岩。她很喜欢，却说不出毛病在哪里。

“你给《土地》杂志的编辑看看好吗？”

我想了想。

“不。应当先给何净看。要不是何净的发言，我还没有力

量来写呀。”

“也好。怎么去认识呢？”

“我写封信。”

何净很快回信了，叫我把稿子放在传达室或寄去。当我在传达室时，才听说他是一位五十八岁的男同志。

那天我离开传达室，路过报社门前的报廊，一行大黑体字吸引了我：《论实践的伟大意义》，近前一看，署名正是何净……

此时我握着沉甸甸的稿纸，就象提着一颗可贵的心。细细体味他说的每一句话，说话时的每一个神情，似乎都有新的发现，脑海里幻想出一个又一个确凿而肯定的画面：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致的人，否则怎能那么理解别人？他的思想是当今中国最解放的，否则怎能公开为哥哥奋力呼吁？他的知识无比渊博，否则怎能在报社负理论部主任的责任？他的事业心最强烈，否则怎能鼓励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努力奋斗？他的理想远大，胸怀宽广，否则怎能早早参加革命，入了党？甚至我心里还描绘了更生动的图画——他被国民党追捕中，还在顽强地油印着党的地下刊物；他入了狱，可是决不出卖同志……然而，他为什么五七年没有当了右派呢？据我看，大凡没当右派的人，在当时都是明哲保身，他呢？他也是明哲保身吗？如果他是个领导干部，那就不止是明哲保身的问题了。对，他当时虽然不得不违心地说一点假话，但他心里一直为自己的过错痛苦。是的，十分痛苦。文化大革命中他一定挨过斗，可是他却很坚强。所以，如今他一跃而起，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和多年来良心上的痛苦不无关系，是的，他是好人，好人！虽然说过一点点假话，但他的良心，他的精神都不亚于哥哥，不亚于！我回忆起他那松软温暖的大手，似乎还遗留在我手心里的温暖，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天地——他下了班，一推开自己家

门，孙男孙女呼叫着快乐地扑向他，老伴温存地朝他微笑，大儿大女殷勤地端来热洗脸水……那水猛然间化成一片汪洋大海，一只小纸船漂呀漂，随着浪头无救地颠簸，小纸船总想靠在一块牢固的大陆旁，却一直没有，一直没有。突然，大陆出现了，今天，它终于靠住了……海，水，大陆，我多年来的生活多象那只小船……“精神安慰”四字不知何时又进进脑子，他说那句话时的表情象电影镜头般又映了一遍、两遍……若有所思，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多么深不可测，奥妙……一个念头猛丁钻进我心里，莫非，他有过相同的体会？……

### 3

我一边做晚饭，一边仍回味白天何净的言谈话语。

“哐”地一响，吓了我一跳！唉，大约是一百次吓我一跳了——舒鸣怎么老记不住我的话，无论我说什么，怎么总是记不住呢？“别老用自行车撞门，那门猛的一响，吓得我心跳半天。你下班回来开门的时候能不能稍微轻点儿呢？”他总是答应着，可又老是记不住。但是今天，我没有心思再说他，我太高兴了。此时，他刚推自行车进屋，连屋门还没来得及关住，我顾不得手里还握着水淋淋的油菜，便一脚跨出厨房，欢悦地对他说：

“大鸣，今天我见到何叔叔了。真没想到他这么好！你看，你看，床上放的——他给了我那么多稿纸，可鼓励我了！”

“哦”。他投去不经意的一瞥，那干涩的目光却又立即盯住煤气灶上的锅，问道，“今儿吃什么？”

“就知道问吃什么！”

“小祥儿？”

那句带有轻视和不满的话不但没引起他的任何不快，反而把他逗乐了。他用那粗壮的食指勾了一下我的鼻子，半真半假地笑道：“我说你这一写作，饭都误了时了，灯纸也画少了吧？这月挣多少钱啦？”

“反正没让你养活。”

“让我养活我倒不怕，我说你也得适当一点儿。赶紧做，我帮你做，吃完了好看电影去。”

“什么片子？”

“《瞧这一家子》。”

“好，快做。”我高兴地说，“其实你不帮忙，二十分钟饭也准得。”

他炒的菜比我炒的香。真的，往往我什么都切好了，专让他来掌勺。除了作米饭馒头我拿手外，说起炒菜，我真得拜他为师呢！

这安静的小家庭呀，舒适的独用小单元！我们还缺什么呢？什么也不缺。钱够花，没孩子，都能干，谁也不影响谁。刚一结婚时吵过，但是有一年多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了。他一家——母亲、结了婚的弟、妹，他的十岁的儿子，都夸我，喜欢我；我一家——父母、弟弟，也喜欢他，夸过他，按说，在这几百万人口的C城里，想找出我们这样的“幸福”夫妻，不见得太多。然而，要是我说一句“我们缺爱情”呢？不用说读者要吃一惊，首先我们那两家人便都会炸起锅来。

热腾腾的饭菜已端到外屋，舒鸣一边听着半导体里的流行歌曲，一边抓过一个花卷，夹着韭黄炒鸡蛋，大口地吃起来，牛肉炖得稀烂，他越吃越香，不由美得把脚从鞋里脱出来，拉过一张椅子，一只脚蹬住椅面的棱，好象用这种姿势格外能嚼出味道来。那汗脚的酸臭味，立即钻进我的鼻孔。但今天也许

由于我太愉快，或者怕看电影来不及，没心思向他提出抗议，或者撂下饭碗去厨房替他打好一盆热水端过来。我只是夹进饭碗里一点菜，挪到小沙发上吃去了。而近在咫尺的他，根本就注意到身边的大活人已经搬了“家”。

咪咪咪咪，  
咪咪咪来，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 ……  
…… ……

他听《祝酒歌》至少有五十遍了，但他记住歌词了吗？我敢说到一百零一遍也还是没记住。

多有趣，我忽然想起我们结婚的头三天，他下了班，我把饭菜早已做好，用碗一个个扣严，只等他进门就吃。但他却直奔厨房，先洗脚，再洗头洗脸，再洗袜子，然后才吃饭。

“哎！饭都快凉了，你忙什么呀？”

往往我要催几声，他才香喷喷地带着香皂味从厨房出来。那神情，就象等着我嘉奖一般。可我既没表扬也没批评过。三天过后，他脚也不洗了，脸也不洗了。以至当汗酸味钻鼻孔时，我多次提过结婚头三天不洗脚就不吃饭的事嘲讽他，他却只付之一笑，仿佛在说：“那几天能算数么？原是热劲儿催的，谁不是那样？”我却幻想自己的爱人婚前婚后始终如一，哪怕在这些小事上……

“你嫌我脚臭？”一次他说，“工人就这味儿！”

“哦？不敢。我哥哥是工人，我是农民，也当过工人，穿这几双球鞋，也没你这味儿。你得勤刷鞋呀！”

又一次，我索性端来一盆热水放在他脚底下，他一边啃烙饼，一边脱臭袜子，笑得嘿嘿一笑，高兴之余，竟用那脱袜的

手指在我刮子上刮了一下，事隔一年多，每逢回想起那一次，立即觉得鼻尖上不对味儿……

我在厨房洗碗，他在一边洗手，那晒得黑红的面颊似乎还带着工地的新鲜气息。地方小，肩碰肩，水池上方的一面大镜子微俯地照着我俩。心里一欢喜，我扭头去想闻闻他那健康的面颊，可他早又象前几次一样，急速地一闪，匆促地转脸向窗外瞥了一眼，大咧咧而又半惊半嗔地道：

“哎，人家看见，也不挡窗帘儿！”

“这破厨房挡什么窗帘儿呀？”我一边洗手，一边懊悔起来，“唉，我真没记性！你原是没这福分的！”

他全不理睬，瞟了我一眼，又瞧了瞧腕上的手表。那干涩“多情”的目光似乎在说：“小样儿！等晚上黑了灯……比什么不强！”

回回如此。他从不习惯床上以外的任何亲热的举止。哪怕这二楼的窗外谁也看不见我们；哪怕他明明知道我的举动远不是要离婚的意思。噢，我要是有那样一个爱人多好，他以我白天的亲吻为乐事，为求之不得，为莫大幸福；我也以他夜里不那么俗气而感到欣慰，那该多好啊！

是的，我就带着这幻想和他一前一后的下了楼。他从未想到过拉拉我的手，挽着手就更不懂。而且每当两人并肩走路时。他的衣服从不换我的衣服，就象我的衣服有什么病菌，他要时刻提防一样。就象有千万人在注视我们，他万一碰了我，大家就要耻笑他一般。而我却早已习惯，自得其乐，每每幻想着身旁的空气就是我的爱人，那心上人总是亲切地挽着我的手，他那手是多柔软和，多么温暖呵！干松松的，我象握着一团可爱的棉花。我们的步调是多么和谐一致，我淘气地不时捏



他的手指。他也心爱地回报我。“嗯——”我轻声地撒起娇来，马路上的人谁也听不见；他并不望着我，却心领神会、心满意足地笑了。大街华灯初上，多象我们甜蜜的心情！我总是误认为我们昨天才结婚——两年的日子怎那么快呀？干嘛那么急着赶路呢？再美的电影也不如我们散步好！……此刻，我绝对不敢想象舒鸣正走在我旁边，假如我那么一想，这些甜甜的幻想便全部消失了。唉，我不由加快了脚步……但在半路上，我忽然停住了。

“怎么回事？”舒鸣走了二十多步才发现身旁没了并行的人。他回身催促道：“你干嘛？”

“你不挽着我的胳膊我就不走。”我忽然异想天开地想实现刚才的幻想。

他似乎觉得好气又好笑，未曾开口，却忙将眼珠先往四下里溜了溜，以便考察马路上有谁听见了我的发言。即使真的有，他那干涩的眼珠又能看见什么呢？

“不许你转眼珠。”我站在原地不动地嚷道，“你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结婚两年了，你还没有挽过我一次手呢！”

“神经病！”他含着笑。

要不是电影票在我衣袋里，他才不会理睬我！现在他无可奈何地过来了，尽管脸上含着笑，但实在不欣赏我这“洋主意”。

呵哈！他不得不挽起了我的胳膊——他怕看不成电影，他知道我的犟脾气，我终于胜利了……但我又确实失败了。我幻想中甜蜜的意味，再也没有了。我怀疑他那胳膊不是肉长的，而是木头的。别别扭扭，勉强勉强，好不别扭！放下吗？不成，难道刚才白抗议了么？

哦，还是和我幻想的爱人在一起好。离开场还有七分钟。

真象侯宝林相声里说的，凡是坐在那里谁也不理谁，明显是夫妇却又互不相望的，准都是结了婚的，凡是充分利用这几分钟，头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的，准都是没结婚或是才订婚的。要是这样，结婚还有什么乐趣呢？还是我的“爱人”好，我们结婚有两年，不，十年，不，已经有三十年了，三十年！可是，我们的感情却还象恋爱时一样。瞧，他正抚我的手指头玩呢！他正轻声问我：“要不要吃冰棍？我去给你卖一根？”他当时不时地瞥我，悄悄地，但我都知道，却装作看不出。他老是不够我，是的，他身边正坐着一个年轻的小美人，他看了她两眼，但他的心思却立即又转到我身上了：“她哪有我的甜可爱！”他心里正在这样说。我的好爱人！你的心思就象字幕一样，写在你的手上、脸上、衣褶上，什么也瞒不过我，而我的心思也瞒不过你。我们太心心相印了……而我旁边的舒鸣在想什么？他——，坐得离开我足有半尺，眼睛无目的地向四处搜寻，他一心想饱一饱眼福，想看到一个真正的小美人呢！此时，他的目光正停留在一个年轻姑娘娇嫩的脖颈上，那姑娘的卷发蹭着旁边小伙子的额，两人亲密的样子着实使人羡慕。然而舒鸣羡慕吗？他是否想学学呢？……电影开映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声比谁都响……我那“空气爱人”在黑暗中把我的一只手拉过去，仿佛在生气刚才我为什么松开了他……

夜色比两小时前更浓了，天空墨蓝的一片。华灯点点，近处的霓虹灯变换着红绿花样——日夜商店的顾客仍出出进进，有的正提着水果出来。

“张岚这角色真逗，”我笑道：“活灵活现。”

舒鸣轻松地在我旁边走着，不叫他再挽手也许是他轻松的一大原因呢。

“张岚？张岚是不是演胡主任的那个？”

“哎呀！你怎么看的呀？！”

“张岚不就是演胡主任的那个吗？”

“连谁是谁你都不知道，还笑得那么响呢！”

他满不以为然而地一晃头，不再理我。

“刘晓庆演的张岚，陈强演的胡主任，记住了吗？”

他仍不理我，却要强地微笑着。

“倒是记住了没有哇？”他越“要强”，我越生气。

他向四下里看去，正欣赏夜景呢。

“说呀，记住了没有哇？”

他的嘴更加向上翘了翘，哼起小调来。

“你非得说不可！”我拽住他的衣袖。

“神经病！”他一甩手。

我独自走了。

“干什么干什么？嘿！”身后传来一声粗野的吆喝。

“去你的！”

我一个人径自过了马路，大步向家走去，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

“空气爱人”已无影无踪，现实代替了一切，胸中塞满了一肚子气。多少令人可气的事都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

#### 4

由于复写，稿纸全用完了。是去向他要呢，还是自己买呢？买不到这种规格的大稿纸。向他要？怪不好意思。最好还是先给他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口气和意思吧。

“稿纸用完了？中午来取吧。”那稳练低沉的声音多好听呀！原来那些顾虑是多余的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在他的办公室。桌上堆满的文件、

稿子、信件，给屋里增添了随便和亲切的气氛，也告诉我他的工作是多么繁忙。“两遍，”我记起他的话，“我一天中看了两遍。”——整天看稿件、开会，忙得不可开交的人，该有多深的兴趣才能将那并不成功的小说稿一天看两遍哪！两遍是二十四万字呀！

我把写得部分稿子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您先看这部分吧，刚写了一半。”

“这么快？才写一半就这么多？”见了那桌上的一摞作品，他不相信地一笑。哦，他是嫌我办事太急躁？他是担心我写快了，写不出好东西？他干嘛不相信人呢？

“别离题太远呵。”他有些担心的目光射向我，又用手按了按那摞稿子。仿佛他的眼睛是透视机，早已看出了作品的毛病。

“不会的。”

他仍是似信非信地微微一笑，轻快地打量了我一眼，温和地问道：

“再给你四本稿纸够吗？”

“嗯，够了。”

有人敲门。

“进来。”他说。

“哦，老何，”一位留小平头的年轻人探进身子，一手拿着一份稿，问道，“您有客人？”

“什么事？”

“文章里有两句话，”他走进来，“您看这怎么改？”他告诉了他。

“嗯，好。”

“喂，别忙走，你去给我取四本大稿纸来。”

“好。”

年轻人立即取了来，仿佛十分乐意为他效劳似的。

又有人敲门。是的，怪不得第一次我们必须到会议室去谈。他真忙呵。

这位编辑走了以后，他微笑着，帮我把稿纸放进书包。

“这个书包真花呵。”看着那大朵鲜艳的花布，他意味深长地笑道。

“花？我喜欢。”不知为什么，他的话让我十分愉快，好象我的回答也让他欢悦似的。

当他又伸出手来和我告别时，这麻烦的仪式使我感到有点好笑，可又不得不服从。那大手依然松软、温暖，我真想翻过那手心仔细看看他的手纹——就象某些迷信的人那样，从这手纹里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过去和将来。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位在全国理论会上敢于为我哥哥仗义执言的人，他过去的经历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这般见义勇为？他都写过什么文章？我多想知道呵。

隔天晚上，我和舒鸣一起去看望父母。弟弟二十八岁了却还未结婚，和父母一起过。两家相距有五里地，舒鸣用自行车驮着我。他那宽阔的后背是多么结实！飞驰在平展的柏油马路上，迎着晚风，望着他那厚实的背，我又想念起“空气爱人”来，他——那后背也这么宽，这么厚实；不，也许不太结实，象哥哥一样显得文弱。但不管怎样，当他用车驮着我时，我一定总想把脸俯在他的背上，闻闻那好闻的气味，从肺腑里透过来的亲切气味多香呵，多好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搂着他的腰，用脸颊在他后背上轻轻蹭着，快乐得象个孩子。我希望这条马路有好长好长，他老骑不到头……也许，他会腾出一只手来，抚摸我的手腕。

“哎呀，你把我摔下来怎么办呀！”我会说。

“不会的。”声音低沉，充满着爱。

他重又两手扶着车把了，我搂着他，闻着他，就这样到了家……

……就这样我一路幻想着到了家。望见家门时，那些醉心的幻想一下子就飞走了。我眼前的舒鸣和“空气爱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两种人……我干嘛要幻想呢？幻想有什么用？！

父母正坐在小厨房里。由于我家多次遭到过“围剿”，每搬一次家，住房就要小、要坏一些。第三次“围剿”后，我们就住在“坑”里了。这拐了五个弯的小细胡同地势低洼，叫“泥鳅坑”，一到夏天暴雨季节，家家院里积满了水，时常有漫进屋子的危险。倘若再有第四次“围剿”，我家是否要住进“洞”里呢？这C城有好几条小胡同叫什么“洞”呢！

由于两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西房不够住，靠了舒鸣这位四级瓦工的帮忙，在房前盖了一间七平方米的厨房。水泥、白灰、砖头、麻刀、油毡、檩子，几乎都是舒鸣帮忙弄来的，他又叫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同事，一天就把房盖了起来。父亲是过去日本留学的土木工程师，五七年以后就被革了职，二十年来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总算显了一手——这七平方米的小厨房又明亮、又向阳，两面是老大的玻璃窗，象个种花的阳畦。也就难怪父母把这厨房兼做会客厅，谁都不爱坐在阴潮的小西屋了。

还没进门，舒鸣就叫起“妈，爸爸”来。

“噢，来啦？”母亲高兴地招呼道。六十岁的母亲比以前越发虚胖了，又增加了好几种病，之一便是“肺心病”。即使她和人打一声招呼，也带着喘。而在以前，母亲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体育健将呵！她是女排能手，又是业余羽毛球队的冠军。

无论五七年以前当厂长时，还是五七年以后在车间当工人，她都是精力充沛，以健康出名，从不得病的。但哥哥一死，她的身体骤然坏了，她那不轻易外露的悲痛全化成病痛郁结在五脏六腑，先是气管炎，然后便是慢性肾炎，肺气肿，心脏病，浮肿，头发脱落，虚胖。好在她很少失眠，只是在胸心病发作时，才睡不着，也吃不好。

“你们有小一个月没来了吧？”母亲的眼睛里有些失望，而声音里却装作不在意。

“嗯，挺忙的。”我有些惭愧，尽管一点也不外露。为什么我对回家没感情呢？就是今天，也象来走个形式似的。

父亲吧嗒吧嗒抽着烟斗。舒鸣把买来的水果放在桌上，父亲仍不吭一声，他天生不爱讲话。也真让人难以想象，家里这些磨难，竟没使他添任何病。哪怕他想念哥哥远甚于母亲。以至于我总有一个预感：有一天他会突发一种病，是谁也治不了的。

“小弟呢？”

“他们同事新近又给他介绍一个对象，”母亲说；“见面去了，今天是第二次见了。”

“哦？上回那个又吹了？”

“唉！咱家条件不行呵！”

还说什么呢？就是这样。到现在，母亲的右派问题虽然刚刚改正，我家条件仍然属于不行之列——小弟只是一级工，排队期间不算工龄，母亲只有四十七元退休金；父亲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现在仍做临时工，每月挣三十元；哥哥的问题刚由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正在调查中，尚不知何时解决和怎样解决；何况，小弟对外人从不敢提他有个姐姐，即使提一提，也含糊其词，免得又添一大障碍。幸好我已结婚另过，女方每

每倒不认真追究。否则，他的对象就吹的更多更快了。

“这个对象怎么样？”

“听说，第一次见面就对他挺有缘，她非要给小弟买支钢笔。挺有意呀，第一次见面哪有女方给男方买东西的？以前那几个可都没这样过。”

“就是人长的丑点儿。”父亲说。

“你再老挑美丑！”母亲瞪了他一眼：“你就知道这个！能对咱们孩子好，比什么都强！她也是个工人，比小弟还高一级，家里条件也还不错；一个老父亲退休了，几个姐姐出嫁了，她父亲也不靠她姐儿几个养活，出身又是工人。”

“小弟喜欢他吗？”

“他也是嫌她模样差点儿，有心要吹。第二回女方约他，说什么我也让他去了。不行呀，咱得有自知之明呵！又想模样好，又想心眼好，能轮上咱们吗？再说，这女孩子多少也还有点模样。”

“有像片吗？”

母亲找出来递给我，舒鸣却急不可耐地先抢在手里。

“嗨！”他笑道，“实在差点劲！”

确实说不上好看。我隐隐为小弟感到委屈。小弟文质彬彬，白净面皮，一脸的书生气。我了解他，多少年来，他一直爱着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那女孩子既活泼，长得又可爱，对待他就象对她的小哥哥一样。然而，当小弟积了几年的勇气，先征得了她哥哥的赞成，又含蓄地向她表示时，没想到她和她慈善的父母立即冰冷起来，由她哥哥出面无可奈何地转告——不成。自然，仍是两家条件悬殊！条件不悬殊的又怎么样呢？后来和小弟吹了的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出身和境况都并不比我家好，却一心想找个条件好些的，以减轻“后代”的政治和经



压力。所以，如今小弟的这一位对象，倒可算是难得的了。爱，爱在那儿？父母之间有爱？还是我和舒鸣之间有爱呢？一代一代下去，都是凑合过吧。

“凑合过吧，”我说，“心别太高了。”

“可不是，要听你爸爸的，一辈子小弟也找不着对象！”

“然而，我却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我自己自欺，也正把别人推进自欺欺人的泥沼。可是，我为什么又不会说出相反的话呢？”

“专案小组来过咱家两趟了，母亲欣慰地说，“那个组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对咱家可同情了。他说你哥哥的问题基层已通过平反决定，只等上头批了。我又问了问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他们说快了，正在调查。还问我有什么条件。”

“您怎么说的？”

“唉！人都死了，还说什么呢？他们要给家属一笔抚恤金，我不想要。花那钱难受哇！”

“妈，您听我说，”舒鸣接过来，“您不要白不要。买个电视看也是好的！干嘛不要？噢，人就白死啊？我们街坊有一家，儿子也被枪崩了，公安局来给平反，那老太太说什么也得叫他赔个活人！抚恤金给多少？噢？两年蹲监狱的工资钱？那能有多少？他当时是学徒工吧？头年每月十八元，二年每月二十四元，这才合多少！不行！到这份上，有的是加码要的，公安局也得听着！能多要一块就多要一块！”

“也有亲友这么劝咱们的。可是，花这钱难受哇！我只提了两个条件。”母亲哀戚地说。

“三个，”父亲提醒道，“后来又提了一个。”

“对了，三个。第一，希望公安局给凡是因羽凌受牵连的

人都平反；第二，给我老头儿，给我女儿都安排工作，把他们的问题平反；第三——唔，其实本不想提，你爸爸的主意——第三，咱们是因为你哥哥的问题才不得不搬家的，或是让我们回到原来的住处去，或是拨给我们一套单元房——住处太挤了。”

“公安局都答应了？”

“头两个答应得挺痛快。第三个，有点为难。说尽力办。”

“去他的！”舒鸣骂道，“他们为什么难？装什么洋蒜！那么大权的公安局就解决不了一所房子？别装王八蛋了。”

“唉！成不成由他吧。小嫻的工作是没问题了。只盼老头儿的工作快点解决，我就什么也不惦记了。”

母亲一手搭在桌角上，微垂下头喘息。那浮肿的发黄的脸上，凝聚着她一生多少操劳和辛酸！但是，为什么我望着她衰老的面庞，望着她脱顶的稀发，却没有了以前的热爱，只有一些可怜和生疏之感呢？……

几天以后，公安局的同志真的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平反书。结论是这么写的：

经复查，羽嫻主要是认识问题，原定性处理不妥。现决定撤销原结论和劳教三年处分，为羽嫻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签字吧。”那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干事说。

我又看了一遍。“认识问题”怎么能说有认识问题呢？那本子里的几句话没有一句可以称得上有错误的，怎么还要留个尾巴。“处理不妥”，怎么叫“不妥”呢？应当是“处理错误”，又留了个尾巴。自然，即使是“认识问题”也就只有“不妥”了。我没吭气就签了字。那女同志如释重负一般，生怕我变卦，匆匆地将平反书收好就要告别。

“为什么不给我一份？”

“市委有新规定，”地扬了扬眉毛，“一律不发给平反书。你可以抄下来。”

“这叫什么规定？”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我只好抄了下来。

“你的工作问题，我们正和你们厂里交涉。一旦解决，立即通知你上班。好，再见。”

读者，也许你们以为我办事太没有原则了，是吗？为什么要签字呢？我承认我有许多软弱处。但是你们可曾了解我久已失去工作的心情，我因为没有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我生怕即将到手的工作又因我的强硬态度不翼而飞。我太知道没有工作、四处求生的苦处了！假如我不签字，后果是个什么样子，我完全想得出来。首先，这个女干事会不满地摆出“认识问题”的理由：“你在本子上写你‘向往着美好的制度’，那是什么制度呢？虽然没有明确说是西方制度还是东方制度，但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嘛！”——上次他们跟母亲谈到我的问题时已谈过这句话了。假如我还不服，她便气昂昂地走了，临走会板着脸说：“我们可以研究，但什么时候解决可不一定！”于是，从这一天开始，你便要一月至少有三次往公安局去信或打电话催问，在焦灼中熬忍一家，也许两年……或许在你等到半年时，忽然上头又有了什么新文件……总之，由于怕夜长梦多，由于怕生活没保障，我要先去工作。成了正式职工，一边领着工资，在不愁饭碗的状态中再和他们计较吧！有多少被平反者的结论上都是先留个尾巴，不然怎么能显得办案者当时多少也有点正确呢？

我立即想起应当把这好消息告诉何叔叔。为什么要告诉

他？因为一个没有平反的人，就还算“有问题”，而报刊决不会登“有问题”的人的文章！尽管何叔叔亲口许诺，他也作不了“政治关”的主。为了小说真的能在报上连载，我必须耍个小小的滑头。所以，我的信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何叔叔：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公安局的人来到我家，给予我的“思想反动”问题彻底平反。并说，一旦他们和我原来的所在单位交涉完毕，就通知我上班。哥哥和父亲的问题也很快要解决了。解决得这么快，更要感谢您<sup>在</sup>理论会上的发言所起的作用。

有些事真没法说，在判决书上签“同意”二字的人，现在签平反决定的也是他。而这样的人受惩罚了吗？过去靠整人起家的，现在还不是稳稳地当着权吗？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不倒翁。

这几天，我又干起挣钱的老行当了。挣完自己的三十元饭费，我接着写小说的下半部。

祝好

小羽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小羽同志：

来信收到。我当然为您的问题彻底平反而高兴！我们应该相信党是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要请您原谅的是，我最近特别忙。您改后的小说前半部，我还没时间看。但我一定要看，如果这次没有改好，以后总会改好的。因为您的第一稿就是颇有基础的嘛。文字，按一般规律总是越改越好的。

希望您把第一稿也送来，也许，我可能参照着看。

附寄一份我在理论上发言的简报留作纪念，并附上你哥哥的日记摘抄，也许对你写作会有帮助。应当相信，你哥哥的冤案一定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此致

敬礼！

何净

四月三十日

小羽同志：

今天上午发了一信，现在有点新情况，再告您：我将于五月二日去参加五四学术讨论会，计划开到九号。您的第一稿是否十号上午送来？

我再次说，您的作品我既看了第一稿，提了些意见，一定负责看第二稿，有意见也一定会提。我也希望你能早日安排工作，那时候时间少了，但没关系。白天工作，晚上还可以改文字嘛！您不要太急，写好一本小说是要花时间、下功夫的。

写信可寄到第一招待所。

祝好！

何净

四月三十日夜

这连来的两封信使我顿时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关心我。他是我这只小小纸船的大陆，是我第一次发现的大陆。哥哥的日记摘抄和他的发言简报，不值得我象生命一样来保存它们吗？我立即回了一封信，寄到第一招待所。信是简短的，但全是感激和一定要奋发努力的话。

## 第二章

我总想给谁写一封长信，或是在心里叙述一切时，那人都能听到。我唯一所爱的哥哥死了，死人是不会听到的。活人又有谁呢？谁能理解呢？当我说出自己一切的所做所想时，他（她）是否看得起我呢？我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可是我却希望有一个人能听听我的心里话——有明白的，也有糊涂的话。我只想把它们全端出来，有谁能为我分担一点，能给我一个谅解的眼光。想来想去，也只有您配听，您能理解了。是的，何叔叔，您一定能理解。

此时舒鸣呼呼睡着，月光透进屋子。我悄悄爬起来，把枕头挪到另一头去，觉得安静了许多，闭上眼，就象睡了一般，我在心里给你写这封长信。

### 1

我的经历和一本流行的小说《冬天》里的女主角那么相似，我简直怀疑那作者写的就是我！诚然，在那本小说里，有些段落还不够深刻，每个人物，也只是光写了他们那好的一面。——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都那么可爱，包括我自己，也有别人。

是的，我也象那女主角一样，劳教期满后，由于厂里已把我开除，便由农场分到农村去落户。那个村也是从不分红，穷得家家欠生产队的账。我不但为经济不能自立发愁，还为父母的出路担忧——由于林彪的一号文件，又由于哥哥的死，我父母在城里的户口也受到威胁，他们即将被轰出城市，下到农村，或是投奔我，或是投奔和我这里一样穷的弟弟那里去。弟弟在山西插队的日子一点也不比我好过，村里的大部分农民都

离乡背井地讨饭去了，他也正千方百计地想离开那里，又苦于找不到另一条出路。我也象《冬天》里的女主角一样，村里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当我正在考虑时，父亲赶来告诉了我家里的窘境，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婚姻使全家有个活路。正如父亲所说：“反正是嫁一回人，干嘛不嫁个富裕点的农村去呢？万一我和你妈疏散了，也好投奔你。”好在老乡们介绍的对象中也没有我真正爱上的人，不过为了生活而已。那么，何苦不嫁个富地的农民？父亲也写了十几封信——那是我的变相的买身契——四处托他的熟人帮忙为我找个对象，但一概没有回音。以上，和那《冬天》女主角的境况实在太相似了，也难怪，和我同一年劳教期满的有多少二十四岁的女孩子！和我同年被农场下放穷苦农村的在全国有多少女孩子，一号文件威胁过多少无辜的家庭！又有多少没有爱情的结合！因此，我的经历和那女主角相似，又有什么奇怪呢？所不同的是，我却放弃了一个绝好的、可以不必嫁人就得到生活出路的机会。

一天我收工回来，父亲正一手拉着风箱，另一只手在小地炉前忙乎着。自他来农村看我的半个月里，天天是他做饭，每回收工回来，饭早已做得，摆在饭桌上等我了。

“爸爸，要我帮您做吗？”

我把锄头立在墙边，就要帮他拉风箱。

“不用。”他并不看我，眼珠不自然地咕碌转了几下，那脸被地炉的火光映得通红。

我插不手，信步走到里屋。桌上摊开着一封信。唉，爸爸怎么这样马虎？经常有识字的老乡来找他聊天，信件怎么能摊开放在这里呢？他平时对这些事情挺细心，如今却也有疏忽的时候。我拿起信就立在桌边看起来。

老羽：

信收到了，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说什么帮忙不帮忙的话，岂不见外了呢？接信后，我立即给我妹妹去了信，妹夫在吉林省一个公社当副主任，那里分值一直不低，一元七左右。小嫻落户是没问题的，我妹夫还能帮她在公社里找到一个挣工资的工作。到了那里以后，要想找对象还不容易？要是你没意见，给我回封信，把小嫻的简历和地址都写清楚，我好叫他们办准迁证

棠棣

1970.9.20.

“棠棣”？父亲可有姓棠的朋友吗？象个假名。钢笔字潇洒秀丽，显见得是个女人的手迹。“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等亲昵无间的话语！吉林……不知为什么，一向愚钝的我突然间绝顶聪明起来，呵，是她！是她！是边虹！就象有神灵的启示渗透了我的全身。我完全明白了，刚才父亲那不自然的眼神，那硬不要我帮忙的拒绝，这故意在此时此刻摊开的信，都显示出了父亲那微妙的用心——他实在是难于启齿呵！

在我五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父亲，突然向母亲提出离婚。他们从没吵闹过，而父亲的态度又是那么平和，以至父亲提出的唯一理由“你太不温柔”，母亲不但没有当真，反而认为父亲得了精神病，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当母亲看到父亲那更严肃的脸色，听见了他更恳切的要求以后，她的脸都白了。

“羽仲，我哪儿对不起你呀？”

“对得起。只是我不爱你。”

“不爱？不爱还有三个孩子？这第四个都三个月了！”

“佩贞，那是男人必有的要求哇，可我真的不爱你。”



“哪是要求？哪是不爱？”

“你不温柔，太不温柔。真的，我不爱你。”

“一次又一次的谈判。父亲希望能说服她和平离婚，他不愿意到法院去。

“你得想想这个家，这三个孩子呀！”

“什么财产我都不想要，我连一件汗衫都不拿走。佩贞，孩子归谁都听你的。咱们做个朋友吧。”

“把迷惑你的那个人交代出来吧。不见她的面我决不离。”

父亲无法，只好叫边虹来见母亲。看来，父亲和母亲的离婚要取决于这一次见面了。

趁父亲上班未归，边虹一个人神采飘逸地来见母亲。那年她才二十岁，没有工作，家中的老母和妹妹还要靠她养活。然而她的衣着打扮，谈吐气派，却仿佛是个大家闺秀。她和我父亲是在跳舞场上认识的。父亲虽然比她大十八岁，当时却显得十分年轻，五官长得俊美，又是工程师，工资每月一百六十元，边虹对他“一见钟情”。为了和父亲结合，边虹已把家悄悄搬到了C城，只等着父亲的离婚证书了。

那天，母亲脸色苍白，却把我们打扮得格外齐整。自己也多少敷了些香粉，她从没这么细心地修饰过自己。这仿佛是一场战事，她决心要战胜那小小的边虹。

我不知母亲见了边虹那谈笑自若和满面春风的样子有什么感想，只是溜到客厅里，听见边虹亲热地对母亲说：

“大姐，你放心，我怎能破散你的家？多好的三个孩子！回去我要好好说说老羽！”……

母亲的脸上隐含着希望，把她送出了大门。

父亲下班回来，带着一丝得意审视着母亲的脸：“怎么

样？你们见了？”那一丝得意似乎在说：“怎么样？你不得不在对照之下，甘拜下风吧？”

“哼！她总还算懂事！说要好好说说你？这个女人就值得你把家都扔了？你也想想三个孩子！你也拍拍良心！”

“嘻，她不过当你面不得不这么说罢了。连她也看出咱们性情是合不来的。我刚由她那儿来。”

“羽仲，咱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哪！那时你就一点不爱我？”

“你追我追得那么厉害；我只是受了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

“呸！受了感动！你是图我家有钱！从认识到结婚，你穷小子连块手绢都没给我买过！结婚的一切置备，从请客的酒席到床上的枕套都是我娘家置办的！你好自私呀，你！”

“佩贞，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只求你把我放了。”

这后一句话给母亲的打击太深了，她再也无力挽回什么。

“只求你把我放了”——已经说到家了！看来任何感情恢复的余地都没有了。难道她是个死皮赖脸的、离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就活不成的人吗？要紧的是，自己担任着厂长，许多社会工作缠身，各处的会议开都开不过来，每天为这些家丑和他纠缠，影响扩散出去，怎么做社会工作？厂长的职务和四处开会的母亲视之为神圣的事业。此外，她什么爱好也没有。事业和孩子，这是她的命根子。为了面子，为了别再给孩子们坏影响，离了吧！

协议离婚书上写明，每月由父亲供给每个孩子十五元生活费。孩子和财产一律归母亲所有。

我记得那天在母亲绝望和冷冷的逼视之下，父亲含泪一个个捧起我们的脸，亲了亲我们的脸蛋，我们三个挨着站在屋

里，悲哀静默地望着他。他弯着身子亲我们的姿势，那米黄色的风衣风帽，那含泪的难过的脸，那泪花中闪烁的为爱情付出代价的光，这一切，都使我一点也不恨他。我愿意他好，但却不得不失去他，不得不使母亲难受，使家里笼罩着凄清的气氛，我只是为此感到悲哀，心里不知道哥哥和弟弟是否也这么想呢？

他趑转身一狠心走出了屋。

我们木木地站在那里，足有好几秒钟。哥哥猛然追出去，眼里闪着泪，似乎要大声喊起来，但刚跑到门边，就被母亲厉声喝住了。

“站住！”她声音发颤，无比严厉，“谁去谁别回来！”

我们蓦地回过头去，只见母亲的眼睛闪着可怕的冷光，脸色铁青，真把我们吓愣了。随即，她捂住嘴，“哇”地一声哭出来，无力地坐在沙发上抽泣。哥哥默默地走过去，垂手站在她旁边，不知怎样安慰她好。姥姥走进来，陪着掉眼泪，慈爱地劝道：

“佩贞，别哭了……有三个孩子，比什么都强！……”

“咱们上哪儿？”

“到我的新家去。”

“我妈不让去。”

“没关系，住几天”

父亲抱着我走在胡同里。头一天刚下过雨，地面湿湿的。潮漉漉的空气就象我的心情一样，别别扭扭的。呵，新家，难道除了我的家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家吗？

“见着边姨一定要叫妈。听见了？”

哦，这句话比潮漉漉的空气还叫人别扭。但是爸爸那么焦灼地等着我的回答，只好勉强地“嗯”了一声。

开小四合院门的正是边姨。烫过的高高的马尾头上扎着一条艳丽的手绢，小巧苗条的身材比以前显得更加风流俏丽。她妩媚地笑道：

“哟，这不是小姗吗？”

父亲仍抱着我，悄悄捅我的背，站在门边不动地转脸盯着我，等着我开口。

“怎么不叫我？”细嫩得象牙雕仕女似的边姨反而更甜蜜地一笑。

父亲的手指硬梆梆地，捅得我的背生疼，我不自在地扭转身子，脸涨得热辣辣的。

“好了好了，别难为孩子了。”边姨却毫不介意，抱过我来，轻盈的进了屋。

当她把我放在地上时，有好一会，我才习惯屋里的光线。窗上挂着沉重的丝绒窗帘，大约是主人不喜欢屋里的光线太明亮，虽是大白天，却挡着大半个窗子，而那露出一条玻璃却遮着白纱，使得屋里象黄昏降临，昏蒙蒙的。席梦丝大软床上的被子还没有叠。沙发、梳妆台、地毯，烟头扔了一地。我心里堵得慌。

午饭很简单，边姨的母亲——一个梳着髻的象没什么文化似的五十岁左右的家庭妇女，做了虾皮韭菜包子，白米粥。那包子皮老厚，个儿又大，面碱使多了，发黄。父亲吃得那么香。多怪！在家里往往是，当保姆把三菜一场热腾腾地摆在桌上时，那烩虾仁、海米熬白菜、溜肉片却都不能吸引父亲的食欲，往往看看饭菜，转身便走出屋子，上饭馆去了，如果保姆做出这样的包子，他大约会建议母亲把她辞了的吧？

晚上，我睡在他们中间。大软床中间形成一个凹，多挤呀！干嘛不让我睡到长沙发上去呢？父亲是要培养我和边姨之间的感情吗？可是，边姨那后背的每一根线条都在向我说，她并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们任何一个孩子。父亲多傻呀！我也不喜欢她，尽管说不上讨厌她。父亲多糊涂呀！……终于把我挤醒了，因为他们睡着以后都无意识地向凹坑靠拢，我只好坐起来了。那两个睡熟的面孔不知在做什么梦，月光透不进这黑沉沉的屋子，只有梳妆台的大圆镜反射出奇异的光。哦，干嘛不愿意让屋子亮起来呢？……第二天一早，我被他们的笑声吵醒，原来，我睡熟在他们的脚底下了。

边姨的母亲轻易不到这屋里来，她老是扎着条黑布围裙，在南屋呆着。那两间南屋要比这两间北屋要亮得多，可是收拾得也不甚整齐。我第一次体会出慈祥亲爱的姥姥把家里收拾得多么整洁明净！虽然她们两个都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可是姥姥要比她干净利索得多，也勤快得多。在这杂乱的屋子里也没意思，北屋又老是那么暗，象口井似的院子，院门还不许随便开。除了砖墙和砖地，什么也没有，我太想家了，才呆了两天，真快腻死了！那边，有我的大荒园和百来棵树，有树上的啄木鸟和喜鹊，有哥哥和弟弟种种淘气游戏的发明，能嬉笑跳蹦，能自由地欢笑玩耍和唱歌！

说什么我也要走，不让走我就要哭了。于是，边姨不无轻松地和父亲轮流抱着我，去百货商店给我买了一件花格汗衫，让我穿回家去，大约是想用我身上的新衣服来向母亲说明什么。

“回去就说边姨给你买的，听见了呢？”

“嗯。”呵，终于要回家了，他说什么我都会答应的。

“本来就是我买的嘛！”边姨向他投去娇嗔的一瞥。

“他们家什么样儿？”

一进门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她跟前，蹲下身，直视着我的脸。

“我没叫她妈。”我酸巴巴地委屈地望着她，心里真想哭。

“好孩子！”母亲却笑了。她干嘛不抱着我的头哭一场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他们屋老那么黑。”我垂下眼皮，嚼起嘴。

母亲开心地笑出了声：“哼！他们屋亮不了！”

从此，全家再也不多谈关于他们一个字，心里都十分忌讳似的。

半年以后，母亲把刚生下的小弟弟送了人，是的，父亲亲口说过他从没有爱过她，对于这刚出世的非爱情之果，她有什么心思把他抚养大？何况，三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已经够她负担的了！经济上不宽裕，不得不辞去工作了十几年的保姆。也许是怕触景伤情吧，母亲立意要换个环境，便换了房，搬了家。永别了，可爱的大荒园！永别了，各种各样的小虫和野花们！

父亲仍旧常来偷看我们。他几乎没付过我们生活费，母亲也不朝她要。而且他常常口袋里分文皆无，连零花钱有时都找母亲借。从建立新家以后，从没见他穿过什么新衣服。当他悄悄向母亲借钱时，每回母亲都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一声，开了大衣柜，拿出一张十元钞票，生硬地塞给他，时常夹带一句：

“穷光蛋！她不是‘温柔’吗！”

父亲装起钱，匆匆地亲亲我们的脸蛋，不敢多呆，象老鼠一样溜出大门。

四年以后，边旗已经有了新的打算。几年来，她不但悄悄

存了一笔钱，并且认识了一位年轻未婚的归侨。虽然他的工资才相当于父亲工资的零头——只有六十元，却大有到国外定居的希望，因为他父母都在国外。因此，边姨以父亲感情“不够一专”为理由，提出离婚。既然父亲从没有别的女朋友，那么不专一的对象，自然是我們了！

有如晴天霹雳，当父亲听了这决定时简直傻了。这温柔聪明的小鸟，从头到脚他没有一样不爱的可心人，他为之牺牲一切的人，怎么了？……他哀求她，恳求她，无论怎么做，都没用。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所以同意和边虹离婚，实出于无奈。因为只要他下班一进门，边虹便象猫一样地扑上来，抓他的脸。一次，那归侨将一盆脏洗脚水兜头就照父亲头上泼去……

父亲是带着脸上的伤痕离开他的家，住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去的。他仍对边姨抱有极大的幻想，因此什么房产财产也没要。

我只记得那时哥哥分外忙了起来，仿佛在做着某种“接洽”的要事。他做完了功课，不是去找父亲，就是去找母亲的亲友——胖大姨啦，表舅，陈叔叔啦……他做什的呢？

“妈，叫我爸爸回来吧。”

哥哥又一次央求母亲。

“他自作自受，没法可怜他！”

那些日子，亲友们来得挺勤。一天，胖胖的老表姨颤巍巍地来了，她用拐杖点着地说道：

“佩贞，别再记他爸爸的不是了，小凌找我去，都给我跪下了，让我劝劝你……”

四年来，不止一人追求过母亲。母亲的身材和脸容长得并不难看，有人还真喜欢她“不温柔”的性格呢！常来的一位于大爷，也是一位厂长，没结过婚，比母亲大五六岁，不但人

好，和我们处得也好，我非常喜欢他，真觉得和他在一起比和父亲在一起还有趣。可是，当他正式向母亲求婚后，母亲反和他疏远了。难道她还在爱着父亲么？……

我相信父亲当时是愿意回来的。在集体宿舍是什么滋味？！何况他单位里从领导到群众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他性情孤僻，我行我素，既不会逢迎，又不会装假，这也是后来划成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的首要原因！现在，有哥哥这个爱子全心全意地爱他，盼他回来；有三个孩子以及对他绝对忠诚的妻子，他怎能不想回来呢？

功到自然成。有一天，哥哥终于认为可以说通母亲了。于是他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弟弟，命我们一齐跪在母亲面前。他哭到：

“妈，原谅我爸爸，让他回来吧！”

我第一次看见哥哥泪流满面，觉得十分凄惨，便哇哇的哭起来；弟弟不知所以然，也大哭；母亲坐在椅上，搂住我们三个，放声痛哭；复婚便在哭声中决定了。

我始终以为那哭声不是什么好兆头。在爸妈复婚那一晚，我起来撒尿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半，而父母躺在床上却还没有醒。只听父亲对头朝里躺着的母亲说道说道：

“佩贞，要是我再对不包你，我，我真不如个耗子了！”

这一比喻让我暗自奇怪，他比什么不好，干嘛非比耗子不可呢？他本人就是属鼠的呀！那离家以后每回从大门溜出去的神情，无论如何让我忘不了“鼠”字……

没多久，便证实了父亲的感情。由于他在和边姨共同生活期间写过一本《日语入门》，复婚不久出版社便寄给他两千元的稿费。他取了钱，直奔边虹家。

“老羽？”边虹堵住半扇门，“你找我什么事？”



“我……我给你送钱来了。”

“哦？”她闪身让他进去，不无惊讶地望着他。

祈求和孤注一掷竟使父亲结巴起来：

“虹，我刚得了一笔稿费，两千元，给，给你。”

边虹诧异地接了过来，虽没明白过味儿来，却将钱攥得紧紧地，走进了屋。

“虹，我不能没有你！”父亲可怜巴巴地尾随着她，“苦死我了！和她一天也过不下去呀！只要你回心转意，我还能和她离婚！”

边虹眉眼松开了，将钱麻利地锁进大衣柜，转身坐在沙发上，悠然地点起一支香烟。

“老羽，你对我的好意我收下了。”她望着天花板，翘起二郎腿，吐了个烟圈，“咱们只能做个朋友了，因为，我已经结婚了。今后你也不要老来，不然，我丈夫也有意见。”她瞥了里屋一眼。

“虹，你再想想……”

“你什么东西！”归侨猛丁从里屋窜了出来，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你要是再来，我告你破坏家庭罪！你给我滚！”

这场面，我自然没有看见，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我觉得不会有一点夸张。因为从父亲气急败坏进家门的样子中完全能想象得出。

“你、你、你告她去！”他柴涨着脸，一进门便对母亲嚷道，“你告她去！”

“告谁？”母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告，告边虹！”

“？”

父亲这才发觉自己有多么愚蠢，可是想把话吞回去已不可

能。在母亲的逼问下，只有如实说出。

“她，她坑了我两千块！你告诉她坑骗钱财！”

“你……混蛋！”母亲气得第一次破口大骂了……

那时我虽只有九岁，却知道了一条小小的真理：离了婚的夫妇最好不要复婚。因为感情由爱到厌，是很难由厌再变成爱的。而且我还明白，只有一方的爱决构不成爱情。这些是我后来在书本上所没有读到的知识，生活却在我九岁的时候就教给我了。我父母亲在感情问题上，给我上了多早的一课呵！

“哥哥，你为什么非要爸爸和妈复婚不可呢？”有一次我问他。

“我认为能给全家带来幸福。”

“是吗？”我却在想：“假如于大爷是我的父亲，我就不会幸福吗？”

“哥哥，你对爸爸的离婚怎么看法？”

“我以为，凡是为了感情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人都是可贵的。咱们只应当希望父母幸福，决不当干涉他们。”

嗯，似乎有点理……

“那妈妈幸福吗？”

“我们的幸福就是她的幸福。”

我幸福吗？我想不出。父亲离家的这四年，我并不觉得生活里缺少什么。我只怕失去姥姥。弟弟也是。也许，只有哥哥最爱爸爸？

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我总是有些模棱两可。而弟弟却是坚决反对父亲，和母亲一个口径。

复婚后一年，父母便都成了右派分子。父亲不认错，不但被开除，而且送去劳动教养。从五八年到六二年这几年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呵！在三年经济困难的年月里，母亲月月给

父亲寄邮包——把全家舍不得吃用攒下的白糖、点心、饼干、火柴、烟卷、麻酱、肉……给父亲寄去。父亲分文没有，还要给他一些零花钱。每次父亲来信，结尾都是：“请你寄来①……②……③……”，这些项目包括打火机的火石、圆珠笔芯、信封、信纸、<sup>3</sup>茶叶、搽手油、肥皂、针、线、钮扣、<sup>4</sup>鞋、衣服……应有尽有。起初我们不觉，两年以后有一天，弟弟举着一封信说道：“囹囹囹来了！”

“囹囹囹？”

“爸爸的①②③④不是囹囹囹吗？”

就连哥哥也不禁微笑了。

“别这么说，”母亲说道，“你爸爸那儿苦哇。”

“你们孩子家懂得什么！”姥姥戴着花镜在灯下补着我们的破袜子。

每个月，当母亲寄那大邮包之前，我和弟弟是何等眼馋地在旁边观看哪！哥哥也馋，但他却故意离桌子远远的；嘴唇抿得更紧；不象我们咽口水的声音几乎能让母亲听到。

母亲总是把一样样物品和父亲的信仔细对照一遍，然后用布包起它们，由姥姥用棉线细密地缝好。有一回，母亲大发慈悲，给了我和弟弟一人一块饼干，我们乐得赶紧走开了，一点一点地吃起来，只有哥哥远远地看着我们。呵，那块饼干香甜的滋味到今天我还没有忘掉！

每次——当哥哥参加了工作，当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国家供给食宿的中专时，母亲就疲惫地坐在桌边对姥姥叹道：

“唉！我总算又熬出一个了！”

是的，她瘦了，老多了。虽然我们三个孩子全是也大字不识的姥姥抱大、拉扯大的；虽然母亲到了四十岁才开始学洗衣服，一直都不会抱婴儿，连尿布片都没有洗过，但她却是充当

了会生孩子的爸爸的角色的。是的，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堂堂的大丈夫，她不是母亲，而是真正的父亲。

一九六二年，父亲被释放回家。那天是我和母亲去教养所接他的，无意中得知，他在教养所的工资是每月四十二元，那里面也设有百货商店。

父亲回来后，母亲劝他去原单位找领导好好谈谈，冲他的技术，说不定能恢复工作。但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去。

“我能挣着钱。”

“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呀！”

“我能挣着。翻译稿子也不比在那儿少挣。”

“那终不是牢靠的事呵！”

“我不去。”

母亲也就作罢了。但译稿的工作也不容易找。哥哥托了他同学的父亲，找到一些国外科技资料拿家来翻译，也是一个月有，一个月无。但父亲从来不想找什么正式工作，好象他天生的便不愿意上班，又满有指望似的。

家里的生活将就维持着。

我中专毕业工作后，每月交家十五元，经济上总算又缓了一步。但刚刚工作一年，便赶上“文化大革命”，被专了政……

在教养所里，工资和各种待遇已比“文化大革命”前严厉了许多。每月评级，最高的一级二十四元是从没有人得过的，因此，二级便是最高的了。教养女队一百多人中也只有两三个被评为二级的，是二十二元。一般都评为三级，二十元，有违犯纪律的是四级，十八元，五级十六元，五级以下便是禁闭，无工资。每月饭费大家都是一样的钱，十一元左右，月月剩下的九元左右必须存在存折上，每月卖一次百货，买什么记账，扣

存折上的钱。钱可以给家里寄去，唯独不能留在自己手里，以免作“拉拢”、“引诱”的勾当。这些规定与“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很不相同的。我除了两三元零用以外也没别的可买，所以隔一月能给家里寄十块钱。因为得了浮肿病，每月我只向家里要两样东西——白糖（或红糖）和炒面。每月父母寄来二斤糖和六七斤炒面。这两样食品常使那些没有邮包的人羡慕得要命：吃完统一的饭菜以后，用开水冲一碗甜炒面，是多好的享受呵！领邮包时是最最幸福、最最欣喜的时刻，而那邮包旧白布上的字每每是父亲用圆珠笔写成的，邮包里的信每每是父亲写完之后母亲再赞上几笔。我想象不管是寒冬还是酷夏，都是年老的父亲抱着沉甸甸的邮包，一趟趟到邮局去给我寄的。呵，我才体会到父亲和母亲那颗拳拳的心！等有一天，我一定要加倍地爱他们，父亲、母亲、姥姥和哥哥、弟弟！

劳教期满，正是三九严寒的冬日，农场终于批准我回家探亲。姥姥病重无钱医治；哥哥被关在死囚牢内，白天在市内整日挨批斗；母亲带病上班，月月只发半薪；弟弟分配农村插队，穷得回来探亲要扒车。就在这苦难的日子里我回了家，在母亲的聊天中却听到两件事。母亲只是当作一百件事中的一两件随便谈谈而已，在当时又为哥哥的性命问题日夜悬心，哪有心思再去多想！但是现在，我却不妨说说吧，因为它们终究是令人难忘的。

“妈，咱们家怎么这么破了？什么好一点的东西都没了？”

“唉！多少次抄家都不说，因为你爸爸的事还丢了足有二百块钱的东西呀！”

“怎么回事？”

“你爸爸老挨斗受气，整天扫大街分文不挣，实在想躲开

这。经济又紧，想在外地找个事做。写信求了千里之外的一个老友帮忙，人家还真替他找了一个挺好的事——在一家公司当工程师，局长一听你爸爸的技术，日本留过学，还真重视，工资暂定一百三，一去就跟技术科长先出趟差——你看多重视吧！我的意思，你爸爸就应当把户口带走，到那儿一落，成了正式职工，心里多踏实呀！不听，他非要先去看看，然后再叫我把户口寄去。唉，拧不过他呀！这还不说，他可就来了神气喽！衣服、行李、用的、使的，都要最好的。仅有的两条料子裤，我那床舍不得用的缎子丝棉被都带上，衬衣半旧的补过的都不要，要全买新的。连暖壶都非带去不可，还嫌旧，只好买了两个铁皮印花的。鞋不行，又买了双皮鞋。咱家什么境况呀！到那儿有了钱再买不行吗？拧不过他呀！人到了那儿，他一看，觉得满不错，来信叫我把户口寄去。这一寄可就糟喽！公安局早就盯着咱家一切来往信件哪，一个大活人本来就没了影了，又寄户口？一下就给戴住了。我这边连影还不知道，那边早就去了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人。从出差地点把你爸爸抓回来——‘逃避运动的反动家属’，罪上加罪！直到把你爸爸扣进咱街道派出所审问清楚了，才通知我，我才知道他已押回来好几天了！那些行李、东西呢？由押他的人给捆了捆，说是寄来，可至今也没收到哇！都四个月啦，算丢啦，或是叫谁贪污了。上哪儿找去？唉！红卫兵抄家不算，这最后一次竟是你爸爸抄走的！摆什么谱哇？真没他那么可气的了！结果，同意他去的工程局长受了处分。帮他找工作的老朋友也受了牵连，一家人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我听了能说什么呢？我只暗自奇怪母亲为什么事事都说不服他，都迁就他？而父亲为什么事事都听边虹的，却从不听母亲的？那哇哇大嗓门的母亲却总是斗不过沉默寡言的父亲！

“这还不算，还有比这可气的哪！就是头个月的事！”

父亲仍旧闷头吸着烟头，既象听，又象在想心事，仿佛刚才母亲讲的完全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与他无关的人，以至他连看也不看母亲一眼，只是一副漠然、麻木的神情。

“有几天我下班回来，天天看见地上有烟头，不是过滤嘴的就是‘大前门’的，烟头还挺老长就给掐了。嗯？奇怪呀！有一次我就问你爸爸，你爸爸说是房管局来人检查房子时抽的，我也没再多想。谁想有一天我一回来，小弟就气冲冲地告诉我，‘妈，今天我闲着没事，想翻英语大辞典看看，一瞧，几本书后头藏着两条大前门，字典里还夹有两张收据。’什么呢，小姗你猜？你能不能想象到在咱家这么困难的境况下，你爸爸还和咱们藏心眼儿？两张收据都是半年前你爸爸最后译的那批资料稿费，一张六十元，一张七十元。我天天上班，你们都不在，你姥姥病得糊里糊涂，斗大字不识一个，你爸爸敢情取了钱然后自己就收起来了！白天小弟问你爸是怎么回事，你爸爸支支吾吾还不承认。晚上我回来一听这事，才想起那几天地上的烟头，一诘问，你爸爸这才承认，敢情那一百三都买了好烟抽了！说什么，‘心里烦的’！小姗，你说可气不可气呀？！我跟他这辈子算倒霉到家啦！小弟气得说：‘爸爸，您太自私了！’你爸爸还不爱听！唉！我早想了，他要是一旦有了钱，马上就不是他了，还得找那边缸去。我活着他就吃累我；我死了，他照样活的挺好。这辈子的冤孽何时到头哇！”

……何叔叔，我并没把以上这些写进《过去的故事》里。我写的回家“探亲”那一段，岩岩是那么爱看，觉得我爸爸是多么可爱的一位老人，您也一定喜欢那段描写。实际上，当我母亲的活刚落音时，警察和街道积极分子就来了，轰我和弟弟回去。假如我把以上这些都写出来，您认为我父亲还可爱吗？

奇怪的是，母亲从没骂过他过重的话，哪怕她气得心跳，却也想不出“自私”这个词来，这是由弟弟说出来的。我在场，我也会说的。但我并没有恨他的感情，或许因为从小我们就熟悉他的全部，早已习以为常；或许看到的是他更可怜、更可爱的另一面——耿直、不会害人，细心，温和。假若母亲换了边虹，我敢肯定，父亲会把所有的钱给她，叫她支配，哪怕自己抽一毛钱一包的苦烟丝，哪怕家中有比这更烦人的事！没有可恶的缺点的人大概是没有的。父亲的这一可恶缺点，对边虹却并没有表现出来过！所以，缺点也受感情的支配，缺点也有两重性呵！

虽然我不记恨他，就我心里真觉得苦。一切都使我觉得苦——母亲的命苦，我和弟弟不能自立的苦，不能扶助母亲的苦，姥姥病痛之苦，无钱医治之苦，对哥哥的性命日夜恶心的苦，家里破败气氛之苦，在这气氛中又加上父亲那劣等烟丝气味的苦……这些都是一个个小苦，更大的苦却是，外面的苦还不算，我家的“内核”也是苦的！而这“内核”里的苦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是和社会无关的。我不由又想起那憨厚慈爱的于大爷，母亲拒绝他是多么傻呀！

因此，谁也不了解在“探亲”那一小节里，我把家形容为“苦海”的真意。在这儿我不妨作个更全面的“注脚”。何叔叔，这回，您也承认“苦海”一词用得不过分吧？

当我和弟弟被轰走时，我们隐隐觉得彼此都有一种轻松和解脱感，只是两人谁都不愿说出来。仿佛我们早想离开那个家，却又觉得不合情理；直到被轰走时，才感到离开它的快乐。不管这快乐的实质有多么悲哀，但终究是快乐！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家庭的“内核”——没有扶助、没有爱，只有父母各自对孩子的一点点期望。而即将被枪毙的哥哥，已成人却不



能自立的我和弟弟，又使父母那一点渺茫的期望濒于绝境。

3

外屋的风箱声停了。我没有回过头去，却觉出父亲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屋。

“爸爸，谁叫棠棣？”

他不自在地干咳了一声，避开我的目光，刚说出一个“我——”字。

“我知道了！”我几乎是带着猜谜的快乐般对他喊道，“是边虹！是边姨来的！”

他的脸涨得通红，随即又渐渐发白了。足有半分钟，他才稍微平静些。也许，他以为我要责备他，否则，他干嘛这么不自在呢？

“孩子，我是为了你好哇！”

“我知道。”实际上，我是为自己才找对象吗？

“谁都不理咱们了。我实在没辙，才想起你边姨。这封信在我手里两天了，我考虑还是应当让你看看。”

“爸爸，您一直和她来往吗？”

他嗽嗽嗓子，点燃一锅子烟，仿佛烟力能给他说出实话的勇气。

“有时候，极少。”他叹了口气，“尤其你哥哥死了以后，你妈连哭都不叫我哭，我上哪儿哭去？想找个人说说……”眼泪涌上来，他眨眨发红的眼皮。我的心完全软了，完全谅解了他。是的，他是应当找她的，他应当！他太可怜了！我们都太可怜了！我也多想找个心爱的人说说呵！

“你边姨两句话就把我哄得忘了烦恼。唉！孩子，你们不了解我，我们一点没有歪的斜的呀！”他恳切地注视着我。

“我了解您。您只把她当作知心朋友，是吗？”

他似乎感到极大的欣慰，神情自若了许多。他温和地望着我说：“是。你边姨温柔、聪明，最会哄人。无论有多少心烦的事……你妈俗不可耐呀！唉！只有你哥哥了解我。”眼泪又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你哥哥，世上再难找的好孩子！”

“温柔……但是，她为什么不和您过到底呢？为什么听说又结了两三次婚呢？”

“那是她的性格。不是她的错。”

哦，这话使我象发现了一块新大陆！爸爸是多么爱她，爱到任何事都能原谅的地步，但是，他这无边无际的爱能换来同样的感情吗？我以为若能换来，那才叫爱情！

“她是个好人。小孀，以后我带你去见见她。”

“嗯。她现在是第几次结婚？”

“第四次。也是和一个归侨，可是两人感情并不好。”

“是不是出不了国造成的？那归侨偏不申请？”

“那就知道了。错误不在她这方面。”

“她现在老吗？”

“不老。比年轻时期稍稍胖点。”

“爸爸，我真想听听……”

这晚，我们躺在各自的小土炕上，父亲第一次讲起他的历史，也包括他的爱情史。他说他的初恋是在十八岁，在上海偶然认识一个叫雪茜的女孩子，她是那么聪明、可爱，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给他唱歌，动听极了。他太爱她了。但很穷，他决心出去挣一笔钱回来娶她。由于对她深厚的爱，他竟没有告诉她离去的真正的原因。他以为，说出“走”和“钱”字仿佛对她是个污辱，她太纯洁了。

三年过去，他好不容易才挣了五六百元，满怀希望地来找

她时，她却已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教授。

“你看过老舍的短篇《初恋》吗？”说到这里他转脸问我。

“没有。”

“前年，我偶然在收音机的短波台里听到这篇小说的配乐朗诵，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了。太象我的过去了。不同的是，那小姑娘生活得好象满愉快，见我回来，好象完全忘了旧情，把我当成她的小兄长一样对待。我企图和她做个朋友，做个知己，但去了两次，才发现这种处境非常尴尬，只得作罢了。唉！后来我发奋读书，出去留学，写了几本日语和工程方面的小册子，用的笔名都带‘茜’字，就是为了怀念她。二十年后，又是在上海，偶然认识你边姨。第一眼我简直懵了——这不是雪茜吗？太象了！只是比她小一号，更显得娇小玲珑。真是天意呀。和她四年的婚后生活，是我再不会有的幸福了。”他平躺着，望着被烟熏黑了的房顶，象在自言自语，“她母亲也是个难得的好人。我进教养所的时候，她母亲给我寄过两条卷烟，那都是她舍不得抽给我攒下的！那老太太比我大不了十几岁，就象亲儿子一样疼我。不象你姥姥，象个奸臣。”

哦，感情容易带有多大的偏见！我几乎要喊起来：胡说！我姥姥怎么是奸臣了？但也只是心里这么动了一下，努力克制住了。只因为他对姥姥的诬蔑，我不再想望着他，也象他一样，平躺着望那头顶上一根根黑糊糊的檩木。此外他说什么，我再没有听清，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两条烟，两条烟算什么？姥姥和母亲给他寄过多少条烟？可他从来没感激过，他叫她“妈”，叫得很甜，哪怕只比他大十五六岁。可是他从没叫过姥姥“妈”，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他从没叫过。哪怕姥姥比他大二十几岁，姥姥从没说过父亲的不是，无论母亲怎样骂

父亲，姥姥在当面背后也只是哀愁地叹口气或陪着掉掉眼泪而已。慈爱之至的姥姥，怎么偏给了他“奸臣”的印象呢？母亲岂有不向着自己女儿的呢？难道这就是“奸臣”？我以为姥姥的地位和待遇远不如家里的保姆，姥姥和保姆做一样多的活，甚至比她做得还主动、还多、但保姆的工资是十五元（连住带吃），过年过节母亲还要送人家一些袜子毛巾之类的礼物，而姥姥每月的零花只有母亲给的五元，过年过节并没有什么礼物，她的衣服往往是自己攒钱买的。每到月底母亲将钱花光时，还要时常向姥姥借两三元救急。因此，无怪哥哥挣了钱每月给她一元让她买戏票时，姥姥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呵，慈爱的姥姥！你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却从没有叨叨过，不满过，连半句话都没骂过。你不会骂人，不会打人，不会不满。你只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这纯朴的信条之下，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一切！我们从襁褓里到长大成人，哪一样不是你那勤劳的手，善良的心造就的！

也许我天生是不会恨人的。我只为自己的新发现而震惊——父亲是多么爱听那些甜言蜜语，多么容易受他们的诱惑呵！他以为那就是世上最美的，是爱情！虽然我并没和谁恋爱过，可我知道那不是。

这一晚，我反复思索。是的，我太想到吉林去了！不用嫁人，有边姨和父亲的关系，由她妹夫立即给我找个工作，挣工资，天哪！我简直从来没敢做过如此的美梦！但这美梦如今突然来了，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是父亲所乐意的。他可以去看我，可以在那儿和边姨会面，可以由她妹夫安排住处，长期过自己日夜梦想的田园生活。有了解他的女儿的工资，有心爱的人作伴，而这一切，都可以瞒过在C城的母亲和在边远地区插队的弟弟。

可是母亲怎么办？弟弟怎么办？不错，我去吉林，只能给我和父亲带来好处。但是母亲和弟弟呢？让母亲疏散到弟弟那里去过极为穷困的日子，而我和父亲在吉林享清福？弟弟从没谅解过父亲，即使我安顿下来想把他弄到吉林去，即使边姨通过她妹夫再给弟弟找个工作，弟弟一旦知道这种关系，也会睬脚而走。刚强的母亲宁肯死也不会求到仇人头上的。那时，我在他们眼里永远是个叛徒、卑鄙的小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已经够可怜的家将要弄得分崩离析！

我对爱情是那么悲观，不相信能找到一个心爱的人。那些值得我爱的，都被专政了，象我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下喘息。如果我没被下放农村，在农场挣那“就业人员”的三十元工资，我一定会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也许是右派，也许是“反命”。但命运偏偏多灾多难，整个农场解散了，“犯人”们都被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或煤矿上作苦工了。话说回来，如果我在农场就了业，结了婚，我能解救得了父母的疏散问题吗？能使弟弟的日子好过吗？也只有干着急而已，因而，得倒庆幸自己能有一次嫁人的机会了。会有办法的！村里八姑的儿子不是要去投奔他叔叔吗？他叔叔不是闯关东在黑龙江省农村落了户吗？那里不是很自由、很富裕吗？那孩子非常老实，只识几个字，瘦小，比我矮半头，小七岁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去找八姑，和她套近乎，说我喜欢她儿子，愿意嫁给他……

次早，我和父亲在黎明的鸡叫中睁开眼睛。他那怡然地望着我的目光说明昨晚他做了一个多好的梦，那梦一定和我想象的一样：有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保护，寂静的薄田生活，理解他的女儿，不用再闹离婚的结合。他失去儿子的悲苦，他多年来在政治上、经济上、爱情上的委屈，都可以得到补偿了！但是……

“爸爸……，我不能去。”

4

火车在飞驰，向着母亲那里飞驰。

我和父亲对坐在窗口，吃着又凉又硬的火烧，喝着从车厢里打来的开水。窗边的小桌上还有一包酱猪肝，那是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时，父亲特意下车买的。

“解解馋吧，”他说，“这是咱们仅剩的五毛钱了。”

是的，好几年我都没有吃到这么香的佳肴了。去年探亲回家，何尝吃过一片猪肝或粉肠呢？

我和父亲将离开农村时，经过何等的苦心筹划呵！我是解除劳教人员，戴着“思想反动”的无形帽，提出回家“探亲”，仿佛谁都明白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和“逃走”一般无二。为了让村里的大队书记同意，我和父亲早就注意起改善关系——包的饺子先给他送去一碗，烙张饼悄悄给他送去一张——去年春节，我们村里最富的一家吃的是贴玉米面饼子，其他各家是饱吃一顿白薯面窝窝，也就可以想见，那一碗饺子，一张饼，能给大队书记带来多大的欢喜了！而那些白面和油，是父亲汗流满面地从C城背来的呀！

正当八姑以为我也许真的对她儿子有意、进一步和我谈时，母亲来了信，说她在马路上偶然碰见早先的远邻王姨。母亲“有病乱求医”地托她给我找对象，王姨一口答应，并说有个熟人叫早泉的，正在C城探亲。早泉是高中毕业生，和他两个弟弟在吉林省农村插队，哥儿三有三间大北房，养了猪、鸡……隔天，王姨告诉母亲，早泉十分同意我这个“英雄羽凌的妹妹”。母亲信中急不可耐地欢欣地叫我们：快来。

“早，泉？爸爸，名字多美！是早晨的泉水吗？他一定长

得文质彬彬，很清秀，您说呢？”

“嗯……”父亲也为有比八姑的儿子更好的出路而高兴。但他的高兴是那么勉强，那勉强并非因为我不到边姨的姐夫那边去；他一定是想起了我小时，他曾多么希望我长大以后找一个有学识、年轻有为、有一个理想职业的爱人！

从那天起到“逃走”的一星期，我们更加紧笼络起大队书记来，几乎是顿顿送饭去了。而那大队书记哪里舍得吃？把“贡奉”来的饭菜全端给他的老母，他老母又转而分给了孙子孙女。

直到有一天晚上，大队书记悄悄溜进了屋，拍着大腿向父亲说道：

“你们走吧，公社追查有我负责！明儿起早，由村东头二柱推独轮车送你们去！”

连夜，我和父亲在小小油灯下查看起地图来。这张十六开的中国地图，还是父亲临来时火车站买的。

“现在，就要防备公社派人追咱们了。要是你，有什么巧法儿躲开他们呢？”他眨眨眼睛，象个老师一样审查我的智力。

“坐汽车，从这儿坐汽车……”我嚷嚷着。唉，我是多么笨呀！

“怎能坐汽车呢？”他几乎有些焦灼地说，“第一，咱们走另一条路，要绕过公社所在的赵庄，然后，向离C城相反的方向走，坐汽车到G城，由G城坐车到B县，从那儿再直奔C城。不走直线走三角，只要到C城，就有办法了。唉，你呀！太不会动脑子。”

我多么佩服他的精细！我怎么老学不会思考呢？

呵，眼看就要到C城了。那早泉是什么气质、什么模样？

拍大门是夜里一点。母亲穿着圆领背心、花布裤衩和塑料拖鞋给我们开了门。

进了屋，忽然感到又渴又累，全身都象脱了节一般。匆匆看了一眼屋里正在昏睡的姥姥，我和父亲还没坐定，刚刚关好屋门的母亲便站在我们面前，上身稍向前探，两手兴冲冲地比划道：

“早泉那小伙子可太不错啦！你说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说话那个温和文静，对老人那份有礼貌，唔，甭提多懂事啦！今儿来，穿的是长袖的确良衬衫，皮凉鞋，一把白折扇，明儿来，穿短袖的确良衬衫，又一样的皮凉鞋，一把黑折扇。光手表就换过三个——他爸爸过去开珠宝行的，家里有底儿呀！到现在他爸爸退休费一百零一块，妈早死了。早泉说了，他爸爸留了一笔钱准备给儿子办婚事。哥儿仨在东北甭得多能干了，三间大北房，养了两口猪，十几只小鸡，两三只鸭，年年分红一千多块，一千多块！他说那儿的副业就甭提有多少，家家没有不存钱的！光粮食一人一年就分六百多斤，捡的不算！说真格的，我真觉得咱就算高攀了！有一回我问他：‘早泉，你都二十八了，就没人给你介绍过别的对象吗？’你猜人家小伙子说什么？‘大哥是英雄。我一直就想见英雄的妹妹，我早就听说他有个不错的妹妹。’唔，你说，咱上哪儿找这样的去？我的意思，你们俩明儿就见见，要是没什么过不去的，赶紧把婚订了……”

“先给我们口水喝。”父亲放下那倒不出剩茶水的茶壶，微皱着眉。

“有相片吗？”我舔舔干燥的嘴唇。

“有，有，我给你们拿。你们一看就知道了，长得满不错呀！”



我和父亲放下手里的茶杯，凑过头去：肉脸方腮，一双无神的、白眼珠多黑眼珠惺松的小眼，再加上那笔不出奇的眉、鼻、嘴、显出一般愚钝气。这就是早泉！

一个星期之内，我们见了五次。我说不上喜欢他，可也并不讨厌他，总比八姑的儿子和我有些共同语言。但他的话很少。他对我那敬重，从没做过无礼的举止。有一次我去他家，中午困了，睡着了，朦胧中醒来，发觉他一人在屋里，我索性装睡，想考察他正经不正经。他坐在椅上，一定在呆呆地瞧着我，走路轻轻地，喝水轻轻地，始终没动我一下！要问他有什么特点，嗯，相当稳重，稳重得有点过了分。比如，他从没流畅地和我谈过话，每说一句话之前，总要思索一阵，然而并没见沉思出多妙的警句来。

第五次见面是在我家。母亲说：“我看，你们把婚订了吧。下星期五吧，上萃香楼饭庄，我们这边有几个亲戚，加上你们的，吃一顿饭就算订了婚，然后小姗和你一块儿回去办结婚证，好吧？”早泉没意见。临走，他把一个精致的小盒给了母亲。

“伯母，这是我父亲送给小姗的，您收下吧。”

母亲高兴地接了过来，锁进破衣箱里。

我去送早泉。在小胡同拐弯处，他一闪闪进了阴影里，猛地把我的拉过去，用力抱了我一下。我只感到他胸脯的肌肉是那么结实，随即他立即把我放开了。我的心几乎连跳都没跳一下。这是我们“恋爱”的所有亲昵举止。我始终感谢他对我的尊重。如果他早早地便对我亲昵起来，我一定会讨厌他。

当我回来时，母亲正站在箱子边，仔细地看那小盒里的手表。

“来，小娜，戴戴试试。”

“您干嘛要这个？”

“什么都不要显得咱们太低啦。你懂什么？要一只手表还  
算多呀？他们家又不是拿不出！你没有手表，结婚时也难看哪！”

我说什么好呢？母亲是爱我的！

请帖发出去了，只等着星期五。

星期四黎明，天刚蒙蒙亮，早泉的父亲忽然来了。

“亲家，您？……”母亲惊奇地将他让进了屋。

我和父亲还没起床，此时只好快快穿起衣服，叠上被子。

伯父脸色蜡黄，显然一夜都没睡好。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不用说，一定是按地址大老远寻问来的。

“您？……”母亲希望他快开口。

但他偏偏讲不出什么来，只是愧疚地坐在椅子上，望着自己的膝盖，摇头、叹息。

“您？……”三口人象三角形的三个点，僵直地坐着，伸出脖颈直视着他。

“早泉进去啦。”

“呵？”

“进去啦。昨天下午就没见他回来，晚上派出所来人告诉我，进去了。”

“进哪儿啦？”母亲仍似懂非懂。

“公安局拘留所。”

三道惊愕的目光更加盯紧了伯父，他简直不敢抬起眼皮看我们。屋里鸦雀无声

“因为什么呀？”还是母亲先打破难堪的沉寂。

“偷东西。”

“偷东西？！”

“他没跟你说过？小姗？”

“跟我说什么？”

“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什么事？”

“他对我说，他全跟你讲了，你不是都原谅他了吗？”

“我？他什么也没跟我讲呵！他有什么事？他不是高中毕业就插队去了吗？”

现在轮到他们惊愕地看着我了。

他真这么说的？”

“这还有错？您问我妈我爸爸！”

父母的头又转了过去。

“唉！唉！连我都给骗了！唉！说来羞愧，我养的这三个儿子呵，没有一个省心的！也许是他妈死得太早，或许我管教无方，早泉从小学起就偷东西，不得不进了少管所。出来又犯，进了教养所。在教养所表现挺好，提前解除的。谁想一出来，手又痒痒了，那帮狐朋狗友们又来找他，又下了水，判了三年刑。他俩弟弟也偷哇！我家困难吗？不困难哪！打他们半死都改不了哇！老二老三插队去了，早泉刑满释放，农场解散，他要求上他弟弟那儿去。唉！没想到三个窝了一块钱，把当地快闹翻了天。不好好干活，偷，打架。我操过多少心哪！这回，早泉把大队书记打了，跑家来了。和城里那帮子勾在一块儿，又偷。自从见了小姗，他跟我说：‘爸爸，我再不偷了，我要痛改前非。’我说：‘你应当把你的一切都对小姗讲清楚。那孩子是个好孩子，要是她不原谅你，咱们宁可吹，也别欺瞒人家。’他答应了。第二天他跟我说：‘一切都跟小姗讲了，她完全原谅我了。’昨天晚上，派出所的人告诉我，他和别人合

伙偷了几块表，一个被抓，把其余的都交代出来了。人家让把表交出来，并且带来早泉给我写的条子，叫我上这儿来取表。唉！我还说什么呢？”

母亲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打开破衣箱子，把表拿出来给了他。伯父打开小盒看了看，收进了提包。

“我喜欢小姗就象喜欢我的亲闺女一样。唉！我那三个孽障呵！我没有女儿，真想有小姗这么个干女儿！”

“伯父……”

临走，母亲叫我送他。半路上，他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我。

“你看看，看看吧。”

父亲大人：

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小姗。我一定要痛改前非，望小姗能等我。

不孝儿早泉

“这是派出所的人带给我的。唉！谁能等他呢？能吗？”我没有回答。

“不管成不成，要是你愿意，做我的干女儿吧！”

我明知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这位可怜的老人能有些安慰，还是尽量恳切地“嗯”了一声。

……呵，何叔叔，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和父母的神情！我们没有话，一天都没有话。屋里始终是难堪的沉默，谁也不看谁。我悄悄地观察他们，他们整日半低着头，哪怕吃饭，哪怕走路，却一眼也没有看我。是不敢呢？是羞愧呢？还是什么？而我，却渐渐地升起一股恨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对父母产生恨。恨，是恨……

直到点灯时分，母亲才想起一句话，头一回抬起目光，望着父亲：

“王大姐这介绍人是怎么当的？她能不知道吗？她不是知根知底吗？”

父亲的眼睛亮了，仿佛这句话是他们的救星一般，忽而使他们轻松了许多，他们终于有了了解脱自己的理由！

我奉父母之命前去王姨家询问，并告诉她早泉进去的事。她的吃惊程度一点不亚于我，并且说，早泉是她儿子大宝同学的同学，她本是不知早泉的根底的，早泉竟把她也骗了。尽管我眼睛眨没不眨地审视着她，但从她的脸上除了看到诚恳、受骗和吃惊以外，别的任何迹象也看不出。

“别急，孩子，我会帮忙到底的，这事咱们都受了骗，就当没有过吧。我一定尽力想办法。我知道你们家的困境。咱们都是命苦的人，此外，谁能帮咱们？我这就给二宝写信，他在黑龙江插队，那儿也挺富的，托他帮你找个对象。”……

“玉姨也受骗了，她是个好人。”这是我进家打圆场父母的第一句话……

何叔叔，当时我们不但相信了王姨，还挺受感动。除了她，有谁帮我们呢？她是热心的！

次早，姥姥咽气了。唯一使我有些自慰的是，自我回家这些日子，她拉出的大小便和腥臭的血块都是我给她洗的。每次换的垫布，都干松松的。我给她洗脸、喂饭、梳头，用热水细心地给她擦澡，这是我能表现出的所有孝心！

姥姥咽气的下午，我们接到弟弟一封信。

妈妈，请您给姥姥念念这封信。

我最想念的姥姥？由于出民工，我第一次挣到了六块钱。我现在在邮局写信，不久您们就会收到六元的汇款单。给妈妈爸爸三元，给姥姥三元。姥姥您买点好吃的吧！

想您的小羽弟

姥姥的灵魂升天堂了。当我捧着骨灰盒和父母一起来到存放间时，那号码恰恰是在存放架上最高的一层！工作人员爬上梯子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好。呵，姥姥，您升天了，您是善有善报的！

后来，就象我在《过去的故事》里写的那样，我成了二宝的妻子。为了父母和弟弟的户口，我没有拒绝他的追求。直到东北我才认识了这位从没见过面的远邻。结了婚以后，从二宝的嘴里知道，早泉和我的事他早就听说了。

“我妈不认识他？放屁！他是我哥大宝的同学，我哥和他一个样，比他判的时间还长呢，十年。哼！他早泉一流氓，我妈介绍了你，我们就都听说了。你不知道！唉，这老太太！她把你给了他，跟他要五百块钱，说生活太困难。早泉同意了，让我妈写了字据，把钱给了她。这老混蛋，硬把你往火坑里推！——不过，她也是苦哇！”

还能用什么词句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呢？！

“那字据呢？”

“早泉得意洋洋地给了一个同伙。我千方百计地从那小子手里弄了出来，赶紧给烧了。”

“那，你？”

“别大惊小怪，咱没啥。咱只蹲过一回班房，再没蹲过二回。”

“我要离婚。”我说。

这是在东北的一间暖融融的北房里，是弟弟用自己的钱新买的。窗外的雪静静地下着。“离什么婚？”退了休在这儿闲住的母亲第一个反对，“这不是胡闹吗！”

“唉，凑合过吧，让人笑话。”来这里给弟弟做饭喂猪的父亲第二个反对。

“我姐姐想起一出是一出。”落了户口，当了两年会计的弟弟第三个反对。

“我偏要离。”

“别在这儿给我们丢脸！”

“结婚三年了，一点感情也培养不起来。”

“谁不说你们的小日子过得满好？”

“那只是骗人的假象。”

“他不过爱打你两下，你避免挨打就是了，你脾气也不好。”

“脾气不好是没有爱情闹的。”

“没有爱还有孩子？”

“那不过是为了别的目的，忍受他的一次……强奸罢了。”我不愿说出“户口”二字。

“亏你说得出口！”

“我只和他……有过一次！一次！”

“凭什么故意折磨人家？”

我的心跳着，大步跨出屋，狠命一摔门……

雪花，往我脸上扑吧！我的脸烧得烫人！

家散了。将唯一的儿子忍痛给了他，我来到了青年队。

城里形势好转，不再提什么疏散，母亲先回去了。一些知识青年开始办回城手续。小弟办了“困退”，卖了所有的家当，和父亲一起回城去了。

知识青年队的学生们几乎个个想回城，可我却生怕散伙。在这儿，可以不必为女人干不好的重活发愁；在这儿，青年们的谈笑使我开心。我忘掉了二宝的粗鲁和残暴，忘掉了促使我离婚的导火线——一位脾气极好，懦弱无能的负心知识青年聂；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孩子，克制得十分成功。我多希望青年队兴旺发达，一直到他们都结了婚我还能给他们做饭呵！否则，我怎么办呢？分配工作没我的份，回城没我的份，推荐上大学没我的份。如果没有青年队，我只有自立门户地当农民，既不能象家庭妇女成日待在家里，又没有强大的体力和壮劳力一起干。巴结公社干部找个能干的工作？偏偏又不想巴结！一个戴反动帽的解除劳教人员，谁接受你的巴结呢？结果，还是得嫁人。但可不如第一次好嫁了！自身的“条件”远不是处女时代了。上帝保佑，让青年队长命百岁吧！

然而到了一九七六年初，它便散了伙——办“病退”、“困退”的，上大学的，被分配工作的……走光了，都走光了。当我探亲回来，老远看见青年队的房子拆得只剩下废墟时，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雪原里！

各村的青年点都没了，把我划归给附近的生产队。我象打游击似地住在老乡家。女光棍，十足的女光棍……硬撑着和强劳力一起干活，晚上惊心地看着那浮肿的腿，一按一个坑。混得多惨哪！……

回家，回父母身边去！这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我写了



信，写了许多可怜巴巴的句子。他们能否恩赐地说一声“快回来”？能，一定能！那是一副动画片，信象鸽子一样翩翩飞到了家，正巧落在母亲窗前。戴着花镜缝衣服的母亲吓了一跳。

妈妈，爸爸：

叫我回来吧！

我太苦了。人们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象女光棍一样在老家家混。每天我必须和强劳力一起出工，都是男的，只有我一个女的。体力不支，浮肿病越来越厉害、有时我真想不如死了好！去年我在青年队天天都想唱歌，可是现在，我什么也哼不出来，烦人的心事快把我的心挤破了。整天有一千双眼睛盯着我，把我当成离婚的怪物，舍了孩子的狠心婆。没有任何人能理解我、能和我说一句知心话。妈，爸爸，我想回家去。你们给我一小块地方住就行了，我会挣钱的，一定会挣出足够的饭钱。我把所有挣得的钱都交给您，妈，我会都交给您。您快来封信吧！

小娟

一九七六年三月

母亲哭了。“孩子，我早就叫你回来，你偏不回来。本来么，一个人能在那儿混下去吗？回来吧，不会再有一号文件的时候了，咱们境况比过去强多了。你父亲每月能给我二十块钱，加上我五十来元的退休费，能维持。比咱困难的家庭不知有多少呢！你是个勤快孩子，想法找点活儿，挣点钱，你有个营生干，也踏实。咱家有两块木板，给你搭个小床，还能住下。回来吧，孩子，什么时候找着称心的对象什么时候再结

婚，不能再为生活去嫁人了。回来吧！……”

“妈！”

她一看到我就掉下了眼泪：“瘦多啦……”哦，我一辈子都不再离开她、离开我可爱的家了……

幻想，全是幻想。火车的隆隆声多象送葬曲呵！它正飞快地朝那现实的家冲去。

衣兜里的信不知掏出来几次了，看它一百遍就能看出幻想里的那些话话？

这才是现实，这才是现实。

……你父仍在街道每日挖防空洞，一天六角，算临时工。小弟尚未分配工作。待业青年很多，真不知何年何月能分，家中仍靠我那点退休费勉强支撑。你能在那儿干就干下去吧，再说，家里住处也成问题……

火车，你不觉得你跑得太快了么？

怎么能叫他们收留我，不认为我是个吃累呢？对，一进门就必须叫他们知道——我有钱！我按了按衣兜里那一小包硬鼓鼓的东西，那是我仅有的三百元钱和三百斤全国粮票，是一下子都给他们呢，还是一个月一个月地给？母亲一贯大手大脚，很快花光了，又显得我成了累赘。每月交母亲三十斤粮票二十元钱，作为饭费，这期间奋力找工作，如果能找到挑补绣之类的活，起早贪黑地干，一月挣四十元不成问题，都交给母亲，她也会转忧为喜了。对，就这么办！

当我远远地看到家门时，突然的，我觉得强壮起来，欢欣起来。失业和受别人冷落不再可怕，一切困难都不再可怕、

家！那是我谋生的希望之地，幻想中的温暖之乡！我原本就属于她，我原本就是她的儿女！不管今后有什么波折，她都是我可以逃避、可以依存的避风港！呵，我多想快快闯到屋里那特有的气息！

一进院子，只见母亲正坐在窗前独酌，捏着一粒炸花生米正往嘴里送。她见了我，不觉一愣。

“妈！”未等她答话，我便将衣兜里所有的钱和粮票全掏了出来……

家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一个小弟自做的大衣柜和小橱，给屋里增色不少。而有两件事给却我以突出的印象：一是父亲收工回来的那副模样——一身一臉的浮土，破布帽子歪戴着，膝盖处补了大补丁的工作裤象要掉下来，裤脚拖着地，布鞋开了绽，上衣衣扣掉了两个，还系错了位——日本留学的工程师……摩登漂亮的边姨……要是他再拿个破芭蕉扇，象不象济公呢？……

另一件事就是小弟用自己的钱（在东北买的房子和家当钱，他和父亲对半平分了），买了凤凰牌大键套二八车，二百几十元的瑞士手表，几件呢子、特利灵、的确良、三合一花呢的衣服，皮鞋等等。

“你说多可气，”母亲说，“分给你爸爸的那一半钱在火车上愣叫小偷偷去了，有五六百哪！”

“真的？”

父亲吸了口烟，不自在地干咳了一声，算是回答。

“我爸爸一上火车就慌里慌张，钱包鼓鼓囊囊，没法不叫小偷偷了去！”小弟看不起地瞥了他一眼。

“小嫻，”母亲说，“你交家的三百我暂时先给你存起来

吧。”

母亲的老口头禅，她能给谁存起来呢？

“你还该我一笔钱吧？”父亲抬起眼睛，谨慎地盯住我，“前年你和二宝要买蜂，手头紧，不是找我借过九十五吗？”

“嗯，是。”当初，我还以为父亲是慷慨援助我们的呢！

“该你的就还你！”母亲从那一搭子钞票里点出九十五元，“给你，老头子！”

当晚，我和父母挤睡在并不太宽的双人床上。这一夜我睡得那么昏沉，说不清自己做了什么梦。仿佛是一片黑浑浑的原野，死寂得连空气都在颤动。没有星光，没有月光，只有我一人在野地里踽踽独行的身影……可怕呵！什么在等着我呢？僵朽、麻木吗？通往坟墓的途径吗？……多可怕的原野呵，没有一丝光亮！

次早，我几乎从窒息中醒转来，望着潮湿的墙壁想心事，想我的梦。只听母亲从被子里坐了起来，披了件棉袄，喘息地说道：

“你爸爸……唉……太难点儿了！……昨天夜里把我冻醒了，我一瞧，原来你爸爸把压风被都裹到他那边去了。我整咳了两个钟头，他明明醒着，就不说睁眼看一眼……更甭想让他端口水……拿片药……”

我坐起来。父亲的眼望着顶棚，仿佛母亲说的是另一个人。

“唉！我真想你姥姥……活着的时候怪我没想过……没有比你姥姥更慈善的……”

是啊，她想得晚了……

半个月了，能找到活的希望一点都没有。母亲早已干脆地说明：

“用我的退休证去领挑补绣？不行。咱不能比北屋大妈，她一直没工作，老伴又早死了，四个女儿倒有仨女儿插队，象这样的困难户生产组还批不过来呢！大锅她们的活每月也不够做。咱家条件不行呵！”

“您走走后门呢？”

“我没处走去。我早想了，小嫻。你这一回来，我也不用说什么了。其实明摆着，还得结婚哪！象你这样的条件，并不好找哇！找城里有工作的没门儿。找个近郊区的农民，只要当地富裕，又能把户口迁过来，日子殷实点儿的，我看也不错，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户口……嫁人……这辈子，我就摆脱不了它们了吗？

如果全家都希望我这么做，没有任何人说一句别的话，又怎么样呢？这终究不是我自己的家！

“我去当保姆。”是的，看有这个办法能摆脱户口和嫁人。

“当保姆？”三口人一愣。

“面子不好看哪。”母亲说。

“谁不好看？您不好看吗？”

“我看我姐姐的主意挺好。”

坐在一边的父亲吧嗒着烟斗，不说话……

……何叔叔，您以为找保姆的差事容易吗？也并不容易哩。如果是从农村逃荒来的年轻女人倒不容易让人怀疑，可我就不同了。第一，城里有父母，他们有工作；第二，我年轻；第三，本人又没户口——这三条，使一些人家不敢娶我；看来，也只有家中有急病人又不富裕的老百姓才不至于考虑那么多了。

在这期间，母亲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那天她买菜回来，一进门就满怀希望地对我说：

“我看这事不错。前两天我碰见对门李大婶，随口托了她。她倒真放心上了，刚才告诉我，说她侄子来了，是个工人比你大七岁，去年离了婚，有个九岁的男孩儿，孩子跟他奶奶单过。工资七十块钱。他每月给他妈和孩子三十块钱，他自己单独有间房。李大婶和他提了提你，没想到他还挺想见见。我考虑就是户口解决不了是个大事，要是能把户口解决，哪怕是近郊农民，都比城里的工人强。你说呢，要不见见？”

“见见吧。”

我们吃完午饭就去了。在那儿坐了一刻钟。

“怎么样？”一进屋母亲便问。父亲也握着烟斗，直盯盯地瞧着。小弟眯起一只眼睛着手里的木条，显然也在支起耳朵听。

“不怎么样。您看那眉毛，眉心多窄！一看那人心眼就窄，眼睛涩巴巴的。还有那牙，好象没刷过似的。”

“要我看，可不错。要想在城里再找和他一样的，难了。咱条件不行呵！他前脚出来，李大婶后脚就告诉我，她侄子没意见。就看你的了。”

“没缘。”

“咱也不知道这蠢丫头打的什么主意，一见面就问人家：‘你能说说先前你爱人的优缺点吗？’人家说：‘没有优点。’可不，离了婚还有什么优点？嗨，看你姐姐那副不以为然的神气！弄得李大婶都莫名其妙！”

“他爱人和他生活了十年，连她的优缺点都说不清？离了婚人家就不是人啦？”

“更可气的，人家反问小嫻：‘你之前的爱人有什么优缺点’”

点？’你猜这蠢丫头怎么说？‘二宝是爱打人，但是有好多优点：对我绝对忠诚，勤劳，热心，疼我。可是不爱我。因为我们不象你们是自由恋爱结婚，没有基础。’——跟人说那干嘛？谁能听得懂你那鬼话？人家当然奇怪了：‘是不是你还想和他复婚哪？他那么好还离什么婚哪？’这蠢丫头冷笑一声就走了。你们说还有比她更蠢的吗？！”

弟弟继续盯着那根木头，更加专心地瞄；父亲继续吸着烟，一口接一口。

## 6

弟弟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上班了。

一天，我在家里拆他的棉背心。拆着拆着，突然，一个什么东西从背心的棉絮里掉了出来。怎么，竟是个存折？户头：羽弟。存款：九百元。日期：一九七五年一月……正是他卖了房子办“困退”回来的日子。九百元，这并不是和父亲平分的那笔钱，不是。

各种怪味都涌进了我心里。小弟的心计呀！耳边忽然想起他的声音：“姐姐，我早看透了，这年头，都得自己管自己。没有钱干什么也不行。”

……九岁的小弟一手按着兜口，歪着头考问我：“姐姐，你猜我兜里有多少钱？”

“不知道。二分？五分？”

“一毛！有一毛呢！刚才妈妈给我的。你要吗？给你花吧！”……

我赶快把存折按原样放好。

“小嫻，先去买茄子去。”母亲吩咐我。

“不去。”

“这是干嘛？又耍脾气？队都排上了，再不去人更多了。”

“咱家还有小白菜，凑合吃吧。”

“老吃小白菜？就不换样儿了？”

“换什么？不去！”

“你是奶奶？好，我走。”

她提个皮包，一摔门走了。又准是上胖大姨家去了；一个唠叨姑娘的不是，一个唠叨媳妇的不孝，互相安慰呗！

晚上，父亲和弟弟下了班，我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

“你妈呢？”

“和我拌了两句嘴，大概上胖大姨家去了。”

“你又让妈生气了？”弟弟接过来。

“反正我没气她。”

“不气她为什么走？”

“那谁知道！”

“你今天得把妈请回来。”

“哼！”

“你今天得请回来！”

“你请去吧。”

“你凭什么不去？”

“我请不着。”

我故意气他，大口地扒着饭。

“吃完饭找你妈去，给她赔个不是。”

“我没那么多不是。”

“爸爸，自从我姐姐回家来，叫我妈生了多少回气！要是万一把我妈气死，这个家谁来支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她不可！”



“你小子有什么权利教训我？”

“谁都有权利！”

他脸色发白，先跑出屋插上院门，然后又匆匆跑回来插上屋门，抄起墙角的两根木条，塞给父亲一根，脸由白变青，声音发颤：

“爸爸，咱们不能眼看着我妈让她气死！”他嚷道，“打！爸爸，打呀！”

他那呼声带有极大的煽动性。父亲犹豫不决，儿子推了他一把，一棍朝我打来，我把饭碗扔去，偏巧错扔在父亲身上，弄了他一身的汤饭。

“反了！”他一抖搂，便跟着小弟打了起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混战。厮打、哭喊、叫骂声乱成一团。北屋大妈敲着窗玻璃慌张地喊道：

“别打，别打呀！真是！……”

我终于退到门边，拉开门闩跑到院子里，站到几棵大树后面，一边哭着，一边指着屋里的父子俩破口大骂，骂他们自私，骂他们成了红卫兵，骂他们愚蠢，骂他们没有人性……加上骂“他妈的”、“操你妈”之类，真是写得要多解气有多解气，但尽管这样，我实在也没发泄出我胸中的愤恨！

他们索性关上灯，挡上窗帘，闩上门，闭气不吭地闷在屋里。我，我真想把窗上的玻璃都打碎，把他们的灵魂打得稀哩哗啦！

任凭北屋大妈怎样想进屋劝劝，他们也不开门，仍是闭气不出。我抹了把眼泪拉住她：

“大妈，别劝了。这一家子让我伤心透了，我今晚就当流氓去。我要让公安局把我抓起来，让他们也沾沾我的光！”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真的，如果我能嘻嘻哈哈，有小流氓

的那种乐趣该多好啊！

走，走……上哪儿去？看看手表，十点半了。信步走去，竟是火买站。也好，先在这儿蹲一宵吧。

那一夜，我蜷缩在冰冷的长椅上，闭上眼，脑子里始终只有一个幻象——我站在黑昏昏的原野上，捶胸顿足地哭嚎道：“我后悔，我后悔哟！当初我为什么不去吉林找边虹的妹夫！”……

次日，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我便走出候车室，站在平坦的场地上，大口地呼吸起清凉的空气。从嘴里呼出的油气仿佛能染黑整个C城！

旭日跃然升起，喷薄而出，绯红的早霞散发出无形的彩斑，在我的眼前悠悠滑动，象魔术般荡去胸中的郁闷……。不也是在那早霞之下，父母牵着我们的小手，踏着公园里草尖儿上的露水吗？母亲卖掉一条她的毛料裤，不是喜气洋洋地提回一包酱肉分给我们吃吗？她不会温存，但是做母亲的一切义务她不是尽得比谁都出色吗？每逢大事，就会看出这不会温存的女人的优点——她象个男子汉一样沉得住气，当机立断，说出切实可行的主意……是的，她从没提过关于聂的一个字，但我的失意她却都看在眼里，怯懦的聂在和我断绝的同时，却又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以至那惨白忧郁的脸几乎又打动我的心。是母亲，是她沉静的一句话顿然使我醒悟：“他做出那副样子不过想叫你原谅他而已，那不是为了别的。”……也是在那相似的一片早霞之下，小弟披着一身娇艳的金色霞光来到教养所大门口，我高兴得呼叫着跑向他，含泪抱住他，跳着，热切地握着他的手，塞在他手心里一张卷得小小的纸条。

“那包豆里……”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是的，我塞给他的

纸条和在豆里藏着的，都是家信，普普通通的家信！那里面，有我在教养所里的一切真实感受，有他们真实情况的消息，有哥哥在狱中近况的消息！这些，都是平时在信里不能提的，一提便会被队长把信扣住呵！

我们都完成了比见面还迫切的任务，更加显得欢欣！在旁边监视的队长，仿佛也为我们乐观活泼的情绪所感染，竟自动把接见时间延长了五分钟。她哪里知道，我们在以多大的毅力克制着心酸！……他走了，就这么走了吗？给他买的脸盆、毛巾和皮带怎能代表我想家的心情？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不管队长的阻止，不顾一切地跑上前边的土堤，向那大路上的小小人影频频招手——弟弟！

彩斑被耀眼的阳光一扫而净。只有我脚下这块硬实的土地才是现实的。这不是公园里的草地，不是教养所的土堤，是火车站。

我必须给自己找一个能谋生的职业。当保姆当不上，只有捡烂纸去了。怎么办，我找谁好呢？谁能帮我呢？呵，猛地，我想起边虹。

找她去！找母亲的仇人！她究竟帮过我，显出过她的热心！何况，“聪明、温柔、心好”，这是爸爸说的！她交游广，对父亲好，她能不帮我吗？只找个保姆的工作，她一定能帮上！回忆起她的地址，我去了。

“她早就搬走了。”

“请告诉我她的新地址吧。”

“我们知道的也不确切。喏，这个地址，你找找试试看。”

母亲的仇人，如今我只有依赖你了。

“咚咚咚！”

没人应声。我试着拧了拧门把手，门开了，我胆怯地跨进一步。偶一抬头，呵，门斗上挂的彩色照片，不正是年轮的边姨吗！

“谁？”屋里有人听出了动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

这是四层楼房的一套独用大单元。一扇屋门虚掩着，声音是从这里发出的。我推推门，只见一位四十开外、身材适中的妇女正立在穿衣镜前修剪自己淌头发，肩上披一件黑色开司米毛衣，用来接住剪下的碎发，怪不得她不能动弹呢。

“你找谁？”她仍旧不动。握着剪子的手停在半空中，镇静地盯住了镜子里的我。

我也注视着镜子里的她。

“边姨！”

“你是——？”她平稳地慢慢转过身来，疑惑地瞧着我。

“您一点儿也认不出了？我是羽姗哪。羽仲的女儿！”。

“噢——”她那四周布满了细密皱纹的丹凤眼亮了起来，

“是你！不错，还有点小时候的模样！嗨，你要不说，我再也不敢认！”她迅速地上下打量我一眼，对我的境况一定立即有所领悟，眼里那亮闪闪的小星立即熄灭了。她将发暗的目光重又凝聚到我的脸上，“你可变喽！变老喽！”说着，她灵巧地揭下那细毛线衣，轻捷地一把塞到我怀里，“喏，给！摘干净，坐到大屋那椅子上摘去我这就过来。”

这意想不到的自来熟举动，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二十多年不见，一见面就让你摘碎头发，仿佛你和她一起住了八年

似的。不用任何客套，便让你觉得一见如故，毫不生分，这小小的举止竟将我牢牢地征服了。她为人处世真有一套呵！

我尽心尽力地摘着碎发。可真难摘！小小的碎屑沾在毛衣上；钻进线孔里，用指尖去捏，不用力捏不住；用力，却把毛线的毛一齐掀起。这工作竟使我的鼻尖沁出了汗珠！而这件八成新的绣开花司米毛衣，竟用来做理发罩单，也实在可见主人的阔绰！心里为这场相见感叹，一面又环视着屋子。这间大屋窗明几净，摆设雅致——一整套镶贝壳的新式家具，屋角是一套精致的沙发、席梦丝大床，茶几上两盆茂盛的吊兰，茎叶几乎垂到地面。窗帘，软床和家具的颜色，协调一致，古朴大方。这与我小时见到的那黑昏昏的西洋派头，又大有不同了。

她收拾完毕，款款地从那间屋走来，手上自如地夹起一支过滤倒香烟。脸上一定是淡淡地搽了层粉，深浅适中地描了眉，显得比刚才年轻了好几岁。她走到桌前，将烟斜叼在嘴角，沏了杯茶，把带盖的茶杯轻巧地推到我面前。

“你可老多了。”烟雾后面的她微眯着眼。

我把摘净的毛衣放在一边，淡淡地一笑。

“我老了吗？”她最关心的还是容貌。

“不显老。”

“是吗？真不显？”

“真的。”

她嘘了口长气，仿佛无限幽怨，又吸了几口烟。

“你怎么想起找我来？怎么知道我的地址？”

“是您原来的老街坊告诉我的。我……”

于是，我把这几年的经历和目前的苦闷都向她尽情倾吐了一遍。她静静地认真地听着，轻轻地吸着烟，一动也没动。哦，我的母亲从来没这么耐烦地听我倾诉过一切！她那专心倾

听、平和静穆的神情，即使不给我解决任何问题，也够使我感激的了！我曾多少次希望有一个人能象她这样听我倾诉一番哪！

“帮我找个当保姆的差事吧，边姨！我只有靠您了！”

“没问题。”她向烟碟里掸了掸烟灰，爽快地答应道，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那糟老头子是个坐小汽车的呢，他认识不少高干。”

糟老头？她又嫁了个老头吗？但这屋子里没有半点另一个人生活的迹象。如果她不说，我还以为她独自一个人生活呢。

“姨父？他，做什么的？”

“提他干什么！老不死的！”

她那丹凤眼里闪过一道愤怒的火光，又用力吸了几大口烟来掩饰自己的心情，我不好再问，心里却充满了疑团。她过的仍不如意吗？

她站起来，从酒柜里拿出一盆糖果，给我捡了几颗带锡纸的巧克力。

“你爸你妈都好吗？”

“挺好的。”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大半。”她嘴角微微一翘，一副洞察一切的神气，“你妈那个人，我早有了解，向来缺少温柔，男子气十足。你呢，又想得点关怀，就是这么回事。你弟弟倒是个小尖猴，你爸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你们家什么事我都知道。你爸也怪可怜的。这些年，我们没断了来往。只是上个月，我才对你爸爸说，先不要来了，要是万一让我老头子知道，可不得了。所以，要是万一你在我这儿撞见谁，就说你是我原来的老街坊，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心里刚才的疑云变成了一道闪电：怎么，爸爸

上个月还来过？！

“这条好烟，还是你爸爸上回给我买的呢。他老说他不缺钱，其实他能有多少钱？唉！不过是他一点心意吧。”她漫不经心地吐着轻白的烟雾，望着那袅袅飘去的云缕。

哦，父亲！火车上丢的几百元，还账，好烟，一条条，她一天至少得抽一盒半，到现在还有的抽……父亲吸的次等烟末……那弥漫的苦烟烟雾里的委顿的身影……

“他找我来，无非就是心里不痛快，到这儿诉诉委屈。你妈给他气受啦，小弟训他啦，做梦梦见你哥哥啦，街道冷眼待他啦……可我能解决什么？无非是给他两句好话，安慰安慰他罢了。”她懒洋洋地靠沙发坐着，不停地吸着烟，那神情是漠然，是感怀，是严肃，是慨叹？似乎都有。

“我嫁过六个人，但没有一个象你爸爸品质那么好。”

唉！父亲死了也值了，有她这句评语，他最爱的人的评语！但这是爱情吗？对边姨来说，至多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施舍，可爸爸却把它当成爱情！以爸爸那勇敢的追求，本来可以得到比这更甜蜜和高尚得多的感情，但他却止步不前，宁肯要那施舍了。

“你哥哥是个聪明人哪。唉，真没想到！我还没跟死老头子结婚的时候，那天在街道开群众大会，传达公检法的新布告，一听死刑犯里有你哥哥的名字，我立时就瘫平了，站都快站不起来了。我忘了怎么听下去的，又怕人看出来，散了会，都迈不动步了。”她捻灭了烟头，又点燃一支，“过去，你哥哥每星期六晚上都到这儿来吃晚饭，你们知道吗？”

我摇摇头，愣愣地看着她，心里万分惊愕。她瞟我一眼，得胜似地微微一笑。

“每次他来，我都炒几个他爱吃的菜，”她仿佛陷在回忆

里，声音沉缓，略带悲哀，“‘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业余京剧团唱得正红，他说：‘妈，我给您写个京剧剧本吧。’写完了，剧团还真想采用，偏偏赶上‘文化大革命’，剧团也解散了。啧啧，聪明人哪。”

哥哥这么开通，竟管她叫“妈”？我虽不愿意相信，但想起哥哥的性格、知识的渊博和思想的解放，想起他确曾写过一个京剧剧本并差点上演，却又不得不相信了……

今晚我怎能回家呢？我恨不得她能留我住三五天，在这里找到当保姆的差事，永不回家才好！

“今晚上住这儿吧，就我一个人。”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难处，“老头子那边另有两个单元，离这儿十几站地呢！这个家是我的。三个单元都是我请了几桌客才弄到手的。那迂老夫子哪儿有这本事？不是我，他们到死也得挤巴巴的住那两间平房！”

怎么就你一个人？”

她不回答，只是微仰起脸，惆怅地望着从嘴里徐徐吐出的烟圈……

我们钻进各自的被窝，当我脱下衣服时，才看见身上一记记的青痕！我怕她看见，赶快用被角遮住了。心里一阵发冷。哦，此时，他们可知道我在仇人的家里，求她救援？

她又抽了一支烟，突然沉静地说道：

“我刚从拘留所出来不久。”

我侧过脸直勾勾地瞧着她，万分惊奇。她雪白的臂肘支在蒲绒枕上，正点燃另一支烟

“死老头子！这个仇我非报不可！”她半个膀子露在玉色缎面薄被外，仍显得肌肤丰盈，“我大前年和梢老头子结了婚，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的存折放在哪儿！我知道他光稿费至少



有四、五万元。哼，他纹风不漏！我没法，他月月二百六的工资我故意不到半个月就花光，看他上哪儿取钱去。老不死的，贼心眼儿真多，每次都绕着弯儿走，回回硬是让他绕没影了！前年他得了一笔三千块的稿费，他两个大儿大女想平分，我不干，死老头把这笔钱暂时存起来，一下子惹恼了那两个活鬼，恨上了我。再加上他姑爷，三个活鬼联合诬告我在家说了反动话，说我搞投机倒把活动，公安局硬把我捂了一年半，查无实据，才把我放了。你看，我头发白了多少！他那小儿子都二十九了，跛腿，连对象都找不着，顶坏！现在他们见我回来，还不死心，撺掇死老头子和我离婚。就这么离？我能干吗？幸亏当初我留个心眼儿，请了几桌客，这边弄了一套房子。不然，躲那帮王八蛋都躲不开！我回来三月了，死老头子才来过一回，送来四十块钱的生活费，象养条狗一样。你说可气不可气？这个仇能不报？”说罢，她狠命地朝痰盂吐了口唾沫。

我无法答话，也想不出更好的话。我心里清楚，她的仇是很不容易报的，她的势力太孤单，除非她能巴结到比老头子地位更高的人。在一片“老不死的”和“糟老头”子的音乐声中，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次晨，我俩都早早醒了，却都闭着眼想各人的心事。她能帮我快快找个挣钱的差事吗？但愿她今天、明天就能为我去联系吧！她那么有风姿、有手腕，老头子的那些明友一定也和她不错……哦，我多希望能到那样一家去——老两口很有修养，环境清静，没有其他人，我管理好一切家务，侍候好他们，象他们的女儿一样，哪怕每月他们只给我五元，我再也不用去找对象为生活出路了……

她起了床，麻利脆快地洗漱完毕，做好早点，干家务她也是有一手的！

吃完早点，她端坐在椅子上，靠我近些，并不吸烟，认真地对我说道：

“你的事我通盘想了，想了大半夜。早晚么，我还是要回那边去的。我看你哪儿也不用去，就到我家当保姆，那边有个保姆，每日干半天，还给三十块工钱。加上两顿饭和月票什么的，得合六十块钱。老头子最心疼钱。你去呢，咱们装不认识，明面儿上我给你二十，实际上暗着给你。你整天干，才给二十，老头子自然高兴。我再给你买几件浅色毛衣，好好给你打扮打扮，他那跛腿儿子见了你，准扑上来。你假装和他好，牢牢把持住他，我呢，就装看不见。我把死老头子哄住，非弄他个水落石出不可！一旦钱到手，我至少分你两千块。那时候，咱们一脚把他们蹬开。你拿那两千块找谁找不着？我有了钱，怎么花不行？光利钱就吃不完，还跟这要入土的糟老头子？想想吧。你要是同意，咱们就订个攻守同盟。”

由于我吃惊得过分，反倒十分镇定了，只是屏住气息静听。当时我有什么感觉？首先我蓦地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个骑着扫帚飞的老巫婆；其次是盼望父亲就在这桌子底下听见了一切！

我不露声色地离开了她家。当我一个人飞奔下楼时，一股郁愤的火猛然填塞进我的胸膛，我恨！恨谁呢？她吗？不。我恨！生活为什么把我逼到了这种人的家里！……

我还是回家了，因为没有地方可去。那是我的家吗？不如说是客店，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而且我要尽可能使栖息的时间更加缩短才好。

不是下班时间，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正坐在窗前心事重重的吸烟、发愣。一见我立即投来一个搜索的注视，大约是想知道我在哪儿过的夜吧。她做梦也想不到我是在她仇人家里呵……

我连招呼也不打，便梗着脖子进了屋。我感到母亲从鼻子里轻轻嘘了一口气，那是放心的声音。是呵，你的女儿没死，也没去当流氓，你当然放心了！

我茫然地坐在里屋的床边，不知做什么好，就这么静静地坐着。闻着潮湿的熟悉的气味，想起姥姥就是在这张床上死的，心里真想哭！我的耳朵仿佛自动地支了起来，下意识地听着母亲的一切动静，想从空气声波里体察到她的感想和心情。我立即感悟到，屋里的空气是并不紧张的，甚至在静穆中隐含着哀思。她走路时没有故意加重脚步，没有把盆碗弄得丁丁当当，没有在关门时摔出声音，而是轻轻地，一切都轻轻地……我的眼泪要涌出来，这微妙的承认错误的举止使我心酸！……人们呵，爱是太少了，太少了！……

不久，我总算找到了一份当保姆的差事——给八口人做三顿饭，侍候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太太并兼顾一个两岁的小孙子。活儿是那么多，不但要买东西、做饭，还要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为小孩做衣服。干了一个半月，我累倒了，或许，原来抵抗力但差吧，竟得了肋膜炎。这回，我饱尝了家里的目光——烦躁远远多于关切，冷漠远远多于热情。我从东北带回的钱除去还父亲的账以外，连这次得病的医药费都不够，不得不让小弟从厂互助会里借了一百元。

“以后，我慢慢还给你。”母亲对他说。我躺在床上听得一清二楚。

是的，我家的钱财向来是十分清楚的；母亲不但每日晚上记生活日用账，准确得一分都不差；而且，如果谁从街上给家里买来二分钱香菜，或为家事打了四分钱的公用电话，母亲都如数还清，每晚记账前必问：“你们有谁替家里垫钱了吗？”

“这叫‘财清仁义重’呵！”父母都说。

是的，财清仁义重。我再不应当吃累他们了。假如找个丈夫，能替我报销一半医药费，能不嫌我有病或干不动活，能给我应有的关心和温暖，能在家里和他是平等的而不是依赖的关系，能在自己的小屋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挣钱的活……是的，我要结婚，结婚！

我不该拒绝李大婶的侄子！

病还没好，我便挣扎着写了一封信：

舒鸣：

我愿意和你结婚……

何叔叔：这封永远不会发出的信就写到这里吧。但我相信，您今天晚上会梦见它，一定会梦见它。

### 第三章

#### 1

十号，终于到了。我多想听他讲话，多想看见她！

为了保险，应当先给他打个电话。我下了楼，匆匆向传呼电话间走去，那心情，就象女儿渴望见到父亲。奇怪，怎么我对亲生父亲倒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情呢？

“喂，何净同志在吗？”

“他病了。”

“病了？”

“昨天下午他就在家休息了。我告诉你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不安地拨通了号码。

“小羽吗”？沉稳慈和的声音。是他的！

“我没什么大病”，他竟笑了笑，“老病啦。”

“我可以送稿子去吗？”

“送到我家来吧。我告诉你怎么走……”

口袋里仅有二十元，还要过半个月的日子，还没到发灯纸钱的时候呢。可是我一定要给他买些吃的心里才高兴。说真的，如果当时我有一百元，为他花五十元我也舍得，即使那样，也表达不尽我对他的敬意呀。

我买十元钱的麦乳精和可可粉，坐在飞速行驶的无轨电车里幻想着。第一个迎接我，给我开门的准是他的爱人。她长得什么样？花白头发？短发？身材适中？清秀？嗯，一定还透着和蔼、善良。他的家庭气氛一定很融洽，桌上或墙上会有他全家人的合影，孙子和外孙给屋里添了不少热闹……

开门的却是他。

“何叔叔。”我和悦地打过招呼，尾随着他，穿过三楼这套独用单元昏暗的小过道。

屋里灯光柔和。光秃秃的墙壁说明他谁也不想崇拜。除了墙上挂的一本国画花卉日历之外，再也没有令人感到可亲的东西了。我幻想的那些人和有关的迹象一个也没有。虽然屋里朴素、安宁，却透着说不出的凄苦和冷清。

“您的病好点了吗？”

“只是肝有点大，老病。坐吧。”

我站在桌边，从书包里拿出刚买的麦乳精和可可粉。

买这干什么！”他不满地说，“拿回去，一定拿回去！”

我想给你买大苹果，又怕您不爱吃。”

“我一向不爱吃甜的。有个朋友给我买的麦乳糖，放的时间过长，都结了块。一定要拿回去。”

“下不为例吧。您让我拿回去，我心里该多不舒服，同时也显得您多小气呀。”

这话果然有效，竟使他无法反驳。他坐在单人沙发上，给我倒了杯茶。我品了一口，就连茶也象他的屋子一样——淡而无味，温嘟嘟的。侧过脸看他讲话，觉得不大得劲儿，总想看他更清楚些。记得我和父母讲话，很少有只给个侧脸的时候。我刚抬起身子，想坐到沙发对面方桌旁的椅子上，便听他沉静地说道：

“坐在沙发上吧。”

多有趣！他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呢？他真比我自己还清楚我、了解我吗？我只有老实地坐下了。

“这还是春节时买的，”他指指茶几上的几块糖说道，“总想不起吃它。吃块糖吧。”

我捏起一块糖看了看。这是十分便宜的、哄小孩吃的米花糖。这个发现又使我觉得有趣，便把糖放进嘴里，一面看着冷清的四壁和单人床上堆放的稿子。

“我开会时你给我去过一封信？”他迅疾的目光朝我一瞥。

“嗯。”

“你的作品我只看了一半儿，太忙了。第一稿带来了吗？”

“带来了。”

“第二稿我翻了翻，好象离题远了。”

“我写的都是真的呀。”

“为什么非写真的呢？文学，可以综合、夸张嘛。如果你总不从‘真的’里解放出来，就写不好小说。”

“我老觉得，我经过的事，比现代一些小说都有意思，这是我不想编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呢，现在的小说很少有一篇从头到尾令人觉得真实的，不是假话文学，就是半真半假文学，这就促成我想和它们针锋相对。”

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摇摇头。

“等我写完了真的，再去编吧。”

“如果有勇气奖，你倒真应当得第一名。”他半带嘲讽地说。

“其实，好些事情我还不不敢写呢。”

他用那无所不知的目光掠了我一眼。这一眼，仿佛将我那封没有写出的心里的长信，全都看透了。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

“瓦工。”

“多大年纪？”

“比我大七岁。”

“他看你写的东西吗？”

不看。有一次我强要他看，他看了一页就睡着了。”

他笑了。

“他工资多少？”

“七十元。”

“嗨，他符合找对象的第一条件。”他风趣地笑道。

“我结婚不是为了这个。何况他给不了我那么多钱。”

“为了什么？”

“房子。为了他有一间房。”

他无盲地看着我。

“有间房，我可以有安身之处，可以挣钱，不须去当保

姆。”

“是啊，那个时候，你找对象是很不容易的。”

“确实。”

“你们谈得来吗？”

“什么也谈不了。而且……他曾检举过他前妻和她哥哥参加天安门‘四五’事件，因为那时候他前妻要和他离婚。”

他给我斟满了茶。

“他孩子和你处得好吗？”

“还可以。不在一起过。”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我一辈子也不想要。”

为什么？

“孩子应当是爱情的产物。否则，生他是没意思的。”

他喝口茶，沉思了片刻。

“古代有个典故，叫‘爱屋及乌’，你知道吗？”那口气象在探询。

“不知道。”

“意思是，如果你爱这间屋子，那就应当连落在屋子上的乌鸦也一起爱。”

难道……舒鸣是乌鸦吗？这比我原来对丈夫的认识更可怜、更惨！但他并不是屋子的附属物，而是屋子的真正主人哪！……

分手时，我索性把第一稿的复写本送给了他。他扉页上我恭敬地写道：

敬爱的何叔叔留念

他看了有些不大自在。但我确实是敬爱他，又为什么不这



么写呢？

“十点半我还有个会。”他看着手表。

“咱们一块儿走吧。”

楼梯不宽，我们一前一后顺级而下。

“大婶呢？”我这才想起来。

“出远门去了。”

回到家，出于见面的高兴和对他的关切，我给他写了封信。敬爱的何叔叔：

从您哪儿走后我心里可高兴了，因为和您聊天真是愉快的享受。

我劝您多吃甜的。我母亲肝大，就因不爱吃甜的。您一要当吃药吃才行，锻炼得用理智来吃东西，病就好得快了。

建国至今，还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是写出身不好的青年怎样成为先进分子的。即使是象《青春之歌》那样的好作品，也要把林道静写成她母亲原本是个穷苦的丫头。实际上，作者本人走上革命道路是一个最真实、最有力的说明。但却为什么不以真人为模特儿，偏要虚构她的出身呢？也许，是怕现在的官老爷接受不了吧。目前轰动全国的短篇小说《兰英的婚事》，刚触及了一点点出身问题，影响就那么大！何况，书里的曹发并不是什么先进分子哩。

我觉得我的哥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我不想写成小说，而想写成真人真事，写他怎样成为

先进青年的。我不但要写他可贵的品德，同时也要写他的七情六欲和不易觉察的缺点。没有可恶的缺点的人世上是没有的。只有写出一个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她）才是真正的人，令人可信的人。即使是一个从未进过城、不识字的村姑，她的思想也不会是单一的。

何况，我现在有多少自由时间可以支配，一旦有了工作，想快也不能了。

就写到这儿吧。多吃甜食！

小羽

五月十日中午

发了信，越想越觉得这“开会大王”是没有什么时间看我的小说的，而我却那么希望《过去的故事》尽快发表。下半部明天就可以脱稿了，而上半部他却还没看完。怎么办呢？我打算把上半部先拿回来通篇复写三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给“开会大王”慢慢去看；一份拿到别的出版社去征求意见。如果全不登，我决定自己油印，哪怕只印五十册，变成手抄本也好。

主意打定，我又跑到了传呼电话间。

“进来！”

我拧开了门，只见他头也不回地坐在窗前的办公桌边，正看什么文稿。在站在屋子中心等了大约有一分钟。虽然他完全象在看文稿，然而却给我一种感觉，他并没有真正看进去，似乎在用文稿作某种掩饰，想的是与桌上的东西全然无关的事

情。

“你的病好些了吗？”我不得不问道。他这才回过身来，一手搭在椅背上，不大自然地一笑。

“你怎么又要拿回去？”

“您看了吗？”

“没有。你着什么急？写一本书是要花时间的。”

“我想拿回去复写两份，一份给您，一份——”

“一份送到别的杂志社去。”他轻而易举地打断了道。

我尴尬地噎住了。同时钦服地想——他怎么猜得这么准？实在怪有趣的！

“不不，我当然得听您的，”我急忙说谎，以掩饰被人识破的难堪，“我干嘛要送到别处去呢？”

他只是不经意地一笑，仿佛不想和我争辩，也不想和我这“毛孩子”“一般见识”。然后他诚恳地望着我说：

“在我表态以前，希望你不要送到别的杂志社去。”

“嗯，好吧。”

他迟疑了一下，又说：

“我给你写了封信，还没发呢。”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折着的信纸。那明亮的目光在我脸上迅速地掠过，闪现出某种不安的心情。这不易觉察的一闪使我暗暗奇怪——他不安什么呢？我突然想起刚才进屋时他那心不在焉、假装看稿的神态……

“你愿意看吗？”他微微举起那捏着信角的手，然而目光却不自在地盯着桌上的文稿。

“愿意！”我高兴地接过来，便要打开。

“回去看吧。”他却这样说。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只好放进裤袋里去。

“你的稿子放在我家里，如果非要复写不可，和我回家走一趟吧。”

是的，我还是想复写一份。虽然我打消了送到别的杂志社去的念头，但在他看稿的同时，我还可以在复写本上加工、修改，不无益处。

他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我紧跟在他的背后。他那飒爽的步伐，魁梧的身姿，闪亮的头顶，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感情：仿佛他那等巨大，我这等渺小；他了解我，我却不容易了解他……

我们迈上光线暗淡的楼梯。他走在我前面，扶着楼梯扶手，每登一级都稍显吃力。

“两个膝盖一上楼就疼，”他叹了口气，“尤其是右腿。医生说，早晚要瘫在床上。你劝我多吃糖，可是多吃了又不行；我还有另一样病，一吃糖反而更糟，真是个矛盾。”

我不由暗暗地难过。刚才还是个魁梧的巨人，难道要瘫在床上吗？这样的好人不应当有任何不幸，有多少羽凌在盼望他能为他们伸张正义呵！

离开他家，刚上了公共汽车，我便忍不住把信掏了出来。

小羽同志：

信收到，你信上说的意思我都懂，尤其懂得信的第二页头一段：“何况，我现在有许多自由时间……想快也不能了。”

这是信的“核心”吧

我一定为您争取这个时间。因为您一而再、再而

三地表示过了。真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况且，您有不舍之意，我无金石之坚。

吃药问题，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何况你推介的药是“甜口”，你发表的“言”是“顺耳”的呢，谢谢！

您赠的营养品遭到孩子的“谴责”（家里只有个孩子），我有口难辩，只能“能忍自安”了！但，小羽，下不为例！

离月底只有十七天了，时光如流，瞬息即逝，到时交不了“卷”，奈何？

我又要开会了，带住吧！

祝您诸事如意，一切顺利。

柯净

五月十四日夜

他多么世故！为什么认为我信中的“核心”仅仅是催他快看呢？难道我就没有想和他讨论一些文艺问题以及对他身体关心的意思吗？不错，我在信的结尾写了那几句话是有催他快看的意思，但那并不是主要的。而他却是以世故的眼光看待人们间的交往，当我有了这一小小的发现以后，我反而有点欣悦，因为，这证明了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的最初印象！但我总觉得他的信里还隐含着其他意思，他交给我信的异常神情又使我想起来，因此，我又把信看了一遍，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家里只有个孩子”——盯着这括号里的七个字，我不由愣住了。他干嘛要做这样细的、多余的注明？有什么必要呢？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对我这直率的提问竟一句也回答不出。那么，他是有难言之隐？“家里只有个孩子”——就是说，除了

一个孩子以外，家中再没有其他人了？……大婶呢？“大婶出远门”不过是个托辞？实际上并没有她？为什么又没有否认有她？似有似无？或许，她是健在的，只是和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象个朋友一样相处？或许，感情不好，分开住了？总之，我决心要解释这七个字，但并不向不光明的方面想。当我思索了一路之后，我便断定：这位仪表堂堂、魁梧干练的人，在爱情上一定有一番苦衷，这倒实在令人同情。可是，我的判断正确吗？

是的，一切都在证实我判断的正确：他先爱上了我的自传体小说，当然也就爱书中的女主角；他迫切地想见我；他那在感情问题上的理解人的话语；他热情地送给稿纸，希望我有一番成就；他不嫌麻烦的几次友好的接见；他的单人床，屋里的凄清；他的信，交信时的神态……我的断定没有错！正因为他的爱人还在和他来往，我便觉得他更加可怜——他还在维持这种可怜的关系！一个多么重感情的人！她使他伤心过，但他总记住她好的一面，不愿拿她当仇人。她也许还想和他恢复夫妻关系，但他却很有原则，决不象糊涂的父亲，他决不迈出朋友的范围一步。为了共同的孩子，她来看他有什么奇怪呢？

我原以这位思想的巨人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没想到，却也合了“好人的悲剧往往最多”这句话。哦，我心里涌满了沉重和怜悯……

一下午，我便在惶惑和悲哀中度过。我惶惑，因为这封信使原来师生般的感情忽然有了转折，我感到突然，慌乱，不能自持。我悲哀，因为我心里有一股难言的孤寂，仿佛我在黑夜里踽踽独行，悄悄走到了他的窗前，看到台灯下的他正一手托着额，一手握着钢笔，在踌躇地写这七个字，又用括号括起来……用有意和无意的形式暴露自己，露出自己那颗多年孤寂

的，得不到爱的心……这七个字有多重的分量！似乎在试探地问我愿不愿、能不能挑起来？一颗封锢的心向你启开一条小缝——只有深沉的、有涵养的老年人才能用含蓄的方式向你启开这条小缝……我爱他吗？或是想安慰他？想给他一点温暖？……我的心里，只有沉重和怜悯！但愿我能给他一点温暖和安慰！

何叔叔——我最敬爱的老师，您好！

我给您写的信您都好好留着，说不定它是将来一本小说里的素材呢。

我不是文学家、政治家，也许，倒是个幻想家。

第一次从您家出来我就想：如果大婶是非常爱您的，为什么她不在您身边照顾您的病呢？劳碌了一天的您，回家以后也许很希望有个安适的气氛、可口的饭菜。冷清的气氛对您的病并没有益处。原为，精神的医疗占百分之七十的作用呵。肝不好是因郁而得。也许，您的一生可以写一本精彩的小说吧？当然，对于您，我什么也不知道。

今天，我抱着一大包沉重的稿子，在汽车上读着您的信，心里既欣慰又不安——我的命运真是奇怪呀，叫我生平遇到这么一位可尊敬的人！眼睛停在“家里只有个孩子”上，幻想又飞起来了……

那是一位人品耿直、相貌堂堂的老党员、老干部、文坛上的战将。他在年轻时，一定有多少美好的幻想、受过多少生活的磨练。“文革”时，他一定受过不小的“锻炼”，也许，爱人还离开了他。人们说，她并不真爱他。如果真爱他，便应为他牺牲一切，协助他、扶持他，体贴入微，使他愉快。他整

天忙于工作，为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任何热爱生活的人都不应当缺少这个，唯独他正缺少。阴影时时笼罩着他的心——他带着一个孩子（一定是个聪明、正直、象他一样的孩子）……象这样的人，难道不更值得爱吗？不更值得尊敬和歌颂吗？

这是我的瞎想。何叔叔，也许，它只能使您付之一笑。

如果您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我愿充当您家的保姆，一定的，而且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我不想要任何报酬。我一定把您家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做适合您身体所需的可口的饭菜。如果您需要，我一定去。晚上我可以回家住。即使今后上了班，我也可以侍候您半天。也许，我还可以泡病号来侍候您呢！

您何必这么悲观呢？我看，一个人的精神不老，他就永远不老。您说是吗？

这封信，如果能让您高兴，那比麦乳精还管事呢！

回家的路上，我左思右想，什么时候，或者，不知哪个商店卖一种食品，既不含糖又好吃、又有营养呢？那时，我一定去买。

复写时文字一定要清清楚楚，以便让您看得省力些。

还是应当烤烤电，治治腿关节的骨质增生。精神是要紧的，多快乐点吧！

小羽  
五月十五日



又：告诉您一个秘密：如果哪儿都不登我的作品，我将把它油印，自己干，自己卖。一元五一本，准有人买。光送可送不起，还有纸钱呢。我幻想自己在屋里滚着油印筒，起劲地干着，装订好一册又一册。每天拿着一大包，进到文人们的办公室吆喝着：“买好书吧，一块五一本……”

写完后，我看了好几遍。每一句话都是真情实感，没有一点点虚情假意。真的，我真想给他当保姆，侍候他，了解他。只要他每天对我说两句有教益的话，就是最好的工钱；只要他能因我良好的工作使精力更加充沛，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但真的一点工钱也不要吗？我的零花从哪儿出呢？当然，决不能和舒鸣要，那象什么话？好吧，他给我五块钱便足够了。于是，我用墨水把那句“而且，我不想要任何报酬”划去了，生怕他看出来，又多涂了几道。

我凭着一股勇气跑到邮局，一横心，将信扔进了邮筒——死活由它去了！呵呀，糟糕，我怎么这样傻，没容细想就把信扔进去了呢？要是他真有爱人呢？“脱离关系”等等不全是我的幻想吗？怎么办？一顿冷冷的骂一定在等着我呢！……

### 3

发信后的第三天，当邮递员在楼上喊我的名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他的吗？不会，决不会。冷冷的骂不会来得这么快的！

但信封上的字迹象他的，只是没用报社的信封，用了街上卖的普通信封，还贴了张四分邮票。寄信地址含含糊糊，只有大街的名称，却无门牌号数。是他的吗？用手掂了掂，大约有

小羽同志：

信悉。但不象您断言的“付之一笑”，而是加了两倍，“付之三笑”。您别以为我是打趣，这是实话，完全能够计算出来的。读到“阴影时时笼罩着他的心……他带着一个孩子”，我笑了，这是一笑；读到您要当保姆，我又笑了，这是二笑；读到“吆喝着：‘买好书吧，一块五一本……’”我再次笑了；这是三笑。至于为什么笑，我不说，为什么不说，我也不说。因为，正象古诗上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您自己比谁都明白，何必我去说明呢？

您在对我做了一番评论以后，说：“当然，对于您，我什么也不知道。”说得对极了。您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因为您是“幻想家”，可以凭幻想“姑妄评之”，结果评得几乎“一无是处”！

大婶所以还没从E城回来，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告诉她我的病。我也不愿意告诉她。她出趟门也不容易，从三月初就张罗要走，到四月初才离C城，还带着我家的一个宝贝，我唯一的外孙女。E城有大婶的妈妈、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还有一堆男女外甥们，还有表哥、表姐，以及不可胜记的老同志、老熟人、老同学等等。外孙女去年就吵着去看她的太姥姥，我怎么能把她们催回来呢？这是一，还有二，大婶体弱多病，年事又高，在家也做不了什么事。原来是有位保姆的，临时有病，回南方去了。正好，大婶也要去E城，就再未请个人来。您不了解，我是非常希望“冷

清”一些的。有个保姆，是能帮助做不少事，但也会添不少事，倒不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

对于您的“毛遂自荐”，我只能表示万分感谢。决不是我对“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以及“可口的饭菜”有什么意见。而是您删去的那句话，使我大感不快，即：“而且，我不想要任何报酬”。我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遗憾的是，您终于删去了，因此，我决心不再考虑。这叫“经济核算”！

您说，“复写时文字一定要清清楚楚，以便让您看得省力些”，好心可鉴，盛意可感。但是，光文字清楚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意思要清楚。而这封信的毛病正是有些意思不清楚。比如，“我的命运真是奇怪呀”是什么意思？又如“您何必这么悲观呢？”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充其量只能是个“实学家”，所以谈“幻想家”的信，真有点高不可攀。在您写的“清清楚楚”的文字但扑朔迷离的思想面前，往往被弄得目瞪口呆！

小羽，我决没有贬责“幻想家”的意思。没有幻想不但没有文学，也没有科学。列宁就十分赞赏幻想对人类、对革命的巨大作用。在这方面，您应该是我的老师。但我肯定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我的脑子已经十分僵化了，望您能谅解！

对您来信上开头的称呼，我一直有意见，想不到这次更升了级，又加了个“最”字。我已忍无可忍了。“敬爱”，这是规格非常高的尊称。偌大的九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好总理才当之无愧。您这样称呼我，太出格了。有错必

纠，改了就好。称同志、称姓都可以，这多亲切！或者称叔叔，也还要得。因为，我的女儿何梅还比您大一岁哩！我做您的叔叔，也许当之无愧吧！

还提一点意见，信封可以写得简化一些。“××区××路××号”可不要，改为“本市”即可。我们单位哪个邮局不知道呢？还有下款的地址也可全删。因为这种信“百发百达”，决不会发生无处投递、需要退回的问题。再有，信封中间的“收”字之前，似应加“同志”二字。否则，显得太特别。可别忘了“大众化”呵！

最后，问一个问题，从去年到今年，我报所发表的文章哪些给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定告诉我。祝您愉快！

何净

五月十六日

原来他有爱人，原来他的孩子比我还大！我无力地趴在桌上，不知想什么好了，只知道我的幻想是多么可笑！既然他有和他白头偕老的爱人，他就不应当鼓励我再给他写信，不应当教给我隐晦的写信封的方法，不应当再以莫大的好奇心和兴趣来对待我。从他的信封、这些篇幅和字里行间中，都明显地告诉我，他对我的上一封信不但不反感，而且很有兴趣。这就弄不懂了，他不是有个很好的爱人吗！如果他爱她，他是不应当有这种兴趣的。可是他偏偏有，而且兴趣极大，又是为什么？又怎么解释……我苦思苦想，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并不真爱她。也许，他们离婚了，但还象个朋友一样相处，或许始终还保持着夫妻关系，但他不爱她，从他对我的态度上就可断

定。尽管他说得那么多，那么好听，列举了一大堆亲戚朋友，那不过是一种掩饰罢了。不过在我面前故意说谎。掩饰什么？他觉察出我喜欢他，但他不相信我能真地和他好起来，正因为他喜欢我，却又不太相信我，所以，他那老年纪的头脑才比我更冷静，更能掩饰和自我克制，恰恰因为也是爱的结果才说谎的！

人们常以自己的心去度别人，善良的人往往把别人想成善良的；邪恶的人往往把别人想成邪恶的。而我呢。除了那个结论以外，再也想不出他对我如此鼓励和感兴趣的另外的原因。我绝对想象不出一个人在爱着自己爱人的同时，又想有什么情人。我以为，爱，就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不爱，就应当解除婚姻关系去另找所爱，这才是光明正大的君子作风。而他在我心里，又是一位极崇高的君子。因此，我以为他的鼓励和兴趣，是朝着关系合法化的目标进展，而绝非儿戏的。

既如此断定，我便没有任何畏惧的理由，更加直爽地给他回了信。

何叔叔：

我就是这样一个热情十足而头脑简单的人。纵然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我对于世故人情仍旧了解不深，好象我没有从中取得什么教训。这也就是父母常常说我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往往，我觉得谁是好人，总希望用一生来报答他。这就是我上封信的主导思想。当然，这人是不是好人，还有待于了解；可是我呢，往往是先下结论。

热情十足、头脑简单、幻想过多——难道您在《过去的故事》里看不出来吗？家里人从来不认为我

聪明，我也相信自己愚蠢，可总又改不了。因此我没敢相信有谁会喜欢我的自传体小说。没想到，您意外地给了我巨大的奖励，才使我对您的感激和爱戴倍增。

除了哥哥，我还没有遇到一位使我愿为他献出一切的人。我常幻想，如果有人说：“只要你上断头台，就准许你哥哥活下去。”我会毫不迟疑地跑到断头台上去。因为，他活着比我有用得更多；因为他活着人民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我多希望在生活里再能遇见这样一个人呵，能值得我献出生命的！

如今，我遇到一位比慈父还可亲、可爱、可敬的人。这全部的原因，就是他敢于在理论会上为哥哥呼吁，向封建和保守的顽固势力作斗争！我见过多少共产党员，一个个暮气沉沉，自己不进步，也不愿别人进步，落在群众后面，根本失去了党员应有的先锋精神。可是，您的发言却使我震惊，感到还有这样可钦佩的人！这样的党员现在是多么少呀！

我以为，感情是不分年龄和地位的。也许，在我眼里，您正是年轻人。而那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却正是不谙世事的毛孩子。

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假如《过去的故事》真出版的话，请允许我在扉页写上“献给敬爱的老师”并写上您的名字吧！

我对舒鸣，对父母和弟弟都说：“如今，我才觉得自己是个活人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他们哪里知道，如今我的事业心的燃起，是一位可敬的人点起来的呢？我是多么感激这点火的人哪。

过去好几年，我生活在麻木状态中。给了我一次活力的，是聂。但比起如今的感情，就象杯水和大海之差。他使我重新有了对生活的热爱，使我愿做点什么，但他并没给我什么力量和前进的目标。在您积极参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战线的大辩论中，使我由个人狭隘的天地来到了广阔无垠之乡，在人民觉醒和力量的洪流中，那个带头的形象，正是您！

麻木和委顿被新的精神一脚踢开！在学生时代就有的事业心突然又迸发了！我一定要写出一本书，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本！只要您欣赏它，我就很知足了。如果您认为我对书里的男主角很好，为什么我不能对您比对他还好呢？因为您比他值得爱。这思想，有什么可“扑朔迷离”的呢？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都会赞成！

对于您的家庭，我不想去打听。如果您希望我知道的更多，自然会主动的告诉我；否则，打听它不但没有意义，也成了对您的不信任。说实在的，当我知道您有爱人的时候，我真有些丧气；可是，尽管您在信中谈到您的家庭庞大而美满，但我仍相信自己的幻想全是真的——真是个小傻瓜！

我多希望有一天我能服侍您，让您觉得**虽然在病床上，却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舍不得离开人世阿！**我的爱有巨大的感召力，它是如此光明，正派、难得。这种感情，本身就值得**载入史册**，不管它是否能得到什么。那时，我将在**奉献您的余暇**，整理您过去的文稿，把它们汇编成册，并写一本《何净传》。我

深信，您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值得一写的。我要用一切方法使您快活，除了可口的饭菜和卫生舒适以外，我给您弹琴、唱歌、朗诵、安慰您，抚爱您，用我的愉快情绪感染您。也许，您常常感动而困惑地问我：“小羽呵，我有何德能使你如此对我呢？”……

您说“上哪儿找一个不要钱的保姆去？”这正是我呀！我不但不要钱，并且还给人挣钱——难道我对舒鸣不是这样一个给他挣钱、为他治家、陪他睡觉的保姆吗？可是我又不喜欢这位“主人”，何必不找一个我喜欢的“主人”去呢？当然，我到您家当保姆和给他当“保姆”截然不同，在举止上我们不会有任何超过朋友的行为，在思想里，却充满着爱；我对您的爱是对朋友的爱、师长的爱，只是彼此给以愉快而没有责任。做一个马克思家里的海伦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何必只有三笑呢？再给您添一笑吧，“家里只有个孩子”这七个字竟要我几天都没睡好，眼泪流了有六大车，您猜我哭什么？您猜猜看？

可悲的是，我竟吃着舒鸣从医务室要来的安眠药。

小羽

五月十八日上午

何叔叔：

上午发了一信，真担心，真怕您冷冷地骂我一顿。

下午，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将您的信又看了两遍、三遍……这时我更觉得，您是喜欢我的。



您为什么非要叫我“同志”呢？要知道，阶级斗争那根紧紧的弦早就叫我们一家和“同志”二字绝缘了，因此现在即使可以戴上这顶“桂冠”，也不稀罕它。您何必不省掉写这两个字的力气呢？

您的相貌使我想起来一张画像，那是“文革”前举办的“曹雪芹生平艺术展览”会上，有一幅曹的全身带景的画像。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西山的红叶飘拂在他的脚边，美极了。画家可谓抓住了曹的气质和神态，透着一股正气和悲凉中的多情。当时我对身旁的一位女友说：“我喜欢《红楼梦》，更爱曹雪芹。他是世上第一大情人，也是第一大苦恼之人。如果我活在当时，我一定要嫁给他！”她笑道：“我看你有点神经病。”我呢？却自我感觉良好。

也许因为您的相貌格外象他，我总觉得您多情，却没有得到过使您刻骨铭心的情。不知这幻想对吗？

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看做一本书里的内容，那么，他就不会去偷、去抢、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即使以前做过，当他（她）把自己过去的一切公诸于世之后，也会改正得非常彻底。如果人人都愿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大家，这世界该多美好！

由于复写，稿纸用完了，星期二上午，您是否可以让我去拿一些呢？

— 给您写信真是最大的愉快！

小羽

五月十八日下午

敬爱的读者，当故事讲到这里，你们还爱听吗？如果还爱听，请闭上眼睛，先猜想一下我在信中提过的问题——那七个字使我几夜都没睡好，眼泪流了有六大车——你们猜我哭的是什么？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猜不着，因为我们各自爱人的方式不同，想法不同；只有和我一样的人才能猜到，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人偏偏又是极少的。

当我以那七个字为线索，肯定了他的爱情悲剧后；当我肯定了他值得我爱，而我一心一意地想爱他之后，我想起的是自己全部的罪恶，全部的，从我有生到现在的。我的眼泪就是伴随着对这些罪恶和过失的回忆而流的——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

上班的通知还没有下达。我整天坐在空屋子里，把门一闩，一边写自传体小说（《过去的故事》），一边回忆，一边哭。我从没象这次一样爱过谁。即使过去爱过聂，真心真意地、愿为他牺牲一切地爱过他，但他也没使我忏悔过自己，而给我带来的仅仅是欢乐。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我竟会忍不住的眼泪和忏悔来爱他？为什么？这是自己从没体验过的，多么新奇的感情呵！

我想起自己所有的不对之处，凡是我能回忆得起来的——有时候，我和母亲顶嘴太不注意方式；有一次，姥姥气得用扫炕条帚打我，我却把条帚扔回去，她根本没有打中我，而我却偏偏打在她胸脯上；我中专刚毕业时，就不愿意上班，不自量的一心想改行拉小提琴；第二个月的工资我本应如数交给母亲，却没和任何人商议就卖了一双皮靴；进教养所后，我和百

分之九十九的人一样认罪服法，难道，我真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吗？和二宝结婚后，我变得多么粗野，和他对骂对打，打不过也打，我是怎样经不住世人的冷眼，自欺地又结了婚，欺骗了舒鸣！……

这些，还不够我泪流不止吗？还不值得我痛悔一番吗？我变成了一个多么不可爱的人！眼下我天天在写哥哥，当写他时，便不由得对比自己，过去的每一件罪恶和过失，都是他决对做不出来的！我真希望再进一次教养所，不再说一句违心的话，我真希望再进一次监狱，毫不亚于哥哥的正气，象他那样死去；我真希望再经受一次世人的冷眼，看我能不能坚强地挺过来！……

眼泪流得越多，我的心便越轻松。仿佛我那污浊的心随着热泪的冲刷，越冲越净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做彻头彻尾的忏悔！我心中的“主”是哥哥，是哥哥活的化身——何净。我必须匍匐在他的脚下，忏悔自己的一切，用新的灵魂、新的精神来爱他！只有这样，他才能接受我的爱。仿佛不如此，他也能看透一切似的。当我心里有了他时，过去的一切过失都会重新改过，变得干净、聪明、正直和高尚起来，变得不再粗野而温柔起来。

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如此令人难受的、甜蜜的、要脱胎换骨的爱！

读者，你们能想到我是因为这才哭吗？你们体会过这种滋味吗？

在眼泪中，我迎来了他的信。

小羽同志：

寄去的书、材料和信，谅已收到。我的话您一定感到“逆耳”，但这是“忠言”。如果您要觉得“逆

写”，将会不堪设想。至于您说那些在我看来不应说的话，以此为戒，下不为例吧！您还年轻，就算“童言无忌”，我也不去在乎！要紧的是写好您的小说。这不仅是艺术，首先是政治；这不单是创作，尤其是斗争。我如果能协助您完成这个小小的事业，也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于党的事业。我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只能是作者与读者、充其量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您要三思，您要切记！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互相制约的。否则世界就不能正常发展。破坏了生态平衡，自然界要报复的。同样，破坏了“人态”平衡，社会上也要惩罚的。我们应当自觉地、严格地遵守这种制约。任情任性不说愚蠢，也是幼稚的表现，十个有十个要失败的。

下星期二请您九点钟左右到我家中取稿纸，我烤完电还得小憩片刻才好上班。廿四号以后不再写信了，我廿六号出差。

敬礼！

何净

五月十九日夜

你们可想而知我看信后的心情。整整委屈了一夜！幸亏数日来和舒鸣是掉头睡的，所以怎样委屈他也听不见。我实在伤心呵！正当一个人想用最圣洁的爱来爱他时，他却又突然关住了大门，而他明明是爱我的。这就格外可悲。尽管什么“书”，“材料”和“信”等等我根本没收到，不免有点莫名其妙，尽管信的结尾仍旧约我到他家去实在有点多余，但我已没有功夫往这上细想，这些事大小了，我只知道那天大的事——他不想

和我好了！

同时，我又觉得受到了侮辱，他凭什么用“出差”的名义来拒绝我呢？如果不想理我，完全可以明说，又何必假说出差呢？显然是假的——既没有说清到什么地方去，又没有说明何时回来，不是假的又是什么呢？这不光明的拒绝使我蒙受了莫大污辱——难道我就会那么赖皮赖脸，他不躲开那地方我就会缠住他没完吗？既然如此古板和冰冷，既然这么道貌岸然，为什么又“春江水暖鸭先知”呢？为什么又要告诉我他家里的实际人口呢？为什么又教给我写信封的方法呢？说来说去，他刚想喜欢我，一想年龄和地位的差异，他又“自我克制”——变卦了！是的，他是世故的，而世故的人也许才是“聪明”的。

这一夜的泪水，决没有一丝的忏悔，而是委屈和气愤。

高尚纯洁的感情总是不成功，人们却又赞扬它、愚钝污浊的感情却总是成功，人们却又贬低它。还是麻木木地过日子吧！

## 5

在汽车上我想好了一个讽刺故事，偏偏要在他面前显得满不在乎！他不就是个理论部主任吗？这些年，他之所以青云直上，还不是顺应形势顺应得好吗？现在环境允许了，他才敢为真理说话嘛，他明知道没有五七年那样的危险。哼，他世故透了！

汽车颠簸着，却总是把那括号里的七个字颠到我脑海里来，侵袭着我的心。使我非但不恨他，反而为他伤心——他是自我克制的，他是喜欢我的！不过，我在感情上是决不勉强谁罢了。他能自我克制，哼，我比他克制得还好！瞧着吧。汽车走了一半多路，我想再不能哭了，否则让他看出来，一进门我

就失败了。车窗外的风儿，快快吹干我的眼睛，吹去眼皮的红肿，快快，我还要和他较量一番呢！

门。里面应道：“来了。”我那灵敏的听觉神经立即判断出，那声音里含有多种复杂的成分，使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哈哈，瞧着吧。

“何叔叔，”我恭敬地略微一点头，装出高兴和若无其事的神气，“您的病好点儿吗？”

这神情和语气，自觉做得很成功，好象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快似的。然而他象早已看透我的心理，并不答话，只是“不和我一般见识”地微微一笑。

第一回合似乎没有胜利，但是……哼，瞧着吧。

“给您，”他刚坐在沙发上，我便站在桌边，把他所有的信从皮包里掏了出来，平平展展的一叠子，“您的信，全退给您。”

他疑惑而镇定地看着我，并没去接。

“为什么？”他不解地半眯起眼睛。

“幸亏您现在只是个主任，否则，是否也会象江青那样，为了不敢承认什么事实，把我关进监狱呢？您难免会再高升，若升到了国家主席，我准没命了。您怕我什么，毋宁说我倒更怕您。现在把这些信全退给您，您总该放心了？点点吧，看全不全。”

他嘴唇微微一动，没有回答。

“您点点看全不全呀？”我催促道。

他默然不语地伸出一只手来，接过那一叠信，放在膝上，只是矜持地望着它们。

“点点吧。”我斜睨着他，既负气，又轻视。

他半低着头，沉思地望着手里的信，似乎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多“作品”，而又为这数量之多和作品的内容不好意思。于是鼓足了勇气，他慢慢地轻轻一撕，接着，横过来又一撕，一共撕了四下，这四下，彻底撕去了我全部的幻想！我痛心地咬紧嘴唇望着他——那闪亮宽大的额头，那并不干脆的撕纸的动作，那心事重重地坐着的姿势，又象含着极大的不情愿。就连那双可爱的大手的每一根筋络，也象透着无法形容的恋意和悲哀。这微妙奇特的感觉，使我暗暗惊诧起来……

“你的信，我怎么处理呢？”过了会儿，他抬起头，目光似乎在询问；又象暗藏着隐隐的苦衷。

“随便吧，”我仍靠桌边站着，满不在乎，“烧了也行。”他思索地摇摇头，眼里又充满了复杂的感情。

“要不，你拿回去？”

听了这话，我索性赌气地坐到小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上，一手托腮望着窗外，背对着他。

“你不拿我先留着吧。那里面还有值得保留的东西。”

我回过头来，他那深切的一瞥正在观察我有什么反应。

“那，既然我的信值得留，为什么您又把自己的信撕了？一块儿留着多好呢！”

“为什么你又退给我呢？”他后悔莫及地说，“我原以为，你今天会带给我一封信的。”

这话颇使我意外和感动！这么说，他真的一直是矛盾的？他爱我，又不敢爱？他只是想看到我的信？为什么？拿我的信当做精神安慰吗？他从他的爱人那儿得不到吗？他的婚姻真象我想象的那么不幸？我多想知道呵！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只是心绪烦乱地叹了口气。

“您为什么用‘出差’拒绝我呢？干脆就说别来信多好！”

“怎么？你误会了。我真要出差。二十六号就走。你没收到我寄去的材料和信？那信上不是提了吗？我要到A市去开座谈会。那材料是我在经济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简报，送给你留念的。”

“我没收到。”一团乌云越来越小了，我松了口气，渐渐地，心里温暖起来。

“我用挂号寄去的。怎么收不到呢？哦，也许挂号要慢一天？你今天一定会收到的，中午大概就能收到。”

他的声音象剪刀，把我那委屈的、糊住心的苦纸一下全剪开了。

“我只收到一封您批评我的信。”

想想昨天那封信，委屈又隐隐在心里蠕动。

“你想到哪儿去了？”他慈爱地责备道，“我能不告诉你地址吗？现在知道的住址还不太确切。明天你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告诉你，你可以往那儿去信。”

“昨天，为这‘出差’，我整整哭了一夜……”

他望了我一眼，半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叹气声是那么郁闷，竟使我忘掉了自己的委屈。在这叹息里，有多少无言的话语和无法衡量的感情！仿佛他在怜爱地责备我，预感到我们的爱情是个无法成为现实的悲剧；似乎又在由衷地感动，为的我眼泪而震惊，又象在哀叹自己爱情的历史，为眼前的处境不知所措……我虽然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却完全沉浸在刚才这声难忘的叹息中……然而，今天他这副相貌和昨天信中的他俨然是不同的两个人！想到这些天自己忏悔的衷痛，想到昨日信中他那冰冷教训的口气，想到他内心深处的矛盾百出，不报复报复简直太软弱了。

“吃糖吧。”这时他说道。



还是那儿碾米花糖。我捏了一块，喝了口茶。

“何叔叔，我想写这样一篇故事。有一个老干部，认识了一个小女孩——”

“你小点声行不行？”他微笑着打断，似乎立即猜到了。

“怎么，您害怕啦？”我越发大声说。

他含笑地站起来去关窗户，更增加了我的负气心理。

“吓得这样！这墙角有窃听器吗？”

“你小点声，我听得见。”

“干嘛非要小点声呢？又没犯法。您听我讲吧，这老干部刚要喜欢她，一想种种感情以外的东西，又害怕啦——”

“别说了，”他微笑着打断道，“我不听。”

我只好不讲。是的，我崇拜他就象天神一样。尽管我在汽车上想到一些他的世故，却又立即一一推翻了那些内容——他应当世故。哥哥不就因为太不世故，早早死了吗？他若不世故一些，能有今天说话的机会吗？思想解放的讨论毕竟给冤假错案的平反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他不乐意的事我绝不敢做。我的感情也许偏热，但却必须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唯恐失去他。

他到屋里去了片刻，抱了一大摞稿纸出来。

“这些大稿纸都送给你吧，可要节约使用呵。”

“一定。何叔叔，我把小说的结尾又改了改，您看看好吗？不长。”我从书包里取出来，递给他。

“没戴花镜，看不清。”他有些怅然地说。

“我给您朗诵吧。”

“念吧。”

我感情充沛地朗诵着。我多想用这发自肺腑的声音来打动他！假如我真能感动他，我多希望今后每天、每晚都给他朗诵

小说来解闷呀。

他全身陷在沙发里，一手托着腮，半低着头，专心的倾听。他那面庞堆积着阴郁，苦闷、消沉……他悄悄地用一手指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真没想到这一段结尾竟如此深地感动了他。我并没有为作品的成功感到高兴，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位大婶左一封右一封信向他哀求：“原谅我的过去，原谅我吧！……”而这位坚强的人多年来一直忍受着爱情悲剧的苦痛。虽然作品的结尾是我对哥哥的怀念，但怎能想到这上头去？完全是他脸上的神情告诉我的……我多希望此时是他的爱人，走过去，无言地抱住他，温柔地吻他的额头。叫他忘记过去，能快乐些！……

“可以。”过了会儿，他简洁地评判道，“比上次那个草本的结尾强些。”

他似乎有些疲乏，稍稍直起身子，向沙发上靠了靠。他的鼓励使我欣慰——功到自然成。要知道，这一段结尾，我在稿纸上涂抹了不下十几遍，每一句、每一字都曾反复斟酌，一个人在屋里朗诵了多少遍哩！我不相信自己有写作才能，没有任何人象我那么笨拙，象我在写作上花费的工作那么大。谁若见了我的初稿，准不相信我会写出最末一稿来。结尾的这一点成绩，完全是反复涂抹和煞费苦心结出的果实呵。

他那脸上的复杂表情依然还在，只是又添了倦怠和漠然。

他一定是累了，我站起身来告辞。

“等等，有一封信你带走。”他进了对面的屋子，双手托出一封信来。那目光无比郑重和信赖，那脚步和姿势含露着深挚的爱，直到我痴痴地接过信来，才明白了他对我的全部感情。

“回去看吧。”

他慈爱的眼睛里隐含有一丝忧郁。

我说不出来话来，将信仔细地放进了书包。

我们在门口道别。也许由于复杂的心情充塞着彼此的心，谁都忘了握手。

9

在公共汽车上，我忍不住急迫的心情，不顾人多拥挤，一团高兴地拆开信来看。

小羽同志：

读十八日下午的信。您说“给您写信真是最大的愉快！”这等于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读您的信，可以说，“真是最大的恐怖”。从第一封信起就有这种感觉的萌芽。看来，这种恐怖将有增无已，而且会有始无终。因为您尽管有病，也还年轻，我虽年老，偏还顽健。如果您还要不断地写信，我还不断地看信，那将是不停地恐怖。马克思曾经引用法国资产阶级的话：“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诚然，我是多么希望来一次恐怖的终结，结束了这种恐怖吗！记得人们喜欢听骇人听闻的鬼故事，说这叫恐怖的愉快，能用自己的恐怖换取自己的愉快，有失也有得，可能得还大于失。可我吞您的信，却是只有恐怖，毫无愉快。如果是风格很高的人，为了您的愉快，不惜自己恐怖，或者用我的恐怖，博取您的愉快。但是，我不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恐怖，也不能允许您这种愉快。

小羽同志，我要再次警告您，您不能这样对待我，也不能这样对待您自己。要尊重别人，也要尊重

己自。您说。把我的信“又看了一遍、两遍……这时我更觉得，您是喜欢我的”。这是曲解，这是误会，这是实用主义，这是取您所需。我决不象您理解的那样喜欢您。我决没有象您想象的那种喜欢的含意。如果说“喜欢”的话，那就是因为，我读了您的小说，主题我喜欢，情节我喜欢，有些文字我也喜欢。我曾对您讲过“爱屋及乌”的典故，如果因为爱这所房子，连站在房子上的乌鸦也要一起爱的话，喜欢一篇小说，能不喜欢小说的作者吗？当然喜欢。从这个意义上说，“您是喜欢我的”这话也不错。但是，理解却大不相同。比如，我喜欢《红楼梦》，因而也就喜欢它的作者曹雪芹，这是一种喜欢。而有的人喜欢《红楼梦》，自然也喜欢曹雪芹，可她却要做曹雪芹的爱人！这两种喜欢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小羽同志（此信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您竟在信中提出要我把“同志”去掉，还说“何必费这种气力多写两个字呢？”我现在偏不去掉。这倒不是因为嫉妒您的“最大愉快”，要使您看我的信时略有不快，不，这是万万去掉不得的。不但因为“同志”二字本来就十分亲切，而且特别是她还十分庄重。我和您因为是同志，应该亲切，也因为同志，必须庄重。这两个字在每封信上的出现，就是对您那些不着边际的、难以理解的所谓幻想的有力针砭！

小羽同志，您年轻、您热情，但您也有幼稚的地方，您可不能在幻想的路上再走下去了。必须立定、回头，转到原来的地位上去！您的幻想不但同现实相距十万八千里，也同我的思想感情，相距十一万九千

里。而且不仅是现实不允许发生这种悖理的事，道德不容忍发生这种乱伦的事，还有我虽身非槁木，可却情似死灰，套用唐诗上的一句话：“波澜誓不起，我心枯井水。”虽经您在信中连篇累牍地向我“启发”，我也纹丝未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时代，对我这孤老头来说，永远成为过去了。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同样，青春对人也只有一次。您还风华正茂，我将风烛残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感情和语言的。您宣扬的什么“只是彼此给以愉快”的所谓“朋友之爱”、“师长之爱”而又“没有责任”的哲学，是非常要不得的，必须立即抛弃。英国有一本小说叫《傲慢与偏见》，并不怎么好，可改编成电影，却富有喜剧色彩，我是颇为喜欢的（又来了一个喜欢），那里边的一位叫丽达的女主角曾对爱着她的、被她讨厌的男人说：“世界上死的就剩一个男人，我也不同他结婚。”这话意味颇为深长！

让我再叫一声您不愿意听的“小羽同志”，不要陶醉于“最大的愉快”，也不要沉湎于离奇的幻想，醒醒吧！写好小说，做好工作要紧！

何净

五月二十一日夜

难过地望着车窗外，沉郁的心又掉到苦海里去了！无情的批评！难道，他再不想爱我了吗？但是，他为什么又不离开我呢？……

他果真“纹丝未动”吗？他比我更“清醒”吗？“纹丝未动”的人怎能在一小时前却说：“我原以为你会带给我一封信

的？这不又是矛盾百出吗？

即使在这封信里，他的“批评”也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仿佛他看到我的热情，只是稍稍退后了半步，但决不想掉转身走开去。一个真正想批评我的人，就不会如此“连篇累牍”地写这些互相矛盾的话。我盯住那“孤老头”的“孤”字，又异想起来——他干嘛要加个“孤”字呢？难道他真没有爱人吗？莫非他真的孤独吗？……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爱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门多么高深的学问！

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只想一个问题——究竟我为什么会爱上一位老年人？为什么？我力求使自己得出答案……

是因为我想获得的温暖太少，而老年人积存的热量既多又牢靠？是因为我想当孩子，在爱人面前随意地撒娇蹦跳，但在同龄人中却无法实现这个欲望？是因为我虽然刚刚三十三岁，脸上的皱纹却一根根、一条条，找个老年人可以保险，不用担心他会以貌取人？是因为我渴望的爱比谁都多，想从一个人身上得到夫爱、父爱和师长的爱？是因为和老年人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他能带我这最不明世故的毛孩子绕过各种政治暗礁？……有，都有，都有！何况何净在老年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呢！何况我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的隐秘——我这种出身的人和老革命的结合本身就是对血统论的挑战呢！

诚然，老年人病得早，死得早；但是，如果我把侍候他也当做一种幸福呢？起码我们能过五年健康、快乐的生活，有这五年，侍候他十年也值！有多少夫妻，不是一辈子也没得到过一天真正的幸福吗？有多少孩子，不是并非真正爱情的产物吗？那么，如果我能和他过上五年，我不就算是爱情的富翁了吗？上算，值得！谁能驳倒我的想法和价值观呢？

中午，果然如他所料——接到了那个挂号邮件。

小羽同志：

您丰富（内容多）多彩（颜色鲜）的信照样收到了。读了之后，使我无法抑制对您的“不满的”情绪。本来，我们只见过三次面，谈过不到三小时的话。您是作者，我是读者；或者说，您是作者，我是编者。我们的关系只能是这样一种关系。我理应对您客客气气，可是，我不能抑制自己，要对您这位作者不客气了。当然，我也不会象您信上估计的“冷冷的骂”，却要热烈地评！

首先，您两次信都谈到“爱”，即使这里边有很大的成分的爱戴的爱。但显然不全是。这是大出格的话。您无权这样表示，我更无权这样接受。我真不明白，就算您是幻想家，也不该如此幻想！您还用小说中的情节作比，简直不堪入目。小羽同志，您必须清醒，必须理智，必须以理驭情，决不能任情越理。否则，我只能同您断绝任何联系，但这对我将是一种痛苦。因为读了您的小说，我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帮助这位作者的作品能公诸于世。与其说它有多大艺术价值，毋宁说它有更大得多的政治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它也可能难于出世。但您和我都要做出使它出世的努力，要有这种信心。记得歌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富于理性又具有鼓动性的话：“失败证明欲望之不够强烈，而非欲望之过于大胆。”我们为了这篇小说，应该以此自勉、也以此互勉！

其次，小羽同志，您的世界观（即人生观）中还有一些极不健康的东西。比如，信上说：“我还没有

遇到一位使我愿为他献出一切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一个人呢？这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那种“士为知己者用”（也有说为知己者死的）的报恩思想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国家，献给人民嘛！不要说献给一个什么普通人，就是献给领袖，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您家人说您“愚蠢”，话虽说得过重，但您的世界观中确有这种“愚”的成分。虽然您很聪明，切不可自恃聪明，看不到自己也有“愚”的一面。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误他（还有她）的并非聪明，而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小羽同志，您一定得看到自己的这个致命弱点，要努力做出根本的转变！

其三，您还在津津乐道您的“保姆哲学”。小羽同志，我再次正面提醒您，这是一种极其荒唐的思想，是必须立即坚决、彻底、干净抛弃的念头。这同样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表现。是忘了一切，只记着向一个人报恩的极端落后的思想的反映。信中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上班我也有时间侍候您”（上次信上还说，为了侍候您所敬爱的一个人，您还可以泡病号），说的也许是“违心的话，这简直是“可耻”！这样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您的小说、同三次和您见面的印象连得起来的。小羽同志，您不要难过，您要冷静地想想我为什么会如此生您的气。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在受着“侮辱”！您看了我的复信，但我相信您根本没有看懂。因为这是随手写信，并不是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在信中说了点反话，您却当作正话，这种误会该有多么可怕！我上次信上说的“到哪



是去找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您想想这不是反话就是正话吗？如果是正话，我就是要做个现代的剥削者。因为资本家也没有企图找个不要钱的工人为他干活！况且，您是一个有条件写小说的人才，为什么把自己降到一个保姆的地位呢？您应该到工作岗位上去，到广阔的生活里去，去观察、体验，去为您以后的创作积累素材。即使不说这些，起码也要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智慧献给革命，献给人民。怎么可以胡思乱想，去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呢？“羽姗羽姗，前程无边，业精于勤，思想莫偏！”这是我送给您的四句话。您如果能够努力这样做，对您关心的我的病来说，远远胜过什么可可粉、麦乳精！

其四，小羽同志，您信中还提出一个使我万分惊恐的书名：《何净传》。尽管我们是私相通讯，也不能如此不严肃呵！我在党内，在革命队伍中生活了整整四十年，我也曾中过现代迷信的一些毒，但我自信，我从思想深处把这种迷信彻底破除了。我对现代迷信深恶痛绝，这还是说的党的领袖。您怎么会异想天开，要给我做起《传》来，这决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您的这种表现，依然是前面谈到的“愚蠢”成分的作怪。小羽同志，您年龄不算大，但一些落后的东西似乎已深入于您的灵魂之中，必须挖掘它，必须抛弃它！

如果您的这种“愚”的思想不改变，即使有朝一日，我只剩孑然一身，而又老态龙钟，生活不能自理，要找“保姆”的话，我当然也不会找您，而要找

一个象您说过的对我毫无感情的人。

小羽同志：亏您还说得出：“做一个马克思家的海伦又有什么不好呢？”先不说这种比喻何等不伦不类，就算“有伦有类”，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有一个美国著名影星拍的电影《琼宫恨史》，电影好极了，演的也好极了。瑞典的一位女王，只有二十来岁，不但异常漂亮，而且非常能干。一次，她女扮男装，远山狩猎。晚上，宿于一家客店。店中饮客正多，女王也坐一侧。因为议论女王，饮店中突然发生争执。一个人说，咱女王有三个情人，一个说不对，有六个。而且指着主张三个的向大家控告：这个人是在侮辱我们的女王。这时候，女王站了起来，向大家宣布：“我知道，说三个不对，说六个也不对，咱们女王的情人有十二个，一打。”这时候，座客群情兴奋，高呼：“女王万岁！”这是海淫吗？不是。这是西殿的风俗！但中国不行。我是中国这种风俗的卫随者，好！应该如此。因此，我看外国影片，亲吻拥抱，我并不反感；但我看中国电影，虽然看得出相亲相爱，并不吻不抱，我认为也好，这是中国气派！

寄上一份我在省委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材料及两本新书（里面有我的照片）。

你要的稿纸可按时来取。如不够数，以后麻烦您再取吧！（纸短话偏长，反面还有）。

我二十五、六号要去A市开会，您就不要写信寄到我单位了。因为我想您的信主要是给我看吧！我走了，给谁看呢？

何净

五月十九日

从两封信的页数来说，就知道他的批评都是假的。他干嘛只写二十二页呢，写二百二十页不更透着“真”吗？就算他的批评都是真的，我又用得着他来批评吗？那些深入工农兵、把一切献给人民的话我比他还会说呢。若不是怕读者不爱看，现在我就能写三大篇报告：《论深入工农兵的必要性》，《论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论报恩思想、泡病号和找情人思想的错误》。我恰恰倒应该教训他呢！他算什么工农？他几时深入过？但这些大段大段的批评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因为我知道都是假的。什么海伦和瑞典女王的事与我更是无关，因为即使世界上除我以外都是男人，我也不会以床第之乐和找情人为乐趣。所以他实在是多余。我在洋洋洒洒的假批评的砂粒中找到的却是几粒金子：

“我读您的信，可以说，‘真是最大的恐怖’。从第一封信起就有这种感觉的萌芽。”

“看来，这种恐怖将有增无已，而且会有始无终。”

“能用自己的恐怖换取自己的愉快，有失也有得，可能得还大于失。”

“您是喜欢我的”这话也不错。”

“您还风华正茂，我将风烛残年。”

“（又来了个喜欢）。”

“读了之后，使我无法抑制对您的‘不满的’情绪。”

“我不能抑制自己……要热烈地评！”

“否则，我只能同您断绝任何联系，但这对我将是一种痛苦。”

“……一句很富于理性又具有鼓动性的话：‘失败证明欲望之不够强烈，而非欲望之过于大胆’我们……应该以此自勉，也以此互勉！”

“不物不抱，我认为也好，这是中国气派！”

读者，别忘了，在这里，“恐怖”和“不满”应理解为“快乐”和“赞成”，因为它们都是带引号的。

不要以为我在断章取义而感到可笑。不。因为断章取义对待他的信件极为必要。我们的感情所以有进展，不都是因为我从他的信里“断章取义”的结果吗！谁能否认呢？

前几次的信，恰恰是我在字里行间中，发现了某句话、某个词，与那洋洋洒洒的批评格调极为不符，才洞隙大开的。但有些人是不懂得此门“知识”的。因此，一定要在“批评”的大海中寻找那些闪光的句子才行。何况，在他的信里，有多少词句都是用引号。“恐怖”解释为“快乐”，“可耻”解释为“可爱”，“不满”解释为“赞成”，才能和他信纸以外的言行对得上号。

我敢说，脑子不灵活一点，不会在文字中捉迷藏的人，是和他恋不成爱的。这真是一门新学问！

何况十九日他一天竟写了两封信！白天一封热情的，夜里一封冰冷的，他那矛盾重重的心绪便昭然若揭。昨天——二十一日，又写了一封长的。工作繁忙、会议不断的他，经常加夜班工作，竟挤出许多功夫来写格式新颖的情书，送“相片”，可见他的内心深处多么孤寂，多么空虚，多么需要一点精神上的爱和安慰！

是啊，对那些假批评我应当毫不见怪。只因他有权，所以更不自由，他想爱，就不得不这么写。在夜阑人静时，在他用笔尖尽情“嗵嗵嗵”的时候，莫如说是他劳累了一天之后最大的享受！

可怜的人！

有一天，一粒小火星走到一位老人的脚边，立即燃烧起来，成了一堆愚蠢的火。这老人拿着一盆冷水在浇，浇，却又不离开它；而是怀疑、矜持地观望着……

在这封信里，我更清晰地说明了我为什么爱他，针对他信中的“风华正茂”和“风烛残年”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而且，我又一次把我的幻想和判断——他在婚姻上的不得意说了一番，并为他把信都撕了感到十分痛心。

写完信，我又写了一篇“幻想小说”，幻想某年某月某日我和舒鸣到法庭去离婚，我们离得是那么高尚，谁也没有伤害谁，双方赛过《怎么办》里的罗普霍夫。法庭当堂就励奖了我们每人五百元，我出于友好，把奖金送给了他。然后，我一口气跑到了我的爱人——何净那里，他早已瘫痪在床，那一夫，正殷切地盼望我呢……

走在去邮局的路上，心里多么畅快！天是那么蓝，蓝得望不到底。初夏的微风呵，在我耳边习习地轻声笑着，重复我信里的那句玩笑话：“这篇幻想小说能登在你们报上吗？”哈哈，能吗？能吗？……天，你是多么蓝，纯净得就象我的心，你是多么浩瀚无边，深远得就象他的眼睛！

幻想小说写得何等轻松！就象一个调皮的小孩子在讲他入非非的故事；然而心里却是何等悲哀呵！当晚我睡不着，因为，这开始意味着何样的终结呢？想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吗？第一步就必须离婚。离婚，好难，想起来我都发怵！我是怎么从东北回来当保姆，寄人篱下的？还不是受不了离婚后人们的冷眼和议论！城市固然好些，但也强不多少。何况我刚刚被平

反，刚刚恢复了工作，就离婚？议论会比农村时还大，“狠心婆”会变成“陈世美”……不，别轻而易举地做出离婚的打算吧，千万！代价太大了，用劳动的汗水浇灌的家，这个小家，一点点添置得多么舒适，布置得多漂亮，全付之东流吗？两次了，两次白白地成个家，又自己拆得七零八落、片瓦不剩……想想吧，再好好想想……过去，二宝嫌我和他没有夫妻之情，多次毒打我，离婚还有个缘由，尽管我说服了他做到协议离婚，当时谁也没说谁的坏话，但每逢想起他的拳打脚踢，我都有着一股忿恨——该离，早该离！而舒鸣呢？也许因为我变得更麻木不仁，更能忍耐一切了吧，他满意我，没动过我一指头，没骂过一句难听的话，没找过一回岔。我们虽然没有爱情基础，虽然到今天我也不爱他，但完全能凑合过下去。我何苦要冒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大的议论去离婚，去争取爱情呢？是的，我怕受不住……

何况，何净并没象我一样直爽地谈过他如何爱我，如何打算，他太隐晦了……这是爱吗？……我需要的是水晶石一般透明的爱，同等的爱！

假如真去离婚，舒鸣也不会有什么高姿态。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前妻坚决和他离婚时，他怎样痛快地报复了他——正赶上天安门“四五”事件，那天他前妻和她哥哥都歇病假，他却诬告他俩参加了游行集会，兄妹俩立即被拘留起来，写检查交代……什么“反动”，“流氓”，他能扣上多少就扣上多少。（为这，我和他吵了两次！）他却觉得报复得还不够，最后在法院找了熟人，在财产上大大挟制了他前妻一番。所以，他怎能和我好离好散呢？

不，还是不要离吧，我受不住。我尝过的苦脑已经够多了，我再不能自添苦恼了！既如此，我便应断绝和何净的一切

来往，忘掉他，在文学上闯出一条路。除了正大光明的结合以外，我决不想有什么情人。以前我是这么做的，现在、以后我都会这么做。因为我不想当傻子。以有情人为乐的人都是傻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你们青春的大好年华都献给了情人，却没有全部地献给自己合法的爱人，当你们老了时，情人们便全都云飞雾散，各人还要归到自己“老窝”里去，去依靠老伴或孩子度过晚年。情人之间却谁也照顾不了谁。既如此，为何不及早给家里人更多的爱，自己也因此得到更多的爱呢？

只有同自己心爱的人合法化才是聪明的。但我现在没有这个勇气，没有。只有结束它。

次日清早九点，我来到传呼电话间。

“小羽吗？”声音那么亲切。

“是。”

“有事吗？”

“我……不希望您再来信了。”

“为什么？”

“没有勇气……真的，没有勇气。”

咬着嘴唇，眼泪顺着我的腮帮流了下来。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什么信？”我努力不发出呜咽声，擦去泪水。

“大概中午你能收到。我打算明天到你家去看看。”

“真的？”惊喜驱散了所有的愁苦，心一下子快乐的跳了起来。

“嗯。你的稿子我要送去，顺便提一提意见。”

滑头，又是借口！他是怕总机听见吧？

“我等着您！”

哦，我简直是一口气跑回家去的！

中午，果然接到了他要来家看望我的信，信的结尾并以“致以热烈的敬礼”而结束。

“热烈”——这是他第二次用“热烈”。

8

一会儿他就要来了，我写不下去，心里既高兴又惶惑。他来干嘛呢？给稿子提意见？借口。不来家里也能提呀。在他“批评”得紧锣密鼓的时候，行为上却越来越热烈。是的，他来看看屋子的面貌，通过它来评定女主人的胸襟，是吗？我先向四壁看了一遍：墙壁雪白，屋内素洁；正面墙上除了一张非常美的水果静物画以外，什么都没有。阳光跳跃地进了窗子，将无数斑驳的彩虹撒得遍屋都是。每一件家具都在显示着它们亮铮铮的新气，和它们顶面上的摆设一起。愉快地等待着，等待着……屋里最美最可爱的，要数那花瓶里的白色百合花！

他怎么还不来？我推开稿纸，焦躁地取下六弦琴弹了几下。自从有了自己的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弹琴了。只要轻轻地拨一下六根琴弦，它们那柔和的旋律便使我心醉。然而舒鸣和他的孩子却偏偏不爱听，幸亏那孩子每星期日才来待大半天；而舒鸣呢，只要我一弹琴，他就大声地开半导体，让那流行歌曲和相声与我的琴声竞赛。

轻柔的琴声依旧解不了等待人的烦闷。我走到窗前，隔着纱窗，向远处眺望。多希望一眼就看见他正朝这座楼走来呵！

忽听楼下有人打听门牌号码，是他的声音，没错儿！我隔着纱窗就高兴地嚷起来：“何叔叔！”然后离了窗子，匆匆跑去开门。一手还握着琴柄，竟忘了摆在床上。待快步走到门



边，脚一滑，擦得光洁的水泥地几乎摔了我一跤。打开门时，他已上了楼梯，走到门口。

“我可想您了！”我欢悦地说。一只手擦着琴柄，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碰了一下他的肩头。然而，早被他微笑着轻轻一挣就挣开了。他径直坐到桌边的椅子上，打量着屋子。我忙把琴挂在墙上。

这几乎看不出的轻微一挣给了我多大的教训，是无法形容的！说真的，我并没想怎么样他。岩岩每次进来，我都把手搭在她的肩头上，说话比这还随便、还亲热呢！对他为什么就不行呢？我原以为，我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上，他把这只手拿下来，大大方方地握一握，拉拉手，然后坐在椅子上说话，那才符合我们感情的进展。假若他有比我更亲热的举动，倒会出乎我的意料，反会觉得他俗气了。再说，我在他面前理应是个孩子，扶一扶他的肩头有什么要紧呢？他理当视为可爱才对。却不然。这倒不禁令我自省了。这小小的难以觉察的一挣向我说明，他对待生活是多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呵！在他面前我必须规规矩矩，否则他就不高兴，就会觉得别扭。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同时，也因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严谨的生活作风多象哥哥呵！

“好难找！我一直找到那边去了，走过了好长一段路，结果又返回来。”

我给他倒了茶。

“好热。有扇子吗？”

“在箱子底，还没拿出来呢。要不，您扇报纸吧？”

“连个扇子都没有！你还在复写？行了，别浪费稿纸了，停停吧。”他从皮包里拿出稿子，“很失望！这哪象小说？明明是报告文学，是回忆录！我劝你停一停，看看书，学习学习

再写。我给你带了一本《父与子》，也许对你会有启发。只是孩子的结尾么，还凑合。”

“就是结尾闹的，所以开头部分您就不觉得好了。”

“怎能这么说？太不虚心！你书里没有闪光的语言。找找鲁迅的书看看。”

“就是结尾闹的……”

“开头就不吸引人嘛！反不如你的第一稿吸引人。怎么会是结尾闹的呢？没道理。”

真没想到，在他的“指导”下我怎么会越写越糟呢？“第一个欣赏者”和“热烈的敬礼”的人就是这等评价？

“反正我不想写成您所说的那种小说。”

“为什么不呢？”

“因为，因为这是一种对所有的人的最高的爱。”

他不说话。怎么，他以为这爱只是对他一个人的？他的眼睛干嘛这么忧郁，仿佛不知怎样回答我好呢？他哪一天才能了解，这种最高的爱是自我灵魂的一次革命，是时代的责任感，是文坛上的必然产物，是我们这一代人比他们那一代人的根本的进步。

他满腹心事地站了起来，环顾着屋子，又到厨房看了看。那神情，多象个考察家！他探头看厨房的姿势，就象往山洞里看什么秘密似的。

“环境满好嘛。”但他并没有什么喜庆的心情，而是忧心忡忡地说。

“好好维护你的小家庭吧，”他又说。

好好维护……多可笑，互写情书能好好维护吗？

“你父母的政治问题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

“你常去看他们吗？”

“不常去。即使去，也象在演戏。”

“这是什么话？”

“真的，演戏的只是我。真的感情没了，不过是走个形式。不象在演戏吗？”

他望着我。

“这次我办户口，使我最后的感情真的快没了。自从我结婚以后，谁都没关心过我户口的事。我的粮票由两边的老人给。婆婆心地非常好，不用我们开口，月月发粮票时给我拿出十五斤，有时还把极少的米票给我们，知道我爱吃米饭。可我的母亲总是一月想起一月想不起，常常我得开口要。有时她还说：‘唉！前天换鸡蛋的来了，手里没粮票呵！’所以，我不得想法办户口。过去我所以不敢办，因为一直以为我的档案在公社，办也办不成。由于有不少知青的档案都丢了，于是我试探性地给公社的户籍警写了封信，问他我的档案是否确在。他来信说没有。这样，我认为可以浑水摸鱼地试一试了。但是，钱呢？我画灯纸挣了一百六十元刚给舒鸣买了辆新自行车。手头没钱，而且舒鸣借了几处也都没借来。我不得不去家里试一试，想借一百五十元。他们三个人都有工资，而且也有有钱的朋友，比我第一次结婚前的处境好多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支援我一块钱，生怕我还不起。我只好卖了自行车，用一百四十七元上了路，到三千里外的黑龙江去碰碰运气。为了少回来一趟，省六十元路费，我累死累活地给人家干了两个月活。户口终于办成了，回来时口袋里只剩了一毛钱。家里人却又露出了笑容，张罗要为我接风。我当然婉言拒绝。我不需要在顺境时夸夸其谈、笑脸相迎的人，我需要在逆境时的友爱和帮助。可是在每一次逆境中，我都没得到过，一切都只靠自己闯。所

以，对家里人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再有困难也别指望他们。感情，就是这么一次次地淡漠了。虽然有时我买些吃的去看看他们，和他们假装高兴地东聊西扯一番，有时吃顿饭，但真正的感情没有了。如果我再有一次波折，我相信连我假装的感情都会没了。”

“唉！那究竟是你的父母呵。”

“不错，我都懂。我能替他们说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我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年来操持这个家，把我们养大很不易，从我们身上没得过什么幸福。她护不过我们来，有心无力，等等，等等。我父亲呢，一直没有经济地位，在家作不了主，他够可怜的了，等等，等等。弟弟，我自然也可以给他找到一番理由，可是，我所要的，是他们完全能给的，我只需要几句好话；只需要暂时的一点借款；只需要他们相信我。但是连这都没有。有些家庭并不比我们遭的罪少，然而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是何等关心和爱护呵！在他们的孩子当农民的时候，在父母眼里也是最宝贝的，我们的亲友中就有。可是为什么我们家就做不到？不说本质里有自私的东西又说什么呢？”

“唉！不少家庭都这样。我的孩子也说我自私，可我却觉得她自私。似乎是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真的？您家也这样？”这真令我惊讶了。

我时常想起小时候，有一天中午母亲带我去吃饭，在湖南饭馆吃了烹大虾，然后去布店给我扯了几尺做上衣的花布，又买了几个通红的小桔子放在我口袋里。她去上班，我去上学。一路上，我心里反反复复地默祝着：“妈，但愿您能活一百岁！我挣了钱，一定好好孝敬您！您老了，病了，我一定给您端屎端尿，服侍得您舒舒服服！”一路走，一路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那决心之大，使我至今总不能忘记……如今，那决

心窝里去了？我多希望它还能回到我的心窝里来呵！

“也许，这是两代人的矛盾？”他喝了口茶，有些自嘲地说。

“我才不信呢！如果双方都以爱人的心去对待对方，以能给别人爱当做自己的财富，就不会有这种矛盾。”

“你父母都很不容易呵，他们有他们的苦处。”

“我懂，我都懂。我比您体会的深。可悲的是，当我最没钱、最困难的时候，我爱他们是那么深；现在境况好了，下月一号就要上班了，有能力孝敬他们了，孝顺的感情却没了。有时我心里在咒骂，不知道在骂谁：‘你们为什么那么没有远见，当初就不多给我一点爱呢？’”

“做家长的也想要同样的东西，他们跟谁要去呢？难道总是给予吗？”

“可是我最想要的，仅仅是几句好话。只要他们当初给我，我是想给他们更多的回报的。”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您的孩子是否也要的这个？还是金钱上的、物质上呢？”

“录音机、电冰箱，外孙女在我那儿的生活费，种种……”

“这就是了。”

“我真不能理解你，小羽，你为什么要给我写那样的信？”

我瞧了他一眼，没有回答。难道，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真怀疑你的心里有点变态。”

哦，这简直是对我莫大的污辱！难道我不是个正常人吗？难道只有变态的人才能爱老年人？他比我大二十五岁，这个数字，足以引起一些人的大惊小怪。而大惊小怪者们对夫妇生活

的理解多么庸俗呵，就连他也不例外！碧碧曾和我讲过私房话，她说她是多么爱她的丈夫，即使和他没话说时，连屋子里的空气都是融洽的。我听了，不但不觉得庸俗，反而真正认为她是幸福的。人们对爱的理解是多么不同呵！我想过种种具体的、具体极了的东西——当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时，我是那么心醉；当我闻到他吸烟的香味时，我都觉得与众不同；他穿的不管多么破旧的衣服的每一条衣褶，都使我感到亲切；当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里时，比拥抱亲吻还甜蜜；他翻过的每一本书，写过的每一页纸，都象对我诉说着什么；他龙飞凤舞的字迹我永远看不够；无论是他的背影、侧影，都是全世界最美的塑像；拿起他用过的手绢，哪怕是脏得该洗的，都有一股只有他独有的沁人肺腑的香气，长沙发上，厨房里，夜晚的林荫路边，我都可以象个孩子一样抱他，亲他，吻他；每天晚上，我是枕着他的肩窝睡觉的，多么甜蜜，多么美，多么满足呵！自然界里的一切景物，凡是最美的，那情调都象他；做了错事，他温和地批评了我，我哭了，接着他说：“我一定改……”淘起气、任起性来，能把他气笑了；争论起大事来，据理力争，毫不相让；所有的节日、纪念日、生日，都是为我们的感情诞生的，每一次互赠的小礼物，又是多么出其不意地令人欣喜呵！他出差了，我想他想得哭起来，一天至少打一次长途电话；他加夜班两点钟还没回来，我做好一碗热腾腾的鸡汤面条，推开他办公室的门，默默不语地放在他眼前……他被“专政”了，我坚信他是正确的，我一次次地去看望他，从来不在他眼前掉泪，只给他快乐和幸福；我想方设法地给他寄食物，一天给他写一封情书，连铁心肠的“队长”都感动了……他瘫痪在床上，我每天至少抱他一千次，亲吻他一万遍，因为有了我，他多么舍不得离开人世呵！“小羽，我为什么不早点认识

你呢？”他常这样说。在他身边，我有多少事要干：写作、织毛衣、照料他，用轮椅推着他去散步……一天忙得不亦乐乎，比什么时候都快乐，因为他可以天天看着我，分秒不离！如果我死在他之前，我是多么福气；如果死在他之后，我相信，再大的悲痛也压不倒我的事业心——不管做什么，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对人们有益的，我会一直做到不动为止。

呵，所有这些具体的幻想，都是一一可行的呀。只要有了爱情，即使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山沟里，精神上也是充实的、幸福的。但这爱情必须合法，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快乐和满足。

这不是一个最健康的人的思想？

这不是热爱生活的表现？

怎么能说是“变态”？

我心里老大不乐意，却又不好说什么。我的沉默他似乎并不觉得奇怪，我也不想再做解释，只是瞧了瞧他，表示我的抗议。

他站起身来告辞。这一小时，他一直有些坐立不安，远不如在他家里神态自然。仿佛总怕有谁撞进来似的。噢！要是我没有丈夫呢？他还怕吗？

我没有挽留他，因为大可不必有什么客套。临走，出乎意料，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又一个牛皮纸袋放在床上。

“这是我家里的东西，一点心意。这里有一封信。”

他看着我，那目光，又和二十二日那天一样——期待、渴望，含蓄地交融在一起。我仿佛又看见了另一个他！

我送他上汽车站。晴朗的蓝天下，路两旁的白杨在捉摸不定地耳语着，发出感人的沙沙声……总有股难言的惆怅横在我们中间，使两颗心无法融洽起来，是什么呢？……

“正象你在小说里写的，”他望着脚下的石子，忽然说，

“爱和幸福是相对的，你不幸福，他也绝对幸福不了。”

没想到他会迸出这么一句话来！多么富于鼓励而明显的话呵！以致我竟想不出恰当的话语回答他，只是深深地被感动了。

“我老啦，”走了几步，他又叹道，“活不了几年啦，你还年轻。好好维护小家庭吧。”

他干嘛又矛盾百出呢？

“我非要侍候您不可。”

“我找也不找你这样的。”

“等着瞧吧。”

“《过去的故事》如果能够出版，我算了，怎么也得一九八四年。”

我没说什么，五年又算什么呢？即使没有他，我也有勇气打开一条文学之路，哪怕变成手抄本！《过去的故事》只是我们认识的“引线人”，但它的出版与否决不能影响我们的感情，也永远不会的。

小羽同志：

今天对我是个来信大丰收的日子。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有一篇稿件，题名幻想小说，写社会主义婚姻法的。作者真是“异想天开”但异想是不能使天开的。因此，幻想的火花终于熄灭了，并没有人去说它，本来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怎么可能不熄灭呢？还想登在报纸上，简直是妄想狂！有的人就靠这种妄想在“快乐”地生活，还自称是“乐天派”。可恶呵！这类人的理想，纯粹是些肥皂泡，别看“吹”得天花乱坠，五彩缤纷，其实旋生旋灭，所谓的理



想，一个接一个破产了，只能悲不自胜，乐何云哉！于是破一个，哭一个，“乐天派”变成了“眼泪虫”，实在可怜，亦复可笑！

昨天上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大声说些不中听的话。我要这位客人低一点，那人还以为我怕什么，照样大声嚷嚷，以示自己的勇敢。我只好隐忍着。有的人大约只能以情喻不能以理喻。而我理有一点，情却一点没有，只好听便。客人走了，我就玩“七巧板”，这东西小时候玩过，熟了，一拼即成，并不难，但这可不是小时候玩的“七巧板”，比“七”多了不知多少倍。一块“切”八块，该有多少块，而且每块都很不规则，几乎一块一个样儿，要分别拼起来“谈何易”！不过，“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花了两个小时，终于拼凑成功，而且“天衣无缝”，不亦快哉！老人居然玩起小孩子的游戏，真乃“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还收到了一张您和您哥哥小时的合影，我将宝爱它，珍藏它，不会辜负您赠送的好意！

您的信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我不信，您的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蒂固根深，哪能听几句批评就会扫除干净；须在生活中、工作中、斗争中长期磨炼，才可望其成功，望从此努力。

我给您的东西，暗表一点心意。所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吧！古人大概是这个样子。可能是“人心不古”，我这个“今人”就大违古训了。简直应该反过来，“投我以琼瑶，报之以木桃”，您送的是高级营养品，什么可可粉、麦乳精，可谓“琼瑶”

吧！而我呢，或是“木”耳，或是核“桃”，真是名副其实的“木桃”了！一来一往，意尽礼成，可别再“恶性循环”。我真怕您去食品店，然后又到我家来。如果说别的关系（主要是这本小说）不好断的话，这种关系（互赠东西）应该一刀两断。当然，也不能一概排除送东西，绝对化总是要吃亏的。比如，我现在既是肝炎，又是骨质增生，上楼梯简直显得“老态龙钟”了。总是左腿先上，然后带着右腿上。本来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变成一条腿走路了。这已等于瘫痪了一半。因此，有人预计我过两年，即花甲之年，就要瘫痪在床了。一旦如此，不要说领一个所谓结婚证，就是领十个，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对所谓爱情的莫大的讽刺，对所谓结婚的极好的嘲弄。不过，“好死不如孱活着”，“瘫痪在床”活得够孱了，但我想，也许还愿意再活下去。总之，我要死的，而且时间并不长就要死的。您自然还活得很好。那时候您如不忘旧谊，给我送来一个东西——花圈之类，我如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祝您一切如意，大吉大利！

何净

五月二十三日

他爱我……他爱我……我急切地翻看纸袋里的东西，寻找那“七巧板”。花椒，大料，花生米，木耳，核桃，干枣，呵，这一袋就是了，“七巧板”！

一张一张粘得完好的、“天衣无缝”的信——那天他撕过的信。所有的，一张不拉地粘在一张张十六开的白报纸上。那

么齐整，平展，多么精致的手工呵！我把这些“七巧板”放在胸前，坐在床沿上发愣。怎能衡量他那颗心呢？宇宙……都无法比拟他爱的深广！那是一颗老年人的难得搏动的心怀，那是一个感情丰富、却十分孤寂的灵魂，就象我一样……或许，我们所以能相爱，正因为我们原本一样！我不敢想象他粘补它们时的姿态，生怕自己流下泪来。我为他的孤寂难过，为他渴望爱的心难过，为他和自己一样难过……多么幸福的难过呵！……我应当怎么做？我想的是做，天生就不会多愁善感，自哀自戚。我要做！一切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了吗！

“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有一篇稿件。”

“异想是不能使天开的。”

“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

“宠爱它……”

“……长期磨炼，才可望其成功，望从此努力。”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直是名副其实的‘木桃’了！”

他对我离婚的念头感到兴趣，他不希望我异想天开，让我面对现实，把困难想多一些，才能成功；他要和我“永以为好”，除了他，世上没有人能这样待我……

这些闪光的金子还不够吗？比起上两封信，不是又一个飞跃吗？不是说得再透彻没有了吗？至于他信里所说的“老了”等等，无非是叫我多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不要以后后悔。呵，想起我送他走时，他说的那些明显的话，和信里的意思多么一致！他爱我，他希望我拿出行动，他和我的爱是一样的！

9

……一路上，火车在原野中奔驰，又是大晴天，

车厢简直是个太阳能大蒸笼。纵然不住吹着电扇，浑身仍然热得冒汗。直到出得车厢，这才有如脱离炎热乾坤进入清凉世界……

宾馆面海背山，入夜出去，凉意袭人，不穿一件毛衣还不行。这里丁香正在盛开，月季含苞欲放。海面碧波万顷，荡涤心怀；山上一片葱茏，好一片宜人景色！小羽，多希望你能来呵。自然，这也是“幻想”。不过，我应当告诉你，临行时我留下两件礼物：一件是，我寄给你一些内部读物，有政治性的幻想小说，也有学习资料，你一定喜欢。另一件，今天的《时报》上，会有一篇散文，那是我为你写的。插图是我按你桌上的花瓶叫美工设计的。你一定喜欢，题名为《花》……

第一次信里不带一句“批评”！那些假面具完全撕去了，扔掉了，他自己也觉得没必要了。一切都已明朗化。多难得的明朗呵……那篇散文我已经剪下保存起来了。

唉，读者呵，当我讲到这里，我只能惋惜地告诉你们，这难得的美好开端却叫我一下子破坏殆尽了！是的，是叫我……

也许老天爷生下来，就是叫我犯傻的。我恨我的傻，可是又深知一辈子也改不了。我拿自己有什么办法呢？

几天来，我自己折磨自己，吃不好，睡不香，我认为拿出行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应当对我的丈夫坦白，诚恳地，正大地告诉他我对他为什么不爱，对何净为什么爱；不如此，就觉得不够光明、不够磊落。

当舒鸣听了我所有的坦白时，那干涩的眼睛睁得一眨不眨，好半天还没明白过味儿来。

“你说你喜欢何净？”

“是呵。”

“老头儿？”

“嗯。”

“比你大二十五岁？”

“怎么了？”

“你是不是开玩笑哪？”

“我干嘛开玩笑！”

他的眼珠动了动，似乎想出一个主意。

“叫我看他的信。”

“好。”

我把何净所有的信都拿给他，他如获至宝，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费劲地看着。他能看懂吗？我直怀疑起来……

终于看完了，他脸上反而添了放心的神情。

“人家不是有个很好的家吗？不是有爱人吗？你怎么说他没爱人呢？”

“也许有，也许没有。”我真想说：有又怎么啦？如果他象我一样对待爱情，和他爱人并无真感情，他也会离婚的。

“人家不是一直批评你吗？你瞎想什么呀？”

我什么也没说。对于一个什么也看不懂的人，对于一个只看了两页《红楼梦》便死认为林黛玉的表哥是贾雨村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反正我坦白了，心里轻松了，我要光明正大选择我的路，决不在阴暗的角落里勾勾搭搭。

这一晚我跟他分开睡了，他心里非常别扭。我也觉得怪对不住他。可是不分开更对不住他。我在两个沙发上搭了个小床。要是有两间屋子可该多好！

“我看，”临睡前他脱着衣服，嘲讽道，“你爱的是个小

伙子吧？用老头儿做掩护，你骗谁？”说罢，用被子将头一蒙，没过十分钟已轻轻打起鼾来。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多么香甜的梦！仿佛我心里的枷锁越来越轻了，我在原野上跑着，跑着，在绿色的海洋中欢叫着……

次早醒来，晨曦那淡青色的光芒正戏弄着玻璃窗，投下点点抖动的树影。鸟儿在树枝上唧唧喳喳，诉说着它们从A市见到的一切；小鸟们，你们可曾看见他？他想我吗？……

一扭头，只见大鸣平躺在大床上，侧过脸，王眼也不眨地望着我发呆。他一定看了我好半天，对这奇异的“沙发床”回不过味儿来……

小羽同志：

我已买了六月十日晨七时零五分的飞机票，八时半到达。大概九时半左右即可达你那里。

再见，祝您好！

何净

六月九日下午

真高兴，今天他就要来了！

有人敲门。我欣喜而不安地开了门。果然是他。也许是海风吹，日光晒，他的脸色变黑了，本应显得更健康，但那两只眼中却略带悒郁，分明有什么烦愁的事情。呵，是想我想的吗？如果我是他的爱人，我多想搂住他的脖子，欢乐得蹦起来，好好吻吻他黝黑的面颊、脖颈、耳朵！甚至那稀疏的头发也一定带有海风的香味儿。但我只是拉着门把手，微笑地望着他，规矩极了。

他走近一步，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但似乎有些勉强，

并不显得高兴。

我给他倒了一杯新沏的茶。他喝了一口，却放下了。

“去打一盆凉水来，把茶杯泡在里面冰一冰。”

这话十分有趣，他竟发号施令起来！还直有点摆谱哩。

“您，黑了，有一点瘦。”

“哪儿能呢？”他硬不承认。

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相距有两米远。我瞧着他，他一边扇扇子，不时瞅我一眼，眼神里分明有股想责备的神情。

“我说你怎么搞的”他把纸扇啪地一合，小声而焦躁地，“你怎么真的打算离婚，还跟小舒坦白？这不是胡闹吗？你怎么——唉！要是他万一闹起来怎么办？”

“我不应当坦白吗？”我低下头，嘟嘟囔囔地反驳道，“不应当吗？”

“你办事怎那么孩子气？万一闹出去……不行，你一定要象他承认错误！我怎么对得起你爱人？”

“不会，他不会闹的。”我用蒲扇挡住脸，简直想哭。

“怎么会？！我……唉……我真不该……”

他不该？不该和我好吗？

“一定要向他承认错误！”说完，他站了起来，踉跄地去拿床上的皮包，一边补了一句，“我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喜欢你！”

“这就走？”

“多好的环境，好好写书吧。不用送。”

走到门边，他回头嘱咐道：

“最近家里又住了亲戚了，如果打电话直接打到我的办公室去。”

门关上了。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倾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一直到再也听不见……我疲乏地趴在桌上，闭上眼，象垮了一般，他吓坏了，是我的冒失造成的。是我。我多么傻呀！刚有个良好的开端怎么便让我一下子弄吹了呢？我多怕失去他！人民更需要他！倘若大鸣真的去报社闹起来……唉唉！我怎么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偏偏就忘了这一层？怎么办？为了他，我应当违心地去。是的，为了他，一切我都可以做。我应当保护他，让他更安心、更好的工作。具体的，第一步，对，先把我俩的信和他送我的东西藏好，决不能让舒鸣再看到；第二步，今晚上就承认错误，搬到大床上去睡，消除舒鸣的一切疑虑。

这是第几次感到自己太傻了？早已忘了。仿佛我觉出过好多次，但哪一次也记不住！

舒鸣下班刚一进屋，自行车还没放好，我就拦腰抱住他，亲切的对他说：

“原谅我吧。今天他来了，狠狠地批评我一顿，都快把我说哭了。他说以后再不许我胡言乱语了。他让我向你承认错误，你别当真了，也别生气了，好吗？”

“你呀，纯粹是小孩脾气！什么老头？不全是胡说八道吗？我一开始就不信！刚才我从你们家来，跟妈和爸爸说了，妈也不信，说你想起一出是一出。”

“爸爸呢？”

“爸爸听了没言声儿，他说哪天好好说说你。”

我故意匆匆忙忙、里出外进的摆饭端菜，装出一副开玩笑怪开心的神气。

“哟，吃炖肉？回头，吃完饭、把小床拆了吧，这象什么样儿？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唉！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夜里，他把我搂过去，我紧紧地闭了眼睛，一声不吭。他一定真的放了心，重又以为我是他的好妻子。而我，却象泡在极苦的黄连里做着最后的表演。

深夜三点了，我还是睡不着。我的“保护戏”做得够出色吧？而何净此时却在做什么？想我？睡着了？正工作？反省着，三思着？我真希望他能反省，能三思，能决定，能有勇气。我是不会爱懦夫的——不管他有多少值得爱的品德。

“保护戏”以又一次人工流产告终。哦，读者，请别见笑，我从没为舒鸣避过孕。我不愿为他吃药片或有什么措施。反正，他每次都没得过真正的满足。没办法，我不爱他。如果对我爱的人，我想我决不会如此。当我心寒地走上手术台时，当那剪刀声在我耳边怵心地震响时……呵，天！我再不能自欺了！

半月后的一天，他还未下班回来，我用铅笔草草地写了一张便条，放在桌上，用笔压住。

大鸣：

我们结婚是误会，离婚是了解，离完婚也许才最了解。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愿意好离好散，做个朋友，咱们就到办事处去；如果不愿意，只好到法院了。家里的东西，我只拿走了我的衣服和农村插队时的被褥，其余一概不想要。

羽姗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

将行李捆在楼下的自行车上，我又蹬蹬蹬地上了二楼，推

开屋门，最后坏顾了屋子一眼。家，永别了！你给过我逃避的温暖，给过我暂时的栖息，却没给过我最想要的。我劳动的汗水洒在这里，变成了一件件家具、衣服、用品。我只能用经济上的损失惩罚我自己，我只能用友好的离婚态度，愿今后永远对他有所帮助的心和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罪恶。我离开你，正是为了解除我的罪恶。可爱的小屋，但愿你能理解我。但愿我还能来看你。但愿在这舒适的小家中，能有一位使他幸福的女主人！再见！

我骑车驮着行李，顶着细密的雨丝，行驶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朝十里之外刚刚租到的那间农民房奔去……

## 第四章

### 1

“好，现在你谈谈吧，被告舒鸣，你的理由是什么？”

“她说生活不幸福，这不是事实。我觉得生活很美满。”

“怎么美满？请举例说明。”

“每次我下班回来，她都做好了饭菜，老是两菜一汤，变着样儿的做，用碗扣着，多晚回来也是热乎乎的。”

“这并不能说明美满，”区法院审判长达奇说：“和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块儿，也可以留饭嘛。你再想一想。”

“嗯……有一回，她捣棒子面粥，给我留的肉和鸡蛋。”

“这还是没说明问题嘛。刚才原告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她举的例子，我相信是真实的。连你也不反对吧？她说的你能理解吗？在精神上她感到很空虚呀！这还用编吗？生活里现成的事，一说不就说出来了？”

“编？什么叫编？”舒鸣火了，“您这是什么话？她怎么

才不空虚？要是她不空虚咱们国家就完了！”

“你两次都没说清到底怎么美满，”审判长镇静地说：“所答非所问。给你两分钟考虑时间，想一想再回答。”

审判长出去了。屋里静得出奇。舒鸣两手支着椅面的两个角，耸起肩，伸着脖，一动不动、眼也不眨地在苦想。双方的四位领导坐在我们身后，静悄悄地，连个咳声都没有……多不寻常的寂静呵——是否他们在替他着急？还是感到了我们之间无法弥补的距离？还是什么呢？……

审判长进屋归了座。

“想好了吗？”他拿起钢笔。

“想好了。”舒鸣干咳了两声，无比郑重地说道，“她爱吃米饭。我老尽着她吃米饭。有一个月，我妈给了我们五斤米票，”就象小孩子圆满地回答完了老师的问题，他微一偏头，挺放心地舔了舔嘴唇。

我使劲忍住笑，肚子都快憋疼了。

“就这些了”

“这还不够？”

“她说的还有哪些不符合事实？”

“还有。”他坐直了身子，“她思想一贯反动，她想逃到外国去，和我离了婚，嫁个外国人。她为她哥哥的事往民主墙上贴过大幅报，和地下刊物有联系，她给他们捐过款。一次就捐一百八十元。她尽招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有一回我下班回来，看地上有烟头，我根本不抽烟，那烟头是谁抽的呢？白天我上了班，她招谁不行？那两次人工流产她是和谁睡出来的？希望政府调查。”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这看她自己老实不老实了。另外，她每月也没挣那么多

钱，全靠我养活她。”

“说完了吗？”

“说完了，不，等我想起来再说。”

“原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全都是诬蔑，可耻！请他说出时间、地点、人证和物证。据他这么说，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读者们，我敢说，在离婚期间，也象与我们一生中不常见的利害攸关的重大时刻一样，是最能看出人品的。在区法院调查的过程中，随着舒鸣的每一次诬蔑和造谣，我对他的幻想就要少一些，心里原来的负疚和有罪心理就要减轻一点。虽然每次“过堂”都要生一回气，但出来之后，确实觉得他在做着好事；一点一点地正在把我解放。

到五个月之后，当审判长达奇宣判我们离婚那天，我一点负疚的心情也没有了。那天，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当我第一眼看见审判长时，就知道他和我在一同庆贺这个纪念日——从心的深处庆贺我们双方的自由。他穿着整洁的制服，那凌厉的目光使我想到了哥哥……是的，我已经接受了哥哥和他的审判！我庆幸自己能遇到善于看透本质的审判长，宣告了舒鸣那些谣言与诬蔑的破产，也相信自己从此一定会变得更好，更坚强。

自由了，自由了！整整十四年的“思想反动”所造成的最后一个枷锁，终于让我们的党打碎了！自由了！可以重新创造新生活了！呵，祖国，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是的，今天，当我拿到了离婚判决书的一天，我才有资格给何净写信！

何叔叔：

直到今天我才有资格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了。严格地说，这是我写给您的第一封合法的、光明正大的信。

您到底有没有爱人，能不能肯定地、清楚地告诉我？并告诉我您和她的感情真相？

如果您有，和她感情很好，我的信就只当作废，并请您原谅。假如感情并不好，您又喜欢我，您就应当象我一样地争取合法化。

离家六个月，我多想得到您的爱呀！这六个月，虽然通过几封信，可您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农民房只住了一个月就住不成了，因为舒鸣去捣乱，只好住在单位办公室，幸亏我的领导通情达理，在没有宿舍的条件下允许我住下来。半年中我设计了四件新产品，是设计室产量最高的，并得了公司的二等奖。当我把那些可爱有趣的产品寄给您时，您可知道，那里面融贯着多少爱吗？您的回信是那么简短，甚至近于冰冷，但我知道您喜欢它们，我仍旧从字里行间中找到快乐。每天下班，我都写作到深夜，来回涂抹、修改着《过去的故事》。您说“报上不能连载了，过时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写到第十四遍才算满意。我要凭作品，而不是凭关系开拓一条路。象瞎闯一般找到了《土地》杂志的主编旭阳同志。没想到，他对这篇作品十分支持，一口肯定！我怎能忘记他的热情呵！只有作品是我的孩子。我真希望这样的“孩子”越多越好。这也一定是您所希望的

当哥哥的光辉事迹真的出现在您的报纸上时，当

《日报》《工人报》、《晚报》……几种报纸都转载了《时报》的文章时，我心中的爱和敬怎么形容得出呢？全国性的宣传，离不开您的努力和力量。正因为报纸的宣传，才给《过去的故事》开拓出一条路。我不会忘记旭阳的支持，更不会忘记您这位开拓者！

接到《土地》寄来的两本赠刊的当天，我立即给您和家里人各寄去一册，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呵？不，是一颗心，是一颗多年奋斗的、曾几乎泯灭的心结成的第一颗果实。给您——是向您汇报这一年多我的“学习”成绩，是向您汇报我是如何爱您的——当没有您的支持时，照样出成绩了；我相信质量是高的，会赢得全国人民的喜爱——那是对您的最纯最好最高的爱。给父母——是我对他们的最大的孝心，是许多儿女想做却又没有能力做出的，而我却做出了，奉献给他们了，使他们没白养育我。在扉页上，我用彩色铅笔恭敬地题道：“亲爱的爸爸妈妈留念，女儿小瓣敬赠”。是的，他们看了，一定会感动得哭起来，一定会爱我的。因为，在作品里，我对父母，弟弟倾注了多少爱！而那些令我伤心的、有损于他们的事我却一概没写！谁看了不说父母和弟弟的形象可爱呢？我们的感情一定会因此接近起来，融洽起来，消除以前的隔阂……一定的！

由于他们一直不同意我离婚，好几个月我没回家了。所以，为了叫他们意外地受感动，我把作品寄去了。他们一定会给我写一封短信，叫我回家去，因为他们了解了我那颗爱他们的心……

隔天，接到一封信，很厚，是弟弟写的。打开一

看，不由惊讶、气愤得愣住了。

“姐姐：我代表父母给你写这封信。我们看了你的作品，深感气愤。你是在用哥哥的鲜血修饰你自己！父母当初给你找对象，明明是救你跳出火坑，为你好，你却说为了全家！你给父母造成的坏影响，这就是你的孝心吗……”

几页都是空洞的议论式的谩骂。天，我修饰什么了？他们“为我好”？……

做为有夫之妇，爱上了别人，这不是什么修饰吧？进教养所也不是胡编吧？爱错了人，又抛了孩子，总不是什么美事吧？抄家时跪着，也不值得赞扬吧？……仅仅，仅仅写出了一件他们不愿暴露的事实——为了全家户口去自愿嫁人。何况这事实，就在弟弟谩骂我的当天；他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真想狂笑一阵！可耻！真正的可耻！用自己的生命、青春、婚姻的痛苦换来弟弟的户口、父亲的避难所、母亲经济上的宽裕，结果全成了“修饰”！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我愤怒地给他们回了信，并退回了他们的信。在信中我说了边虹给我找工作如何没去的事，并叫他们回答。除非父亲连这事也一起否认！

发完信我是多么后悔——难道我还要搬出又一件事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吗？还有什么必要！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颠倒黑白，我再搬出一百件铁的事实，又有什么用呢？！

原本，我对他们的爱也只剩下一点点可怜的花，不过想努力通过这部奋斗之作，使那一点火花尽

力燃起来罢了。现在，砰然又一盆冷水，火花只好熄灭了

不几天，又听杂志社的人说，书里涉及的几笔而过的一个“过场人物”，也向杂志社提出什么更正。原因是，这个人物联想过于丰富，因我在书里提到，在教养所队长搜出她的日记的事，她便害怕起来，生怕有一天别人又会抓她小辫子，说她在劳教时没改造好。由于她现在已官复原职，对以前的事就更怕人知道。哪怕这些事并没损害她，可她却早已得了政治恐惧病，并且为了证明没有那回事，又添枝加叶地说了我一些坏话。

人们，是多么怕人知道自己的一点点真相呵！哪怕我怀着多么宽厚的心去写他（她）们好的一面，不愿揭他（她）们的丑短，哪怕那些事实本不应由他们负责。在生活中，谁都想知到事实和真相，总因周围的虚伪太多而痛苦。可是，一旦涉及到自身时，哪怕连个要饭的，大约也要顾全自己的面皮和“威信”。孰不知，威信决非由遮掩和虚伪得来的。如果人们觉得《过去的故事》美，美的决不是事情本身，而正是说实话的勇气。这种美，是要代替所有的“修饰美”的。

对家里人的那一点爱，就这样不复存在了。是那么无可奈何。是弟弟的信和我的一点爱心作了决别。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响起了一个挑战般的声音：远离吧，那些不值得我爱的人！只要我活着，就要用哥哥留下的这支笔，撕去一切伪装！也许，我会因此受到恶人的报复，但我决不后悔。因为从今天起，我才



开始做一个战士，一个真正的战士。

这一个月，我又完成了一篇八万字的小说《今天的故事》。写的是一位女主角如何想结束没有爱情的婚姻，大胆地追求她所爱的人。您看看就知道了。这次是小说，有虚构，可不是让您生气的实话文学。玩随信寄上，请提提意见。

想念您的羽姗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 2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以为区法院的宣判就是最终判决。由于舒鸣向我无理地要一年的饭费，法院在判决书上予以驳回，他不服，便在宣判后的十天之内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由中院审理此案。

这时，达奇有一个新的想法，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判决》，打算投到《司法》杂志发表。因为在他审理和调解的过程中，区院内部也是两种意见：有的说我该离，有的说我不该离；有的说我是“陈世美”，有的说我做得对……因此，他认为我们的案件很有代表性，如果能引起讨论，势必能更好地贯彻新婚姻法。何况，舒鸣给许多报社写信，骂我，也骂区法院，要求报社帮助解决。这些信都被报社一一转到区法院，这也是促使达奇写文章的一大原因。因此，当达奇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用真姓名讨论时，我几乎不加思索地说道：“愿意。”

是呵，为这“愿意”，我挨过父母和一些朋友多少批评呵！家里人一直就不同意我离婚，此时见到杂志上的讨论，自然更加气恼和慌张：

“还不嫌丑哪？还要宣扬出去？”

一些好心的朋友劝道：“快快收回吧，叫他们不要讨什么论了。《过去的故事》使你刚刚在文坛上立住脚，你自己又招人来议论你，有什么好处？”

可是当时却看不到坏处：第一，实事求是的讨论能对我有什么坏处呢？谁有理就说理嘛。如果真由于我的案子使封建思想少一点，即使别人把我议论死，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值得。至于什么文坛，我从没想过当专业作家，又不想高攀什么，去立意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因为声誉决不靠保，而是靠历史的评价。第二，上诉到中院，是否能遇到达奇那样的审判长，尚不一定，说不定不会判离。要紧的是让舒鸣腻烦我，觉得我“不可爱”才行。在区法院他虽诬蔑了我，归结还是一个“爱”字，不过是他“爱”我的又一种表现形式罢了。他很好面子，最怕“家丑外扬”，因此索性来一个全国性讨论，让他出出“大名”，实在觉得我使他头疼，不如早离了好，才是上策。

达奇的做法，我怎能不欣然接受呢？

最出乎意料的，是舒鸣虽然扣了我不止一个“流氓作风”问题的帽子，却从始至终未提过何净一字。是他忘了？还是压根儿——真的不相信我会喜欢老年人呢？

他多么“了解”我呵！

中院审判长郭杰审理此案。从他个别谈话开始，我就觉出与达奇的思想观点完全两样。后来，岩岩可靠地打听出，郭、达二人历年来一直是观点上的死对头。在每年召开的全市司法界座谈会上，只要二人都在场，发言便针锋相对。她并找来两本《司法》杂志以及最近的一篇简报，让我看看他们各自的观

点。在前不久召开的新婚姻法草案座谈会上，两人的基本观点是：

“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感情破裂就是判决离婚的依据。”达奇说。

“革命导师的话远在天边，我们要看中国的现实。感情也是有阶级性的。”郭杰说。

“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往往忽视婚姻关系中爱情这个最基本的特征。甚至拿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和道德观念当做马列主义的武器，把夫妻感情做为资本主义的靶子去批判，结果是越批判，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越浓厚。”

“亲不亲，阶级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在审理案件中，应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处理一切，用政治的观点统帅一切。否则，我们就是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我们决不能纵容喜新厌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给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开绿灯。”

“背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恨不得用显微镜来搜索当事人的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当做真凭实据，更甚者，则挖空心思、掘祖坟，然后无限上纲。这叫哪个阶级的思想？”

“有些审判员在工作中，助长损人利己，使我们这个国家的离婚率猛增。同时，也给社会增添很多麻烦，苦了很多小孩，给下一代人的心灵上造成创伤。这样下去，社会风气、社会道德不堪设想，而且同计划生育也唱了对台戏！因此，要想不给资产阶级思想开绿灯，首先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应当……”

唉！我的命运总是这么奇怪！怎么小说里没有的情节，偏偏都会叫我遇上呢？

十一月十九日开始了预审。由于舒鸣上诉，现在他成了原

告。他那红扑扑的面庞发着喜滋滋的光，不用说，他对郭杰是十分满意的。

“原告，最近你对你们的离婚问题有什么想法？”

“我不同意离。”

“可是你在上诉状里并没有这么说呀。”

“那是达奇逼得我。”

“嗯。”

“我要她给我一年饭钱，一月按十八元算。另外，给她办户口花了五六百元，全是我的，她必须还我。还有——”

“你不是不离吗，怎么还要钱呢？”

““哦，对了，那我先不要了！””

“被告，你最近的想法呢？”

“坚决离。”

“理由？”

“我们没有爱情基础就结了婚，婚后又没培养起感情，我不爱他。何况在离婚期间，他一直造谣诬蔑——”

“先不要扣帽子，有理说理。”

“他的证据是什么？凭什么在钱财上信口讹诈？还说我反动、流氓？”

“用不着带问号回答问题。他说的那些据我们看根本够不上诬蔑造谣，一时的气话是难免的嘛！何况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哪？应当做做自我批评嘛，你们感情还是不错的嘛。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哇？你的父母我们也问过了，你母亲说你们感情很好嘛。”

“我母亲？我们的感情能让别人证明吗？”

舒鸣举手，象忽然想起了什么？”

“原告，你要说什么？”

“她就是喜新厌旧。她曾经给《时报》的何净写过信，她说——她爱他。”

这一句话如同一个闷雷在我心头轰响！他终于说出来了！我一定要保护住何净！决不让他陷进这个离婚诉讼的泥坑！从舒鸣那犹豫不定的态度看，他是因为给我扣不上别的帽子，才想用这顶帽子来扣扣试试的。

“有这回事吗？”郭杰尖利地盯着我。两个陪审员也集中了那注视我的目光。

“胡说八道！”我挺直腰板，毫不示弱，“你拿出证据来！”

“哼，你把信都烧了，当然没证据了。”

“我还说你跟某某人好呢，行吗？”

总之，下面的审问我已记不清说了什么，只记得舒鸣的代理人在陈述中大骂了我一番（“陈世美”云云），而没有受到郭杰的一句斥责。下次，我也一定要找个代理人，互相大干一场。

回到厂里，我立即奔向设计室。周围没有一个人，人们下班早走了。我有些发慌地抓起电话机。

“何叔叔吗？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

“今天下午预审时，舒鸣第一次提到您。多可笑！他竟说咱们通个信，还说，我爱过谁等等，这不是没影儿的事吗？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又什么也拿不出。您说多可笑！是吗？”

“嗯，嗯。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嗯。就这样。”电话轻轻撂下了。

有点失望。他竟没跟我再多说一句。是吓的呢？还是出于

真重？但不管怎样，我已放了心，让他也放了心。我不得不懊悔，当初我告诉舒鸣是多么傻呀！并不是告诉本身，而是告错了对象！什么时候我能在他面前永远做个小学生呢？我多么迫切地希望，有个人指教我怎样为人处世！

郭杰一定会去报社调查的，但最早也会在两天以后。

一星期之后。法院。

“你和何净到底什么关系？”

“一般的同志。”

“不对。”

“您又怎么证明我们不是一般同志呢？”

“这看你自己老实不老实了。”

“我没有什么不老实的。”

“如果我们拿出证据来，可对你不利。”

“能把我逮起来吗？拿出来好了。”

“这是什么？！”

天！是九月二十四日给何净的信！

“老实交代吧。”

“不错，我喜欢他。”

“只是喜欢吗？”

“我爱他。”

“这么做对吗？你是有夫之妇哇。”

“不爱他也会爱上别人，就是不爱舒鸣。”

“何净对你怎么样？”

“他？他一直批评我。”

“你知道他有爱人吗？”

“不清楚。”

“不可能！”

在法庭上，我根本无法想什么。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叫我回答，有许多问题全然是《今天的故事》里的内容，好不奇怪！怎么小说也跑到他们手里，当做了审问的材料？没有功夫容我思考，我只知道决没有必要把何净拉进来，我已够惹祸的了！

出了法院，我直奔代理人的家，向他述说了一切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呀？”心怦怦跳着，脸颊在发烧，“怎么信会跑到他们手里了呢？还有小说稿？”

“是他交出去了呗！连这都不会分析？”

“他交出去？不，不可能！我告诉过他，他有准备，他决不是那样的人，不会出卖我。”

“那，信是飞到他们手里的？”

“也许是他们骗去的？他不会出卖我，不会……”

“在他手里有你多少封信？”

“以前的信我都要过来了，我们俩的信都在我那儿保存着，只有这一封他没退给我。”

“恰恰是这一封对他最有用，他留了个后手。”

“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呀！……好吧，下午我到一个人那里能打听出来。你明天来听我的消息。而且，代理人了解与案件有关的人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我要到何净那里去一趟。”

3

真的是他？真的？真是他主动交出去的？法院的人还没开口他就先骂了我一通？说我死乞白赖追求他，他一直严厉地批评我？用那封信和小说稿来证明他的清白？说我明知他有爱人却在信中故意发问？说《今天的故事》写的完全是我们交往中

的实际情况？他真的对代理人说：“我交出去，因为我要对政府诚实？”他真的对代理人说：“那小说稿一点也没有夸大，一点也没有缩小，绝对真实”？这，全是真的吗？真的……

无论是吃饭、骑车、走路、画设计图、睡觉……都在脑海里翻来复去地自问：真的吗？是真的？……两天来，我完全懵了，懵了！以至到第三天晚上，我忽然想起应当打个电话问问他，这才忽然恍然醒悟那两天竟连这个主意都想不起来，懵到了什么程度！

是的，我要亲自问一问，亲耳听一听，才对得起两年来对他的爱，才对得起和他感情上的永别。

心哆嗦着，手凉得发抖，怯怯地抓起话筒。

“喂”？

正是他。

我竟说不出话来。

“喂？”

“我是小羽。”

“哦……近来好吗？”

“哼！”

沉默。

“叛徒！”

沉默。

一声长长的叹息，胆怯的叹息。

“真是你交出去的？”

“你的代理人没告诉你吗？”

“我要亲自问问你才算数。”

“一个人应当诚实嘛。”

“诚实？如果我也诚实，我会交出你的二十二封信！”



那死寂的沉默中象被卡住了一般。

“你没有烧掉？”

“没有！”

他叹了口气。

“我不明白，就算我那封信能洗清你什么，那篇小说能洗清你什么呢？老干部给女主角写了那么多封信，那都是批评的态度？两人的感情一直是有进展的，那是批评的结果？老干部那些含蓄的语言和动作，只有舒鸣那样的人才看不出来，你认为审讯员们都象舒鸣一样无知？而且你一口一个绝对真实，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你是自私得懵了头呵！”

又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确实做了一件蠢事……”

“因为对你不利了，所以你也觉得蠢？天生的叛徒！你以前不定出卖过多少同志！羽凌要是象你，他早就会活命了！可惜你在报纸上，怎么宣扬他的！”

“你骂吧，小羽，骂吧……”

“你别忘了，我的离婚案还没有完，我完全可以不保护你！”

他又象被噎住了。

“你有什么权利交我的信和小说？信，他们不会给我了；但小说稿，你必须回来还我！”

“他们说，用完就还给我。叫我星期三去取。你星期三晚上来取一趟好吗？晚上七点？”

“哼！”

次日，代理人告诉我，已经有说客登门。是他的一位熟人，日报的记者D，来劝他保护那位老干部，说在思想解放运

动中，《时报》一马当先，起了良好作用，功劳不能不归于何净，我们不能不予以保护云云。

“我当时没表示什么，”代理人说道，“但是咱们依然抱定一个宗旨——实事求是。你再不可糊涂了。”

“叫我也交代他？不。那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也减轻不了我什么，同时又多拽了一个人。”

“怎么减轻不了？他明明是在勾引你！”

“不。首先是因为我不爱舒鸣。否则，一百个何净也是勾引不动的。但是中级法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我和舒鸣有感情，只是喜新厌旧才爱何净的。如那样说，他们就更不会判我离，他们以为断绝第三者的影响，我就会和舒鸣好起来。这不可笑吗？所以我就更不能交代他，我要承认我是单相思。我并不是要保护他什么，只是看不起出卖人的行为，看不起。”

代理人沉思地背着手来回踱步，似乎觉得也有一些道理。

“如果你真这么坚持，我只好按你的意图来为你辩护了。星期二就要开庭了。不过，我仍希望你实事求是，这对你并没坏处。”

“我们领导徐书记也找我谈过了。她象个老妈妈，人好极了，也要我在法庭上如实谈。可我……什么也没告诉她。她说她以前认识何净，讲了他好多坏话，我不太相信。”

“她说他什么？”

“她说，他以前和三个女人胡搞过，一个怀孕了，一个因为他调工作了，还有一个是在他疗养时认识的。她说他为此受过处分。还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卖过不止一个人，他却不出头，叫别人出头，他还假装关心那些被出卖的人。她说的有名有姓，清清楚楚，全是一些新闻界的首脑人物。为什么我就相信不起来呢？因为她对他有成见，也就有偏见？”

“她就是因为调工作的那个受害者吧？D好象说过……”

新婚姻法一月一日起施行，但开庭的日子偏偏定在十二月三十日，仍是旧婚姻法施行的有效范围。从定的日子看，也就明白郭杰的用心了。代理人早已打听出来，郭杰主张判不准离婚。但由于舒鸣已愿意离，非离不可，但只是要钱——又加了码，七百元了；又迫于《司法》杂志掀起的讨论和来自全国的舆论压力，郭杰不得不改变决定，但具体的还不清楚。

“肯定能判离！”代理人满有把握地说，“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纠纷的原因和责任以及婚姻关系的现状来看，我都有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们，绝对会判离的。”

“那，与何净的事呢？”

“当然，我会批评你几句。但你们不过是纸上谈兵，没有不法行为，而且仅仅一封信又能说明什么？何况你又是单相思？但他作为一个老干部也是有责任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也要说他两句。”

中院从没有为离婚案开过这么大的庭——发了四百张旁听票。过去凡有我的足迹的地方，无一处他们不发了票。我的单位十张，《土地》杂志社十张，就连让我把《过去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的电影制片厂也发了十张！更甭说全市所有的报社、杂志社以及大机关单位了。听说还给一些外国记者也发了了票。无怪乎旭阳和岩岩打电话对我说：“他们这是要寒碜你呀。”

我有什么可寒碜的呢？我真不明白。我倒以为，在中外皆知的这个案件里，郭杰是要利用这一次机会，使自己扬名中外呢！或许说，是对达奇的一次最好的示威吧？

二十九日中午，中院忽然来了电话，说郭杰突然病倒，开庭改日。以至次日一早，许多持有旁听票的人纷纷堵在中院门

口，询问为什么不让他们进门。

后来才知，高级法院得知郭杰的行为，对他进行了批评，认为对于属于阴私性质的离婚案件，是不宜大肆宣扬的，郭杰这才改了主意，改为四十人旁听的小庭，取消了外国记者参加，日期不得不推迟在一月五日。因此，到何净那儿取稿的日子，也就跟着推迟了。

读者，我不想对你们详叙法庭上的激烈辩论，也不想述说郭杰竟把二宝也找了来，让他在法庭上和休息时间对我公然进行诬蔑；更不想述说郭杰还念了聂的“交代”材料，证明《过去的故事》的“准确无误——自然是谈情说爱那一段。总之，舒鸣和他的代理人，一个劲儿骂我“陈世美”，一面又加码地要钱；我这边据理力争，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并被逼得不能不坚决要一半财产，以此堵住对方任意讹钱的嘴。我的代理人还详细地算了一笔经济账——我每月画画的收入加上工资和补发工资，舒鸣还要倒找我五百四十元才公平合理。

当时我听了这个数字，心里真想笑！唉！这就是离婚哪！可笑又可悲！有哪一个法庭能使离婚的双方不是仇恨越来越深，而是友好地分手，那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法庭！

当问到何净时，我仍是那句话，而且是理直气壮地说道：

“他一直批评我。我是单相思！”

我心里自豪，为我的勇敢自豪。我佩服自己，因为没出卖别人。我轻视他，那座神像在我心中已经倒塌，是的，全部倒塌了！

最后，郭杰念道：“羽姗与鸣舒婚前有一定感情基础，婚后也建立了夫妻感情。羽姗所以提出离婚，是由于她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羽姗在处理婚姻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够严肃

的，作风是不够检点的。因此，本院决定发回原区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重新审理。”说到这里，郭杰抬起头又补充道：“裁定书与原本核对无误以后，寄到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去一式四份。本院是终审裁定，不准上诉。”……

当裁定书拿到手里，连徐书记都奇怪：为什么内容只有“决定发回原区法院……重新审理”一句，而有关我的“生活作风”等评语却一概没有了呢？——与今天《日报》上的报道竟有很大出入！又是什么花样吗？

我愣愣地凝视着裁定书和《日报》，仿佛有似曾相识之感——猛然想起，哥哥就是在中级法院被判处死刑的……

#### 4

这所大楼的颜色为什么变得陈旧了，挂着层层污垢和尘埃？楼梯为什么变肮脏了，留下杂沓的脚印和痕迹？一切生气都哪里去了？金碧辉煌的色彩哪里去了呢？报廊、院墙、楼道……都象一位垂死的老年人在呻吟，散发着传染病的毒气……

我的眼睛呵，为什么以前把一切视觉都神化了？当神像倒塌的时候，精神上处于何等的崩溃状态！

“咚咚咚。”

门轻捷地由里拧开了，何净神采焕发地站在门边。

他关上门，微笑地望着我，豪勇地伸出右手来。

我不由一阵恶心，勉强握了握。他的手却格外用力，许久才放开。这又是干什么？哼！

坐在椅子上，我才看出，他今天是着意打扮过一番的。脸刮得白白净净，头发抹了发油，还有梳子的痕迹。数九严冬，却穿着一身单薄的笔挺的呢中山装，一双闪亮的单皮鞋。他是

用这一身打扮取悦我呢，还是用这身“行头”来慰问“保护”他的“战士”？如果他这么想，真太“了解”我了。

两人谁都不说话，望着自己的脚尖发呆。偶一抬头，我一眼就看见，《今天的故事》正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中午代理人告诉我，昨天他去取手稿时，郭杰着实冷落了他一番。让他在从不生火炉的大门外的候传室里，足足站等了四十分钟！比四个当事人加起来等候的时间还长。而且，批评了他一顿，认为在小说里，老干部的态度和“批评”根本挨不上号。

唉，我那本可怜的小说哟！你竟成了被利用的对象，竟成了他们扣我“作风不严肃、不检点”的唯一证据！而构成我罪名的刽子手——他，这书里的大主角，却逍遥法外，没有人敢宣判他！

“外面天很冷吧？”他亲切地开了口，“刚才我握你的手觉得那么凉。”

“冷！……心比手还冷呢。”

“看到《日报》的消息了吗？”他问。

“看到了——”

心更冷了。昨天的《日报》忽然登载了有关我们案件裁定的消息。登载的并不是裁定书内容，而是郭杰那妄加的生活作风的评语，什么我“不严肃、不检点”之类。我周围的熟人对此愤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哦，我永远忘不了，岩岩骑了一小时的车，白天请了假来看我，生怕我受不住，那匆匆忙忙的样子呵，我将永生难忘！

“一个党报，从来没登过什么社会新闻，”他骂道，“竟登这些消息！许多同志对此表示愤慨，很不以为然。”

“哼！这都是您交小说和信交得好哇！”

“唉！小羽，我做错了嘛，原谅我嘛，你骂我也行，打几下也行。一个人总有糊涂的时候嘛！小羽，原谅我吗？”

这句软话竟使我的鼻子一酸，勾出了离婚以来所有的委屈——近一年的官司，无休无止的审问、调查，千万人的议论、指责，舒鸣的诽谤、造谣，家里人的冷漠和绊脚石的作用……

“没有人叫我去离婚，”我呜咽道，“没有。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虽然您鼓励我……但都是由子我的天性！”

我实在没有说清楚自己的意思。我为什么要哭呢？不都是他的出卖给我带来的失望吗！但我为什么不会狠狠地责备他呢？

“他们也给我造了不少谣，你听说过吗？”

“没有。一句也没有。听到的全都是我的谣言，什么非要和您睡觉之类。这不是您亲口说的吗？”

“哪有的事！”

“说什么《过去的故事》是您帮我修改的……”

“谣言。我没帮你写过一个字。”

“如果我把睡觉当做乐趣，舒鸣是最合适的丈夫，我离什么婚呢？”

“唉——！封建社会呀！”

他干嘛不骂自己？！

“这一次，您的威信在我眼里全没了。”

“我并没叫你佩服我嘛。”他笑道。

他怎么还有心思笑呢？

“把小说稿给我吧。我走了。”

我再不想在这儿多待了，站起身，就去拿桌上的稿本，却被他一手压住。

“小羽，再留几天吧。再说，你也有复写本。我想……既然我错了，就应当将功赎罪，一定帮你改得更好。决不象上一回，光说没做。无论我多忙，也要帮助你。相信我吗？”

我犹豫了。他说得多好听呵。

“又给我交出去吗？”

“哪儿能呢？再说法院早已看过了。让我将功赎罪吧。”

我能说“不”吗？我说不出口。虽然我怕他，从头到脚害怕他……

小羽同志：

这两天，我把《今天的故事》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您的坦率实在使我吃惊，也实在使我气闷！我写给您的那些信，是私人之间的交往，怎么可以公之于众呢？你这个三十几岁的傻孩子！虽然信的内容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毕竟是个个人往来，难免也有嬉戏、趣味的成分，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有的刊物居然要把它登上“文学宝座”，简直莫名其妙，无非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这种东西，能有多少教育意义！此其一；其二，您虽长了三十五岁（如果说得不确切，尤其是说大了，请原谅。听说女人最怕人家说年龄，仿佛越大越见不得人似的），基本上还“不省世事”。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封建传统、封建思想、封建观念、封建意识，一句话，封建遗毒深入于广大人民的头脑之中，不但干部不能例外，甚至不少青年也在例中。他们把什么都可以视为“离经叛道”，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信中那些涉及嬉戏、趣味的笔墨，一定会遭到种种非议。在



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应该是纯粹而又纯粹的政治化身，怎么可以说那些话呢？

最近连着几天，又有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有的是老头子，有的是小伙子，有的是男性，有的是女性，几乎异口同声地为我担心，要我设法，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故事》公诸于世。他（她）们都是一片好意，一片关心。他们是对中国社会颇为了解的。

如果您还对我有所尊重的话，如果您还对一九七九年那几个月我们之间的友谊（读者与作者或编者与作者）还尊重的话，请您一定告诉编辑部（昨天有人告诉我您已经投给了《土地》），立即把稿收回。速去速去！

当然，这要劳您的力。如果您要学习舒鸣的话，可以向我提出补偿的要求，我可以考虑补偿的问题，但只可一学，不可再学。不要到了我考虑的时候，您再加码！不过，要补，也只能待之来月，因为，我现在已经阮囊羞涩，一文不名了。所有微薄的收入，都已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如果您觉得把这些拿去可顶账的话，请报价提出要什么，米（还有面，而且还有几斤富强面）也可，盐（还是精盐）、酱（还是一等的）、醋（老陈醋、小熏醋都有）都可！

写着，写着，又写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话，大有进入《后天的故事》的危险，只好打住！今后得大大提高警惕，对您这样一个“危险人物”！

祝您快乐！

打电话，拒不收信。如有，将信退回。

今晚九时半后十时前，在办公室。

何净

一月十四日

“拒不收信”？他有多了不起呀？我偏要写信，就不打电话！

哼，他还有心思开玩笑，提什么“米”、“盐”？称呼他什么好呢？“叔叔”？他配吗？“老何”？多难听。

干脆，什么也不称呼他！

见了您的信，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您的坦率实在使我吃惊，也实在使我气闷”——吃惊？气闷？您早干嘛去啦，既如此，为啥又主动交给法院呢？还是您根本不懂文艺？头一回压根儿没看懂？

“怎么可以公之于众呢？”——是谁要“公之于众”呢？是您哪。您不是一口一个承认“它绝对真实”么？我从来没说过它多么真实。因为是小说，什么才叫小说？假名、假事也。您不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是真的吗？我又有什么可怕的？

“难免也有嬉戏、趣味的成分”——原来如此！您不知道，正是您那些“嬉戏”和“趣味”，使我把您的感情完全当成了真的！我只有苦笑而已！现在，您只当我也在“嬉戏”吧。

“听说女人最怕人家说年龄”——您这话透着对女人的轻视！最近听说，您爱人比您大好几岁，在《日报》工作，年轻时颇有姿色。虽已年近退休，却

还能策划一切，您又极怕她。不是吗？

“封建传统、封建思想、封建……深入于广大人民的头脑之中……”——怎么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啦？您在理论会上的发言可把人民捧得高高的来着。

“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应该是纯粹而又纯粹的政治化身，怎么可以说那些话呢？”——人民从来没这么看过！凡是这么看的，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社会害虫。都是比您还虚伪的伪君子。不是吗？请回答！

“最近连着几天，又有文艺界、新闻界……”——这些人并没看过我的手稿，他们怎么会干预？还不是您对人说的？

“如果您还对我有所尊重的话”——请问，您又尊重过谁？《日报》一发，全国、甚至外国都知道我是“不严肃、不检点”的人，这就是您对我的“尊重”所致，谢谢！我总得让人家知道我“不严肃、不检点”的全部过程吧？您不也想对我尊重吗？

“大有进入《后天的故事》的危险……对您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一点不错。干嘛进入《后天》？一定要搬到《今天》里去，让那些害怕真实的“唯物主义者”象瘟神一样地躲着我吧！让那些伪君子都远远地滚开吧！正因为我是阳光！

我爱的是和我一样的人，象岩岩、旭阳……千千万万。我决不爱你们这一类！

把手稿还给我！

羽姗

一月十六日

小羽同志：

两天接到三次电话，而且，话说的如此突兀，概不称同志，也不叫叔叔（电话上又不便给您指出，更不便向您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因为“威信”没了，连最常听的叫法都不能听吗？为什么您答应把《今天的故事》留我这里，又突然来了封莫名其妙的信，又打电话，急如星火地要回去呢？是否还想把这个本子送给那个杂志社呢？我真是被吓得象您挖苦的“六神无主”，这本小说我又看了一遍，有些地方实在不堪入目，不成体统。我可以担保，如果我帮助修改的话，只是想把它改得更好。您不相信这一点吗？况且，我改了，也一定通过您，得到您的同意。希望您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情况下，千万不可贸然拿出去。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存在的，即使不去发展它，也决不要损害它，这一点我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我想乘春节之机，去看看您，主要是谈谈小说修改问题。可能初二上午去。我不要您做节日的招待，主要是想交换一些意见而已。您不相信我能为您服务？

望您的小说写得顺利，精神愉快！盼回电话！

何净

一月十六日

我说什么好呢？应当怎样对待他？也许，他真觉得自己做

错了，真心诚意地想帮我改稿子，以此使自己的负罪心理减轻些？鉴于《过去的故事》的经验，鉴于他根本没看懂《今天的故事》便交到法院的事实，我知道，他是改不了什么稿的。他也许是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能改好它，那主要的心愿并不是改稿，而是赎罪。我执掌着准不准他赎罪的生杀大权。一个“不”字；他心里会负疚一辈子；一个“行”字，会使他能活得好一些，舒坦一些。怎么办好呢？……我应当宽宏些吗？……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改了就好！……

初二早上，我心里仍有些发慌。为什么镇静不了呢？就象我过去等待他一样？难道……我还爱他？我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感情，只知道我爱过两年，很深的、很深的两年。那些感情是从没有过的，不寻常的，象崇拜神一样地爱他。如今神像倒得是多么突然，太突兀了，连任何过程都没有。当我的气愤过去之后，却仍觉出两年的爱在隐隐地作怪。多顽固的感情啊！理智告诉我，应当把“出卖”之举看作是原则性的重大的问题；感情又对我说，不，你不应当只因为损害了你个人，就抹煞他的一切。是他，第一个为你哥哥说话；是他，在理论战线上首当其冲地立下思想解放的一功；是他的开拓，《过去的故事》才得以顺利地发表；他在同龄的老干部当中，不还算是英杰吗？你对他所有的意见，只不过是因你个人的损失，怎么可以否定他好的一面呢？

唉！我心神不定地叹口气，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跑到一楼的门口去等他。节日，人们都走光了，此时楼道里静极了。想起三十晚上，我回家待了几小时，花了二十多元给父母买了衬衣，点心，给弟弟的孩子买了件外衣。我没心疼过钱，可我但愿这些礼物能换来他们对我的关心。那晚上我们“乐呵呵”地包了顿饺子。我多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感情再没有隔

阔，彼此之间都感到心满意足啊……

一辆小轿车停在大门外，准是他，准是！……

“就住在这间屋吗？”

他握着我的手，迟迟地不放开，同时打量着这间十四平方米的设计室。

他的大手干松而温暖，那注视我的眼神既温存，又含蓄。我爱了他两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长久的握手之情。奇怪的是，我的思想是多么混乱，感情是多么复杂！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中，在我那整个精神和理智的世界里，仿佛都在反问道：应当接受他的温情吗？应当爱他吗？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小羽，还生我的气吗？”

我摇摇头，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摇头。

他有些放心地叹了口气，坐在椅子上。

“刚才我一看你在楼下等我，你知道，我就放心了。”他从皮包里拿出几个纸包，“过节嘛；带点小礼物——巧克力，维肤饼干，牛奶糖，奶粉。这四样，都是你爱吃的，一定要收下。一定。”

我不满地瞪着他。

“不买一点东西我就觉得过不去，不里不踏实。小羽，叫我高兴吧。”

我能说什么呢？只有默默地接受了。

他把呢大衣脱下，将椅子凑近些，拉着我的一只手，慈爱地责备道：

“你这不小孩子，怎么搞的？为什么又把稿子要回去呢？还写了一封多不象话的信！唉——，你呀！”他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我的手背，仿佛代表那应当有的鞭答。

“我不明白，”我忧郁地、轻轻地说，“您为什么害怕它呢？那里面有什么让您怕的东西呢？有什么不堪入目的呢？我把那老干部写得多么可爱！说实在的，如果真写您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写了。”

“我只觉得，还应当把老干部改得更高大完美一些。”

“决不要！”我几乎要抽出那只手来，然而他却握得紧紧的；“决不。我们的作品，总是由作者告诉读者谁是好，谁是坏人，要好就全好，要坏就全坏，这种写法本身就是该枪毙的。‘没有可恶的缺点的人世上是没有的’——你承认这句话吗？您不反对吧？那么，为什么在文学作品里，偏偏不这么写？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常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呢？就是如此！您思想那么解放，都跑哪儿去了？”

他无言以答，只是含意莫测地注视我片刻，叹了口气。

“那么，你可不可以晚些时候发呢？让我帮你再润色一遍？”

那您可要抓紧时间。我根据复写本又改了一遍，已经给《土地》杂志社了。”

“他们打算用吗？”他关切地盯住我。

“是，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都认为那老干部形象高大，有血有肉。如果真有人猜测是您，您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您干嘛非要承认那是自己呢？”

他松开我的手，烦乱地叹了口气。

“我想问问您，您到底有没有爱人？”

“明明有嘛。在《日报》工作。你不是知道了吗？”

“一个孩子？”

“两个嘛。一儿一女。儿子都三十一岁了。”

“那为什么您过去说，‘家里只有个孩子’？”

他忧郁地凝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有许多难言之苦。

“你们感情好吗？”

“凑合。我们属于凑合的一类。”

“她长得好看吗？”

“不错。”

“新闻界有人告诉我，《日报》那条消息是她一手策划的，而且事先您也知道，总编辑并不同意发，却通过当天夜班的负责人捅出去的。”

“没影的事！我们《时报》怎么能管《日报》的事？再说，她早已退休了嘛。”

他说的那么惊讶、气愤和理直气壮，我无法肯定是真是假。

“不管怎么说，《日报》一出，广播电台又一广播，改编电影剧本停了，《过去的故事》单行本停了，一个中篇报告文学退回来了。有两篇原都在装订。我个人经济损失至少有三千元。国家的损失呢？装订了重拆、改版，损失要达上万元！唉——！”

他迷惘地看着我，那目光的深处，一粒小小的、畏缩的星光一闪而过。

“我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就因为报纸上那句‘不严肃、不检点’。可是所有的内容呢？就是您交出去的那封信和小说稿，您想，我能不能希望它快发表吗？即使我真的‘不严肃、不检点’，我也要人民知道清楚。清楚之后如果批判我，我认可。”一股隐隐的激动冲撞着我的心：“我是拿它当起诉书来发的。”

他只是长叹着，一声接一声。

“昨天，《土地》的旭阳打电话告诉我，你们报社的一位记



者给他们编辑部去电话，说：“羽姗已臭名远扬，为什么你们要发她的作品？”到了次日，另一家出版社的头头也打电话横加干涉，并且还写了一封信，劝他们不要发，说我已《日报》点名的人。这两个人从来没看过我的稿子，他们凭什么干涉呢？是否您对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才打电话的？”

“不知道。”他愣呆呆地冲口而出。随即一偏头，半眯起眼睛，恳求似地拉住我的手，“小羽呵，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

“我怕您。我还心有余悸呢。告诉您吧，反正我决心已下，如果你干涉这篇作品，立意要把我置于不明不白的死地而不顾，让我一辈子戴着‘不严肃、不检点’的作风帽子，我就要在法庭上说清一切。”

他的目光几乎畏怯地收敛了，凝缩了，是觉得我可怕吗？我心里猛然涌起一阵对不住他的感觉——让人觉得可怕的人是多么要不得呀，我不应当说出这些话，他是不会干涉的！

“小羽，”仿佛他已平静下来，用两只温暖的大手揉抚着我的手说，“傻孩子，傻孩子，你不应当怀疑我嘛。难道我不想和你共同把这个‘孩子’生出来吗？还笑呢？你呀！唉——！”

“可是，怎么才能叫我相信您呢？”

“你说吧。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能做到。”

“给我往《土地》杂志社写一封信，说您支持它的发表。”

“可以。”

“现在就写，由我来发。”

“可以。一直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旭阳同志：

听说有人打电话给您，要求暂时不要发表《今天的故事》，这不是我的主意。我同任何人都没有谈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我经过再三考虑，同意《土地》尽快发表这篇小说。

我本来就是同意这篇小说的主题的，认为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只是对小说有些具体意见，也给作者谈过，希望她能改得更好些。当我听到了作者向我作的说明以后，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社会上有些对作者不利的舆论，尤其是《日报》不适当地报道了中级法院驳回区法院准许她离婚的判决以后，舆论的压力就更大。但我听到不少熟人，特别是法学界的一些熟人，颇不以为然。认为，一个党的机关报，很少报道社会新闻，偏偏报道了这一离婚案件，实在难以理解。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在婚姻问题上封建残余思想的反映。因此，作者把这篇小说看作是对这种社会舆论压力的回答，是一件起诉书，是有道理的。

当然，现在社会上对这篇小说议论纷纷，说什么那老干部就是我。多少朋友劝我设法不要让小说发表，但也有少数朋友不以为然，认为既然是小说，你管它呢！开始，我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我的观点变了，同意了少数朋友的观点，我不在乎，我不相信“众口可以铄金”这类话，小说发表以后，不管社会上如何议论，也损害不了我的一根毫毛，小说是小说，何净是何净。正象马克思说的：“让人家去说，走自己的路！”

我很同情小羽的处境。在她写《过去的故事》的

过程中，我们之间的确结下了同志之谊。对她的半生遭遇，一切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洒几点同情之泪。小羽虽然也有缺点，但她有更多的优点。她热情，大胆，有思想，有见解，不畏难，不自私，敢于向传统的习惯势力挑战，她很爱学习，更爱写作，有一定的观察问题和表现能力，是值得重视并精心培养的苗子。《土地》编辑部对她的支持，使她十分感动。我非常支持你们这样做，殷切期望你们在这个困难时刻助她一臂之力，尽快发表，不要推迟。至于个别地方是否修改，我同小羽同志商量以后再告诉您。至于将来收入小说集出版，当然还可再改，又当别论。

此致

敬礼！

何净

二月九日

热泪滴滴在信纸上，怕他看出来，我一动不动……

背后，是坐在沙发上的他。

“满意吗？”轻轻的，探究的询问。

我点点头。

一声放心的嘘气。

眼泪依旧滴滴着……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一封多么诚恳、动人的信；对我多么高的评价呵！两年来，不管是友谊也好，爱情也好，他可曾如此地评价过我吗？没有。而我爱的正是他这“没有”。他心里有，却什么也不说。我爱的正是这性情！我不喜欢夸我的人，仿佛一夸我，立即变得不值钱了似的。他的深沉和含蓄正象那莫测的海水，具有无比的蕴藏量。他真以

为我那么好吗？他真喜欢我吗？还是我真喜欢他？

“哭什么。”原来，什么也没碰过他的眼睛。

“来，坐到沙发上来。”他走过来，拉住我一只手，替我抹去了眼泪。

隔着小茶几，他转身对着我，用两只手将我的手握在他暖暖的手心里，切切地轻声说道：“这信由你发。初六上班，我再给旭阳同志打个电话，口头上再说明一遍，好吧？”

“嗯……”一阵感动，眼泪又流下来了。这么多“委屈”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呢？是不是觉得自己错怪了他？

他把我的手指凑在他唇边亲了两亲，而我的心完全沉浸在感情的平静里，一切误解都冰释了。他愿意改，也愿意爱，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

他频频地吻我的指尖，一边喃喃低语道：

“好妹妹，不误解我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不能常给你写信，我心里多么难过吗？记得有几次我还把你的信退了回去，每退一次，我心里都好难过呀！好妹妹……”

天，他干嘛叫我“好妹妹”呢？怪俗气的。是的，真不如“小羽”好听。他应当叫“我的小羽”，“我的傻孩子，好宝贝”，干嘛要叫“好妹妹”？他真以为自己是贾宝玉吗？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默默地沉浸在他的感情里。太难得了，以前我曾幻想过多少次的爱，现在即使有了一点小小错误，也不想纠正它。

他索性走过来，坐到我沙发的扶手上，搂着我的脖颈，亲吻我的头发、脖子、眉毛、下巴……那亲吻是多么奇特，竟在我脸上留下了一个个淡红的牙痕！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使自己觉得幸福。可是……读者，我实在应当向你们坦白，在他亲吻中，我觉得，似乎很有

小羽同志：

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了，接电话的就是主编旭阳同志。他说：“请您放心，没有问题，正在排字，排出可寄一份清样看看，清样做些改动也还可以。”稿子他看过，个别词句做了些改动。我认为决无妨碍，再次请您放心。他的话我用了引号，是录的音，不过，并非“电脑”，而是“人脑”。“人脑”是个奇特的东西，太有用了，它可以把一切应该录取的全录取下来，有些竟能保存到死亡的降临，真是“没齿难忘”，况且我的齿还个个俱在呢！不过我爱死了“脑”，恨死了“齿”，它的存在就是“咬”东西，而且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管是柔嫩的还是坚硬的，也不管对象是愉快的还是疼痛的，或者二者皆有的，一路“咬”去，以致给人间留下了“伤痕”，但愿“伤痕”早早平复，不要化为“伤痕”文学就好！“脑”则不然，无所不包，无所不爱，色、音、味，一切美好的、欢娱的，当然有时也包括憎恶的痛苦都留了下来，而且可以永志不忘！

最近，有一种现象，我百想不得其解，就是在有某种情况下，我连眼都睁不开，是困倦吗？不，情绪昂扬；是养神吗？不，意荡神摇！刚刚醒悟过来，是因为面前出现了“明辉初露的新星”，光华耀眼，只好闭目，保护一下罢了！

给《土地》的信发了吗？我真有点不放心，是投

了邮呢，还是投了火呢？如果登不出来，“我就要向法院说清一切。”“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事呢？”

今天读《新闻摘登》，“喜出望内”地看到了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关于实施新婚姻法的谈话，尤其是关于离婚问题的那一段，不是对您很有利吗？您说，常不看报，这个谈话不看可不行，我特意剪下寄上，请您仔细看看！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多么希望“漏”出去啊！或者设法凿个洞钻出去，不然心绪恍惚，如有所失！“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新相知，生别离，要相会，何可期！何可期，无限悲，无限悲，宁不知！

有空去拜访您，望珍重！为了“孩子”。

如有便，请来信，立等！立等！

高洁

二月十日

看一遍信，叹口气；又看一遍，又叹一口气……原以为再也不会通信了，真想不到，已经变成零度的原以为再也不会通信了，真想不到，已经变成零度的我，却被他的一百八十度感化，又升到一度、二度了。

说不定，这倒是件极好的事——我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呢？如果不是他的“惊人之举”，我怎么能有机会在法庭面前骄傲地回答“我是单相思”？他怎么能为这句话感到震惊，这才相信小女孩原来全是真的？我们又怎么能接近起来？我不应当恨他，我应当感谢

老天爷鬼使神差地让他做了这件“聪明”事，没有它的出现，又怎能证明“爱不易，不爱也不易”这一条自己发现的哲理呢？

再好的小说构思也不如生活本身的巧妙安排。爱的神奇力量也正在此才能体现。这仅仅是第一次考验，也许还有第二次……那时又将如何？

我应当更多地自省。当我第一次抱住他、亲吻他的面颊时，我的心冷静得象块石头。我并不感到幸福，只是一种奇异的报复心理在作怪——我决不辜负广播和报纸的宣传，真正要对他“不检点”一次！是的，过去，我敬畏得不敢动他一个指头；一下子，这神像倒了，碎了……当我第二次抱住他，闭着眼休息的时候，我既不是“不忍看”他，也不是“心摇神荡”，而是在反问——我这是出于爱吗？是报复？是赌气？还是真有感情？……也许，错的还是我。以前我把他看得那么高，现在又降到这么低，也许都是错误？到底我爱谁？恨谁？只爱哥哥？恨出卖和枪杀他的人？可是他呢？他算那一类可恨的人吗？我对父母、弟弟的失望，是否也是我的错误？还是我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恨，变得麻木呆朽了呢？是否每一次失望都会让我麻木不仁一些呢？说不出的复杂、矛盾的感情将我缠得紧紧的，以至那单一的、纯净的爱竟已逃得无影无踪。

以后我还敢相信谁呢？我接着的这个人，今后是否还会叫我失望？结果我抛开疑虑，忘掉昨日的恨，从零开始，大胆地和他好下去，今后又会怎样？……

哦，我只感到乏累。仿佛我走过的路，太坎坷、

太曲折了……我多需要休息呵！闻着他衣服的气味来养神，实在太舒服、太解乏了。

——这就是闭眼的道理呵！

您什么也不懂！

一直到给《土地》的那封信，我才算是受了点感动，动了点真心。以至我悄悄抹去眼泪，以为在我背后坐着的您连影儿还不知道呢！但我又不得不想：假如我不说“去法庭说清一切”那句话，他会给《土地》写信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这么老实？是真的悔悟了，还是打算先糊弄过去，背后再动用大权威的名义来干涉？

一直到今天，我才算真的放了心。如果您也希望我们的友情能变成书，能永志不忘，能影响这地球上的人，那该多好！

给您抄两句书里的话吧：

△ 婚姻的破裂强于婚姻的屈服和欺骗

△ 我们不仅应当热爱和享受爱情，而且应当理解爱情。

还有，您干嘛用假名，连信封上的笔迹都变了呢？是否您听说了徐书记的名字，认识她，生怕您的信万一她会看到？

羽姗

二月十三日

“怎么，你又和他通起信来？”

岩岩坐在我屋里，眼里满含着责备。



“我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他是真认识到自己错了，真的。”

“我不信。前天我上伯父家，看见他了。一听说他叫何净，我忙仔细地打量他几眼。”

“什么印象？”

“老滑头。真的，你别不爱听。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很有手腕的。”

“你是偏见。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虽然我们只谈了几句话，但是他却颇能笼住人心，给人一种亲切平等的感觉，仿佛他愿意和你谈什么知心话似的。这就叫手腕，懂吗？”

“这叫长处。”

“你呀！而且，长得并不象你说的那么好，一脸的老奸巨猾。”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你什么都感觉到，可什么也看不清。你那幻想的眼睛老是有颜色的。打动你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当然就看不出了。”

“你说咱俩是小学同学吗？”

“没有。他出卖过你的事我都清楚，我怎能说出来？好让他下不来台？连我伯父我还没告诉呢。本来那天我想去告诉的。可是一看他们有事要说，只好走了。”

“先别告诉吧。既然他真的想改。你看，前天，《土地》下一期的预告都登出来了，第一篇就是《今天的故事》。”

“何净会同意？”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那老干部写得多可爱，比他本人可爱多了。”

“可是，他和女主角谈恋爱。”

“那又怎么了？”

“他敢承认这个吗？他怕得要死呢！”

“敢做敢当嘛。那并没有见不得人的行为呀。再说又不光写的是他。”

“有几个自私的政客敢于亮出自己的一切的？你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他一直就想和你偷偷摸摸地好，偏偏遇上你这么个太阳神，却把一切都当成光明正大的事来办。满拧！何况，他对法院的人说得那么死——‘绝对真实’，一旦登出来，不等于是他向全国人民的自供状？”

“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宣扬学习羽凌的带头先锋，连这都怕？连他喜欢过谁都怕？何况，书里除了握握手，写几封信又有什么呢？那么多报社，那么多主编，谁知道我写的是谁呢？”

“问题是，他对法院的人说得太死了呀！”

“可是，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儿支持作品发表呀！还给《土地》去了信呢！”

“但愿吧，但愿能快点登出来。离婚案这一讨论，杂志、大报、小报这一转载，你成了国内多大名鼎鼎的‘英雄’了。其实，谁也没我了解你——顶顶的大傻瓜蛋！要说傻子也能当英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例子就是你！”

她走了，是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气走的。我不禁思索起来……“自供状”？有道理。可是，可是……他从没反对过小说的主题呀！他不是都想开了吗？除了法院，他不是没和任何人谈过吗？他究竟是个反封建的战士呀……我糊涂了，我简直又糊涂了……哎，我不想了，留在以后再想吧——我又搬出那惯用的自解自慰的“明日再想”法宝来。

下午，收到了他两封信。一定是他的——尽管两封信用了

两种式样的普通信封，又两种新的笔体，又两个陌生的臃肿的地儿。多难哪，谈恋爱就得这样？处处都感到不合法的苦滋味。倘若合法，在明信片上写“亲爱的，我爱你”，谁又管得着呢？我真奇怪，偷偷摸摸地相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小羽同志：

转上旭阳同志写给我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我本来考虑不告诉您这个“噩耗”，我很不愿意您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刺激。又想，还是告诉您好，有点精神准备。旭阳信上说：“预告一出，压力齐来”。正象过去我给您的小说提意见，您老说“结尾闹的”一样，这次风波确实是“预告闹的”。不出预告，又有何妨？预告当然会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也引起了喜欢横加干涉者的注意。如果不声不响，《土地》把它“赫然登出”，哪个权威能有权力把它收回去呢？况且，现在的期刊绝大部分是靠预订，预告又有多大“招徕”作用呢？

您也许会想，会不会是我“背后再动用大权威的名义干涉？”我决不是您谩骂过的伪君子 and 两面派，我从来没有这么卑鄙过。旭阳同志我并不认识，而且，也没同任何人谈到过。您对我的怀疑，没有一次是怀疑对了的；您怀疑我孤身一人，错了吧！您怀疑我有一次要外出开会是为了同您断绝联系，也错了吧！您怀疑那位记者对作品的干涉是我指使的，同样错了吧！

为了衷心地恳切地表示我的态度，我又给旭阳同志写了信，随信寄上，请您过目发出。但请您不必再

给旭阳同志写信，也不必问这件事，他告诉我，我又告诉您，此等事不必为外人道也。

您那用第三人称写的“小说”，一个晚上就拜读了：写爱情象这样深刻的实属罕见。看着看着，使人不但“凉了半截”，而且“凉了整节”，用您欣赏的格言说：“感情的破裂强于感情的欺骗”。看来，小张和小王是两小相爱，但不是“两小无猜”，相反，是“两小有猜”，他们太不幸了，简直是阴错阳差，南辕北辙。常常一方是一团火，一方是一坨冰；一方柔情似水，一方无情如石。开始，小王真的爱小张，小张无动于衷，一个劲地“退”爱；后来，小张由于对小王的更多的了解，真的爱小王了，小王反而无动于衷起来，一个劲地“骗”爱。以至在亲爱之际，不卫生、不卫生之声不绝于耳。好在，小王还保留了一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怎么“不卫生”，终究还没有吐出来！呜呼，这叫“爱一个人多不容易”，“不爱一个人多么容易”，作者的哲理同作者的感情何其矛盾乃尔。最使人不平的是两个人互相读“简爱”的感受，小王是读一遍，叹一口气，又读一遍，又叹一口气，如此而已！而小张仅仅读了一遍，就几乎欲叹无气，欲哭无泪，感情上受到了当前的屈辱和震惊，好半天欲站不能、欲动难动了！小说读到这里，真是深深触了我的灵魂，忍不住老泪纵横。尤其是小王的那句话：你什么也不懂！意思是，本来我是报复你，你还以为爱恋你。这真是反封建透了底，玩弄女性变成玩弄男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孤身一人，周围全是势利之交，全是冰块与石块，与其索然活着何如

溘然死去呢！好小说，真能教育人！

高洁

二月十六日

小羽同志：

刚发一信，一想还有几句话要说。旭阳同志的信，请看后退给我。我想也给一些熟识我的同志和朋友看看，可能有助于使他们从根本上转到我这一边来，而不是谣诼纷起之时，仅仅做些解释而已。他们虽了解我，但不了解作品，因为不曾看过，更不了解您，因为没有见过。做点舆论工作是必要的，这也是斗争的一个内容。鲁迅提倡坚韧的战斗，那时是旧中国，现在旧变新了，但经过长期浩劫，不少新的又变旧了，不仅仍需坚韧的战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更加需要。对于解决一枝一节的问题，也还是“路亦迢迢夜亦长”哩！

近来身体欠佳，食欲大差，唯思您沏的奶粉汁，嚼您剥的胡桃仁，这东西既解饿，还解馋。您一定觉得可笑，说明您也是“什么也不懂”。新星，新星，“光外而暗中”！

致

敬礼！

高洁

二月十七日

我顾不得细看旭阳与何净的复信，也没有心思体味信中感人的、发自肺腑的爱和一些玩笑话；更忘了这几天社会上越来越

越多的对我不利的谣言，只知道我的命根子——我的书，出不成了！

匆匆忙忙把信塞进抽屉，我不露声色地快步走出大门，来到附近一个传呼电话间。

“旭阳同志吗？我是羽翮。”

“有事吗？”那声音就象大提琴一般使人沉静。

“听说，《今天的故事》给撤下来了？”我的声音发抖。

“是。”

“为什么不告诉我？”

“怕你心情不好。而且也并没有说不发。只不过管宣传的市委齐书记想看一看。上头要，能给吗？所以，已经排了版，只好又撤下来了。不过，你别急，别难过，我们正在争取，希望齐书记快点看。如果这期赶不上，争取下一期还发出去。”

“到底为什么？”

“我们也觉得蹊跷。我正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别急，会有结果的。中篇小说评选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认为你的自传体小说《过去的故事》，起码能评二等奖。对于《日报》的消息和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我们很有看法，不少人都想在评选会上为你呼吁一下。”

“谢谢……”几乎听不出的、无力地回答。我攥下似有千斤重的话筒，愣愣呆呆地慢慢向厂里走去……怎么回事，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 7

大街小巷的人无不在谈论我，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象天神抡起的木棒，没头没脑、纷纷朝我打来，

“羽姐老想跟老干部何净睡觉，何净臭骂了她一顿，她还不死心”；

“一个危险的女人！见谁写谁”；

“男人对她都得退避三舍”；

“她有好几个情人，写完这个再写那个”；

“《过去的故事》是胡编出来的，根本没有的事”；

“《过去的故事》是何净替她写的”；

除了写实话，她什么也不会”；

“没皮没脸，不嫌难看”；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还想高攀？”……

《司法》杂志开始变了态度，离婚案的讨论虽在继续，却开始刊登起舒鸣的文章来。自然，他的文章就不会有一句好听的，更谈不到真实。可是，又有谁去澄清，去证明事实呢？

对于这一切谣言，我也只能忍受而已，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和哥哥的死囚牢比，我也就觉得自己是在天堂了。

我渐渐悟出，所有的谣言都是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都出自一个谣言机器——没有一个字对何净不利；而偏偏每句谣言都和他牵涉在一起。这不奇怪吗？多么象他和他老婆合伙制造出来，又让手下人——那些大大小小的记者们，四处大肆传播，目的只是弄臭我以保护他！

不不，我怎么又怀疑到他头上去了？这些天，他对我的感情简直不是在“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呵！他天天晚上几乎都来看我，冒着万一被他认为最坏的女人——徐书记撞见的危险，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坐就是四小时！往往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小羽，我坐到十点半可以吗？”而每次都要超过十分钟、再超十分钟……天天写情书，那些亲热、露骨的感情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连想也想不出的，以至我看着看着，时常羞涩地想：这是老年人说得话吗？这和以前那严肃的、“一丝不苟”的何净是一个人吗？

亲爱的小羽：

古人说：“空谷足音，翫然而喜”。亲爱的，这些天，在感情世界里，我是夜以继日地处在“空谷”之中，寂寞呀！寂寞呢！死一般的寂寞呀！多么想看到您的笔迹，多么想听到您的声音啊！一天接到无数次的电话，每次铃响，我总傻想是不是小羽的呢？要是听听她的声音，哪怕是一个称呼、一句话，也可以慰一点相思，解一点愁闷吧！可，总是失望，总是失望。今晚九点半钟铃又响了，该是她的了吧！果然，听到了您的声音，多么亲切，多么惬意，我真想冲口而出：亲爱的，真想你！但毕竟我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话虽冲口，并没有出来。小羽，我多么想给你在电话上谈三个钟头，要是直通的话！本来，再多说一会多好，我有说不完的话题，有可以使你不断发出会心的笑声的话题，但已经说了半个小时，我想，你一定是站着吧！多累啊！应当牺牲我的快乐，减少你的疲劳，只好把话咽了下去。小羽，只要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我不相信会有把话说完的时候，幸好，我们常常不能在一起，你才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否则，光顾说话，哪有时间写小说呢？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如果我不跟你说话，你又有什么东西可写呢？最好，一个星期我们有一昼夜在一起，既能提供写小说的材料，又可保证写小说的时间。上帝为什么不作如此合



理的安排呢？真是象明代民歌诅咒的：“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司法》杂志上登的你那篇文章，有理有据有说服力，但“白璧微瑕”，我想如果能把文章的最后一句“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作为主题，会使思想更突出。“把爱情转嫁到别人”一句中“嫁”字不妥，又是贬意。还有个缺点是“我还没有爱上别的什么人”，那你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讲出来的“我是单相思”又怎么解释呢？这句话应改成“我还没有同什么人相爱”，一个“相”字，就把意思表达得十分准确了！这话不但写文章时准确，现在照样准确。因为，当你爱的他爱你的时候，你的爱又“转嫁”走了。你并不爱他，而是“恨”他，而是“报复”他。你说是吗？亲爱的，我的小羽，不管你的爱“转嫁”到哪里去了，我的爱确实转嫁到你身上了。这样一来，那句富于哲理性的话又不对了。你不幸福，他却照样幸福，因为他爱上了一个“自己所爱的人”。

二月十八日夜

由于这封信比往日都热烈，因此连名字（哪怕假名）都没敢签。一边露骨地表示着爱，一边仍耍着滑头——总拿我仅仅说过一次的“报复”一词反复提及，来回弄鬼。我那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不是坦白了之后，早就没有什么“报复”和“恨”之类的念头作怪了吗？不是被他的炽热又感化了吗？如果真想报复，还用这种方式？把他的信交出去就完了。然而他

却故意来回提及，仿佛总担心这些信万一有一天会被谁看见，好在自己倒霉的同时也给我加上点可恶的作风，以此减轻他什么似的。我再不认为这些词句是开玩笑、“趣味”和“嬉戏”却完全看成是他的滑头了。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他那呼天喊地的爱语中，我并没感到甜蜜，却感到他那颗极度孤寂的心正在挣扎着什么、极力想摆脱什么使他万分痛苦的东西；仿佛那东西令他万箭钻心，毛骨悚然；仿佛他整个的精神世界正处在崩溃的绝望的边缘，不由自主地呼天唤地，希望老天能救救他……那令他极度痛苦的东西是什么呢？仅仅是出卖之举的后悔吗？不象。是和他爱人感情不和吗？也不象。是为《日报》给我带来的恶果吗？也都不至于如此凄厉……那是什么呢？……

我想不出。只是感谢他能将真情实感给我。尽管对他的心仍有许多不了解，尽管我不见得能给他什么安慰；可那感情究竟是真的，是埋藏在他心底从不会轻易说出来的呀！我应当视为珍宝！

亲爱的姆：

您的一次电话，给我增添了无限的活力，无穷的想念，无尽的憧憬。我的生活里是多么少不了您呀！我的感情上是多么需要您呀！贾宝玉曾对林黛玉说：“我的丈六金身，还归你一茎所化。”您，我最亲爱的小姆，就是滋养我的“化雨春风”。

尤其是电话上说到的那件事，使我特别感动。已经夜里十一点了，出于担心，又下了楼，察看动静，看接我的轿车是否来了，我是否走了。发现那里空无一人，才放心地回去。这是多么美好、细腻、可爱的

一副心肠啊！这也说明，所谓“报复”的别一番含意。要不然的话，我已“报复”过了，管他呢？是走是留，甚至是死是活，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哪怕他出了车祸，撞得粉身碎骨，也由他去，岂不是彻底地“报复”？顶多送一个“报复”性的花圈，洒两点留念性的泪水。向遗体告别的时候，看看而已，决不会吻的。活着尚且“不卫生”，死了尤其不干净，怎么可以吻呢？而且追悼会一开，悼念的人一散，一了百了，看你还能再对我干扰，再给我“捣乱”？

不知您注意电影广告没？有《假婿乘龙》看过吗？如没有，实在该看看。虽然我已看过三次了，如果能同您一起看第四次，该多么有趣，多么幸福。但，我不敢，电影院那么多人，各色人等，怎么能保证碰到的都是您和我都不认识的人呢？如未看，劝您哪怕请个假也去看看。古装片子中我没看过这么好的，香港片子中我也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从头到尾充满了戏剧性，洋溢着趣味性，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思想性，真正是“寓教于谐”，“寓教于乐”。要是我俩能一起看看，真是妙不可言。小羽，我的小姍，如果您真的没看过，去做一次艺术享受吧！幻想家的您，就想着是我伴着您看的吧！也许会平添一番乐趣呢！

高洁

二月十九日晨

附上《她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请一阅（记者B的杰作）。有人攻击我宣传羽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可也是”！这篇通讯不又是我要捞取政治资本

的铁证？其实，要做与政治有关的活动，没有资本将一筹莫展。正同要办工业、要办财贸，没有资金一筹莫展一样。

然而，他还是约我去看电影了，二十三日晚场七点半，在城边的一个偏僻的小影院里。老实说，我真不觉得《假婿乘龙》有什么好看。当时各影院同时在演《卡桑德拉大桥》，那么好的影片，我只看一遍也就够了，真奇怪他看四遍《假婿乘龙》怎么还不腻呢？我原以为他的艺术趣味非常高雅，没想到……哦，这和他那咬人式的亲吻，情调多么一致！

黑暗中他把我的一只手拉过去，塞给我一封信，叫我回去看。又用放在膝上的大衣掩住，从始至终轻柔温存地抚摸着，脸上洋溢着那么幸福的微笑，看到开心处，便故意地将我的手捏紧，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道：“舍不得让你疼呵！宝贝！”

我靠着他的肩，多么温暖、幸福呵。以前我曾幻想过多少次，希望舒鸣能这样对待我，能象他一样抚摸我的手，在影院的黑暗中，心照不宣，却可心心相印……而今，是爱了两年的人给我的！是我从不敢想而意外地得到的！我幸福吗？幸福。但为什么，他的肩不象我想的那么温暖、厚实、柔韧？为什么我们之间总象隔了什么东西？他的抚摸虽烘暖了我的心，但为什么，心里总有空落之感，仿佛有一道空隙怎样也填不满……是那出卖之举留下的创伤么？不，不完全是。那是什么？我不由想到旭即告诉我，这两天在中篇小说的评选会上，代表们为《过去的故事》展开激烈的争论，——全是《日报》那短短的两行字造成的恶果。谈到作品，大家都认为应当获二等奖第一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同意列入名单，因为“作者生活作风有问题。”

“什么问题？”旭阳在会上气愤地反驳，“我们已经调查了，《日报》的报道，是何净夫妇一手操纵的，《日报》总编辑根本不同意登这篇报道。原来还有比这更恶毒攻击羽姗的话，连为他们效劳的那个手下人都有点看不过，才姗了许多。这算什么？这家可爱的报纸竟然在严肃报道法院新闻消息时，妄加生活作风的评语，难道不是对法律的亵渎吗？难道这符合党的政策吗？难道造成的恶果反而应当由羽姗来负吗？……”

强有力的发言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使反对的人无言以答，终于达成妥协，三等奖第一名。旭阳那天打电话告诉我——得奖没问题，《今天的故事》更会顺利发表无疑。当晚何净来看我时，我兴奋地告诉他这一消息。他只是微微一笑，告诫我别骄傲，而那眼睛里却含着一层阴郁的光，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不高兴我的作品得奖吗？，多少天来他一直是这种恍惚忧郁的神情，是我太多心了。那晚，我是怎样愉快地亲吻他的面颊，一下又一下，却一下也不许他亲我，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庆贺小说的评选呵！

一阵笑声——影院里的观众在笑，我才悟出，电影我根本没有看进去。

“好看吗？”他凑近我的耳朵。

我点点头……

心里空落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没这么亲热过，心里却多么充实！那时，火苗在我心里总是温柔不息地跳跃着，它使麻木的心灵恢复了活力。可现在我需要他的是什么？我希望的是什么？……对，是希望他比旭阳还勇于捍卫我的名声，是希望他对我们的关系做出明确的打算——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是希望他的频频来访中，能给我一些启发性、参考性和鼓舞性的话。是的，是的。我要的是这些！我希望的是

这些！我需要的，正是他灵魂的透明。

他的灵魂为什么总不透明，使我看不透、摸不清呢？

我需要的，正是他灵魂的透明……

雪花扑打着人们的脸。随着散场的观众，我和他向汽车站走去。

他两手揣在大衣兜里，将衣领支起来，缩着头，望着脚下的雪，大步地朝前走着。

我要紧跟才能跟上他。为什么他不偏过头来看我一眼，仿佛我走开去他也没意见似的？刚才的抚摸和亲热都哪里去了？假如有一天我和他结了婚，他也是这样子吗？还是他——看那侧影——有什么心事？

兴味一半索然了；搞政治的，原来也不懂得什么温情！

他并没有偏过头来，却知道我在忙不迭地跟着他，脖子缩得更紧了，低沉地说道：

“明后天，我们报上可能要登一篇批判你的文章。郭杰写的。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什么？”我惊愕地站住了。

他却依旧大步向前走去，缩着头，揣着手，望着自己的鞋尖……

我跑上前拽住他。

“您说什么？”

他急速地扫了周周一眼。

“你小点声嘛！站着做什么？我还要赶汽车。”他转过身去，步子丝毫没有放缓，“本来是点名批判你的，我在党委会说了半天，才把你的名字删去。”

“您？……”他又拉下我两三步，我气喘吁吁地跟上他，“你的良心何忍哪？……我问您——”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

毫不撒手，“要是真登出来，您的良心能忍受吗？《日报》一登，有的杂志是变了方向，可也有的杂志用不点名的方式，公开地为我说话——反对郭杰的观点，拥护达奇的观点。在您的报纸上，竟然还登郭杰的？来批判我？您……良心何忍？”

“别急嘛，还不一定登不登嘛……”他挣脱了我，头也不回、若无其事地向汽车站走去……

我木僵地站在原地，愣愣地望着他越走越远的背影……  
风，雪，呼啸着向我扑来……

## 8

直到次日晨，我才想起昨天看电影时，他还塞给我一封信，怎么竟迷惘得糊涂起来，忘了看呢？

我的妈：

牺牲午睡写“无情”书，这有“补偿”之心，直白点说，也有“报复”之意。您能办到的，我为什么办不到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嘛！请看，在这种场合，我都没有忘掉突出政治啊！

今天，我简直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说来好笑，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位好心的朋友，帮我买了一张绝好的电影票。我有几年没看过电影了，对这个电影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这一天显得特别长，真是“握一刻，似一夏”，同张君瑞约好与崔莺莺幽会的心情一样。真个可笑，人家是会意中人（当晚果然酬了简，莺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是看意中影。活的东西降成死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化为虚无的东西，也居然为此高兴，悲夫！

想一想，晚上就要坐在影院中，欣赏自己的意中影，多么惬意，何等动情！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好事绝非绝对的好，坏事也绝非绝对的坏，前者可能有不好的成分，后者也可能有不坏的成分。今日之事，验之信然。昨天您到我这儿来索取小说稿，说明信任危机并未过去。但如不来，我会“唉”“唉”地连连叹气吗？我会表示迷惘吗？我会迫不及待地拿来报纸，昏花的老眼立即看出《假婿乘龙》赫然在目吗？会有今晚意外的意中影吗？但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吧！一起看电影乃中国男女之穴防也！不是只会用脑筋、不会用感情是中国的国情，中国人何尝不是人呢？何尝没有人类共有的感情呢？只是封建的感情太重，真挚的感情受到压抑而已！

言不尽，意更难尽！打住吧！该走了！

二月二十三日

晚六时

迷惘……依旧是迷惘……昨日的风雪没有停，把我的心完全糊住了……

两三天以来，我感到厂里的环境有些异样。向我投来的目光多了，和我谈话的人少了，而且那目光是发怵的、惧怕的。无论我是在设计室、去食堂、上车间，还是去厕所，都能感到正在窃窃私语的人们只要一发觉我的出现，便立即悻悻地偷偷一笑，不再说了。我明知待我转过身去，他（她）们会议论得更热烈起劲的。



难道，一句“单相思”就引起如此可笑的大变化？

九点钟，岩岩从她的单位打来了电话。

“羽姗，你知道关于你的‘内参’吗！”

她的声音无比激动。

“什么内参？”

“哎呀！你还不知道？”

“你说的什么呀？”

“都四天啦！二月二十号的！新华社发的‘内部参考’！”

“你快说清楚哇！”

她似乎是喘了喘气，尽量在使自己平静。

“听我说，沉住气，别急——昨天，我到我伯父家去，一看他桌上有份二十号的内参。我只随便掠了一下题目，当看见《一个堕落的女人》那个标题时，挺想看一看。真吓了我一跳！写的正是你！《日报》记者王志民写的，约四千字，指名道姓地介绍你如何道德败坏——第一次为了全家户口，骗取了二宝的帮助，看他能干，非要和他结婚不可，非法同居，生一男孩，又爱上了小白脸聂，二人勾勾搭搭；聂后来不理你了，你仍死死地爱着他。第二次结婚是和舒鸣，骗取了舒鸣的信任。婚后不久就有情人刘某，给刘做过一件棉袄，上面还绣了‘心’字。然后又勾引帮你修改过文章的一位老干部，明知老干部有爱人，却没完没了、没皮没脸地追求他，老干部一直严厉地批评你，你不但不知耻，还在中院法庭上高嚷：‘我是单相思！’不仅如此，你还和一家反动的地下刊物有联系，仅一次捐款就达一百八十元之多……总之，这篇报道假借二宝和舒鸣的口来攻击你，我一眼就看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前边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后边那几行——保护那个没指名的老干

部。我立即对我伯父讲了一切——把我们从小至今几十年的友谊和了解，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何净的一切都对我伯父谈了。我伯父这才发起愣来，说要好好调查一下。他说，你们单位徐书记也给他打过电话了。你千万别急，羽姗，千万要顶得住，啊？会好的，一切会查明的，回头我去看你。”

我什么也说不出，完全傻了。

“另外，我特别奇怪，怎么《今天的故事》会在我伯父手里？我问他，他又不说。”

我懵了，什么也想不到，说不出，只是撂下电话，失神地坐着……

怎么回事？一切是怎么回事啊？何净早知道，为什么他不告诉我？我立即出厂给他打电话……

“什么？‘内参’？”他在电话里惊讶地说，“我太忙，还没时间看嘛。”

“您……”

“还有事吗？我马上还要开会。收到我的信了吗？好，就这样吧。”

电话撂了。我怏怏地回到设计室。不知愣了多久，才猛然想起，应当问问徐书记……

她摘下老花镜，

“您能告诉我，一切是怎么回事呀……”

心慌得怦怦跳着。多灾多难的我呀……

“别打听吧。我们正准备调查。”

“能给我看看吗？”

“那是给十四级以上的干部看的，是必须保密的，看了对你也没好处。我们昨天就给新闻社打了电话，抗议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就随便污辱我们单位的人。奇怪的是两位社长

都不知道怎么登出去的，他们根本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据说是一个什么小头头非坚持发不可，通过夜班工作人员硬塞进去的。而且王志民还往咱们单位私自散发了十一份复印材料，和这篇不相上下。你相信党组织就是了，不要说什么。”

“究究背景是什么呢？”我愁苦地趴在桌上。好一会儿才抬起沉重的头，“中级法院吗？不会。郭杰总不会向记者提供没影的事。公安局？也不会，刚给我家平了反。何况，离婚案碍公安局什么事呢？新闻社和我有什么仇呢？天呐，我到底怎么啦？犯了什么罪？……”

“这决不是党中央的意思，决不是党的政策应有的体现。只不过是个人兴风作浪罢了。但到底为什么兴这股浪，我们还要调查。我们已经给市委打了电话。你安心等着。要相信组织。”停了停，她又说，“这篇报道别的几条有待于调查，但有关何净这一段，肯定纯属捏造。上次我跟你谈过，你说他给你写过很多信，记得有这句话吗？”

“好象对您说过。”我嗫嚅地回答。

“都是批评你的吗？”

“不是。”

“那些信能给我看看吗？”

“我……都烧了。”我不能交出人家的信哪。

“唉——！”她似信非信地盯了我一眼，“这就难了。其实，中院让我们看过你的小说稿。就算象何净说的都是真的吧，我真看不出他批评你什么了。相反，我觉得他是在勾引你。”

我抬眼望着她。她的话有偏见，因为对何净有成见才这样说的吧……

“如果你在中级法院能如实谈出一切，也不会给王志民造

成写内参的机会。很明显，这篇内参有见不得人的背景。”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又是何净的指使？不，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呀，他是真喜欢我呀……

那些感情至深的语言，能是假的？那些发自肺腑的爱语，能是假的？那呼天抢地的感叹、悲哀、心灵深处的孤寂，能是假的？再说，干嘛又是假的呢？

不，不可能，决不可能……

一个人真爱我，他怎能害我？

徐书记是偏见、偏见……

她用手拨了下花白的短发，又说道：

“何净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以前我们共过事。他家在陕北，从小就受家人宠。参加革命后从未经过枪林弹雨，一直是在革命根据地后方，从未到过前线。因为有点才气，又会见风使舵，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欢心，培养他上过鲁艺，然后搞宣传工作，后分到报社。随着每一次政治运动，他的地位不断变化：由一个小小的编辑，爬上了副总编的职位。也是因为宣传你哥哥才使他升为副总编的。五七年反‘右’斗争，他是抓‘右派’的急先锋；他早就将一些人的言论记在小本里，揭发这些人时，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文化大革命’时，不但整老干部、搞派性，还紧跟‘上边’的意旨行事。他在报纸上积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并在每次批判会上，上台发言，取宠于江青一伙。反对周总理，搞‘评法批儒’的时候，《时报》用了多达七十个版面，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他所以能往上爬，就因为他有一定的手腕——能不出面时就不出面，专搞阴的。他叫手下人出面，自己却装出一副关心受害者的神气，以至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识破他的真相。直到今天，《日报》和《工人报》的两位头头，还蒙在鼓里——何

净检举过他们，他们至今还把他当成朋友呢！我虽然知底，但又不便讲。我是吃过他的大亏的，一时也跟你谈不清楚，唉！我怕你受骗哪！”

“可是，他为我哥哥说过话呀？”

我想用更有力的话反驳她，却又找不到。

“那都什么时候啦？七八年了——还会有什么风险吗？再说，你不知道，香港和国外早在报刊登载过你哥哥的事迹。而且在国内，报社一天不知要收到多少封群众来信，要求为你哥哥平反。他一眼就看出，宣传你哥哥是有很大油水可捞的。也果然让他捞到了。”

“报上连载”……“过时了”……怎么，我也要怀疑他吗？不，不，他对我真有感情，那些信里的话……徐书记是偏见……

“为男女关系问题，他曾经受过处分的。这，你到报社一打听就知道。他不止和一个女人好过。”

“他的爱人不是很漂亮吗？”

“‘三仙姑’，吗？是很漂亮。虽然老了，也还有几分姿色。但为人比他还刁猾。否则，报社的人不会给她起这么个外号。他非常怕老婆。自从你的案子牵涉到他，‘三仙姑’，一个星期都没给他做饭。他不得不去食堂吃。在他老婆和他的领导面前，他都是臭骂你的。我的消息都是很可靠的。”

他？臭骂我？会吗？……可是谁看见了？谁听见了？她对他有偏见，她希望我恨他……

“我只希望你真正认识他。”

不，不，我非要自己见到的、自己听到的才算数……是的，是的！……

下午，接到一封情书——他在电话里提到的那封。

亲爱的娜：

真想你。

年近花甲的人，能得到你的爱，也可谓“分外之福”。我常想，在我弥留之际，虽然病得糊涂，但也会想起我的小羽来。那时，你能在我身边，看我一眼吗？

……

为什么看不下去呢？“堕落”又钻进脑子？又想起今天一天，岩岩、代理人、旭阳的电话？

《过去的故事》被评委会撤下来了！

堕落……堕落……谁还敢发堕落女人的作品？完了……全完了！……

办公室、车间、楼道、食堂、院子、马路、公共汽车……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在怎样指着我的脊梁骨议论我呵！建国以来，没有这么令人振奋的新闻——桃色新闻！建国以来，从没有任何女人受过这样的污辱和诽谤！受过这么多——也许是上亿人的议论和指责谩骂！有谁体会过这种滋味呢？当你离开你的办公桌，你立刻感到有多少道目光立即向你投来，仿佛你是个瘟神，你的声音、走路脚步、发式、衣服、鞋子，甚至皮肤的颜色立即都不是人样，而是瘟神式的了。窃窃私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象每人打了一针兴奋剂，闪电般传递着这诱人的消息。“内参”早已不“内”，一两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从车间的工人到食堂的大师傅，从汽车上的售票员到胡同的住户，无一不晓羽娜的大名了。外电立刻予以报道，传到了

美国、法国……香港杂志连着登了几期，竟把何净交给法院的一封信说成是十三封！国外骂何净，国内骂羽姗。自然，我决不会因此就不爱祖国的，相反，我亲爱的祖国一次又一次锻炼我成长，我一定要把锻炼的结果贡献给她！

当晚，何净来看我，没有坐小汽车。

“我怎么活呢？”我哭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议论我，骂我，我上车间去都没法工作。我怕出去办事，怕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象有毒一样，连我自己都怕得要命……我怎么活呢？”

他只是声接一声地叹气，烦乱地，一声接一声……

他只是搂抱我、亲吻我（轻轻地，又卫生，“合格”极了），爱抚我。没有一句话，不出声息地陪我掉泪。

“小说评不上了，今后什么也别想发表了……”

“以后，我帮你用假名发表嘛。评上评不上有什么要紧。”

“假名有什么用？哪个编辑部都要调查的。”

“瞎！新闻社怎么这么个搞法呢？！”

“您还没看‘内参，吗？”

“没有。没有时间嘛。”

“您能帮我查一查，王志民是谁？是什么背景？谁指使他的？”

“《时报》怎么好管《日报》的事呢？再说又是新闻社，与我们更无关了。”

“我要找新闻社去！”

“不要这样嘛。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报纸是不会承认错误的。”

“我要告王志民，我要告他！”

“法院会给你立案吗？法院会为了你去惹新闻社？这是一；就算你到新闻社去闹，有人接见你吗？门口的警卫能随便让人进去？这是二。不要任性嘛，我的小嫻，听我的，我会慢慢帮你把事情弄得再好一些，但你千万不要妄动。”

他又坐到夜里十一点，伴随着许多爱语和温柔。糊涂、迷惘，只是更深更深地渗入心中，简直使我不知所措……

十一点半，旭阳打来电话：由弟弟执笔代表父母写了一封信，亲自交到《土地》杂志社，信中声明和我断绝关系，至于“恢不恢复我姐姐的名誉”，与他们“全然无关”。

世态的炎凉呵，将我和家里最后的一缕感情也斩断了！

我设想，也许有一天，家里有个人——会是好脾气的父亲吧，说不定会给我写一封信；

小嫻：

明天八月十五，回家过团圆节吧！咱们有十几年没过过团圆节了。……

我哭了，是的，我一定会哭的。回去吗？回那个家？当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你们又露了头；当我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助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可曾来过一封信？一个电话？可曾来看过我一次？在你们身上，为什么没有岩岩、代理人、旭阳和徐书记的半点影子？要朋友、要爱人、要家，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它的意义只局限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在我最危难的时刻，他们只有这句话：“她恢不恢复名誉，和我们没关系。”即使是弟弟说的，却没有人纠正他。

他们是同意的。

也好，没有任何人值得我惦记了，该是何等自由！



## 我是世界上真正的自由人！

《司法》杂志的态度彻底变了，由《日报》的D作为特约记者，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访舒鸣》，全是矛盾百出、任意编造事实的话。如果说以前，舒鸣已把我从负疚的心情中解放了出来；那么这一回，是他真的欠我的“账”了。我才知道，世态炎凉，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连机关也可以随着风向转的。也难怪，谁知道“内参”是何背景？谁不怕丢饭碗呢？我也才知道，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象类似离婚案的讨论，是根本讨论不清楚的。结果，受骗的还是老百姓——不知谁说的是真的。

而许多坚持正义的人，在乌云翻滚的时刻，在谁也闹不清楚真相的时刻，是怎样大义凛然地伸张正义、无私地帮助我呵！

代理人写文章，和他的熟人D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岩岩几乎天天来看我。有一天高兴地来告诉我，她的伯父——市委齐书记看了《今天的故事》后，在空白处批道：

可发。作者没问题。

徐书记仍旧那么慈蔼、安详，象个好妈妈。单位里的许多议论和对我的指责，都被她暗中制止着。

旭阳在评选会上的发言更是使我永生难忘：

“我呼吁文艺立法！一部优秀的作品《过去的故事》评上又被拉下来，正因为我们没有文艺法——保障作家权利的文艺法。

“羽姗和羽姗们是祖国的儿女，咱们的姐妹呀！她的文才更是社会主义文坛应当珍惜爱护的，何况青年也就是未来！

“面对一个社会舆论重压下的弱女子，使我勾起多少往事的回忆。我们的党曾怎样热情地帮助过、支持过、鼓励过这样

的、那样的，在生活道路上有过曲折的文艺工作者，使他们在艺术上对人民有所贡献。难道我们现在不能向年轻的羽姗伸出热情的手吗？何况她的情况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众说纷纭，她究竟怎么啦？！生活几乎把她碾为齑粉，又从何要求她是完美的典型？这合乎唯物论的反映论吗？”

“羽姗同志究竟犯了国法、宪法、刑法哪一条，我不想干涉载入我国法典的婚姻法。如果羽姗离婚应负法律责任，诸如赔偿男方财产、名誉损失之类，那么就判她承担好了。如果她的文章如传说那样，根本不是她自己写的，那么就让代笔者站出来，让大家认识认识这深得赞赏的一支好笔，也很好嘛，也给他评评奖嘛。如果编辑工作未超出正常的编辑加工润色范围，那就应承认作者的劳动。但是，堂堂正正的新闻社，究竟有什么权利，依据哪条法律，出此歪门邪道，给一个受到摧残、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冠以‘一个堕落的女人’的罪名！内部在各文艺单位广为散发不算，还转载到一些公开的半公开的小报，广为流传！三十年代女作家丁玲能发表《莎菲女士日记》并没有妨碍她成为我党我国在国际国内闻名的有贡献的作家，如今已是八十年代，就不能允许一位女作家，在婚姻恋爱观上提出一些她的主张吗？我强烈呼吁：在对待人的政策问题上要十分稳妥慎重。爱护人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知识界许多人士为我不平，拿我的事和旧社会的阮玉玲事件作比较。我自己也奇怪，我受的诬陷远不知比阮玉玲大多少倍，怎么却没死呢？

我想过死吗？也想过。但哪一次在我头脑中都只存留不过几秒钟，那念头便立即烟消云散了。

是否我应当感谢父母遗传给我的健全的神经，使我天生就

“想得开”？

是否应当感谢哥哥的早死，留下一个死囚牢与我的环境做比较，使我时时感到身在天堂？

是否应当感谢“好妈妈”徐书记、岩岩、旭阳、代理人、齐书记、……成千上万的好人，给我以永恒的力量？

是的，全有，全都有！缺一不可！

忍受是痛苦的。但，在世人罕有的磨难过去之后，终有一天会换来更大的欢乐！

## 9

为什么何净说不出旭阳的话来？

今后我们的关系怎么发展？

哪天才能恢复名誉，也许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时报》的副总编能和“堕落的女人”结婚？那不是笑话吗？……我应当给他写一封信。

何叔叔：

好长时间不知称呼您什么好，看起来，还是这个称呼好。

如果一个家庭行将破裂，我帮助破坏它，不但不是罪过，而且是立了一功。

正因此，我感谢在我的两次离婚中，我碰到过一位懦夫和您。他和您，使我检验出和自己的丈夫没有感情到什么程度，相当于一副清醒剂。尽管清醒剂伴着苦辣酸甜。

而一个家庭若能还能凑合，其男主人又并不想争取新的合法化，却把我当做情人，我是不同意的。

我打算永远和邮票、电话机绝缘，决心已下，一定绝缘。

冷静地想想吧。

羽姗

二月二十五日

我真的能和他一刀两断吗？发完信，我反复地问自己。应当能……最初的想念是会过去的，能克服的……但愿能。

小羽同志：

看了二十五日写来的那封短信，开始觉得突然，接着感到愕然，以后象您信上说的“冷静地想一想”，于是怅然。最后，回想您在不到两年中间，从“任情越理”到“以理驭情”，真是一大进步，终于欣然了。

小羽同志，您的考虑非常正确，衷心接受，以后，我们最好不要往来了，包括不打电话，不写信。但在最必要的时候，仍可联系，比如，《土地》如果寄清样来，再如《今天的故事》要是修改出来等等。

小羽同志，这对我来说从心情上是难以抑制的，但必须加以抑制，是十分痛苦的，但甘心忍受痛苦。这不仅为了我，也是为了您。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该把感情“转嫁”，这是不适当的，不道德的。而您，还这样年轻，应该有您自己的幸福，我不应该去干扰，如果我们继续往来，对您将来离婚以后另结新欢，必然会造成障碍，这我如何担当得起。小羽同志，互相忘了吧！做不到，慢慢忘了吧！人常说：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防微杜渐，而要铲除“微”的可能，“渐”的条件，只有不再往来之一途。您的决心是个好决心，我们俩应该共同赞成，身体力行。小羽同志，最后对您有几点意见和期望……

下面，他提了六条——要加强思想修养；要跳出“实话文学”的圈子；要处理好同大家的关系，不要急于发表作品；要注意听听社会舆论；祝离婚成功，找一个情投意合的爱人——每一条都很详细。

我哭了。这是他第一次用父亲的口气给我写信。他早该对我如此的，但为什么不呢？如果他早用这种态度对待我，怎会有这许多悲剧呢？在这出悲剧中，不管他变换何种感情，他始终安全无恙；而只有一种感情的我，却被展为齑粉！仿佛他把我绕进一个很大的圈子，把我绕进迷宫，而当我想主动跳出这个圈子时，他又道貌岸然地教训我一顿，从心底“欣然”！他早就想“欣然”，早就想。可为什么，又带我绕进迷宫呢？我想不出。只是伤心……

次日，忽然他又来了一封信。

小羽同志：

关于小说评选问题，建议千万不必自己关心，更不宜自己采取什么行动，尤其不要找任何人谈什么。请您千万注意外面对您的一些舆论，如果说X城要出您的单行本，每千字给二十元稿费是谣言，您找评选会的人谈小说评选不就会是事实吗？没有事实，尚且

可以造出谣言来，有点事实，不是更可以大造其谣吗？我的看法是，评上应当高兴，评不上也别扫兴。中国的小说家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评上的能有几个？自己评不上能感到委屈吗？应当相信读者自有公论，有关领导自有公论。你也许以为不公，偏了怎么办？很好办：“听其自然”。退一万步说，就是偏了，您能纠正得了？笑话！如果您去纠的话，很可能纠得更偏，因为有关领导可能会产生反感，一反感就可能是更偏的根子。他们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举足轻重啊！劝您规规矩矩，在这个问题上千万别轻举妄动！

委屈、委屈吧！小羽，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会一败涂地。

为什么不回信？不觉得愧对吗？

高洁

二月二十六日

我不禁苦笑了。

即使不是“堕落的女人”，我也从没有争名夺利之心。何况这一“堕落”，谁敢见我呢？我又敢见谁呢？

现在世界上，除了岩岩、代理人和旭阳之外，没有可以见面、可说知心话的人。

多此一举——他何必如此多虑呢？

他真的没看“内参”？总该看了吧？

## 10

清晨五点，我是从模糊的恐惧里醒过来的。仿佛刚才作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恶梦。此时我瞪视着昏黑的棚顶，只见

两个大字无声无息地象游魂一样飘忽而来——“堕落”……

我眨了眨眼睛，定了定神。不觉烦郁地叹了口气，披上棉衣坐了起来。

真的是他吗？……

这两天，熟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我提供线索，帮我分析情况。

“D亲眼看见，十八、十九两日，王志民到何净家去过。还听说，王志民到处宣扬《今天的故事》极不真实，他才愤而写文章的。”

可这《今天的故事》除我之外，只何净手里有一份复写稿！

“我伯父告诉我，何净说了你许多坏话，并要求我伯父出面，干预《今天的故事》。”

“何净在他领导面前把你骂得一塌糊涂。郭杰的稿子，是他派人去约的。”

“新闻界的人——尤其是报社的头头，哪有不彼此熟悉的？相互都是朋友哟！”

“王志民平日最会逢迎拍马。何净许给了他好处，要提拔他到《日报》去当组长。”

“负责捅出‘内参’的那个小头目E，是何净的至交。”

那么，为什么他天天给我写情书？为什么会说出那么多感人的肺腑之言？为什么？

“那是为了控制你。怕你的言行对他不利。同时摸清你的情况，以随时做出决策。”

“他知道你的弱点，他了解，用‘情’是控制你的唯一办法。”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今天的故事》发表。”

难道他真这么歹毒？仅仅为了不让《今天的故事》发表，

就把我置于死地而不顾？

是真的吗？这一切竟是真的？！

也许他们都冤枉了他？要知道，所有的线索都不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也许，他们真的冤枉了他！

我要自己观察，自己体验！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对，我去试探一下，吓唬他一下，看他说什么。即使真的是他，我也应当挽救他，让他别往火坑里跳得更深。对，就这么办。

我蹭蹭地穿上衣服……

“他，昨天值夜班，还没起床呢，才七点呀。”传达室的老头和气地说道“我打电话通知他一声，你坐屋里等一会儿。”

这间屋子，我来过多少次呵，唯有这一次的内容特别。

是的，我一定要沉住气——注意自己的表情、姿势、动作、语气，一定要演好这出戏，看他说什么。

但愿不是他，但愿他当面就能提出许多证据来把我的疑问一个个驳到！

抱着一线希望……我怕我的心在无望中死去……

一定要演好这出戏……

是他的脚步声，是他的！

“客人在里屋呢。”传达室的老头说。

我端坐在长沙发上，绷着脸，紧盯着里外屋之间的门。

门，轻轻地“吱”了一声，试探似地开了半扇，刚刚够他溜进来。

他见了我那冷峻的目光，立即低下头，关上门，坐在我眼前的小沙发上，正好给我一个侧面。



他盯着地面，闷声不语。多奇怪！仿佛早已知道我肚子里的话，不战自败了一般。

沉默。

“看‘内参’了吗？”我几乎是严厉地发问。

“没，没有。”他眨了眨眼睛，仍然不敢看我。

“哼，别演戏了，行了。一切我都已经调查清楚：《日报》是你搞的，别人干预作品是你指使的，‘内参’也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还有什么说的？”

他的脸色白白转青，仍是愣愣地盯着地面，一言不发。

“我今天来，是给你指两条路。一条，你在三天之内，用你自己的名义写一篇文章，澄清‘内参’，见之于报，不管公开的报还是不公开的报。王志民一个小小记者的文章都能见报，你副总编的就不能？如果你能做到，一切老账都可以勾销，我替你严格保密，你在人们心里还落一个‘正义’，‘为受害者说话’的美名，你还可以继续工作。第二条，你如不这么做，我要把你所有的——从七九年到现在的四十二封情书，印成五十份，撒到各大报社、出版社去，以此澄清‘内参’中最主要的一条，再慢慢和你、和王志民算账。两条路你自己选。”

他的脸色变得铁青，连胡茬都青绿了。

我心里更清亮了些。

“想和我较量吗？你斗不过我。我有三个有利条件，都是你所没有的。第一，我的一切都是想公之于众的，而你的一切都是想掩掩藏藏的，这注定你要败。第二，正义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而正义者总多于非正义者。第三，《过去的故事》造成的巨大影响，不是你一篇‘内参’就能打得倒的。想想吧！”

说罢我站起来，拉开屋门，扬长而去……

不道德，多么不道德呵！竟用“撒情书”来威胁人家，亏我说得出！想得出！

世界上哪有一个有道德的人，能象我这样？

不道德！那究竟是只给我一个人看的東西，私人信件！

那些呼天抢地的悲哀，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哪！难道用他的痛苦来杀害他？

他感到过至深的痛苦，害我是不得已的！我就不能原谅他吗？

别人用感情杀死我，我就用感情杀死别人？也不道德？也卑鄙？

哥哥不会这么做的！永远不会！

那些信里毕竟有真的感情！倘若他事先知道有一天我会撒出去，他怎么敢给我写呢？我利用他当初的信任来做杀他的工具？

我没有权利撒他的信件，没有！

感悟——日记、信件……这些东西可以做杀人的工具，他不对，我也不对，谁都可以不对，这个国家还有治吗？还能有正人君子吗？

不道德！不道德！……

我几乎撞到汽车上。

差十分钟，回到设计室。

什么也干不下去。桌上摆张设计图，手支脑袋，苦想了一天。

“内参”的风波也不会再大了，他使坏也使到尽头了，何必呢？只要《今天的故事》能发出来，一切都真相大白，都可以不必计较。

齐书记不是支持我吗？

徐书记不是支持我吗？

旭阳不是没说不发吗？

稿子并没退回来。

算了。我决不能做没有道德的人。以前我做过，自欺过，要改的决心也下过。为什么又犯？撒别人的私人信件，不管信中的感情是真是假，都是信件哪，该多么不道德！我不应该做没有道德的事。当我老了，扪心自问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我宁肯被人欺负过，但没欺负过别人！那时，我的良心是平静的。

我不但不应当撒，而且应当把他所有的信都退还给他。

晚饭后，设计室又只剩我一个人了。厂里静悄悄的。整个四层楼上，只有我一人住宿。许久以来，一到晚上，我不得不天天反锁着门，真怕舒鸣或二宝那样的人闯进来给我一刀。孤单……多么孤单哪。更孤单的，是许多幻想的泡影破灭了。朋友们对我、我也对自己感到奇怪：几经沧桑，怎么还会有许多幻想？至今仍相信一定会得到真正的爱情？难道懦夫、毒夫的教训还不够？难道大多数夫妻不都在凑合地过日子？难道钉子还没有碰到家？非要碰到死那天为止？

有什么办法呢，天性！

谁让哥哥的灵魂老在前面飘荡呢？

谁让世上真幸福的夫妻呢？

不要怪我幻想太多，怪世上确实有真正的爱情吧。

失败有什么可怕，小孩子学步是要摔跤的，有的人连学步都不肯，只怕摔跤。

慢慢就会摸索出经验来。

再找爱人，决不会再把对方神化了。

决不会只看信件不看行动了。

打动我的，再也不会仅仅是表面现象了。

看行动，看行动，我要找灵魂透明的人。

爱情，就是在对象中找到“自我”。

在他的灵魂里，我找到了我的“自我”吗？

没有。只使我迷惑，受害。

感谢他给我上了一课。

我整理着他所有的信。想不到有厚厚的一叠子。打算用粗棉线把它钉起来，然后用挂号寄去。

“咚咚咚”。

不是敲我的门吧？

“咚、咚、咚”。

我摺下手里的针线。

“谁？”

“咚、咚”。

我匆匆将信件藏进抽屉。开了门，没想到，是他！

他的脸依铁青着，满腔焦愁绝顶的神气，连眼圈都黑了。

我关上门，疑惑地瞧着他。他来做什么呢？

也许是上了四楼，走得太急太快，他无力地微微喘息着。片刻，将皮包放在床上，缓缓地脱下呢大衣，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他将头仰在沙发靠背上，闭目喘息。两臂软搭搭地放在沙发扶手上，双手像精疲力竭，连动都动不了似的。

我靠着暖气片，偏脸凝视着他。

日光投下，那铁青得发绿的脸，渐渐转成了灰白。

他到这里做什么？不好好在家三思反省？

是来认错吗？倒也应该。却又不象……

那眼虽闭着，眼皮却不时地眨动，仿佛在等待什么。

等待我去问他？吻他？那时刻已经过去了。

他的耳朵明明在倾听屋里的动静。他等什么？我偏不先理他！

“小羽……”终于，他的眼皮微微启动，发出话来，费力地抬了抬右手，“那皮包里……有一封信……”随即，又还原成原来的姿态。

我离开暖气，拿出信，坐在办公桌前看起来。

### 绝命书

秀梅、小梅、小江、媛媛：

我的妻、女、儿、外孙女，如今，我向你们作最后的诀别。

我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我叛党、叛国、叛人民，罪该万死，没有脸再活下去！

小羽是个好同志，她给了我幸福、快乐、我对不起她。她误解了我，要求我的事我做不到，只有入黄泉之路解脱自己。

我对不起你们，我的亲人们，忘掉我吧！

永别了！

何净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多想冷笑一声呵！

好一会儿，我重又靠住暖气片，端详着他。

那姿态仍如旧。脸色也仍旧灰白。

我的心完全沉下去了。不知道是哪一颗心——如果此时我

有两颗心的话。升起的心是全新的，没有一丝他的影子。

沉下去的心是黑色的，满装着他的过去。消失在漆黑的宇宙中，没有了踪影。

心里寂静异常。两年来，没有哪一刻是比现在清幽的。

他还等什么？装死到多久？

“死去吧。”我静静地说。

他的眼皮动了动。耳朵更加支楞起来。

“死去吧。怎么死都行。”

他不相信地睁开了眼睛，稍稍坐直了身子。

我瞧着他的眼睛。那双眼微微眯了起来，征询地问道：

“喝‘敌敌畏’行吗？”

“行。”

“喝多少？”

“人家喝一瓶，你喝两瓶好了。”

“那是什么？”他指了指办公桌上的一个塑料小瓶。

“那是胶水。”

“附近有卖‘敌敌畏’的吗？”

“出门一拐弯就是。”我信口胡答。哦，我多想指着他痛骂他一顿呵！多想骂他个狗血喷头！

“你和我一起死吧。”

“哼！我还想活呢。”

他瘫痪地往沙发上一仰，闭上双目，眼皮一动不动，象崩溃了一般。

“真想死的人还这样？还用到这儿来死？说真的，你应该死。你这样的伪君子都死光了，国家才有救。”

他陷在沙发里，仿佛失去了一切知觉。

“羽凌，正是让你这样的伪君子杀死的。”

两年来，我第一次说了一句明白话。

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轻声问道：

“小羽，你恨我吗？”

我没有回答。却反问道：

“如果我真把您的情书撒出去，您恨我吗？”

“不恨。”他哀戚地望着我，态度是那般诚恳、宽和。

我的心动了一下，仿佛有人往我的心上抽了一鞭子。却不感到痛，只感到悲哀。

我突然觉得，他是那么可怜。我们都那么可怜。我简直想哭起来，抱住他痛哭一场。似乎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实在忍无可忍，才万不得已对我下毒手的。

他受害？谁让他干了那一切？是他自己呀。

他的自私还少吗？是他害的自己！

我怎么又可怜起他来？仅仅因为这一句“不恨”？

我什么也没说，一直到他起身告别。

他疲弱地穿上呢大衣，仿佛那大衣有千斤重似的。

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住他，轻轻地，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

我爱过他，爱过他两年。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我们最好的诀别；否则，便对不住我两年的爱。

他没有表情，没有话，没有任何动作来接受这一吻。只是那目光追随着我，似有说不出的悲凉。幽寂的楼道里，只有我们长长的身影，我随在他的身后。

他没有回头。没有和我握一下手，是的，他一定是怕玷污了我。两手揣在大衣兜里，低着头，踉跄地走下楼去……

我站在扶手旁向下望着他。此时他的一切，全在我的脚下。当人站在高处，看得是多么清楚呵。

他一级级向下走去……当他振奋地走下讲台、当雷鸣般的  
[响起时，台下的人们，可有人知道他心灵深处的孤苦？  
为什么我恨不起他来，只觉得他可怜呢？

永别了。

十点半，电话铃响了。

“我是旭阳。”

“有事吗？”

“告诉你一个确切消息。有一家很有影响的刊物，根据王  
志民那篇‘内参’，写了一篇批判你的文章，准备公开发表。  
这篇东西一发，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

“呵？”

“我通盘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能立即制止这场批判。除  
此之外，再无他法。”

“什么办法？”

“立即把何净的信向各大报刊撤出去。”

“……撤？”

“先证明王志民的报道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失真的，别的就  
都好办了。”

“那些信……我……给烧了。”

“烧了？！”

我仿佛看见，他的头发“唰”地全急白了。

“真可以。”那声音显得格外低沉、冰冷、绝望。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改口吗？……

“羽姗，如果你真烧了，再没有挽救你的办法了。连我也  
无能为力了。你的性命和前途，全在那几封信上啊！你连这也  
看不清？！唉！不管怎么样，即使全国骂死你，我知道你是纯  
洁的。”



泪水象涌泉般滚出来。

“你真可以。就这样吧，羽姝。”

“别摆，别摆！再和我说几句吧！”

.....

1980.10. 一稿

1980.11. 二稿

1981.1. 三稿

1981.8. 四稿

1981.10. 五稿